

目 录

崇德七年奏事档.....	1
使交纪事.....	16
乾隆六年户部宝泉局工匠罢工斗争史料	
1 户部侍郎三和奏拿获带头拒领工价之翻沙匠 童光荣折.....	34
乾隆六年八月初七日	
2 和硕履亲王允禩等奏钱厂工人停工索要被扣 钱文折.....	35
乾隆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3 户部尚书陈德华等奏责令炉头算帐补给工钱 以平停铸折.....	36
乾隆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4 兵部左侍郎舒赫德奏派兵弹压停铸索要工钱 工匠情形折.....	37
乾隆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5 顺天府尹蒋炳奏户部钱局匠役停炉索要克扣 工资折.....	38
乾隆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乾隆年间修改雇工人条例史料

1 刑部尚书喀宁阿等奏议改“雇工人”条例折.....	40
----------------------------	----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 2 谕军机大臣和坤等会同刑部详议“雇工人”
 条例·····43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 3 军机大臣和坤等奏遵旨议改“雇工人”条例折·····43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九日

咸丰年间推行官票史料

- 1 翰林院侍读德瑛奏请按户征税以济军需折·····45

咸丰三年三月十七日

- 2 御史范承典奏请于京城广行钞法以平市价折·····47

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 3 仓场侍郎朱崧奏酌拟行钞章程以济财用折·····48

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 4 鸿胪寺卿祥泰奏请借库帑开设银钱号折（附
 章程）·····50

咸丰三年四月初三日

- 5 鸿胪寺卿祥泰奏请于京城分设钱银号片·····53

咸丰三年四月初三日

- 6 江西道监察御史蔡征藩奏请专行钱钞以得钞
 之实效片·····54

咸丰三年五月初二日

- 7 大学士祁雋藻等奏京城官设印局之事暂缓办
 理折·····55

咸丰三年七月初九日

- 8 云贵总督罗绕典等奏云南行使官票及铸钱情
 形折·····57

咸丰三年七月

- 9 陕西巡抚王庆云奏试行官票分成搭放并兼用
大钱制钱折.....59

咸丰四年二月十七日

- 10 陕西巡抚王庆云奏请户部添造官银票十万
两解陕应用片.....60

咸丰四年二月十七日

- 11 长芦盐政文谦奏遵旨设局劝谕绅民呈交银
钱换票折.....61

咸丰四年五月十三日

- 12 河南巡抚英桂奏完纳钱粮拟以银钱官票各
半以平银价折.....62

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 13 陕甘总督易棠奏甘省设立官钱铺及铸钱行
用情形折.....64

咸丰四年六月十八日

- 14 伊犁将军奕山等奏边饷支绌先以储备支发
并减饷以代钞折.....66

咸丰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 15 宁夏将军成凯奏八旗官员捐资以期添铸铜
铁钱文折.....69

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 16 大学士祁寯藻等奏防止官钱号倒闭已派员
经理折.....70

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一日

- 17 江西巡抚陈启迈奏江西推行官票及铸钱情
形折.....71

咸丰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 18 河南学政张之万奏豫省通行钞法酌拟章程
八条折 73

咸丰五年正月十二日

- 19 浙江巡抚何桂清奏浙省试行官票大钱并酌
议章程折 76

咸丰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 20 署曹州府知府王德宽为官票准抵钱粮事札
曹县文(附件四) 76

咸丰五年五月

- 21 临清知州周承业为推行官票章程事札夏津
县文(附粘单) 85

咸丰五年九月

- 22 闽浙总督王懿德等奏开设永丰官银钱局情
形折 92

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23 署直隶总督谭廷襄奏筹议推行大钱钞票章
程等事折 93

咸丰七年闰五月十四日

- 24 吉林将军景淳等奏吉省设立钱局以利钞票
周转折 96

咸丰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 25 福建巡抚庆端奏裁撤福宁等处分局缘由片 97

咸丰八年三月二十日

- 26 大学士彭蕴章等奏河工银两拟议票七银三
放给折 98

咸丰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 27 户部尚书柏俊等奏清厘五字帐目情形折
 (附清单)100
 咸丰八年七月十八日
- 28 户部尚书柏俊等奏清查五字官钱铺情形片106
 咸丰八年七月十八日
- 29 署理闽浙总督庆端等奏官局票本全虚请改
 捐输以期归补折107
 咸丰八年七月十九日
- 30 署闽浙总督庆端等奏请开捐输以筹局本片109
 咸丰八年七月十九日
- 31 大学士瑞麟等奏查出官票所司员私换宝钞
 请交刑部严讯折111
 咸丰九年十一月初六日

同治年间东北人民反清斗争史料

- 1 吉林将军景纶等奏报已分派官兵堵剿葛城隆
 折.....114
 同治二年正月初三日
- 2 吉林将军景纶等奏三姓官兵与葛城隆所部接
 仗情形折.....115
 同治二年正月初六日
- 3 盛京将军玉明等奏奉省预派官兵以备扼剿折.....117
 同治二年正月十九日
- 4 吉林将军景纶等奏报三姓等处官兵追捕葛城
 隆及余众折.....119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 5 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奏盘获葛城隆伙众解赴三

姓审办片·····	121
同治二年正月	
6 吉林将军景纶等奏遵旨饬查葛城隆等股确数 情形折·····	121
同治二年二月初四日	
7 吉林将军景纶等奏分路搜捕葛城隆余众情形 折·····	123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8 吉林将军景纶奏查明三姓所报数目前后悬殊 实无掩饰折·····	126
同治二年四月初八日	
9 吉林将军景纶奏已将葛城隆正法并严缉才宝 善片·····	127
同治二年四月初八日	
10 吉林将军景纶奏宁古塔等处续获葛城隆余 众正法折·····	128
同治二年四月初八日	
11 吉林将军景纶等奏东山肃清撤兵归伍折·····	130
同治二年四月十九日	
12 吉林将军景纶等奏请奖励剿捕葛城隆股出 力员弁折·····	131
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	
13 吉林将军景纶等奏续获李有伙众申明正法 折·····	132
同治二年九月初六日	
14 吉林将军景纶等奏据实复陈剿捕王五等情 形折·····	134

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三日

- 15 吉林将军景纶等奏申明王五伙众彭广生等
正法折136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 16 吉林将军景纶等奏续拿王五伙众张连奎等
正法折138

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17 盛京将军玉明等奏陆续拿获王五案内首从
各员申明正法折139

同治三年二月初十日

- 18 吉林将军景纶等奏续获阎法等抗官接仗人
员正法折142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 19 吉林将军景纶等奏续获葛城隆余众分别定
拟折144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 20 吉林将军景纶等奏擒获阎青山等接仗戕官
首要正法折145

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 21 吉林将军景纶等奏续获拒敌官兵之张保山
等申明正法折147

同治三年六月初九日

- 22 吉林将军景纶等奏遵旨保奖剿捕出力员弁
折148

同治三年六月初九日

- 23 吉林将军景纶等奏请奖捕务勤能知州松鹤
折150

同治三年六月初九日

- 24 盛京将军玉明奏审拟续获戕官各员情形片151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

- 25 吉林将军景纶等奏请撤在吉防剿官兵片152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

- 26 吉林将军景纶等奏续获马登云等四十五名

正法折153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 27 吉林将军景纶奏请降革剿捕不力之员折154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 28 盛京将军玉明等奏王五余众情形折155

同治三年七月初十日

- 29 署盛京将军宝珣等奏报申明金纲等抗敌官

兵依例正法片158

同治三年九月二十日

- 30 署盛京将军宝珣等奏审拟王五伙党邢殿奎

等人片159

同治三年十月初六日

- 31 盛京将军玉明等奏将丁江等二十一人正法

泉示片160

同治三年十一月

- 32 盛京将军玉明奏拿获李凤奎等伙众正法片161

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 33 盛京将军玉明等奏拿获马希财等人正法片161

同治四年四月十四日

- 34 钦差大臣文祥奏分兵搜剿杨五巴股众折162

同治四年八月初二日

- 35 钦差大臣文祥奏杨五巴股众已经奔逸出口
折163
同治四年八月初三日
- 36 钦差大臣文祥奏分拨官兵防缉情形折165
同治四年八月初五日
- 37 钦差大臣文祥奏元成公镰车在铁门关外被
劫片166
同治四年八月初五日
- 38 钦差大臣文祥奏游击万禄被裹及宝坻县被
逼帮钱等事片167
同治四年八月初五日
- 39 吉林将军阜保奏拿获戴洛疙疸申明正法片168
同治四年八月初六日
- 40 吉林将军阜保奏审拟拒敌官兵之王升和等
人情形折169
同治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 41 热河都统麒庆奏续获辛三等首伙分别办理
情形折172
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 42 热河都统麒庆奏筹办热河防捕情形折173
同治四年十月十四日
- 43 署盛京将军恩合等奏审拟项起幅等人情形
折174
同治四年十一月初五日
- 44 署盛京将军恩合等奏周荣等率众戕官劫狱
折179
同治四年十二月初五日

- 45 热河都统麒庆奏就近咨调蒙旗兵丁以期呼
应灵便迅速片180
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46 署盛京将军恩合等奏查探周荣等踪迹及接
仗情形折181
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47 署盛京将军恩合等奏派副都统富平阿设防
保护永陵片182
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48 署盛京将军恩合等奏札郎阿部又获胜仗片183
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49 吉林将军德英等奏官兵擒获周荣及马傻子
率众攻捕长春折184
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50 署副都统富尔荪奏陈防剿马傻子股众管见
折187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 51 热河都统麒庆奏查明朝阳县被陷情形并请
议处失职官员折191
同治五年二月初九日
- 52 署副都统富尔荪奏吉林民情稍安拟移驻伊
通折192
同治五年三月初三日
- 53 热河都统麒庆奏请添兵拨饷以便接济布防
折193
同治五年三月十六日
- 54 热河都统麒庆奏请将朝阳撤职查办知县暂

- 留帮办防剿片195
同治五年三月十六日
- 55 吉林将军德英奏分派兵勇探剿情形折195
同治五年三月十七日
- 56 吉林将军德英奏分路攻剿马保山等股情形
折198
同治五年三月十九日
- 57 热河都统麒庆奏续派官兵起程日期折200
同治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 58 热河都统麒庆奏刘长佑现派兵勇出关会同
剿捕片200
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 59 热河都统麒庆奏查明协领德玉等接仗败退
情形折201
同治五年五月十九日
- 60 热河都统麒庆奏查明建昌等县捕获各案人
数分别审拟折204
同治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 61 热河都统麒庆等奏热河地面肃清酌兵丁
归旗片205
同治五年五月
- 62 热河都统麒庆奏遵旨查办失守朝阳县街之
知县处分折206
同治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 63 谕内阁朝阳知县庆康著革职暂行留任208
同治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 64 热河都统麒庆奏酌保缉捕出力各员弁及乡

- 社人等折209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 65 热河都统麒庆奏遵旨保奖捕剿出力人员折209
同治五年十月十五日
- 66 热河都统麒庆奏理事同知积劳病故请给奖
叙片211
同治五年十月十五日
- 67 热河都统麒庆奏请奖励捐办团防官绅士民
折212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 68 热河都统麒庆奏拿获马傻子等案内人众均
经申明正法片214
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69 热河都统麒庆奏拿获首要刘幅田讯明正法
泉示折215
同治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 70 谕内阁署平泉州知州汪世金等著照所请分
别给奖216
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清末整顿圜法改革币制史料

- 1 直隶总督王文韶奏请设立官钱铺以利流通片218
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 2 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奏设华盛官钱局并开帖
行使折219
光緒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八日
- 3 署盛京将军文兴奏整顿钱法以便商民折221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二日

- 4 户部奏遵旨会议广用银圆以维圜法情形折……………223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九日

- 5 江苏巡抚恩寿为派员解运铜圆赴京备用事
咨户部文……………226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七日

- 6 山西巡抚岑春煊为抄送拟请自铸银圆折事
咨户部文（附原折）……………227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

- 7 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请设官钱局行用票纸片……………229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二日

- 8 盛京将军增祺奏试造银铜各圆以维圜法而
利民生折……………230

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日*

- 9 盛京将军增祺奏东钱折银标准情由片……………232

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日*

- 10 热河都统廷杰奏整顿圜法并设立官银号以
维市面折……………233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 11 山东巡抚杨士骧奏请东省试铸银圆以资补
救折……………234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六日

- 12 度支部尚书溥颐等奏采用金本位制应慎重
行事折（附清单）……………236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 13 内阁学士瑞丰议改行金本位制应郑重审慎
以期无弊文……………243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

- 14 直隶总督袁世凯为论银币利弊事致张之洞
等电245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 15 直隶总督袁世凯为银币应以两为单位事致
张之洞等电247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一日

- 16 湖北巡抚瑞澂为币制难期划一事致端方电247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五日

- 17 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铸币仍应十足成色事致
袁世凯等电249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

- 18 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铸币应以足色为宜事致
袁世凯等电250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日

- 19 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更正所举日本造币重量
事致袁世凯等电252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 20 两江总督端方为讨论币制改革事致张之洞
等电252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 21 两江总督端方为补助币必须出入一律事致
袁世凯电252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 22 度支部尚书载泽等奏进呈新铸通用银币并
议定成色章程折(附清单二)253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九日

- 23 直隶总督袁世凯为录送会奏银币折稿事致
张之洞等电255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
- 24 直隶总督袁世凯为各省小币应减成色事致
张之洞等电260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
- 25 两江总督端方为同意小币全用足色事致袁
世凯电261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十八日
- 26 直隶总督袁世凯为论币制折稿酌议一段事
致端方电261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
- 27 两江总督端方为同意缮发联衔奏折事致袁
世凯电263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 28 直隶总督袁世凯为参铸小币成色仍须十足
事致张之洞等电263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 29 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小元币制事致袁世凯等
电264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 30 两江总督端方为赞同小币全用足色事致张
之洞电264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 31 电谕各省督抚改革币制以两以元为准应各
抒所见据实奏闻264
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32 电谕各省督抚速将币制及成色事并案议复266
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
- 33 宪政编查馆条议币制改革文266
光緒三十三年
- 34 钦州知州李积稭议币制改革办法文268
光緒三十四年
- 35 潮州府海阳县知县李本铭议币制文271
光緒三十四年
- 36 潮阳县知县崔炳炎议币制事宜文272
光緒三十四年
- 37 琼州府文昌县知县董崇舒议币制事宜文274
光緒三十四年
- 38 会同县知县李光畴议币制事宜文275
光緒三十四年
- 39 广州府番禺县知县周汝敦议币制事宜文277
光緒三十四年
- 40 新宁县知县覃寿埜议币制事宜文278
光緒三十四年

清末京师医局档案史料拾零

- 1 刑科给事中吴鸿甲奏请安置流丐并设医局折280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九日
- 2 监察御史攀桂奏请拨款配药发交医局以医时疫片281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
- 3 管学大臣张百熙等奏吴懋鼎捐助医局巨款请赏还卿衔折281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二日

- 4 大学士孙家鼐等奏请医学实业馆与施医局合办缘由折.....282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三十日

- 5 户部尚书张百熙等奏请领医局恩赏银两折.....284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 6 户部尚书张百熙等奏请领医局恩赏银两折.....284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

- 7 户部尚书张百熙等奏请奖叙医局人员片（附清单）.....285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

- 8 四川总督赵尔巽奏解交京师医局经费片.....285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四日

- 9 四川总督赵尔巽奏解交京师医局经费片.....286

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 10 四川总督赵尔巽奏解交京师医局经费片286

宣统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清代历史档案名称简释（续三） 单士魁 288

本 辑 说 明

本辑史料共有八个专题：一、《崇德七年奏事档》，记载了清军在攻占松山、锦州、杏山、塔山过程中俘获的明军人口和缴获的明军物资数目，以及清军攻打界岭口、黄崖口、蓟州的情况；二、《使交纪事》，记录了康熙二十二年邬黑等奉命赴安南册封嗣王黎维祯、谕祭故王黎维禧等的情况，以及安南的财政、军事、文化、职官制度和风土人情；三、《乾隆六年户部宝泉局工匠罢工斗争史料》，记载了乾隆六年秋天京师宝泉局所属四厂铸钱工匠反对核减、侵扣工价的斗争情况；四、《乾隆年间修改雇工人条例史料》，记载了乾隆五十一年议改“雇工人”条例的原因和内容；五、《咸丰年间推行官票史料》，记载了清政府在太平天国等农民革命运动的打击下，为解救财政危机而通飭各省广开钱局、推行官票的情况；六、《同治年间东北人民反清斗争史料》，记载了同治二年至五年间葛城隆、王五等人分别领导贫苦人民进行反抗的情况；七、《清末整顿圜法改革币制史料》，记载了光绪二十二年至三十四年间，清政府京内外官员关于整顿钱法、改革币制的建议以及采取的具体措施和执行情况；八、《清末京师医局档案史料拾零》，记载了张百熙、陆润庠等奉旨创办京师医局的一些情况。

另外，还刊有《清代历史档案名称简释(续三)》。

本辑选编者：宋秀元 张书才。审定者：张书才。

编者

一九八二年八月

凡 · 例

一、本丛编陆续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中选刊一些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档案，供史学工作者和有关部门参考。因本馆所保存的档案，基本上是清代的，故名之曰《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少量明代档案，有时也将在此发表。每辑刊载的史料，按其内容分为几个专题。专题之前酌加按语，简介史料概况。必要时也刊载一些关于清代文书档案的内容介绍和名词解释等。每辑约十五万字左右。

二、每个专题的文件，原则上按具文时间的先后编排，分别编列顺序号码。无具文时间者，则用收文或朱批时间编排，并以*符号注明。无具文、收文时间者，则推定大致的时间，加注说明。

三、本丛编所辑档案，标题为编者拟加。奏折标题，在正文中省略具文人职衔，而在目录中仍予保留。此外还加了标点、分段。每件档案的时间放在标题之后，文种出处放在正文之后，均用小号字排印。

四、本丛编所辑档案中，凡有皇帝批语者，标明“朱批”，皇帝的眉批，则于所批正文之后以小号字排在括号内，并于其上标明“朱批”二字。

五、本丛编所辑档案，一般均全文发表，个别与主题无关的内容酌加删节，其删节部分用〈上略〉、〈中略〉、〈下略〉字样注明。原件错字或疑系错字，以正字注写其下，用（ ）号表示。凡漏字或须酌情补注的字，均用〔 〕号表示。残缺的文字以□号代之，大段残文以〈上残〉、〈中残〉、〈下残〉字样表示。

崇德七年奏事档

编者按：《崇德七年奏事档》一册，满文，选自馆藏《内阁杂档》。该档册具体地记载了清军在攻占松山、锦州、杏山、塔山过程中俘获的明军人口和缴获的明军物资数目，以及清军攻打界岭口、黄崖口、薊州的经过情形。现译成汉文，予以公布。

翻译：郭美兰。

二月二十四日

于松山俘获数目：

除进献之蒙古妇女二十六、汉人妇女七十四外，俘获人口尚有蒙古妇女一百五十三、汉人妇女八百八、幼稚一百八十八，所有俘获人口为一千三百四十九。并获马十六，骡一；蟒缎面子缝面甲十二，平甲五千八百，雕盔七，嵌银盔七，平盔五千五百；弓九百五十，腰刀三千，玲珑撒袋十三；雕鞍二，镔花鞍二；红衣大炮一（长二度又二扎），红衣小炮三（长一度又一扎），已毁红衣炮二，发贡炮二，大将军炮一百四十六，二等将军炮七百三十七，三等将军炮一千二百三十七，行营炮二百，佛朗机炮三十三，班绰嘴炮二，三眼枪八百，单眼枪一百一十，各项炮共三千二百七十三。红衣、将军炮大炮子四千，内装小炮子及枪弹共十石八金斗，火药整十三间房。诛男子三千六十三。

金带一，玉带二，金二十一两，珍珠七两八钱；银一万五千四

十两，其中茶酒壶九、酒盅四十四、托盘十三、火盆一、银锅一；蟒缎三疋，蟒缎衣四十四件，蟒缎纱衣三件，彭缎羊缎三十二疋，绸、纺、綾子三十一疋，褐子四疋，罗、纱三十八疋，绵绸一百七十八疋，葛布五疋；补子素缎衣一百七十四件，绸、纺、綾子衣一千六百五十八件，素缎被褥三十，罗、纺衣一百件，毛青布、翠蓝布、布衣服一万三千七百一十件；红毡七十七。缎共二百九十一疋，所有缎、毛青布、翠蓝布、布衣共一万五千六百七十件。貂皮六，貂皮帽十三，围巾二，豹皮八，虎皮四，狼皮三，貉皮裘四十七，羊皮裘七。

石副将下男子五百一十，妇女五百九十二，幼稚七百六十一，人口总数为一千八百六十三。马三，骡一，牛一。王总兵官下男子七，和尚三十七。

洪军门、邱都堂、曹总兵官、王总兵官、祖大乐、兵备道一员、副将十员、参将四员、游击四员、都司、守备、红旗、千总、把总百余名。

三月初四日

十三站男子一百，妇女九十六，和尚五，尼姑一，幼稚一百二十五，人口总数为三百二十一。马八，骡一，驴一，粮十八石。大炮四十，三眼枪四十六，弓六十九，撒袋六十九，腰刀五千，汉甲六十三，盔四十七，蒙古甲二十，盔十三。

十二日

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固伦额駙祁他特、巴雅思护朗、朝鲜国世子李滢，率满洲、蒙古、汉诸臣进表曰：伏惟宽温仁圣皇帝，命诸王、贝勒、大臣等率兵攻明锦州。圣威一振，败明十三万援军，戮杀无算。明郎中张若麒，总兵官吴三桂、王朴、李辅明、唐

通、白广恩、马科等大臣，无不惊惶，各路逃窜。皇上又将松山城围而取之，生擒明文臣军门洪承畴，都堂邱民仰，兵备道张斗、姚恭、王之桢，武将总兵官祖大乐、曹变蛟、王廷臣，副将十员及众末职。负恩之锦州总兵官祖大寿，自知必死，舍命奔至军前，率众叩首乞降。此皆皇上之神机妙算所致也。是以臣等不胜欢忭，谨以喜庆礼顿首称贺。

十七日

于锦州俘获数目：

玉带三，嵌银鞞带三，嵌铁鞞带十；蟒缎十三疋，片金一，素缎二百六十七疋；豹皮四、虎皮三，狐、貉、羊皮裘一千二百二十六，素缎衣六千四十件；兽角六十对，箭翎三柜半；貂皮二十六，貂皮帽二十五，兔皮衣一件，猓獬狲袍裘十五件，猓獬狲皮四，狄皮裘四，狼皮袍子四，狼皮四；蟒缎衣一百八十二件，女裙一条，倭缎衣六件，毛青布、翠蓝布四十四疋，成衣一万八千一百五十九；琥珀珠子一，琥珀六十；毡子二百九十六，狐狸皮袍裘十三件，狐狸皮四；雕鞍四，鍱花鞍四，石鱼鞍三十五，鞍共一百九十三；腰刀一千五百；蟒缎甲八，甲共四千一百；盔二千，弓一千一百八十；玲珑撒袋十四，撒袋共四百五十四，矢一万八千；银两万三千一百五两，珍珠六十二两，金八十八两八钱，人参四十九两，银里酒盅二百一十；马十八，骡三，牛一。蒙古妇女八百五十四，汉妇女三千二十，幼稚五百二十，人口总数为四千八百九十四。将蒙古妇女四百，汉妇女一百进献皇上。

及颜色黑等来颁知谕旨后，留养者有男子一千四百八十八，妇女八百五十四，幼稚六百四十三，人口总数为二千九百八十四。分给胡鲁里等留养者，有男子四百五十。

又获红衣大炮五，发贡炮一，已毁红衣炮二，子母炮三，大将

军炮十八，二等将军炮一百四十七，三等将军炮一百七十六，木竹炮十一，行营炮三十三，班绰嘴炮二十八，把子总炮五十二，三眼枪八十九，单眼枪三十二，佛朗机炮十二，火药三百八十二筐，红衣炮子二千九十四，将军炮子一千九百四十八，小炮子一石一金斗，万人敌炮火药三千一百二瓶，硝、硫磺整一间房，大小枪炮共六百一十一。苏巴泰之妻一、子一，额尔赫之妻一，明安之妻一，温都尔胡之妻一，干珠了之妻一，巴吐之子媳，博克托依之妻一，布雅希里之妻一，固希之妻一，海色之妻一，吐尔哈图之妻一。

二十日

所诛官员有副将潘延明，参将巩登科，游击赖泽兴、戴明、噶勒图、戴帮、李化善、王精博，都司李成殷、孟格、诺木齐，中军曹光祖、哥们儿、曹耀、马宗宣、奈玛泰，石赞茂，共十四人。杀蒙古人二千一百八十，汉人五千八百二十七，总共八千七名口。

现留官员有总兵官祖大寿，革职官员祖大弼，副将高勋、祖泽远，参将祖泽沛、郭朝宗，都司唐珍、金应弟，中军刘志友、张登云、吴汝玠、王江、崔允升、祖云龙、涂世科共十六人。

留有米以汉人斛计，共一百二十石。和尚六十八人，蒙古喇嘛二十六人。

二十七日

总兵官祖大寿下家奴，以及众官员之家奴，各种匠人、外兰、差官等之家人，有男子八百九十八，妇女六百一十六，幼稚六百一十五，共二千一百二十九名口。有妻室之兵丁三百一十八，无妻室之兵丁三百九十，兵丁之妻三百二十九，幼稚二百七十四，共一千三百一十一名口。黎民男子共五百三十一，妇女五百三

十一，幼稚七十八，共一千一百四十。官兵黎民总人数为四千五百八十名口。

总兵官祖大寿家奴仆，有男子一百五十五，童男七十九，妇女一百三十二，童女六十七，共四百三十三名口。祖大寿下旗鼓三人，其家奴有男子十一，妇女十二，老人、童男十，童女十，共四十三名口。外兰十五人，其父老兄弟有男子二十三，童男十六，妇女二十七，童女十七，共九十八名口。差官五十五人，其父老兄弟有男子五十，童男二十六，妇女六十三，幼女二十七，共二百二十一名口。大夫之长二人，其家奴有男子四，妇女三，共九名口。有妻室之兵丁一百四十二，其母妻有女子一百四十八，童男一百二，童女三十三，无妻室之兵丁六十六，兵丁共二百八十八人，合计四百九十一名口，该项总人数为一千三百。原有妻室之黎民男子二百四十四，因无妻室给予配偶为民者为二百八十七，男子共五百三十一人，幼稚七十八，妇女五百三十一，总人数为一千一百四十名口。

副将祖泽远家奴仆，有男子二十八，妇女二十一，童男十五，童女七，共七十一名口。外兰三人，有妇女三、老幼男子四，童女一，共十一名口。中军张登云家奴仆，有男子六，妇女三，童男一，共十名口。千总潘永德家奴仆，有男子五，妇女六，童男二，童女五，共十八名口。商贾四人，妇女一，共五名口。有妻室之兵丁三十一，其母妻三十六，老幼男子二十一，童女七，无妻室之兵丁三十六，共一百三十一名口。千总李兴家奴仆，有男子六，妇女六，童男三，童女二，共十七名口。此项总人数为二百六十三名口。

参将祖泽沛家奴仆，有男子二十六，妇女二十一，童男十二，童女八，共六十七名口。有用匠人三，有妇女一，共四名口。把总夫妇、商贾共三名口。外兰三人，有妇女四，童男一，童女一。

有妻室之兵丁十五，有妇女十六，童男九，童女一，无妻室之兵丁三十五。兵丁共五十人，合计七十六名口。此项总人数为一百五十五名口。

祖大乐家奴仆，有男子九十五，妇女六十九，童男四十七，童女二十二，共二百三十三名口。旗鼓王文贵下有男子四、妇女四，童男三，有用匠人有男子十三，妇女七，童男一，共三十二名口。游击吴汝玠下有家丁十六，妇女十四，童男七，童女八，共四十五名口。外兰四人，有妇女二，童男二，共八名口。有妻室之兵丁十八，其母妻二十一，童男十七，无妻室之兵丁三十五，老幼男子各二，兵丁共五十三，合计九十五名口。此项总人数为四百一十二名口。

掌印官九人，有男子二十二，妇女八，童女六，共四十五名口。

副将高勋家奴仆，有男子六十八，童男十七，妇女三十四，童女十三，共一百三十二名口。外兰三人，其妻有三，童男一，童女一，共八名口。裁缝、木匠男子三，妇女一，共四名口。商贾四人。有妻室之兵丁十三，其母妻十六，童男三，童女二，无妻室之兵丁三十七，共七十一名口。此项总人数为二百一十九名口。

游击王江家奴仆，有男子十，妇女二，童男一，童女一，共十四名口。千总张成梁下家丁十，妇女六，童男二，共十八名口。有用匠人五，有妇女三，童男三，童女一，共十二名口。把总二，有童男一，共三名口。有妻室之兵丁三十六，妇女三十六，童男二十，童女十，无妻室之兵丁四十三，兵丁共九十九人，合计一百六十五名口。此项总人数为二百一十六名口。

中军祖云龙下，外兰二人，有妇女一，童男一，匠人二，把总蔺一范之妻一，家丁三，共十一名口。有妻室之兵丁二十，有妇女二十二，童男十一，童女二，无妻室之兵丁五十九，兵丁共七

十九，合计一百一十四名口。此项总人数为一百二十五名口。

参将祖泽盛家奴仆，有男子九，妇女八，童男二，童女四，共二十三名口。祖泽盛之亲家，其家奴有男子四，妇女七，童男三，童女一，共十五名口。此项总人数为三十八名口。

参将刘志友家奴仆，有男子二十，童男九，妇女十九，童女四，共五十二名口。有妻室之兵丁五，妇女五，童男三，童女二，无妻室之兵丁三，共十八名口。把总二人，其家奴有男子五，父老兄弟三，童男一，妇女四，童女一，共十六名口。此项总人数为八十六名口。

革职总兵官祖大弼家奴仆，有男子一百二十七，妇女六十四，木匠、厨子六，妇女三，童男五十六，童女四十四，共三百名口。兵丁十五，妇女二。此项总人数为三百一十七名口。

参将郭朝宗家奴仆，有男子二十三，童男九，妇女二十二，童女六，共六十名口。外兰二人，妇女二，童男一，童女一，共六名口。有用匠人三，妇女一，共四名口。商贾二人，妇女一，童男一，童女一，共五名口。把总一人，妇女一。有妻室之兵丁二十一，妇女二十三，童男十五，童女六，无妻室之兵丁二十八，老人三，共九十六名口。此项总人数为一百六十一名口。

都司唐珍家奴婢，有男子四，妇女六，童男一，童女二。

四月初九日

于塔山俘获数目：

除进献之蒙古妇女二十，汉人妇女八十外，俘获人口尚有蒙古妇女一百六十六，汉人妇女、幼稚一千三百三十四，共一千五百名口。马二百三十四，骡三十，牛八十二，驴九十六。金十一两，珍珠五两三钱，银一千一百七两。仓内存有米二千六百五十石。绫、纺、罗、纱衣裙一百六十六件，毛青布、翠蓝布旧衣八百

一十件，红毡八条。红衣大炮一，发贡炮二，大小将军炮四百九，佛朗机炮三十七，把子总炮三，三眼枪十一，单眼枪四，大小炮共四百六十五。甲二百六十，盔二百，腰刀一百六十，弓六十，撒袋七十，矢四百，鞍十。红衣炮子八十，将军炮子二百九十五，把子总炮子二千，小炮马枪子弹九金斗，火药一窖又一百瓶，硝磺五十筐，万人敌炮火药六罐。

四月二十日

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多罗贝勒罗洛宏、固伦额駙祁他特、弼尔塔噶尔、朝鲜国世子李滢，率满、汉、蒙古诸大臣进表曰：

伏惟宽温仁圣皇帝，命诸王、贝勒、大臣等，率兵围明锦州。圣驾亲临，敕明援军十三万，戮杀之尸，漫山遍野。明郎中张若麒，总兵官吴三桂、王朴、李辅明、唐通、白广恩、马科等臣，无不惊惶，分路逃窜。皇上又将松山城围而取之，生擒明文臣军门洪承畴，都堂邱民仰，兵备道张斗、姚恭、王之楨，武将总兵官祖大乐、曹变蛟、王廷臣，副将十员并众末职。负恩之锦州总兵官祖大寿，自断必死，舍命奔至军前，率众叩降。于是，又以红衣炮攻克塔山。此皆皇上之神机妙算所致也。是以我等不胜喜悦，谨以喜庆礼进表称贺。

四月二十七日

于杏山俘获数目：

副将一、参将二、游击一、粮厅一、都司一、守备二，其家丁四十一，妻子一百八十七。革职副将一、游击一，其家丁十二，妻子三十三。中军、旗鼓、把总、答应官、仓官四十六人，其家丁八十三，妻子二百八十一。生员三十九人，其家丁六十三，妻子二百

一。甲兵一千七百八十七，蒙古九十，黎民男子三百八十八，其妻子三千五百三十六。

锦州诸官之家口数目：祖总兵官下屯丁五，其妻子八。祖大乐家屯丁五，其妻子八。祖泽远家屯丁七，其妻子八。男子共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其妻子共四千二百六十二人，总人数为六千八百三十八名口。和尚二十八人。驼二，马二十二，牛五，骡七，驴二。仓内存有米六十石，粮八十四石，共一百四十四石。盐二万斤。甲二千七百四十六。红衣大炮二，大将军炮六，二等将军炮一百二十二，行营炮一百八十二，佛朗机炮六十五，班绰嘴炮三，三眼枪三百九十，单眼枪八十三，火药三万八千五百斤，硝一万斤，磺三千斤，红衣炮子五百三十，将军炮子三百，子弹一石四金斗，子弹用铅五千五百斤。

七月初八日

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袞、和硕肃亲王豪格、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额尔克郡王多铎、多罗郡王阿达礼、多罗贝勒罗洛宏、固伦额駙弼尔塔噶尔、朝鲜国世子李滢，率满、汉、蒙古诸臣进表曰：

伏惟宽温仁圣皇帝，命诸王、贝勒、大臣等，率兵围明锦州。圣驾一至，败明援兵十三万，戮杀之尸，漫山遍野。明郎中张若麒、总兵官吴三桂、王朴、李辅明、唐通、白广恩、马科等官员，无不丧胆，纷纷溃逃。皇上又将松山城围而取之，生擒明文臣军门洪承畴、都堂邱民仰、兵备道张斗、姚恭、王之禛，武将总兵官祖大乐、曹变蛟、王廷臣，副将十员及众末职。负恩之锦州总兵官祖大寿，自知必死，舍命奔至军前，率众叩降。复以红衣炮，轰克塔山城。当炮击杏山城时，城垣塌毁，其城守副将吕品齐、粮厅官朱廷榭等官员，揣知必将城陷人亡，被迫率众乞降。此皆

皇上之神机妙算所致也。是以我等不胜欣喜，谨以喜庆礼上表称贺。

七月初九日

都察院承政罗托，参政多尔济达尔汉、祖可法、张存仁、库尔禅，理事官巴朗、达尔户、马国柱、雷兴等谨奏：以皇上之神谋胜算，剿杀明军十三万，克明所恃之四城，又获文臣洪承畴、武将祖大寿等众。此皆皇上之神机妙算所致也。当以喜庆礼，召王以下，众官以上宴筵。叙功赏赉之时，多罗武英郡王不遵礼仪，拒受赏物，中途辞去。再，时有不上衙门之事。殊属悖礼，妄谬至极。如此乱伦者，当绳之以法。上思之。

九月初七日

第一、科尔沁部和硕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和硕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多罗扎萨克图郡王布塔奇，多罗巴图鲁郡王满珠习礼，扎赖特部达尔汉和硕齐、蒙夸、冬郭尔、额森，杜尔伯特部塞冷，郭尔罗斯部布木巴、固木、色冷。

第二、敖汉部额驸多罗郡王班弟，柰曼部多罗达尔汉郡王袞出斯，敖汉部琐诺木杜稜、穆章，巴林部满珠习礼塞布腾，吴喇忒部杜巴、吴本、巴克巴海。

第三、四子部达尔汉卓礼克图鄂木布，扎鲁特部内齐、桑噶尔，翁牛特部达尔汉台吉东、博托和，喀喇车里克部噶尔马、察哈赖琐诺木卫寨桑。

以上三族，分别进表曰：伏惟宽温仁圣皇帝，命内外诸王、贝勒、大臣等，率兵围明锦州。皇上率师亲征，败明援兵十三万，戮杀之尸，漫山遍野。明郎中张若麒，总兵官吴三桂、王朴、李辅明、唐通、白广恩、马科等臣，无不惊惶，纷纷逃窜。皇上又将松

山城围而取之，生擒明文臣军门洪承畴，都堂邱民仰，兵备道张斗、姚恭、王之楨，武将总兵官祖大乐、曹变蛟、王廷臣，副将十员及众末职。负恩之锦州总兵官祖大寿，自料必死，舍命奔至军前，率众叩降。继以红衣炮克塔山城。当炮击杏山城时，城垣塌毁，其城守副将吕品奇、粮厅官朱廷榘等官员，料知必将城陷人亡，被迫率众乞降。此皆皇上之神机妙算所致也。是以我等不胜欢忭，谨以喜庆礼上表称贺。

初八日

崇德七年九月初八日。先是，贝勒巴彥、贝子博罗，将硕泰保而养之。贝勒、贝子作保云：将携之从军，若有逃遁之事，将我等从重治罪。等语。

九月十七日

北部喀尔喀土谢图汗，贝勒卫征、戴青、空固尔格齐、墨尔根、达赖，遣使恭请宽温仁圣皇帝圣安，并贡方物。来使叩首奏之。

十一月三十日

先是，遣前锋参领罗实，侍卫胡沙、席特库、胡礼布等，随征明左右两翼兵，俟入长城，即先还报消息，至是俱还。

随左翼兵前去之罗实、侍卫胡沙奏称：左翼兵前进，地阔路平，两旗兵并行，毫无损伤。十一月初五日，毁界岭口而入。时有明大同兵二千五百人，往守山海关，因断饷不继，驻于抬头营，见我兵入边，即来拒战。我护军及马兵，两路击败之，获马四百三十三匹。其所有边外哨卒，亦尽数擒杀，无一脱者。获马三十三匹，杀七十三人。

随右翼兵前去之席特库、胡礼布等奏称：右翼兵前进，路隘地险，单骑而行。十一月初八日，至黄崖口地方，毁城而入，攻克黄崖口，杀其官兵。又擒明侦卒问之，据称：驻蓟州城守总兵官白腾蛟、马兰关城守总兵官白广恩，闻左翼兵入边之消息，率兵而去。等语。遂遣我官兵截其去路，遇两总兵官率马兵三千三百、步兵三千七百入城，击败之。获马六百三十六匹，生擒参将一人。又擒蓟州城哨卒讯之，供称：无精兵守城。遂备梯竖于城北，乘城上烟雾弥漫，敌兵溃逃之际，我兵登梯取之，尽杀城中官兵。城中原有马兵五百、步兵五千，城外尚有马兵二百二十，步兵五百。等语。奏入。

席特库、胡礼布携来书云：

十一月初八日，右翼兵至黄崖口，将入长城时，辅国公篇古，固山额真谭泰、叶克书、马喇希，议定分两路夹攻边口。遂遣满洲、蒙古每旗护军二十名，每甲喇章京一员，每牛录马甲二名，章京一员，外藩科尔沁、敖汉、奈曼、吴喇忒、穆章、巴林、喀喇沁等部落十五旗章京十三员，甲兵三百五十名，令蒙古固山额真马喇希，谭泰旗下委梅勒章京卦喇，率兵从右山路而登，夺其关口，追击山城敌兵至山下，攻克其城。诸将各照所指汛地，登山取之。先登者，镇国公艾度礼旗下燕代牛录下朱成格；次登者，叶臣旗下约詹牛录下绥噶达；再次登者，觉罗阿山牛录下扈果纳；再次登者，谭泰旗下护军委甲喇章京穆成格。自上而下，追击敌兵，遂得其城。左路拨护军甲喇章京、马兵章京等，随镶红旗梅勒章京和托，各往视竖梯之处，以备梯登城。和托还云：不用竖梯，即可登城。等语。固山额真叶克书，遂令梅勒章京和托率护军四十名，先往登城。继其后，又遣所有前锋甲喇章京率兵前往。叶克书旗下管梯委章京阿尔海，弃梯不用，率本旗兵数人，先于四十名护军至长城。先登者，爱汤阿牛录下苏雅；次登者，席喇布，

再次登者，褚库巴图鲁牛录下吉喇里。两路登城，右路居先。该边口原有守将李游击、陈守备二人，各有步兵二百名，后张参将率兵一千名增援。计有参将、游击、守备各一员，兵丁一千四百名。我两路兵克其边口后，城内兵丁溃走山野，其陈守备为前锋甲喇章京纳海追诛。

初九日，闻蓟州各乡民人，俱奔入山；遂遣兵往取粮米牲畜。擒明人问之，据称：蓟州守将白总兵官，闻我左翼兵入边，率马兵三百、步兵七百，奔桃林关而去，蓟州城内仅有参将三员，新募兵丁二千。等语。遂于初十日，我军由黄崖口直奔蓟州。途次精选将士，遣委前锋统领纳海，委章京侍卫傅喀，甲喇章京布丹、胡礼布、阿尔布尼、席特库、敦兑并侍卫四人，率甲兵一百有六名；外藩蒙古前锋甲喇章京科尔沁部牛录章京拜喇、甲喇章京阿密尔图，柰曼部甲喇章京萨尔图，科尔沁部委甲喇章京常堪，穆章下委章京卓必泰，吴喇忒部委章京喀喇胡济，巴林部甲喇章京恩参，喀喇沁部委章京琐嫩，率甲兵二百三十九。满洲及外藩蒙古章京共十五员，侍卫四人，兵三百四十五名。谭泰旗下委护军统领希尔根、甲喇章京囊古、绰尔济，叶克书旗下委护军统领布颜，甲喇章京阿吉赖、宜都希及侍卫十人，叶臣旗下护军统领车尔布、甲喇章京吴孙、委甲喇章京罗璧，镇国公艾度礼旗下护军统领德尔得赫、甲喇章京孟俄尔代、吴达纳、委甲喇章京雅巴兰，共护军统领四员，甲喇章京八员，侍卫十员，护军三百二十三。满洲、蒙古、察哈尔八旗马兵章京，有梅勒章京和托，委梅勒章京索勒国，委甲喇章京唐古哈，牛录章京吴勒珠，包衣牛录章京胡敏，委甲喇章京巴岱，牛录章京格特依，委甲喇章京吴勒木，委章京阿尔改、布耐，牛录章京歪达，甲喇章京希佛、巴兰，委章京觉罗卓班，包衣牛录章京杜伦，牛录章京固木，委章京曾格，委甲喇章京根特依、布喀，委章京塔木拜，委甲喇章京丹岱，委章京布哈

岱，共章京二十二员，甲兵二百八十三名。命前锋居前，次护军，次骑兵，分为三队，前往蓟州城东围之。并晓谕曰：闻蓟州白总兵官，并不知我兵从此路入，闻我左翼兵入长城，已率守城兵去桃林关。今闻我兵来，彼必复回蓟州，若相遇，即击之，不遇，则执一人问信。等语。是日，我兵将抵蓟州，遇总兵官白腾蛟率本部兵马在前，马兰关守将总兵官白广恩率马兵三千、步兵三千在后，奔蓟州而来，击败之。获马匹六百三十六，前锋甲喇章京阿尔布纳生擒刘参将。我官兵共一千名。

未入长城时，擒明侦卒问之，据称：距黄崖口外四十里，有一隘口，设木栅三层，垒石二道，其名曰石城关，内有大炮四位，步兵五十名，三处理有地炮。距彼二十里外，有以石砌成之雁门关，内有大炮四位，步兵一百，两处理有地炮。等语。遂遣前锋兵同汉军每旗兵五名、骠骑校一名、护军四十名，乘夜拆毁两关，取其地炮。守关明兵尚不及放炮，便俱为我兵诛之。

山海关有范军门率卢总兵官、副将四人驻守。永平府有道员、参将各一员。遵化有都堂、道员、副将各一员。丰润县有曹总兵官率兵驻守。玉田县有王参将率兵驻守。马兰口有总兵官白广恩，蓟州有总兵官白腾蛟，墙子岭有总兵官唐通，通州有张总兵官，三屯营有徐总兵官，三河县有知县一人。白广恩下朱大廷为委甲喇章京绰尔济所戮。闻南游击、蒙古阿游击、马旗鼓亦被诛。被擒刘参将辨其甲胄马匹，证实之。其余官员之伏诛纵脱情形，尚未核实。

沙尔虎达、朱玛喇率每牛录甲兵一名，跟役一名，宁古塔兵四百名，往征松阿里江。遣塔木布牛录杜腾格、费扬古牛录达都胡、扬山牛录玛兴阿、阿济格爱木布牛录达达海，于闰十一月十三日来报：喀尔喀木、遮克特库、塔土库、福提希、俄尔浑、洼齐奇、库巴查喇、额提奇、萨里、尼野尔北，此十屯俱已降服，计男子

五百三十四名，妇女幼稚共一千四百五十八名口。闰十一月十日自松阿里江起程，约于十二月初四、五日至宁古塔。等语。

使交纪事

编者按：满文手抄本《使交纪事》，乃康熙二十二年出使安南使臣邬黑、明图、周灿所撰。全文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正文，以日记形式记录了作者奉命赴安南谕祭故王黎维禧、黎维淀和册封嗣王黎维祯的情况及沿途见闻；

第二部分为杂记，记述了安南的财政、军事、文化、职官制度以及物产和风土人情；

第三部分为补遗，记述了康熙帝先后五次派遣使臣出使安南的任务以及作者出使安南的感想体会。

该文内容较为详细具体，是研究康熙年间中越关系乃至越南历史的有用史料。现译成汉文公布，以供研究参考。

翻译：刘景宪。校订：关嘉录。

正文*

原翰林院侍读·今升任侍讲学士臣邬黑、翰林院侍读·加三级臣明图、原礼部郎中·今升任江西省南康府知府臣周灿恭撰。

上临御二十年，狂乱尽除，海内安宁，德威普宣，遐方不断通好来归者，不胜枚举。

* 正文二字为编者所加。

次年，安南遣使前来，谨表尽职，并告其前二国王之丧事及今嗣位之情形，奏请仁恤。故得蒙天子慈爱允准，特命臣等前往渝祭故王黎维禧、黎维禔，册封其嗣黎维禎为国王。又御书“忠孝守邦”四个大字赐之。臣等于四月初恭奉起程。

旧例该国三年一贡，康熙七年改定六年两贡并送。此乃施仁于远人也。

十三年，贡使刚回，云南叛贼即行反目，广西贡道被阻，不能照例前来。然该国以诚北望，犹如赤子眷念，感激如天圣德，不敢二心。

十九年，左江之地方定，即陈奏逾期不安之诚意，及欲为国剿除余孽，贡献方物。等情。贡使不辞辛苦，跋山涉水，惟恐迟悞而昼夜忧虑。不意该国使臣抵达新宁，因有变返回。今违例已三年，该国不胜惶恐，向化益切矣。

先前，该国与高平都统使莫元清世代为仇，不时相战。康熙六年，驱逐莫元清，收复高平。莫元清退入云南。皇上怜悯莫元清，将其三千余男女安置于南宁，特派部院官员晓谕安南，着将土地、人民退还，各自奉职。经钦差李仙根百般开导，方遵旨而行。随又感恩慕义，世代报效。其后，云南叛贼兴乱之际，莫元清不思使其复兴之大德，反念云南叛贼吴之小惠，即被惑倡扬，故该国所贡不通者久有年矣。继而将首贼枭首后，声威远震，该国方得借众恨之大义，报其私仇，征服莫氏。然皇上亦未责伊等擅自为虐，实系莫元清罪大恶极，且本为叛逆之后，世怀恶意，暴虐作乱，自取灭亡之故。而该国深知向背，畏天守土，矢志不移者，岂非因前仁教厚待，沦肌浹髓，是非成败，通达无疑所致乎？故虽相机报仇，亦得恭顺之名。但为人背德，委实不善。患难之际，恪守忠诚者，久而益加知其心也，故理应施以无穷圣恩。

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抵南灵关。是日晨，于昭德台

设龙亭。三位钦差身穿礼服，立于一旁。左江署理道台王来宾、新太营参将吴璠，率文武官员叩拜。拜后开关，令该国四名官员引入，照例叩拜龙亭，而后再会见三位钦差。钦差阅手本，有礼科都给事中宋如，礼科都给事中吴维匡，礼科给事中·狄唐男阮廷柱，礼科给事中陈苏。阅后，钦差共称：“册封、谕祭本属两件事，理应先后前来尔国，然皇上深感尔等小国供应繁重，民力穷困，故命我等同来。又因尔国世代职贡不绝，忠诚昭然，故得圣意嘉奖，赐以御书‘忠孝守邦’四个大字。此乃从未有之事，实出于皇上殊恩。尔等将此先禀报尔国嗣王”。宋如等闻后颇喜，回称：“我等先前实在不知，今照此言之，不特我国王得蒙宠遇，即全国官民亦均受奇恩。”言毕，以手加额，称谢而去。于是，思明府同知命隆平营守备清点随行人员额数及随身行装，严查有无夹带等弊，随后陆续出关。该国派兵丁三千、大象十二头，列队于路两侧。行十里，傍晚抵文渊州。先前相传：开关前后必雨，出入之际必晴。前使官亦曾谈及。今自南宁起程以来，一路阴雨连绵。抵穆府营后，大雨滂沱，然渐行渐小。至关，丽日晴空。由彼返回之时，亦皆如前。故方知天生至圣，为万邦之主，致使教化所及之处，日月投光生辉，雨露应时而降，边民感恩知惧，草木显露生机。所谓中庸之道可收安定养育之实效者，断不可忽略也。

二十九日，宋如等前来请称：“力役马匹尚未到齐，暂请歇一日。”回称：“我等所用力役不多，尔国所备现有力役敷用，虽稍欠缺，亦无所虑。”言毕起程。行三十里，抵凉山府，又称长庆府。系水陆相通，商贾云集之要地。是日，细雨绵绵。

十月初一日，宋如等又同凉山府知府·儒郡公魏德生前来，请暂时歇息，遂依其所请。经我等共商，给该国嗣王缮具书信三封。一封书称：“御笔者乃出于殊恩，理应另日行礼。然我等仰

体皇上之仁，简便从事，册封之日，一并行递交之礼”。一封书称：“既由礼部铸新印颁给，理应交出旧印，以便带回。”一封书称：“钦命册封副使·翰林院编修孙卓抵广西后，于途中病故。”随又传宋如前来，共称：“适才见居民大有恐惧之状，我等奉命前来，仰合皇上抚远之鸿慈，所虑无不周详，尚不敢使尔等居民所见所闻有一丝惧怕。尔等发布告示，沿途宣谕。”

初二日，行六十里，抵里仁邑。系安州属地。

初三日，行三十余里。过鬼门关，有马伏波庙，例应致祭。祭文曰：“星落西方，英名堪同北斗。德行超卓东汉，大名永镇南方。遐迩皆敬，圣人共赖。伏思大将军千载正气，一代豪杰。身经两汉，一心独随君主。赞为康健老翁，以老臣重待。少年登坛，叱咤风云，使众豪强胆战心惊。老年执钺，所向披靡，使诸蛮女丧魂落魄。名刻铜柱，六个字^①乃使内外分明。自鬼门关立界，僻壤之人亦能明辨其天。明图等庸腐之儒，弩钝末等之人，省身克己，谈及画虎，乃深感惭愧。奉命出界以来，一见飞翔之元鸟之状，常常叹息。于广西乘船，漓水江岸恭敬威武明德；于安南下马，安州城外仰慕英雄度量。恭备供品，以示笃诚之意。惟愿德同日月，无私之光普照凡界。功如山河，使社稷永存。”祭毕，又行七里，抵至灵邑，亦系安州属地。

初四日，行四十里，抵仙里邑。系谅江府保禄县属地。一连数日大雨，是日申时方晴。

初五日，宋如等又来请歇息一日。即严教随从，并宣谕居民：毋相窥伺滋事，自寻罪戾，违者从重治罪。

^① 据越南陶维英所著《越南古代史》下册第四编第四章第四百八十八页载：“最先记载有关铜柱的书是公元四世纪初时张勃所著的《吴录》一书。《初学记》(卷六)引该书称：‘象林海中有小州，生柔金。自北南行三十里有西属(应为属)国，人自称汉子孙，有铜柱云汉之疆界之表。’”六个字，想必即指“汉之疆界之表”六个字。

初六日，行五十里，抵沁营邑。亦系保禄县属地。该邑又名茶山，本地人称为格干。多日行于高山深谷之中，树林繁密，不见天日。山势至此，豁然开朗，犹如走出门外。交阯人将门谓之格干。由此往前，田平稻多。所过村庄，居民围观者很多，络绎不绝，鼓掌喜笑。问通事，则告称：“天使来至伊国，非常有之喜事，今得一见，故而欢喜。”

初七日，行四十里，抵寿昌邑。亦系保禄县属地。该国嗣王遣大理寺卿·金牌男王瑞、礼科都给事中阮佐永、礼科给事中阮登春、兵科给事中黎熊诚，排列旗帜仪仗相迎。先叩拜龙亭，后会见三位钦差，温言数语而去。国王送来饭食，未受。

初八日，清晨渡昌江后，行四十里，又渡求江，抵市桥邑。系慈山府安越县属地。

初九日，行四十里，抵侣快邑。系慈山府嘉林县属地。邑官率兵丁、大象列队两旁。又行十余里，邑官、兵丁、大象列队，照前跪迎龙亭。抵公馆后，呈上手本。钦差阅之，有东郡都督府都督金事·少郡公郑志，东郡都督府都督金事·朱郡公阮广义，兵部左侍郎·永安男阮功旺，工部右侍郎·赖善男黎喜，御使台金都御史阮廷滚，兴化等地之赞智承政使司参政黄功智。即令叩拜龙亭。该国嗣王送来所备饭食，仍未受。

初十日，阮功旺、黄功智前来呈递《封祭仪注》两本及该国嗣王书信两封。并称不晓天国礼节，请照伊国仪注行事。共称：“天国仪节，海内外无不遵行，尔国既归顺天国，奏请封、祭，则理应恭遵，以光大典。为何如此无理请求？”阮功旺等固执良久，词穷乃去。即将所呈《仪注》退回。

十一日，阮功旺等前来，呈文称：“圣人不准易俗，则遵行之。然我国王受封及前二国王蒙受谕祭，乃系罕见之大典，故调集全国大小官员千百之多。此辈智愚不一，若照天国仪节行之，倘有

违误，玷辱国礼，则得罪不轻。”回称：“习礼者，乃非难事。去岁尔等二人赴京城进贡，即遵天国之礼，为何无违？又抵南灵关、寿昌邑、公馆之日，众官员亦能依礼而行矣！岂非他人皆蠢乎？”阮功旺等无言以对，乃去。

十二日，行文该国嗣王，书称：“我等亲蒙特旨，不远万里赶来，本月初九日抵公馆，今已四日。攸关大典之事，不敢迟延，故于本月十五日行册封之礼，十六日先后行谕祭之礼。”该国嗣王送来饭食一桌，受之。而后酌赏官员人等。

十三日，阮功旺等入称：“近日再三请照我国仪注行事，未得允准，今日特来恳请允准。”三位钦差因无该国嗣王书信，乃邑官擅自纠缠，遂大怒。即由清晨直至午时已过，一一予以批驳。阮功旺等多次词穷，哑口无言。共称：“尔等有话，可畅所欲言。今日词穷，无言以对，若明日再来纠缠，则彼时尔等亦面无光彩。”阮功旺等面面相觑，彼此相商，终因不能答对，方称：“我国非敢违抗，实因不晓天国仪节，故连日来一再恳请。倘若天使不允，即照天国仪节行事耳，不敢再行纠缠。”言罢即去。是日午时前后，天空晴朗炎热，身穿单衣、纱、葛布尚热。邑官去后，北风大作，乌云密布，寒气逼人。申、酉时分，风力益大，寒气愈甚，大雨滂沱，冷若中国之寒冬。

十四日，清晨，三位钦差相见，言及昨日风雨之势，皆称：大奇、大喜。奇者，乃因前差官曾称：每逢交阯之人固执己见，差官生气之时，则风刮云涌，寒气逼人，想必鬼神保佑。前不甚相信此言，而今恰好应验。喜者，乃皇上圣明之气度，实通达上帝，差官虽远在万里之异国，天颜却似相去不远，自可有恃无虞。不久，邑官·御使台都御史·海山男阮明世，礼部左侍郎·舒哲子武威海及阮、邓二太监入见。邓称：“昨日阮功旺等肆意纠缠天使，故我国王改派我等前来请罪。我国王一心恭顺天国，即照天国

仪节遵行，不敢违背。惟小国愚人多，虽经习礼，届时不免有违误之处，乞请天使宽恕。”回称：“宽恕者乃皇上之本意。诸藩属来叩，稍有失礼之处，皇上笑而容之。今尔国行礼时，倘若大有违误，我等必令重新行礼，若稍有不合，则仰体皇上之仁，予以宽恕耳。有何深究之处？”邓等作谢而去。申时，该国来文称：“行文言称本月十五日行册封之礼，十六日行谕祭之礼等语。伏乞届时早些同来，以昭盛典。”即传阮功旺等，令其将诰命底稿、祭文底稿事先熟读，以便宣读流畅。又取来钦赐银子、绸缎，以便供俸之用。

十五日，清晨，细雨绵绵，略有难色。临起身，雨即停了。于路两旁，红杖平持，衔接不断，其外一队，紧贴红杖，手持隔山枪、鸟枪，两队构成栏杆之状。官兵手执器械，排列数层。一过富良江，三位邑官即来迎接。彼时，万里乌云突然散去，红日光芒四射。街上观众齐聚，不可胜数。该国嗣王黎维禎徒步而出，立于右侧。著其以迎接之礼叩拜，惟见阮明世等上前与黎维禎低语，而黎维禎不作声，仅点头称是之状。邓太监称：“至殿上自然行礼，此地非行礼之处。”回称：“至殿上所行礼者，乃会见之礼。于此处所行礼者，乃迎接之礼。”然黎维禎业已跪拜，诸位邑官方不敢再言。至殿上后，正使明图将诰命等置于案上，皆立于左侧。黎维禎率邑官照例以会见之礼叩拜。礼毕，先观御笔。一见“忠孝守邦”四个大字，全殿官员人等惊喜万分，赞叹之声传至台下。黎维禎一再端详，赞不绝口，指指划划，恋恋不舍，经久不退。问通事，则告称：“新国王赞御笔绝好，字体优美，国王说‘如我得见圣颜一般。此乃我安南世代传国之宝’，故爱不释手”。良久方归原位，跪听宣读诰命曰：“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近者安宁，远者归顺，天下怀向化之心。道一制同，率土敬来叩之义。唯尊亲感戴者，累世尽忠守信，方封其如山河永存，福及后世。承袭安南国

王王位之黎维禎身居南方，心怀朝廷。承千载之业，仍遵所谕之教化；远在万里，亦循规蹈矩，恪守职责、叩拜之期。今为承袭王位，奏请圣旨。既能光大前行，衍其美德，理应降旨表彰，施以新恩，以示宠爱。故特遣翰林院侍读·加三级明图、编修孙卓册封尔为安南国王。尔应恭守边陲，永为屏藩，益励忠节，不玷前行。以忠孝相承，则永世得福。钦哉，毋违朕旨。”宣读完毕，正使明图将诰命、印及御笔一一恭付，黎维禎跪受，传给旁立之官员，又照例叩恩。而后退回右侧稍下站立，彼此以会见之礼相见。三位钦差贺称：“国王今受天子册封，为天国真正之王矣！”黎维禎颇喜，回称：“天子圣恩至厚，不能图报于万一。三位使臣不远万里而来，甚是辛苦。”言毕，以手加额作谢。三位钦差言称：“前遵部议曾行文贵国，既受新印，理应交回旧印。”黎维禎言称：“今日得蒙天子册封，乃举国荷蒙圣恩之喜日。今即交换，似乎不敬，请另日再送。”三位钦差允之，而后告辞。黎维禎送至朱雀门，并请饮茶。正使明图因脚病未饮。又送至端门方归。该国礼部设宴款待，亦未入席。众官员直送至江岸，良言数语方归。渡江来至公馆，闻听更声，已至戌时。黎维禎先已差官备好宴食送来，受之。

十六日，三位钦差身穿礼服，将祭文置于龙亭后即前往祭祀。该国文武官员、各衙门之人及军人，皆换素服。至迎引等项，皆如前。该国王身穿素服，徒步迎出。至朱雀门后，将龙亭端放，黎维禎率众官员，照例以会见之礼叩拜。至王殿后，将祭文置于正放之案上。于稍后靠西侧，放两张空案。绸缎、牺牲等供俸于桌后，未立牌位，不敢于前面供俸。三位钦差面向西，立于一侧。黎维禎率邑官，稍下，面向东跪于一侧。正使邬黑进前，恭捧谕祭黎维禎之祭文，递给邑官，立而点香奠酒，而后退原位站立。邑官宣读曰：“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十月(戊戌)十六日(癸

丑),皇上钦命晋一级正使·翰林院侍读鄂黑,晋一级副使·礼部郎中周灿前来祭祀安南国王黎维禧。祭文曰:‘朕惟外国屏藩,乃布化承恩。生前赐予品级,歿则必施荣誉。举行仁终之佳礼,以永垂抚远之例。安南国王黎维禧,尔性甚虔恭,世怀诚敬,贡纳方物,勤修岁贡,恭遵典制,恪守王纲。尔受封不及数载,患病即故。闻奏讣告,甚为哀怜。尽边臣之顺者,历二世益念笃实,应降旨追崇,施恩于远藩,特遣使吊祭。呜呼!降敕书以嘉先前进贡之意,摆祭牲以慰从中辅佐之心。若尔英灵有知,即行领受。’”读毕,副使周灿进前,恭捧谕祭黎维禧之祭文,递给邑官,照前行事。邑官宣读曰: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十月(戊戌)十六日(癸丑),皇上钦命晋一级正使·翰林院侍读鄂黑,晋一级副使·礼部郎中周灿前来谕祭安南国王黎维禧。祭文曰:‘朕惟累世进贡,为中国屏藩,依例降旨,以彰嗣王之敬慎。宠始仁终,则恩宣义合。安南国嗣王黎维禧,尔效法前好,世代尽忠 跋山涉水,进贡输诚。贡玉帛,实心向化,遵仪范之教。不意尔寿命不长,却使国运昌隆。时值尔国使臣前来觐见,览嗣王奏表,颇为怀念。查定例,著该部特加抚恤祭奠。呜呼!摆供桌以光黄泉之下,典制远达以慰外藩之诚意。内外一体,存歿者悉加敬之。’”

读毕,即将祭文于桌前焚烧。黎维禧率邑官叩恩,又来至空桌前,行伊国之礼。其礼,揖后即跪,躬叩一次而立。如此第五次时,则躬叩四次而立。将此礼谓之五拜之礼。黎维禧礼毕,退原处言称:“今蒙天子仁爱,予以册封谕祭,存者实不能稍有图报,歿者则感恩于黄泉之下。昨阅礼部来文,无地自容,实感惭愧。惟我小国地处僻壤,地瘠民穷,去岁所贡方物,虽不如制,亦蒙天子宽容,酌情收受,故举国不胜感激。”三位钦差回称:“自我天朝以来,尔国并未滋事。尔国如此感激盖天之殊恩,应倾心向化,

恭纳方物。今国王既谓不符典制，嗣后应愈加敬顺，以补前愆。”黎维祯连声称谢：“是，是”。出来时，送归之礼亦照前日。阮功旺等随同来至公馆，一再道歉，后作谢而去。国王又备酒食送来，受之。

十七日，该国王遣阮明世、武威海前来致谢。潘太监亦偕同前来。通事跪告：“此系辅政王家务总管，侯爵。”潘称：“我主人有父孝在身，不能来见，故派小人前来拜谢，请天使恕罪。”回称：“父孝在身，理当不来。”阮明世等称：“昨日敬观御笔，举国君臣赞叹不已，实系万世无与伦比。”回称：“皇上日理万机之余，手不释卷，一阅即记之。古今书籍，无不博览，天下之事，无不尽知。圣主书法，乃平常之事耳。皇上圣教，实非古代帝王所能及者也。”阮明世等称：“天子深知万里之情。去岁我国所贡方物，酌情收受，其余蠲免，故举国君臣百姓感激不已。”回称：“凡偏远之地所贡方物，并非天国指定，乃外藩输诚而贡。既以示诚意，务应如例而贡。礼部既主管外藩贡物，则必查核其好坏，不可稍有轻忽，苟且从事。皇上以圣明临御万邦，凡来归顺者，无不诚心向化。中国甚为富饶，万物皆有，并不喜好奇货。惟有血气之国，共奉帝制，内属皇图之人，各守太平生活，虽空手拜见朝廷，亦未尝不可。今有收者，亦有未收者。收者，想必鉴其贞诚耳。未收者，想必虑其困乏耳。皇上为万国官民之主，然对尔国如此宽仁，尔国理应恭守法典，殚尽忠诚，图报于上天之德。”阮明世等谢称：“是，是。”而后乃去。于是，经共议，行文该国书称：“大典告成，本月二十五日起程回国复命。”又行文左江道、新太营、思明府，令其速备力役马匹，于十一月初三日内来关敬候。

十八日，阮功旺、黎喜来告：“奉我国王之命，前来相告三位大臣：我国辅政之郑氏，世代辅佐国政，功德原本昭著。如今，老辅政王已故，尸体尚在家中，幸遇天使前来，倘若予以抚恤祭

祀，不仅郑氏存歿者皆感激不尽，且我国王亦觉无上光荣。”回称：“尔国以臣道侍奉天国，始终如一，若郑氏有辅佐之功，即扶尔国王顺从天国矣，有何不可祭祀之处。尔等择吉日后来告。”阮功旺等大喜而去。

十九日，该国王来文，请多住几日。共商后，回文谢绝。

二十日，阮功旺等入称：“三位大臣既同意祭祀前辅政王，故择本月二十二日祭祀。”于是，出银子三十两，令其备办祭品。阮功旺等又称：“往年诸大臣来时，公务完后，皆送礼于我国王、辅政王。今若照前办理，则我国颇感恩宠。”经共同商议，予以应允。即备礼品数种，遣兵部差官李文灿往送。

二十一日，该国王以送别之礼，备办酒席送来，受之。即传阮功旺、黄功智前来，问之：“何故未将旧印送来？”阮功旺等回称：“旧印乃天子赐我国先王者。先王因得此印，生前甚感荣耀，今若交回，则歿后耻辱也。”驳称：“尔国先王昔日蒙受诰封，生前甚为荣耀，今又蒙谕祭，歿后亦甚光荣矣。有何耻辱之处？”阮功旺等言称：“我国先王歿后，即将天国赐印供奉于灵牌之前，以作万世传家之宝。今若交回，则无传家之宝矣。”回称：“虽交旧印，尚赐新印，仍可以臣道恭守边陲，为之凭矣。尔国留一个，不能全留。此已属格外恩宠。嗣后，天朝永世长存，尔国亦永世以臣道侍奉天朝，每代皆可相继得到新印，为何独以此印作为传家之宝？”阮功旺等回称：“是，是。”言罢乃去。

二十二日，遣兵部差官李文灿等往祭该国前辅政之郑楹。祭文曰：“呜呼！上天仁爱其国，则降生有福良君，又必生戡乱贤臣，予以辅佐。如此，则国业益加久传，其所留之恩亦永垂后世。世代竭尽忠诚，举国同承福荫。见安南国辅政之郑氏，益加笃信此言。闻尔国于明末之际，接代中兴，重立国君。彼时，即小心辅佐，安定内外。于安南建立大功者，惟尔曾祖、祖父出力

最多。待大清国定鼎临御，总理天下，则闻讯向化，为南方屏藩。辅政之人，忠能谏君，孝能续家，明能深知机宜，勇能决断韬略，非如此，则不可耳。其嗣王薨，又扶立良善后嗣，直至更换二三。秉承四主遗言，立一代之丰功。休言远国僻壤，即查遍古史，世代为勋臣者，想必亦未多见。明图等久闻盛名，仰慕于怀。今得皇上简派，出使南方，如愿以偿耳。不意刚一入界，猝闻噩耗，不胜悲哀。故备祭品，以示惻隐之心。继而之后，缵成国业者，又能辅佐新主，如期进贡，以昭恭顺之诚，叠受皇恩，屡得宠爱。于万里之外，恪遵典制，以致千载之久，亦失信不渝，如同山河。如此，则尔亦喜于九泉之下耳。请受之。”

该国王以报答之礼送来银子百两，辅政之郑氏亦以报答之礼送来银子九十两，均未受。

二十三日，该国王及辅政之郑氏又将昨日所送银子送来，再三请收下，经共商后而受之。

二十四日，郑氏因祭祀一事，以报答之礼送来银子一百二十两，未受，并称：“郑氏世代辅佐尔国，忠诚昭然，故祭祀耳。有何报答之处？”该国王因副使孙卓于途中病故，以帮办丧事之礼送来银子百两，三位钦差替其收受。午时以后，该国王送来文书一份，甘结一份。其文称：“我国先王以臣道侍奉天朝，忠诚之义，皇上甚明。今若交回旧印，岂不生前赐给，死后缴回矣。查阅旧例，并无颁给新印而将旧印交回之例。请免收旧印，以昭君主之恩信。”甘结内称：“印者，乃生前奉守边陲之凭证，死后乃万世传家之宝。除将旧印事宜另行请旨外，出具印结一份。”

二十五日，该国王以送别之礼送来银子每人三百六十两，绢每人十六疋，布每人四疋，玉虚各一，哆啰呢衣料每人一块，未受。辅政之郑氏，因祭祀一事，又将银子送来，仍婉言谢绝。又以送别之礼送来银子每人一百四十两，以及银器、绢布、刀枪等

物，未受。该国王为旧印一事给礼部呈文一份，收之。是日因雨未能起程。

二十六日，该国王遣派护送之邑官——礼科都给事中阮佐永、兵科都给事中阮功如前来叩见。辅政之郑氏又以送别之礼将礼物送来。潘太监跪称：“我主人身戴重孝，不得前来会见天使，内心颇为不安。恭备礼品相送，略表区区之意。因天使不受，甚感羞愧。我国之例，收或不收，则视为荣辱。天使收下，我主人甚感荣耀。”一再请求之下，经三位钦差共商，方酌情将刀枪、哆啰呢、小匣收下，其余皆未收。皆赏以纱、葛布、绢。先是，邑官宋如等以告别之礼拜后，均赏以葛布、绢、绸，而后起程。

十一月初三日，抵凉山府。即行文思明府同知称：“所用力役马匹是否到齐，为起程时方便，著速来告。”又派思明府通事李国隆，前往南灵关取信。

初四日，暂宿凉山府。李国隆回来告称：力役马匹皆已到关。

初五日，抵文渊州。阮佐永、阮功如入告：“大门外立有二人，乃我国王派来护送天使者，一系伯郡都督郑礼，一系京伯提督·宏郡公陈良贵。因武官卑下，故不敢叩见天使。”于是，皆赏以纱、葛布、绢、绸。

初六日，仍令照前查明入关。该国王又将前所赠礼品送来。经共商而受之。邑官照例拜送，而后返回。

杂记

该国之交州，古在富良江北岸，后迁于江之南岸。国王黎姓，祖籍清化人。为安南国王后，即居清化。继而因交州为历代据险之地，兼有通海之利，始迁都此地。祖坟仍于清化，距交州四百余里。交州无城池，人烟辐凑，地势平坦，一望皆田，无空闲

之地。村庄栉比，人多地少。

该国之地势，东南一带皆海。南与占城接壤，西南与老挝毗连，西与云南交界，北与广西相连，东北与广东交界。沿境皆系重峦深涧，林箐弥漫。再大小落靠岭、鬼门关、罗堡岭、罗翁岭、丽岭等地，皆系该国要塞。交州独倚富良江为天险，江阔二、三里，其水混浊。一支自缅甸流入，由兴化道嘉兴府而来，一支自云南流入，自归化府而来，至交冈汇合。诸小河渐汇渐大，自西东下，经交州北而下，向东南流入大海。

该国时令，夏季炎热，人民多有于水中避暑者。冬季晴朗无风，可穿纱、葛布衣服，草木不枯。此次出使该地，时值十月、十一月，理应昼短夜长，然觉之似乎日夜一样。再，半夜前，虽登高处望北斗，亦不见。半夜之后方现。

该国文武官制，在内设有阁、部、卿、寺、翰林、科、道等衙门。都察院称御使台衙门，职掌甚重。在外设有承政司、宪司衙门（即布政司、按察司衙门）。司有承政使、宪使、参政、参议等官。府州县各有掌印官、副官。亦有部选者，亦有世袭守土者。在内设有五军都督府衙门，不相统属。在外设有提督，领一方军务，设有留守，领一道军务，并兼管盐政、税务。皆听文职节制。

该国用人，文职按出身擢用，计俸升转。非正途出身之人，不用于内官要职。惟举人、进士方能录用。武职无科甲，多以世袭五等爵充之。称职有功，则升为留守、提督、都督要职，仍以其子弟内一人袭旧职。溺职有罪，则降级、罚俸、革职。世袭守土者罔替。

该国考试，亦三年大比，试有四场。第一场考经义，第二场考骈体文，第三场考诗文，第四场考策文。中三场者为生徒，即生员。中四场者为贡生，即举人。生徒待下次考试时，再考第四场，中者为贡生，不中者又待下次再考。各道录取者无定额，大

率十人取一。会试中四场者为进士，亦无定额。廷试亦作策文，定科第。考无号，每人以竹笼罩之，伏地而书。

该国兵丁，皆免其丁银、徭役，按月给饷。有马而无骑兵。兵分水陆，不分战守。兵以象为重，每象额兵二百五十名，有正象奴一人，副象奴二人，其余兵丁分别手持火器、刀枪。行军则前后序进。战则左右排列。凡交界之处、隘口要塞及冲要府、州、县，皆拨大象镇守。

该国冠服，文职戴纱帽，穿圆领袍子，靴带皆有。平时则用鬃织黑高头帽，穿青布宽袖袍子。武职无纱帽、圆领袍子。逢朝贺之日，则戴红哆啰呢帽，穿彩缎宽袖袍，亦有穿红哆啰呢齐肩褂，或穿虎、豹、象补服者。平素则戴青帽，穿青袍。靴、裤皆非所好，且居多去之。行或乘马，或乘象，或乘网兜（其形如网，乘时仰卧），或乘轿（形如无轮车，上有漆藤席盖，俯而入，或卧或盘坐）。国王护卫兵丁及轿役，其衣帽略与文职同制。

该国俸禄，按品级给钱，有额田。无田者，则按品级给米。世袭守土者不复给。

该国器械，无盔甲、弓箭、大小炮。以哆啰呢衣帽谓之盔甲。有隔山枪、鸟枪、长柄刀、短柄刀、长枪、标枪、藤牌、火箭。制作精美，不甚适用。

该国府、县，分为十三道，府五十多，州、县二百余，有充数者。皆系村镇，未有城池。惟凉山府有城，每面各一里许，高近两丈，砖淡红色。汉朝马伏波始筑，明朝英国公张辅整修。

该国钱谷，有地丁银、盐税、商税。田分上、中、下三等。上田十征三，中田十征二，下田十征一。每丁纳钱一贯，皆视其年景丰欠，轻重酌征。

该国刑名，初无定法。明朝时设布按，始颁有律文，仅知其大概。故拟罪，宽免多有不当，尤不能适时履行、修改。

该国婚娶，富贵之人多用媒妁，其礼略似中国。平常之人，备钱贯，附以槟榔、猪、臄羊、酒，送往女家，男家酌情领女方完配。贫人无力具礼，男女相爱，即成夫妻。不避同姓，因姓少之故。

该国丧葬，多遵文公之礼，信尚风水。禁官民卜地及埋葬山上，故皆葬于田。富贵人家，上盖茅屋，岁久即平。惟国王及辅政之郑氏，葬必卜地。至于权幸势要，亦有私卜，下葬后亦平之。

该国三教，颇崇儒教。交州有国子监、文庙。各府州县皆有学府。祭祀享祔，俱如中国。释老之教间有之，不甚尊崇。各种祭祀，逢吉日于空庙内以迎神为名，男女会众玩耍，旬日不止。

该国男女皆披发跣足。衣衫或布或绢，多用白色。男子以布一幅束腰，从尻下穿前遮裹。妇女以布绢一幅上掩胸乳。不分阴晴，皆戴笠帽。每见尊长，必脱笠披发，非是，则为不敬。自幼因多食槟榔，故牙齿漆黑。

该国农桑，大体类似中国。稻有三种，第一种甚好。养蚕不分贵贱。今亦逐渐产大麦、小麦、各种豆类、烟、芝麻。

该国屋舍、院落，惟王府、辅政之郑氏之房舍用瓦，余皆茅屋。庙宇亦用瓦，上锐下丰，坡度平缓。颜色为银红色、黄香色，铺如鱼鳞。

该国果树，仅有槟榔、椰子、蕉子、菠萝蜜、菴罗果、甘蔗、石榴、小桃、柑子、橘子、柿饼。其余杂木成林，蒙山蔽日，并不可用。榕树最多，其性淫，其侧若有树、石，即合生为一体。峯顶寸土无有，草芥不生，然此树木连片丛生，怪态颇多。薊竹生长稠密，枝梢茂盛，盘根错节，高达八、九尺者亦有。器皿制作，花色甚美。珍珠兰亦在野外生长。铁树似同美人蕉，且淡红，比广西所见更为别致。扁豆、瓠、茄子等物，虽经冬而不谢，然其味较中国者颇为不及。

补遗

皇上钦命出使安南者，计此次凡五次。康熙三年钦派正使·内阁①编修吴光，副使·礼部司务朱志远谕祭黎维提②。五年钦命正使·内阁③侍读学士程方朝，副使·礼部郎中张易贲册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七年钦命正使·内阁④中书·晋一级李仙根，副使·兵部主事·晋一级杨兆杰谕安南，着将高平地方归还莫氏。今册封、谕祭二事一并钦派，一次即系二次，故为五次。

皇上视安南，可谓抚恤至厚，存歿者皆蒙圣恩。九州内外，承受天恩者颇多，然自朝鲜以下，恐未有能及之者。其地与广西、云南接壤。风俗、时令亦较相似。秦、汉、唐朝，设立郡县后，名人鸿儒为官者不少，而彼处之人于中国出名者亦有之，故彼处之文字、官职皆与中国相似，惟语音有异。

臣等多次出使，纵观诸事，深知有四大道理：

皇上统御六合，一体抚恤之意，实系天覆地载。自始至终，合于养化，彼此恰如其分，并无一丝违悖。此非众官员有超人之德艺，乃赖以天威，施之以皇仁。凡往彼处之人，如不能使宾主间之猜疑防于未然，反会使炎热化为寒冰，阴晴转为雷闪。怎样才能使雨晴应时，灾祸不遇、奇异显兆不现呢？想必仅忠信诚敬不一定可得耳。今又赐以御笔奇字，而使山海生光。以天经

①、④ 《圣祖仁皇帝实录》中写作内秘书院。

② 黎维提(lǐ wéi tí)，《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十一页二十四，三年四月丙午条载：“谕祭安南国王黎维祺。”这不能说明黎维提和黎维祺是一个人，因为据《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九十六页九载：“康熙三年，遣内院编修吴光、礼部司务朱志远谕祭故王维祺、维提。”

③ 《圣祖仁皇帝实录》中写作内国史院。这是因为康熙九年八月改内三院为内閣之故。

地义劝教官民者，乃安南何以如此厚福，黎姓何以如此多造化也。故其倾心恭顺者，更不知如何是好。然古来边陲之衅端皆出于小人，怨恨则生于财利。凡承特旨之人，均守义惧法，则鬼神相协，风云相助，故使蛮人心悦诚服，不敢二心。或有杂使之人，不计道理而行者亦有之，孰能深知其人？故一有不满，即见于言语，露于脸色者亦有之。凡受命来此地之人，皆仰副皇上如上天好生之意，不轻蔑刁难，而使各得其愿，报国安边，保身扬名，则可谓尽善尽美矣！

乾隆六年户部宝泉局工匠 罢工斗争史料

编者按：乾隆六年秋，京师宝泉局所属东、西、南、北四厂铸钱工匠，因户部核减工价，兼复炉头屡年侵扣，所得工价“不敷应用”，“养贍无资”，遂联合一致，“俱各停炉，不行鼓铸”，掀起了反对核减、侵扣工价的斗争。现发表有关文件，以供参考。

1 三和夔拿获带头拒领工价之翻沙匠童光荣折

乾隆六年八月初七日

臣三和谨奏，为奏闻事。

据宝泉局监督丁廷让禀称：宝泉局鼓铸钱文四厂匠役工价，向例按季给发，今值七月给发工价之际，照本部核减之数，每卯给发工价银二十三两六钱一分，较从前每卯少银四两有奇，各匠因工价不敷应用，竟于七月二十七日四厂俱各停炉，不行鼓铸。等因。禀报前来。

臣随即飭令该监督并各厂大使安置诸匠，严飭炉头照常办理，毋滋事端。其工价果否实系不敷之处，俟本部另行详查妥议，酌量办理，谆谆晓谕。其西南北三厂诸匠，俱遵照晓谕，按数支领工价，开炉鼓铸。惟东厂内有翻沙匠童光荣，唆使诸匠不行支领工价，遇有磨钱匠张文仓不听唆使，以致彼此角口，童光荣复行凶戮伤张文仓。现经医治，不至殒命。但童光荣不遵约束，唆使工匠擅自行凶，甚属可恶。臣随令该监督拿获，交送大兴县

严加审讯究拟外，其余工匠照常支领工价，开炉鼓铸。

兹恭逢皇上行围，委臣暂署宝泉局事务，遂有不法匠役于官厂之内擅自行凶，臣不胜悚惶之至。事虽细微，不足琐凌宸聪，第臣职专司其事，理合缮折奏闻。

朱批：知道了。

（宫中朱批奏折）

2 允禩等奏钱厂工人停工索要被扣钱文折

乾隆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和硕履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奏闻事。

据署理钱法堂户部侍郎三和告称：本月初七等日，北厂匠役为首之刘三等，借称与炉头算帐，每炉每卯俱要给钱二十八串，仍复停炉，以致东、南、西三厂效尤。等语。臣等即知会步军统领舒赫德委员弹压，会同该监督等设法安置，令照常鼓铸，严飭各炉头算帐去后。兹复据三和告称：十八日酉刻，有西厂各匠口称要照北厂重算旧帐，上房呐喊，抛砖掷瓦，步军统领复往弹压晓谕，各匠始归号房。等情。

臣等查前因东厂工役停炉滋事，现奉谕旨交部严审治罪，伊等自当静候凛遵，照常鼓铸，即与炉头有旧欠交涉，亦应按帐从容清算，何得聚众喧闹？况步军统领会同该侍郎、该监督等，又经多方晓谕，乃仍敢抗违不遵，目无法纪，凶顽殊甚。但匠役人数众多，遽难据理究治，置之于法。而炉头屡年侵扣亦是实情，今情愿还银与匠役等。现据户部及署理钱法堂侍郎、步军统领等目击情形，商酌通融办理，俟开炉之后，访查为首起意之人，再伸国法，与臣等意见相同。

理合奏闻。谨奏。

朱批：此等刁风甚属可恶。京师之地且如此，何以示四方？

著舒赫德等严访为首之人，务必重处，以警其余。

（宫中朱批奏折）

3 陈德华等奏责令炉头算帐补给工钱以平停铸折

乾隆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臣陈德华、臣三和、臣舒赫德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户部宝泉局四厂匠役，前因工价不敷，停炉鼓铸。业经臣三和谕令监督设法安置，俱已照旧开炉，奏闻在案。

今北厂匠役忽于本月初七日仍复停炉，要算本年秋季新帐，并要找算两年旧帐，每炉每卯俱要工钱二十八串。该监督再三晓谕，坚执不听。臣三和率同监督携带原奏稿案，亲赴该厂反复指示开导，该匠役执迷不悟，且复恃众喧闹。步军统领派员弹压，稍得安静，定要算帐，然后开炉。及令炉头算帐，仍恃众吓逼。新旧各帐每卯俱照各匠所要工钱核给，每炉需银五六百两不等，又要现银开发，始行鼓铸。十八日酉刻，西厂各匠役忽上房呐喊，抛砖掷瓦，要照北厂重与炉头找算旧帐。步军统领拨兵看守，该监督再三劝谕，始归号房。南厂东厂俱经停炉观望，要算旧帐，找给工价。

查该匠役等皆属无籍顽民，从前康熙、雍正年间俱有抛砖掷瓦，图争工价之事，恶习相沿，已非一次。现在争闹，究系炉头历年侵扣所致。随飭令炉头算帐，暂时安顿。若不给以银两，势必复行喧闹，难于安置。户部四厂匠役共有二千余人，若欲查拿为首，则群聚厂内，实有骤难拿获之势。况工部两厂亦有千余人，或复效尤而起，则以三千无籍之徒，此倡彼和。各厂分头派兵擒拿，京畿重地，殊失观瞻。

臣等再四思维，仰体皇上息事宁人之至意，仍严飭炉头自行料理，而炉头等一时无措，力不能偿。暂将现存局库冬季工料银

两借给炉头，令炉头按数分给各匠，俾各匠帖然心服，照旧开炉鼓铸，仍于炉头名下分年按季扣还，以清帑项。俟开炉之后，密访为首起意之人，查拿交与刑部严加审拟，从重治罪。至各匠工价作何酌定永远遵行之处，臣部会同工部妥议奏请。臣三和亲往该厂目击情形，臣舒赫德亲赴弹压，见各匠冥顽无知，稔思熟计，会商办理。

是否可行，伏乞皇上训示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已有旨了。

（宫中朱批奏折）

4 舒赫德奏派兵弹压停铸索要工钱工匠情形折

乾隆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兵部左侍郎·办理步军统领事务臣舒赫德谨奏，为奏闻事。

户部钱局工匠今年秋季算帐，因工费不敷，四厂俱停鼓铸。后炉头等准照从前每卯算银二十八两，并许以向后俱照此算给，三厂工匠已开炉鼓铸。唯北厂工匠尚不开铸，执意索钱二十八串，且欲将从前炉头扣克伊等之戥头成色，俱算明给清，方肯开铸。勒捐数日，总理事务之王大臣等，恐此辈愚顽无知，或生事端，令臣遣人弹压。臣即派步军副尉四员到厂询问，并令确看有无生事情形。据伊等回称：工匠等以炉头扣克，养贍无资，今将帐目算清，将来方可工作。察其情形，只在厂内讲论，并无上墙登屋生事之处。等语。

臣犹恐工匠等俱系顽劣之人，且为数众多，或别生事端，亦未可定。仍密令该处弁兵四面巡防。嗣于八月十七日，该步军副尉禀称：连日北厂算帐，炉头俱照伊等所言推算，而工匠等尚欲现在如数清楚，炉头等又不能一时给完，两相支撑，尚在未定。等语。十八日起更时分，该步军副尉禀称：西厂工匠闻得北厂如

此算帐，亦欲一律算清，现在俱登厂内土堆，抛砖掷瓦喊叫。等语。臣一面传集弁兵，绕厂看守，随亲身前往，谕令下堆，委明白人见臣讲话。工匠等初犹伏身土堆，作下来之状，后竟齐声喊叫，抛掷砖瓦。臣思此辈动辄上堆喊闹，虽属向有之恶习，将来该管大臣查明为首者，自必重加惩治。但喊闹之际，不可不使其知所畏惧，因晓谕若再如此刁劣，即施放鸟枪，而工匠等仍不下堆。臣随令施放空枪数声，工匠等恃其人数众多，虽仍喊叫，然不敢抛掷砖瓦，稍知畏惧。臣令署步军总尉伸布，率领本处弁兵，围厂弹压。十九、二十、二十一等日，因炉头等允其算帐，俱无登高喊闹之事。其余三厂，臣亦遣派弁兵四面巡防。所有西厂喊嚷情形，理合奏闻。

至于作何安置料理，臣因目击情形，且京师地方系臣之责，是以不敢歧视。谨会同该管大臣悉心妥计，另折具奏。合并声明。臣谨奏。

朱批：办理殊怯矣！此等刁民，即枪伤一二何妨？彼见空枪，所以益无忌惮也！

（宫中朱批奏折）

5 蒋炳妻户部钱局匠役停炉索要克扣工资折

乾隆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顺天府府尹·纪录六次臣蒋炳谨奏，为奏闻事。

窃户部钱局有匠役停炉逞凶一案，前钦奉谕旨，将东厂行凶之童光荣拿交刑部，严审治罪。钦遵在案。

今闻该局四厂俱复停炉，匠役等借称与炉头算帐，勒索两年以来扣克工价为由，于十八日聚集数百人，在厂中肆行扰嚷。步军统领亲往弹压，监督等再三晓谕，押令炉头与之算帐，方归号房。数日来，尚未宁贴。其应如何措置之处，户部堂官等自妥

议办理。臣伏思犖轂之下，乃有此等顽梗不法之凶徒，敢于停炉聚众，情罪甚属可恶。其中为首之人，自应置之于法。但现在聚集多人，俱属亡命之徒，则查拿尤须慎密，非可造次，更致滋扰。而炉头等平时扣克实有，以致其愤争。且匠役本系炉头雇募之人，则该炉头亦应一并惩究。

再，工部钱局之炉头匠役，现各安分工作，恐其中有狡黠之徒，妄生观望效尤之念。似应仰请敕下工部堂司官，加意抚绥，善为经理，俾得安心力役，庶不致又生事端。

臣谨据所闻，谬抒愚见。是否可采，伏候圣裁。谨奏。

朱批：知道了。

（官中朱批奏折）

乾隆年间修改雇工人条例史料

编者按：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中，不少学者注意从雇工人身分地位的变化来考察和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状况。现将清代乾隆五十一年有关议改“雇工人”条例的奏折和谕旨选辑公布出来，以供研究这一问题者参考。

1 喀宁阿等奏议改“雇工人”条例折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刑部尚书·降四品顶带·仍带革职留任臣喀宁阿等谨奏，为申明例义，酌加增易，以便援引，以昭慎重事。

窃查例载：雇倩工作之人，若立有文契年限及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计工受值已在五年以上者，于家长有犯，均依雇工定拟。其随时短雇，受值无多者，仍同凡论。又雇工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不立年限而有主仆名分者，如受雇在一年以内，有犯寻常干犯，照良贱加等律，再加一等治罪；若受雇在一年以上者，即依雇工人定拟。其犯奸、杀、诬告等项重情，即一年以内，亦照雇工人治罪。若只是农民雇倩亲族耕作、店铺小郎以及随时短雇，并非服役之人，应同凡论。各等语。是办理雇工之案，固以文契年限为凭，尤当询其有无主仆名分及是否服役之人。如有主仆名分，虽无文契年限，而一经受雇，即为服役之人，故在一年以内有犯寻常干犯，照良贱加等律，再加一等；若犯奸、杀等项重情，即以雇工人治罪。严雇工者，所以重名分也。若无主仆名

分，则是雇倩工作之平民，虽议有年限工价，并非服役，彼此无良贱之分，故例同凡论。宽平人者，所以慎庶狱也。例文互载分明，引断不容牵混。

兹据山东巡抚明兴题王成子强奸雇主王克仁之妻邢氏不从，将邢氏砍死一案。缘王成子与王克仁同姓不宗，乾隆五十年二月初二日，王成子雇与王克仁家佣工，言明十月为满，工价制钱七千文，未立文契。九月初一日，王成子同王克仁自地回家，王克仁外出，王成子见邢氏坐地颳簸芝麻，顿萌淫念，拉氏求奸，邢氏不从喊骂。该犯恐人闻喊往捕，顿起杀机，即取菜刀砍伤邢氏顶心殒命。将王成子依雇工杀家长期亲律，凌迟处死。又题齐刚谋杀雇主吕季常一案。缘齐刚于乾隆五十年正月雇与吕季常家工作，言定工价小钱六千五百文，未立文契。胡氏因其懒惰，时加村斥。十月间，胡氏将一年工价付清，令其他往，齐刚延挨未去。十月十三日，胡氏更加辱骂，不与饭食。齐刚怀恨，蓄意谋害。即于是夜三更，携带枪头，越墙进院。胡氏闻声出视，齐刚即用枪头向戳未中，胡氏喊救躲避。吕季常持棍赶出，击落齐刚所执枪头。齐刚闪进草屋，携出铡刀，砍伤吕季常胳膊倒地，赶入屋内，用刀砍伤胡氏顶心殒命。将齐刚依雇工谋杀家长律，凌迟处死。各等因。先后具题到部。

臣等详核二案，王成子同王克仁在地工作，齐刚在吕季常家工作，均不过寻常庶民之家一同力作，无分良贱，即属农民雇倩耕作之人。且王成子自二月至九月，齐刚自正月至十月，受雇均在一年以内，并非日久，工价均止数千文，受值亦属无多。既无主仆名分，即与服役不同。按之律例，王成子强奸杀死本妇，例应斩决；齐刚谋杀人命，律应斩候。今该抚因其有十月为满及每年工价若干之语，谓之议有年限，而不论其有无主仆名分，治以因奸故杀家长期亲及谋杀家长之罪，拟以凌迟处死。查凌迟处

死系属极刑，惟谋反、逆伦等案，罪大恶极，始定此无可复加之罪。今以农民雇倩耕作之人，并无主仆名分，因其谋故情重，即与谋反、逆伦等案同一科断，殊觉轻重不伦。且如该抚所题，不问其有无主仆名分，即以雇工定拟，是凡农民雇用长工，但有言明一二年为满者，皆得同于服役之人。设被雇主毆杀，即依毆杀雇工律，止拟杖徒，不同凡人问拟绞抵，不惟幸宽雇主之罪，且长凌虐工人之风，更恐食力良民不甘为服役之人，致绝其谋生之路。揆之情理，均未允协。

惟是列文内载雇工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不立年限而有主仆名分者，本系一气相承，原无歧误。但外省问刑衙门未能贯通例义，往往仅执议有年限一语为断，而不问有无主仆名分，俱以雇工论，以致办理雇倩平民之案，拟入重刑，已属失当。设遇雇主毆死此等无主仆名分之雇工，转得从轻拟徒，尤非所以惩凶徒而重人命。虽近年来，臣部随案驳正，尚无错误，但与其逐案改驳，不如申明例文，共知遵守。臣等公同酌议，应请嗣后官民之家，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以及立有文契之雇工仍照例定拟外；其余雇工之人，如无文契，不论议有年限与否，总以有无主仆名分，是否服役之人为断。如有主仆名分，为之服役者，即照例以雇工论；若非服役之人，只是农民雇倩耕作、店铺小郎，既无主仆名分，不论是否亲族，俱依凡人科断。如此明立界限，庶援引既无牵混，平民不致轻入极刑，雇主亦不得幸邀宽纵，于刑名益昭慎重矣。如蒙俞允，臣部将例意修纂明晰，并通行直省问刑衙门一体遵办。

所有山东省王成子、齐刚二案，即照本犯谋故杀例，改拟具题。是否有当，伏候圣明训示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宫中档案一八二卷）

2 谕和珅等会同刑部详议“雇工人”条例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奉旨：刑部奏酌改雇工致死家长条例一折，立意虽觉近是，但向来雇工谋、故杀家长者，例应问拟凌迟，原所以重主仆名分。若仅雇倩佃户及店铺雇觅佣作之类，并无主仆名分，亦未服役者，俱照雇工例概拟极刑，则雇主毆死雇倩平民，皆得援例问拟杖徒轻罪，殊未允协，自应分别科断。但雇工与雇倩平民如何区别主仆名分及是否服役之处，必须明立界限，庶问拟两不相混。刑部所奏尚未详尽，著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详晰酌议具奏。钦此。

（宫中档案一八二卷）

3 和珅等奏遵旨议改“雇工人”条例折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九日

臣和珅等谨奏，为遵旨详议具奏事。

本月十六日，刑部具奏雇工致死家长，请申明例义，酌加增易一折，本日奉旨：刑部奏酌改雇工致死家长条例一折，立意虽觉近是，但向来雇工谋、故杀家长者，例应问拟凌迟，原所以重主仆名分。若仅雇倩佃户及店铺雇觅佣作之类，并无主仆名分，亦未服役者，俱照雇工例概拟极刑，则雇主毆死雇倩平民，皆得援例问拟杖徒轻罪，殊未允协，自应分别科断。但雇工与雇倩平民如何区别主仆名分及是否服役之处，必须明立界限，庶问拟两不相混。刑部所奏尚未详尽，著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详晰酌议具奏。钦此。仰见我皇上正名定分、详慎庶狱之至意。

查服役雇工与雇倩平民，名分本自判然，但不明立界限，细为区别，援引终多牵混。刑部议奏仅以有无主仆名分、是否服役

之人为断，尚属笼统定议，未能条分缕晰，诚如圣谕所奏尚未详尽。臣等公同酌议，应请嗣后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以及立有文契服役之雇工仍照旧例定议外，凡官民之家，如车夫、厨役、水火夫、轿夫及一切打杂受雇服役者，平日起居不敢与共，饮食不敢与同，并不敢尔我相称，系听其使唤之人，是有主仆名分。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均照例以雇工论。若农民佃户雇倩耕种工作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同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者，此等人并无主仆名分，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及是否亲族，俱依凡人科断。

如此详细分晰，庶服役雇工与雇倩平民各有明条，而主仆名分及是否服役之处亦有界限。内外问刑衙门遇有雇工干犯家长及杀伤之案，并家长杀伤雇工与雇倩平民互有杀伤等案，援引得有依据，拟罪亦昭允协矣。如蒙俞允，刑部即将此例纂入例册，并将旧例删除，通行直省问刑衙门一体遵办。所有山东省王成子、齐刚二案，该抚因其奸杀情凶，拟以凌迟，于原例内若犯奸杀、诬告等项重情，即一年以内亦照雇工人治罪一条符合。今既分别界限，立定科条，应请将此二案即照新例改拟具题。

谨将遵旨会同详议缘由，缮折复奏请旨。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奉旨：依议。钦此。

（宫中档案一八二卷）

咸丰年间推行官票史料

编者按：咸丰年间，清政府在太平天国等农民革命运动的打击下，军饷日繁，财源逐绌，内外交困，帑银奇缺，财政上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为了解救危局，清廷在多方罗掘搜括的同时，飭令各省广开钱局，推行官票，按成搭放，官民通用。现将咸丰三年至九年期间，清政府推行官票的有关档案文件公布于后，以供研究参考。

1 德瑛奏请按户征税以济军需折

咸丰三年三月十七日

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奴才德瑛跪奏，为访闻钞法限于时势，难期上下流通，仰祈飭谕部臣及早筹款，以佐行钞而济要需事。

奴才伏见奉旨调赴军营官兵甚多，费饷甚巨，自应宽备广筹，源源接济。近日户部出示，钞令奴才访查舆论。钞法能用于库帑欠充之时，不能行于经费大绌之后。官票仅能上交于官库，不能下行于市廛。方今天下众绅捐输，大员停俸，小民咸知经费大绌。私揣库帑必先尽发饷，不能留备钞票取用，日后以银换钞则易，以钞易银则难。所虑取银期遥，换钱无处，商民畏用，不免阳奉阴违。即交捐上库之银号，或肯收钞兑银，留备交库之用，亦只量用仅留，收换无几。似此者不过二三家，其余银号、钱店决不愿留钞换银。部示所谓各银号如愿收钞换银者如数兑付云

云，是未悉市井情形耳。前已奉旨仍准使用私票，原期官钞与私票并行。此时钱铺易银俱付现钱，不肯出票。夫既有现钱，又何惮而不肯出票，是为将来不收钞票预设地步可知矣。今若出示准令持钞赴官铺取银，凡市侩得钞，必皆朝领夕取，原钞立返，不能周流市面，又安用此钞票为耶？发钞百万，即须备银百万。一票兑银不出，便相率效尤，不敢使用。而钞票不克代镪金于下，转能抵税课于上，凡发出之钞，日久尽环于库。即谓钞法逐渐可通，现由二成试行，待加至八九成方可收效。惟年复一年，军饷岂能缓待？为今之计，一面试行钞法，一面早筹别策，以充帑项，而佐钞票之不继。

奴才熟思再四，筹饷欲求多而且速，足以济用应急者，莫如御史黎吉云所陈按户征钱一条。上月有以钱铺关闭，系因税钞惊疑所致入奏，此特未之查耳。查钱铺陡闭多家，道光年间屡有此事，彼时并无税钞之令，只缘奸商贪利，其资本原小，多开虚票，营取无本之息，一旦声名有亏，持票者同时争取，票到力不能付，不得不闭。道光年间曾奏定将钱商枷追票欠，永著为令。此次仍蹈故辙，何尝因征科惊疑？且凡是贾户皆拟征税，何独前店畏而歇业？钱店中能付票存者皆不惊疑关闭，所关闭者竟无一非票欠累累之家，其是否因公事惊畏可想而知矣。皇上矜恤黎元，不肯丝毫下扰。奴才愚见，兵丁乏饷，不能枵腹剿贼，民不堪其荼毒，迁延日久，尽成难黎。盖若此时稍借众力助饷殄丑，俾迅扫妖氛，四民得早安业，所以征取者甚微，所以保全者甚大。况不过一时暂取以冀久安，小民身非木偶，岂不解利害重轻？奴才断不敢妄言入奏，自取罪戾。

伏思丁粮始于前代，本朝顺治年间曾沿旧制征收，嗣后宽免多年，今为军饷急迫，不得已仿丁粮之意，暂征计户之税，较丁粮轻而不烦，百姓具有天良，应无不乐输踊跃。奴才目击时艰，焦

思束手，既访知徒钞难行，何敢漠视以待？若俟试行无效而后另筹，必致赶办无及。奴才杞忧莫释，冒昧剖陈，伏乞皇上洞察乾断，飭部速定按户征钱章程。若部臣将黎吉云所拟税钱再为轻减，则无济大事，徒滋纷扰。总期不误要需，天下幸甚。

奴才为军饷孔急，徒钞难恃起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谨奏。

（宫中朱批奏折）

2 范承典奏请于京城广行钞法以平市价折

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掌河南道监察御史臣范承典跪奏，为敬陈京师现在情形，请广钞法，以平市价而裕度支，仰祈圣鉴事。

窃月前钱铺关闭，实因西商收回资本，奸商乘机拐骗。月余以来，各钱铺反以私票居奇，当店并不流通，时有歇业之议，官民交受其困。现在京师告假出京者络绎不绝，其居民生计之艰窘，更不待言。典卖既无所得，有无又不相通，鞅鞅之间，未便使穷民太众，此不可不预为计也。

伏思钞法之行，难于断私票。今私票不禁而自少，未始非钞法畅行之机，所贵因其势而利导之耳。市侩居奇，无非意存勒措，若乘此官钞一出，未有不获至宝者。除官钱票及银钞十二万两已有成议外，请飭部臣添造钱钞数百万贯，交当商分领，转发各钱铺行使。制造式样，只须按照盐引钤印，转飭承领之铺户盖用该铺戳记，便足以别真伪。当铺得此无本之利，无利之本，转移其间，自必趋之若鹜。当铺通，则各铺皆通，不惟市价可平，即钞法亦可畅行矣。盖官钱票仅止五家官钱铺可出，而钱钞则各铺通行，民间就近可以取携。其便一。官钱票恐当铺不收，而钱钞则由当商行使，无所扞格。其便二。官钱票仅发俸饷，为数有限，而钱钞民间日用之需皆可行，使公私两有裨益。其便三。

早行一日，多得一日之利，市价惟恐行之不速。其便四。五家官钱铺无所用其居奇克扣。其便五。库中收款准以银钱钞并纳，不必拘定二八成之数，虽目前只见钞纸，而收钞期限一届便可收银，使由而不使知，将潜移默化于不觉。其便六。至发商之数目，收回之期限，统由部臣酌定义奏，期于速行。

臣为体察现在情形起见，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官中原折)

3 朱崧奏酌拟行钞章程以济财用折

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仓场侍郎臣朱崧跪奏，为酌拟行钞章程，以济财用，恭请钦定，仰祈圣鉴事。

窃思今天下民穷财尽，惟皇上能救民之穷，而欲救民之穷，非行银钞不为功。顾立法贵于无偏，而行之必以其渐。恭读二月十六日上谕，钞法由来已久，本朝初年亦行之。近日诸臣纷纷陈请，此时原以计国用之不足，既非废银用钞，亦非责商缴银。部库出入通行，不令稍有畸轻畸重。正当行之久远，俾天下咸知钞为国宝，与银钱并重。部库收发一律，足以示信而去疑，而民间已渐流通，亦足利用而行远。圣训煌煌，制用之准也。乃诸臣所议，或涉偏私，或见小利，无惑乎聚讼盈庭，而人犹疑而不信，事犹窒而不行。臣谨仰体纶言，悉心筹画，演为十条，为我皇上陈之：

一、造钞宜盖用国宝也。窃思纹银亦顽物耳。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乃不脛而走天下者，亦以国家用之耳。今因海内纹银短绌，复古钞法，以前民用，上盖国宝，昭然示信。皇上以为宝，则天下臣民谁敢不以为宝？

一、造钞分为九等，而小数宜多制也。铸铜板九块，以次而

差，上列大清宝钞四字，边用龙马龟纹，银数居中，清汉文备，左编字号，右写年月，齐缝用钞局关防。每钞一万，千两一张，百两二十张，五十两四十张，二十五两八十张，二十两一百张，十两二百张，五两四百张，二两八百张，一两一千六百张。如数刷足，中用户部堂印，上盖国宝。

一、造钞必准库平足纹也。或谓现在支放有发二两平者，悉准库平，恐难适用。不知支放扣平，原为弥补库项而起。今库项业已补足，正宜复还旧制，以实前言。况钞法既行，则撙节已多，又何在此区区平头间乎？规为画一，出纳无私，始昭平允。

一、欲行钞，必先发帑本，广开官钱铺，以为兑换钞票之倡也。不立官号，则奸商市侩犹得操其短长。应请发内库三十万，招商领本，由市买钱，开设字号，并出票子。九城内外，棋布星罗，俾领钞者便于兑换钱文，则钞归于有用而人不疑。钱票与银钞相辅而行，价值随时长落，而日计月要岁会，设一司市之官总考其成。

一、行钞必银钞各半也。若但搭放二成，则明明有畸轻畸重之势，而钞难行，即行矣亦不广。必钞与银适得其平，而无所轩轻于其间，则人知钞不轻于银，而钞可行。惟在一两以内者，零星细数，准其互有参差。

一、银钞并重，而必互相维制也。故库部收捐，有银无钞不准收，银多于钞亦不准收，则钞多于银可知。无钞者或由钞局买钞，或由钱铺买钞，各从其便。至钱铺兑换，有钞无银不准换，钞多于银不准换，尽换银者听，以银买钞者听，以钱买钞者听。如此互相维制，庶银不至于外出私藏，而钞不至于壅滞。

一、发钞必自上而下也。先自王公大臣官员廉俸始，次及兵饷，次及工食。惟现在军营河工未可骤发，必待各处流通方可发给。

一、行钞必由近及远也。京师行有成效，然后发交各省藩司仿照办理。方行之始，民间交纳钱粮不得有钞，且交钱交粮各处不同，宜仍其旧。惟州县批解，准其解银一半，其半由藩司发钞抵解。未解之现银现钱，即留于各该州县，以为开设官钱铺之本，而岁取其息，随正款交纳。钱粮多者酌留数成，余仍提归藩库报拨。初年如此，次年即由该州县银钞各半解足。盐课关税仿此。至钞法流通以后，民间有以钞交纳钱粮者准，而银钞各半之法断不可易，即私下交易用钞者，亦必有现银一半，尽用银者听。

一、查弊之方宜密也。编号底簿每号各二本，一存部库，一发司市藩司，以备稽核。至民间递相转使，准其于背面粘签标记，识所由来。如有伪造，从此根究。敝者缴销，换给新钞。

一、杜弊之端立法宜峻也。科条既定，令出惟行，阻挠者斩，伪造者斩，轻议纷更，阴坏其法者斩。有一于此，但经查出，决然正法而无疑，庶人知所儆畏，而不敢轻于以身试法，则行之可久矣。

以上十条，臣夙夜思维，不敢谓权衡悉当，差觉轻重适均。推行有渐，无害于民生，无伤于国体，而能行一千万，即添一千万银流布民间，能行二千万，即添二千万流布民间。臣故曰惟皇上能救民之穷者，此也。

伏乞皇上宸衷独断，钦定章程，飭下各衙门遵照妥速办理，立见施行。臣不胜恳诚急切待命之至。谨奏。

（官中原折）

4 祥泰奏请借库帑开设银钱号折（附章程）

咸丰三年四月初三日

鸿胪寺卿奴才祥泰跪奏，为现在库款支绌，兵民交困，谨拟

变通章程，因时制宜，仰祈圣鉴事。

窃自攻剿粤匪二年有余，奏拨军饷银二千余万两，仰见我皇上不惜帑金，拯民水火，无微不至。又兼帑项不裕，现在京师银两复被山东、山西铺商携回原省，自本年二月初间以后，钱铺接连关闭不下百十余家。缘该商等赴京贸易，稍带成本无多。即如山西商人祥字号钱铺，京师现开四十余座，俱用票存，彼此通融。至山东铺商由印局总借钱文，转借与旗民人等，其利甚重，所赚利息陆续携回。现在粤匪四窜，人心惊恐，所有在京富商俱提本还乡，大半关闭，此京师旗民受亏之原委也。复查现今通用以钱铺私票为先，自钱铺关闭百家之后，其未关钱铺亦不出票，当铺亦不典当。前于二十六日奉旨，发内库银五十万两，支放各官廉俸。自奉此旨后，旗民铺户人心虽然稍定，仍系困苦异常。本年正月以前，每银一两，兑换制钱二串一二百文，自二月至今，减至每两兑换一串四五百文。八旗兵丁原以饷银易钱糊口，现在银价日贱，拮据万状，无计可施，只可当卖以作养赡，无如有物当铺不收，欲卖无主可售。皆缘银价日贱，非银多而价贱，实因不出钱票所致。

溯查钱票自乾隆年间畅行以来，流通京外，实为裕国便民之良法也。且诸物由各省贩运至京，京师各物转贩他省，此来彼往，关税由此收纳。现在诸事停滞，不惟关税有亏，而且旗民交困，所关非浅，若不即早变通，诚恐将来束手。现虽议行使官票，经户部会议，并特派大员会同商酌办理，不为不周，尤恐初创不能速效。复查内务府前经开设官银钱号五座，风闻每年所赚利息无几。又闻户部现议开设官银钱号四座，亦因库款不裕，诸事停滞，预备兵饷，国计民生起见。夫京城地方稠密，八旗所居辽阔，若官为开设官钱号四座支放八旗饷银，势必拥挤，而不能流通。且帑项现在不裕，何敢遽议请项开设钱铺？若为请帑，亦必指项

归款，庶帑项不致虚糜，而兵民均沾实惠。

奴才昼夜焦思，惟有请借内库银四十五万两，开设银钱号十五座，内步军统领衙门、五城、顺天府各开设五座，每座成本银三万两。各该衙门有地方之责，亦且呼应得灵，应选择明白谙练总商一人，承领帑本银四十五万两，如有亏欠，惟原保衙门是问。复查国家经费有常，此次成本予限半年，由各该衙门飭令该商劝输还原款。至劝输之法，由该商人劝谕京师铺商量力捐输，甚或仿照户部原议各铺面房东捐租一月之法，令该铺户捐输房租一月。如有小本经营者，概不劝谕。俾铺商所出无几，亦无不乐从，而所收大约不止五六十万两。此时若令该总商劝谕，奈现在诸事停滞，碍难办理。俟官钱铺开设后，钱票行使已开，诸事活泼，再行劝输，实为易办。其每年所赚利息，于年终令原保衙门奏明，与内务府现开设之官钱铺互相比较，所赚成数较多者，奏请恩施议叙，以示鼓励。及常大各捐上兑，并铺商捐输各事宜，均飭令该官银钱号商人经理，较比官为劝谕尤为周密。缘铺商捐输出自本人情愿，若官为经理，则未免有抑勒情弊，若该商劝谕，则行止可以自由。如此因时变通，旗民受惠实无穷矣。谨拟章程十条，夹单恭呈御览。

奴才为裕国便民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附 开设官银钱铺章程

一、宜先行出示晓谕旗民人等。其告示应书皇上现为旗民交困，诸事停滞情形，不惜帑金，令各该衙门在于各城开设官钱铺，以解旗民人等苏困。等语。

一、八旗兵饷万一不接，铜斤不敷，宜令该官钱铺先按时价核给钱票垫发，俟银两解到时即令该商赴库支领，以备源源

接济，可保京师兵饷无虞。

一、官钱铺宜先行择地开设十五座，俟钱票行使已开，即令该商再行续开。续开一铺，即收一铺之利，越多越宽，与国计民生实有裨益。至续开成本，由该官钱铺通融办理，概不准另行请项。

一、开官钱铺无论先开续开，飭令该商随时报明该管地方官，取具该总商保结存案。

一、开官钱铺无论所租官房民房，一并照租给价。

一、官钱铺开设后，钱票每百千付给现钱若干、外票若干，令各该管衙门随时出示，以免闲杂人等喧哗拥挤。

一、每于年终以前，令该商将一年本利共计若干，造册呈送各该管衙门存案。定于三年一次，将所赚利息解部。如有亏欠，立时查明。如系总商亏欠，即将该商革退，勒限追缴，限内完缴不清，即送部监追，加等治罪。如系铺伙亏欠，即将铺伙送部加等治罪。若该商办理妥协，亦不准滥引更换。

一、各铺商捐输，除归还原借成本外，如有盈余，即行缴库。

一、官钱铺开设后，所有总商及各铺薪水工食等，由该铺自行筹画，不许由部另行津贴。

一、官钱铺开设后，其年终由各该管衙门派员至铺清查银钱帐目一次，其余毋庸委员经理。

(宫中原折)

5 祥泰奏请于京城分设钱银号片

咸丰三年四月初三日

再片奏，溯查八旗兵饷，每月支放不下数十万两，牢不可破，最关紧要。现在库款支绌，又兼有军兴未竣者，有派兵防堵者，而刻下逆贼大受惩创，指日可平，即将来筹办善后事宜，所需颇

巨。所有解京地丁等项钱粮难以预期解到，如京城兵丁钱粮一月不放，诚恐有不测之虞，深为可虑。奴才所请开官银钱号者，万一兵饷不接，铜斤不敷之时，可用官钱铺钱票支放，较比官票流通，而且易办。现今旗民交困情形，奴才留心体访，总因山东、山西商民盘放重利之债，名为旗帐，由来已久，各旗自参佐领以至养育兵丁无不借贷。现今均收其本利还乡，百姓束手，旗人尤为困苦。若官钱号与旗民通融交易，稍取微利，其利归国，旗民亦可乐业相安。此事非与旗民争利，如此办理，则银钱只在都中流转，亦可截止银两出京之源。若将来帑本收回，互相行使钱票，虽百万亦可彼此通融使用，俟军务告竣，库款无不渐渐充盈矣。

奴才为因时制宜，变通此法，实为国计民生两有裨益。并请
将片奏留中，毋庸发抄，以免民间物议。为此附片陈明。谨奏。

（宫中原折）

6 蔡征藩奏请专行钱钞以得钞之实效片

咸丰三年五月初二日

再，军兴以来，需饷甚巨，节经户部与钦派大臣议行钞法，虽以裕国，亦以便民，原无窒碍难行之处。无如奸商人等多方阻挠，一气串通，现在各钱店又创行九六现钱之票，不拆零票，只给现钱，每制钱一千，明扣四十文，暗短四十文，又搀使小钱百余文，各店皆然，以罔市利。推原其意，以现议银钞每两合钱二千，彼先贱抑市价，使与部价大相径庭。凡有持钞交易者，彼一概不肯发票，只照现价给与现钱，又克扣串底，搀和小钱，使人人见钞畏难，以遂其垄断居奇之计，实大为钱法之蠹。臣维钱为国宝，上下本应流通，故官之所司曰钱谷，民之所纳曰钱粮，出入以钱，始不能高下其手。则与其兼用银钞，徒博钞之虚名，不若专用钱

钞，乃得钞之实效。诚使严申禁令，凡从前征银一两者，折收制钱二千，从前放银一两者，折给制钱二千。商民以是完丁粮，官兵以是支俸饷，一出一入，均用满钱，为数众多者以钞代之。如此，则人不能不用钱，自不能不用钞矣。倘奸商市侩仍敢克扣串底，搀和小钱，着该管官严拿治罪。至于现办钱票，迅即施行，勿致日久滋惑。

臣为筹备度支起见，谨附片具奏。

(官中原折)

7 祁寯藻等奏京城官设印局之事暂缓办理折

咸丰三年七月初九日

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臣祁寯藻等谨奏，为核议具奏事。

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载铨奏请于官银号中推广行使钱票一折，著户部核议具奏。钦此。钦遵。于五月二十五日钞出到部。

据原奏内称：窃闻京城内外，现有殷实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户以及军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钱文，或计日或计月清算。查京师地方，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铺户借资余利，买卖可以流通。军民偶有匮乏日用，以资接济，是全赖印局之周转，实为不可少之事。近日在京开设印局之人，皆止帐不放，以致商贾乏本，经营不能获利，关闭者不少。旗民无处通融，生计攸关，踯躅者居多。前因钱铺有歇业之事，人心颇觉惶惶。现在官设钱铺数处，咸称甚便，并无窒碍。体察补偏救弊情形，不若官为设立印局数处，即照私印局铺规试办。如有成效，似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非与小民争利，而复于政体无伤。相应请旨飭下户部，即于现开九座官银号中推广行使钱票之法，仍责成该部带同崇纶一手经理。奴才心思短浅，市井利弊不能

详知，应由户部通盘筹画，以期流通无弊。等语。

臣等查京城之大，商贾云集，其最便于民者有二：曰会兑局，曰印局。内外所以无滞，全赖会局为流通。银钱所以不穷，尤藉印局为接济。自贼匪窜扰南省，会兑既已不行。本年二月，钱铺关闭者多，印局皆收而不放，以致富者皆形窘迫，贫者益不聊生。诚发帑金数十万，官开印局，未尝非大有益之事。是以臣部春间议开官银钱号亦曾计议及此，特以筹款维艰，遂尔中止。

兹据亲王衔多罗定郡王载铨奏：近日在京开设印局之人皆止帐不放，以致商贾乏本，经营不能获利，关闭者不少。旗民无处通融，生计攸关，竭蹶者居多。体察补偏救弊情形，不若官为设立印局数处，即照私印局铺规试办。请飭户部即于开设九座官银号中推广行使钱票之法，仍责成该部带同崇纶一手经理。等语。臣等核其所奏，与臣等意见原自相同。行之有效，于国计民生诚有裨益。惟其中情形，有不能不深长计虑者。印局与官银钱号不同。官钱铺以饷银易钱开票，兵丁持票取钱，在我者可以取怀而予。印局以巨万资本分贷各家，按期索取，在人者未必皆能如期而偿，此收放之难也。印局设之自官，与民间来往情势不同，殷实之户既不肯轻贷官钱，而空虚之家亦不敢率然借给，此流通之难也。又开设印局，其琐屑烦难之处，非素开印局之人断难办理，现在歇业者多，此项人众半回原籍，倘委任不得其人，则办理不见功效，且恐成本有亏，此得人之难也。凡此情形，皆臣等所夙计。兼以近来部库需用浩繁，外而军需，内而兵饷，在在须烦筹画。今以京城之大，开设印局数处，非数十万资本不足以资周转，少则无济于事，多则力有未遑。臣等从前所以欲议中止，未敢骤然举行也。今亲王衔定郡王载铨奏请开官印局之处，臣等公同商酌，应请暂缓办理。以后体察情形，如有可以试行之处，再行随时奏明，请旨办理。

所有臣等核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请旨。

（宫中原折）

8 罗绕典等奏云南行使官票及铸钱情形折

咸丰三年七月

云贵总督·革职留任臣罗绕典、云南巡抚·革职留任臣吴振械跪奏，为部颁官票及省局铸出当十大钱，现在行使流通，并各府添炉加铸已有成局，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七月初三日接准户部咨称：本部具奏严催各省速立官钱局并开炉铸钱一折，钦奉上谕：著各省督抚等查照户部原奏，督飭所属，酌量地方情形，设立官钱局，并设法筹款开炉加铸，俾钱法与钞法相辅而行。一面妥议章程，奏明办理。将此通函知之。钦此。等因。当即钦遵转行去后。

臣等查此案前准部咨，奏奉谕旨推行官票，加铸钱文，先经严飭省东二局添炉加铸，并令大理、曲靖、临安三府及宁台厂员筹款设局，一体添铸。搭放兵饷、厂本等项，约计四路标营赴省请饷时，皆可顺道领钱，不至窒碍。旋奉户部颁发当十、当五十钱样及官票十万两到滇，遵将钱样发局鼓铸，一面在省城适中之地设立官钱局，派委因公在省之迤南道桑春荣，督同云南府胡文柏专司经理在案。

兹据藩司史致蕃、臬司清盛及道府等详称：省城搭放当十大钱及奉发官票，皆自本年夏季为始，飭令官民通行。惟滇省放款多于收款，现将司库一切放银之款，暂以二成官票搭出，收款暂以一成搭入。其放钱之款，暂以制钱八成、大钱二成分配支发，民间亦以二八搭用。得官票者准赴官钱局照市价支取，按成分搭钱文。民间携银赴官买大钱者，亦照市价兑付。试行以后，体

察省会情形，尚无阻挠。嗣复示谕绅民人等，凡买卖交易制钱及当十大钱，准其各半间用。近日以来，行使渐觉通畅，俟行之既久，通盘计算，放银款内或再多搭票银，放钱款内或再增搭大钱，另行酌办。其俸工役食及一切杂款，可以改放钱文者，现已一律放钱，以节银款。至各府设局铸钱，事关创始，凡建设炉座，采运铜铅，皆非朝夕所能骤办。其谙练匠役，省东二局各只数名，必须轮流派往指点学习。又一切事宜由各该员往返稟商，距省远者二十余站，或十余站，有稽时日。是以目前虽经开铸，大局甫定，尚未能一律供支。惟附近省东二局之各营兵饷，现以二成搭放。至易门、路南、东川、宁台、平彝、会泽各厂，铜铅本脚以六成搭放，每银一两照市价给钱一千八百文，合算铸本尚无大亏。至于所属地方分设官钱局一节，滇中跬步皆山，居民星散，除省城而外，别无商贾辏集之区，难以择地分设。拟俟大理等局铸钱足敷支放，即令各局员兼理收票发钱之事，以归简易。其营分距局太远者，陆路运脚甚重，营员赔累为难，或减搭，或免搭，分别程站之多寡，酌定办理。又钱票一项与现钱相辅而行，实为周转良法，已由省城官局制造配搭试用。其当五十以上各项大钱，应俟酌量情形，再行加铸。缘边境汉少夷多，愚民狃于积习，若行之太骤，转有阻格之虞。现在官票及当十大钱省城既已通行，将来由近及远，由少至多，务使乡曲小民人皆称便，自可流行无滞。

再，省局甫经加铸，仅供官钱局开发票取之需，其近省各营各厂搭放成钱，暂行筹款易钱支发。合之现时市价，有赢无绌。截出盈余个头，另款存储备用，俟加铸之钱充裕，再归钱局支领。合并陈明。

臣等复查所议，核与现在情形相符。惟有督饬所属，认真经理，于变通酌度之中，仍寓核实撙节之意，断不敢以事绪纷杂，心存畏难。

除俟布置周妥，再将一切章程分别奏咨外，所有现在试行官票及当十大钱俱各通畅，并各府铸钱已有成局缘由，先行合同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户部知道。

（宫中朱批奏折）

9 王庆云奏试行官票分成搭放并兼用大钱制钱折

咸丰四年二月十七日

陕西巡抚臣王庆云跪奏，为试行官票酌议分成搭放，并兼用大钱制钱，以期流通而资撙节，仰祈圣鉴事。

窃照前准户部咨颁推行官票大钱章程，飭令加卯鼓铸，并添铸大钱，各就外省情形，将支发款项，分别按成搭放。复奉部咨以奏准各省标营兵饷概行酌核分数搭配大钱，叠经颁到官银票及推行钱钞誊黄，均经先后通行各属一体宣示在案。兹据藩司司徒照核议具详前来。

臣伏思军兴数载，费饷浩繁，银价日昂，民生日蹙，亟宜变通，藉资补救。现制官银票钱钞，原以济银钱之不足，必民间视票钞与银钱无异，到处流行，奉为至宝，庶国家多制一万票钞，即多一万银钱，其利无穷，其用不竭。当此立法之始，总须在官在民，或出或纳，轻重多寡，一律均平。盖示民以信，然后奉行无疑，从民之便，然后流通无滞。就陕省现在情形而论，每银一两，市价易制钱二千四五百文，今搭放银票若照京饷章程，官票银一两，止准取制钱二千文，较之市价太觉悬殊，则得银票者必不愿赴局取钱，而仍以之留交官项。是银票空出空入，不特民间不甚宝贵，且官局大钱亦无从搭放，似于陕省推行之法不甚灵通。随与该司遵照部发原奏章程，互加参酌，悉心筹画，要在使票钞散之于民，而不致聚之于官，庶推行可期久远。兹拟银钱票钞兼放

并行，将司库全年收支一切款项逐加厘定，武职自西安满营八旗并各绿营官兵俸饷草干等项，概行搭放钱票二成，以票内所载平色按照市价取钱，其余六成仍给现银。文职应领廉俸以及杂支坐支各款，搭放钱票三成，亦以两千文抵银一两，再搭银票二成，亦按市价取钱，其余五成仍给现银。以上钱票银票赴局取钱，均以大钱制钱各半开发。所有按成扣留银两，即照部议全数留作票本，设法购买铜铅，加卯鼓铸制钱大钱，以备支放。其各属坐支之项，飭令赶紧按成扣银解司，如有违延，查明参办。惟钱钞尚未准部颁发，先由官局暂行刊印钱票搭放，俟官钱钞到日再为更换。至银票搭放即系二成，司库收纳地丁税课等项，亦以二成银票兼收，凡司库收放均以六分补足库平，以昭平允。其各官养廉等项向扣六分减平者，即毋庸再补。如此分别搭放票钞，银钱兼行并用，即于经费稍可撙节，而银票推行积久，即与现银无异，民间共相宝贵，银价亦可渐平。但事属创始试行，如有窒碍，容当随时察看，酌量办理。如官民称便，再将成数逐渐增添。

所有酌筹试行票法钞法缘由，理合恭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朱批：户部速议具奏。

（官中朱批奏折）

10 王庆云奏请户部添造官银票十万两解陕应用片

咸丰四年二月十七日

再，查陕西省银价，本年以来，每两自二千文递增至二千四百文，以致官民交困。现拟将藩库收支各款一律搭配银票二成，所有前奉部颁银票八万两不敷周转，请旨飭下户部添造官银票十万两，俟陕省委解部饷便员至京，交其领解回陕，以资应用。理合附片具陈。谨奏。

朱批：户部知道。

（官中朱批奏折）

11 文谦奏遵旨设局劝谕绅民呈交银钱换票折

咸丰四年五月十三日

布政使衔·长芦盐政奴才文谦跪奏，为遵旨设局，劝谕绅民呈交银钱易换票钞，以备收买余米经费，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接奉钦差验米王、大臣札开，奉上谕：端华、全庆奏天津绅民具呈请缴银钱兑换官票钱钞一折，著照所请，于天津设立分局，令该绅民等径赴该局呈缴银钱，领取钞票，毋庸由县转呈，以归简易。所换票钞，准该绅民等遵照户部章程，于交纳地丁盐课关税一切交官款项内搭交五成。所收银钱暂存运库，作为收买海运余米之用。其余银两仍报部候拨。此事即著文谦悉心经理，务于仓储钞法两有裨益。该部知道，钦此。

奴才查津郡自上年办理防堵，劝捐经费口粮，至再至三，绅民已属勉力。前准户部咨称：现在军务未竣，借资民力者尚多，必令尽出于捐，诚恐苦以所难，拟于劝捐之中，寓兑换之法。倘殷实之家，有曾经捐输不愿再邀议叙者，酌量能捐若干，按照所捐之数，发给官票，与为兑换。所发官票，准其纳粮完税捐官，及贼平之后，持赴各省司库兑取银两。等因。当经转行遵照出示在案。嗣准参赞大臣僧格林沁派员来津，会同奴才督饬地方官剴切劝谕捐换并收，虽经富绅请换票钞，因行使尚未流通，多怀疑阻，银钱至今未交，是以尚未具奏。现在钦差王、大臣因筹备收买余米经费，奏奉谕旨，交奴才设局劝换，所换钞票准令该绅民等遵照户部章程，于交纳地丁关税盐课一切交官款项内搭交五成，该富绅等当不致再有疑义，自当钦遵办理。应请敕下户部，先行颁发官票银一万两，宝钞制钱五万串，以便兑换。如能

试换通行，原发粟钞不敷，再行续请。俟颁发到日，另行编号，铃用运司印信，即督飭运司并添派妥员设局，悉心经理，期有成效。所换票钞银钱，暂存运库，作为买米经费提用。如有盈余，另行报拨。至该绅民等换去票钞，将来交纳盐课、地丁、关税及一切交官款项，惟有谨遵谕旨，准其搭交五成，俾商民咸知宝钞与实银实钱无异，庶可借资流通。并准令该绅民等于钞票背面自用戳记，便于稽考。倘请换票钞银钱各数较多者，遵照前奉部议，酌量请奖，以示鼓励。

所有奴才遵旨设局，劝谕绅民以银钱兑换票钞，并请颁发官票宝钞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户部知道。

（宫中朱批奏折）

12 英桂奏完纳钱粮拟以银钱官票各半以平银价折

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河南巡抚臣英桂跪奏，为豫省完纳钱粮各款，钦遵谕旨征收实银五成，其余搭交官票制钱，以平银价而遂民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前准部咨钦奉上谕：朕为比年以来，银价日昂，民生愈困，小民输纳税课每苦于银贵，而转运制钱又多未便，朕廑念民依，痼疾在抱，酌古准今，定为官票宝钞，以济银钱之不足，务使天下通行，以期便民裕国。著照部议，凡民间完纳地丁钱粮关税盐课及一切交官解部协拨等款，均准以官票钱钞五成为率。官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宝钞二千，抵银一两，与现行大钱制钱相辅而行，其余仍交纳实银，以资周转。等因。钦此。臣跪诵之下，仰见圣主轸念黎元，宵旰忧勤之至意，钦感难名。臣随时察访闾阎拮据之由，固因逆氛未靖，而总系为银价所累。诚如圣

谕，银价日昂，民生愈困，自应因时制宜，以资补救。当经恭录转行飭司筹议去后。

兹据布政使郑敦谨详称：豫省自兵燹以后，无论被兵之处，满目疮痍，即附近各州县居民，闻警迁徙，类皆失业，兼之道路多阻，河禁甚严，百货不能流通，银两愈形短少。若应完正杂钱粮，全数以钱易银交纳，较之四五年前市价折耗已逾十分之三，小民所入止有此数，而所出逐渐加增，即安居无事，已形苦累，况值风鹤时闻，民不聊生，输将何能踊跃？伏查现经户部奏定章程，准交官票宝钞以五成为率。豫省鼓铸甫议开炉，宝钞未奉颁到，仅有官票可以分成收放。但官票现在颁发无多，民间居常行使又系钱多票少，自应随时变通，藉纾民困。所有完纳钱粮各款，除交实银五成外，应准以二成官票、三成制钱均匀搭交。至豫省现时银价，据各属禀报，自二千一百文至三千文不等，市价居奇，长落无定。兹酌中定价，准以制钱二千二百文抵交银一两，按照部议每银一两折制钱二千文核算，飭收制钱二百文，拟请留作筹备票本开设官钱局及鼓铸大钱之用。如此权衡办理，酌盈剂虚，行之日久，银价自平，仍俟银价平减，一切收款再行循照旧章办理。等情。详请具奏前来。

臣复查豫省自道光年间两次被水之后，继以旱灾，民鲜盖藏，生计本属艰难。近复银价骤昂，加以兵差络绎，贼匪蹂躏，又时复捻匪滋扰，困苦情形，不堪言状。该司所议均系体察民情，权宜办理，且以五成交官票制钱之有余，补五成交实银之不足，出入既得均平，所余制钱二百文，留备官票鼓铸成本经费，亦以藉资周转，似于裕国便民两有裨益。

除俟奉到宝钞及鼓铸大钱一律按成搭交外，所有豫省钱粮各款征收实银五成并请搭交官票制钱缘由，理合据情奏恳天恩俯准，飭部核议遵行。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户部查议具奏。

（宫中朱批奏折）

13 易棠奏甘省设立官钱铺及铸钱行用情形折

咸丰四年六月十八日

陕甘总督臣易棠跪奏，为谨将甘肃省设立官钱铺及试铸大钱行用情形，恭折具奏，并将各种样钱进呈御览，仰祈圣鉴事。

窃查近因军饷浩繁，度支竭蹶，节经户部议奏，以官银票钱钞及各项大钱式样颁发直省，设立官钱总局，招商承办钱票搭放各项，并筹画铜斤，以资鼓铸。钦奉谕旨，通飭遵照，并蒙谆谕，不可稍存畏难之心，久久行之，利国利民于无穷尽。等因。钦此。仰见圣谟广运，酌剂盈虚，以垂久远，诚体国便民之要务也。

臣接准部咨后，当即飭司筹议，将各属弥补亏粮价值及司库存钱共二十六万串，暂行借作票本，于省城及宁夏府各设官钱局招商承办官票，并采炼胆铜以供鼓铸，及酌拟司库搭放成数，先后奏蒙圣鉴在案。惟甘省兵饷岁需数百万，为数甚巨，以钱抵银成分亦大相悬殊，非多为采办，难期补苴十一。复经臣严飭矾厂委员上紧采炼，并督同藩司委员前赴川陕及秦州等处购买白铅铁斤，并令各属收买小钱铜器废铜铁，陆续解运来省。因甘省铸务久停，并无厂座，随于省城小仓地方择地修建，调到陕省钱局工匠，飭令教授本地匠人，照部颁钱样，试铸各种大钱。所有局名，遵照部议，即用甘省旧局宝巩字样，分派委员专司其事，并委兰州道祥裕，会同藩司段大章督同经理。所铸钱文均已轮廓完好，字画分明。因部钞尚未颁到，即由藩司先行制就司钞，于本年四月内在于省城设立官钱铺，遴委妥员督同商人专司整理。所有司库支发各项，按成搭放银票、司钞，于官钱铺随时

兑取钱文。并因秦州及宁夏府均有库存钱文，亦令设立分局，以便领饷官兵就近支取。现已铸就各种大钱，计抵制钱四千余串，内当十、当五十、当百黄铜大钱，市肆通行，已无阻滞。惟当五百、当千紫铜大钱，行用尚形窒碍。体察情形，当百以下大钱可以多铸，其当五百、当千大钱容俟察看情形，再行酌量鼓铸。惟现在设局之小仓地方，仅堪容炉八座，未能多铸。复躡得省城东城根隙地，堪以设厂分铸，已由司筹款委员购料，刻日兴造，以便添设炉座。至臣前请拨解滇省运泸铜斤，经户部议准，酌拨滇省报解壬子年及应解癸丑年京铜一百万斤，行令运甘供铸，已由司委员前往泸州守候拨运。惟滇省报解壬子年铜斤曾否到泸，及应解癸丑年铜斤滇省曾否起解，无从知悉。臣已移咨四川总督，并面谕委员，无论铜斤到泸多寡，即行陆续解运前来应用。

再，铁钱一项，现准部咨，行令照依前颁钱式，多铸当五、当十铁钱并铁制钱，相辅行用。臣当即飭局铸造。虽铁价较铜为贱，而冶炼磨镞倍费工力，且当十铁钱与当十铜钱大小相等，民间自乐用铜钱而不愿铁钱。臣与司道等公同筹议，当十铁钱可以缓铸。现据将铸就当五铁钱及铁制钱呈验，制造亦能如式，惟民间尚未遽行信用，容俟察看情形，推行有效，再行添铸。据藩司段大章会同兰州道祥裕具详请奏前来。臣谨将铸就当十、当五十、当百黄铜大钱，当五百、当千紫铜大钱，及当五铁钱并铁制钱，每种十枚，分装成匣，差弁随折賚京，恭呈御览。

所有建盖局厂费用，现由司筹捐办理。其一切应行报销事宜，容俟滇铜运到，添设炉座，再行酌议经久章程，造册咨部查核。总期有省无费，少裨度支，断不敢任听官吏人等侵渔浮冒，致滋弊竇。

所有设立官钱铺及试铸大钱渐次行用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户部知道。钱样大小七枚并发。

（宫中朱批奏折）

14 奕山等奏边饷支绌先以储备支发并减饷以代钞折

咸丰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奴才奕山、图伽布跪奏，为边饷支绌，先尽备储支发，并续请减领，以代票钞，借顺兵情，而省经费，恭折陈奏，仰祈圣鉴事。

本年三月，接准陕甘总督咨，拨伊犁秋冬等俸饷现银十一万二千余两内，先解现银六万五千两，尚应找解四万七千余两。兹于六月初五日咨称，将应找现银毋庸起解，合并前钞共应解钞五十七万九千余串，按春季三成，夏秋闰冬五成搭放。各等因。

伏查伊犁备储一项，前曾奏明足供今年春夏两季之用，经部议以陕甘另解本年一岁之饷，饬将伊犁备储银二十万两，照旧封储等因。嗣甘肃咨来清单，已在封储银内抵发春夏二季满饷。等语。而此地亦经沿照旧章，仍于备储内每月支发各在案。是春夏既发之饷，决不能复以未来之钞票抵回也。至于现届秋令，继以闰冬，各饷自应照发钞章程办理。查票钞一事，前奉部文，以银票钱钞是否可以通行口外之处，会商奏办等因。奉文后，即将地方情形，咨由陕甘汇总会奏在案。

伏念此外钞票，京外各省试行已久，一则广收交款，一则开设钱铺，其资皆出于官，而不在于民，盖交款多而票钞可行，铺本大而票钞愈可行也。今伊犁为边卡尽头，并非四通八达之地，外则俄罗斯、哈萨克等环簇通商，内则锡伯、索伦、察哈尔、额鲁特等与满汉兵丁相为驻守。从前有兵无民，近则稍有种地之人、负贩之客与回子遣犯比栉而居，岁征其地丁、房租等项银四万两零，添发兵饷。缘本地一无出产，所有街市货物，皆客民内地买来，卖银即去。其外夷通商，除货换货外，不换现银。故境内并无

专门钱铺，皆系杂货带换银钱。因夷回不识汉字，向来不用钱票，惟该兵易银数多者偶一开票，亦必朝发夕取，不能互易以行使。今以钞发兵丁，数至五六十万，虽令民间准其交官，而官收地租等项惟此四万而止，为数甚少，仅足通行大钱，不敷广收钞票之用也。

所有各兵之钞，必得用在民间，然卖货者固不能以钞票起标，而取钱者更非官铺发钱而不可。伊犁备储既完，又无处领本开铺，何能支发此亿万无穷之票钞也。据此情形，而欲使各兵领钞，未免强所难行。且与外夷时相交涉，一经转展，以启其逼索之嫌，大为不可。种种窒碍，实属万不能行。然为经费而计，又岂能付之莫可如何，格而不论？奴才等身膺重寄，目击时艰，总当于无可筹办之中，力图权宜之策。爰 函传集满汉文武大小各官暨兵丁人等，推诚体画，曲意周谘。据各官兵等金称：各省暂行钞票既准交官，又复发本开铺，果能行使取钱，诚为至便。今伊犁民无交官之项，官无支发之钱，官民不收，而兵钞即无所用。各兵受国重恩，亟思报效。当此为难之际，与其领钞一半而未能用钱，莫若减领现银而仍纾国用。应即合词请奏，明年满营及锡伯、索伦官兵，绿营官员，只领五成现银，绿营兵丁连扣款只领七成。其本年后半饷银，因各有扣项，共十余万两，所领不过五六七成，未便再为请减。至绿营屯饷较少，且不领粮，明年犹有应扣采买之项，不敷所减，是以各兵请领七成，亦与满饷五成相仿。惟察哈尔、额鲁特两营分例最小，除官员照减五成外，每兵只有五钱一两之饷，不足度用，应请照发其各营搭钞之数，俟经费充裕之时，再为补领。目下约可解饷三十万两，即此各尽蚁忱，非关抑勒。等语。奴才等权其事势，察看情形，似属情通理顺，且核之搭钞，名虽不同，而其实无异。既可实节饷银，又免发钱铺本，实于经费边情大有裨益。既属兵心之所顺，地方之所安，

不得不洞切陈明，相应奏请圣主天恩，俯锡照准，并敕下户部暨陕甘总督，将议发伊犁之钞票即行停止。其明年各兵饷项，除将搭钞改为存记外，其余必得减发现银，以顺兵情。

至各官停俸折钱，仍照部议。所有养廉一项，自奴才以下，悉照兵丁一律减半，亦无庸给以银票，其已解无多之票，到日亦即解还，以归画一。至于应放本年后半饷银计奉拨外，现存库银仅止七万余两，尚有运解在途者六万五千两，捐输项存二万五千余两，扣存减平等杂项四千余两，原不敷支放秋闰冬饷之数。但本年既作全发，计其各种以扣代发者，尚可抵获十余万两，益之新铸铜钱，足抵二万七千余两，再加现收铅铁加铸钱文，统计约可发至年底。至明年试行减领之后，俟九、十月间再行察看具奏。惟是封储一项，原为备边要需，不可偏废。奴才等再三策画，惟有在于现议筹抵之物料牲畜等项宽以时日，尚可零星变抵，俾陆续归还备储，较之立时估变悉数全抵者，缓急稍殊，筹办略易。尚容随时设法，如有成数，仍即报部存查。专归要款，应请一并敕示，嗣后于拨解现银之中，不以此款议抵，庶可分别缓急，以免掣肘。

再，伊犁银价每两向换制钱一千七百余文，近今换至一千九百余文。议俟新钱铸成后，照部议按二千文抵银一两，尚未施行。现奉咨议以银易钱，再复以钱发饷之处，核之并无所余，请毋庸议。合并声明。

所有奴才等议请减领免搭票钞并筹发饷项及续归备储各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军机大臣会同户部速议具奏。

（宫中朱批奏折）

15 成凯奏八旗官员捐资以期添铸铜铁钱文折

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奴才宗室成凯谨跪奏，为八旗官员共捐微资，勉图报效，以期稍济添造铜铁钱文，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咸丰四年六月十八日，准陕甘总督咨称：六月初七日准兵部火票递到户部咨文内开，本部具奏严催各省设法速立官钱局，并广行开炉铸钱，以利民用而济时艰一折，于四年五月十八日具奏，本日奉上谕：前经户部奏请，今各省开设官钱局，推行官票，添铸铜铁钱文及各项大钱，当经降旨允准。原以经费支绌，全赖钱法钞法流通无滞，庶足以利民用而济时艰。乃迄今日久，仅据福建、山西、陕西各督抚奏明奏办，其余各省并未将现办情形奏报。该督抚等如果悉心经理，何至迁延一载，迄无定章？福建素称瘠区，办理已有成效，各省情形虽有不同，亦何难设法筹办？总由地方官吏畏难苟安，怠玩因循，实堪痛恨。着各省督抚、将军、都统、府尹等查照户部原奏，督饬所属，酌量地方情形，迅速设立官钱局，并设法筹款，开炉加铸，俾钱法与钞法相辅而行，一面妥议章程奏明办理。如有廉能官吏认真办有成效，准该上司据实保奏，以示奖励，将此通谕知之。钦此。钦遵。并抄录原奏咨行前来。

奴才跪读之下，实深寅感，仰见我皇上忧切时艰，利民利用之意无微不至。伏思添造各项钱文，必须采办工料，采办工料，必须预备款项。现在各省库款支绌，自宜设法筹办，以裨铸造。奴才接奉上谕，正在饬属遵办之际，适接八旗协佐领、骑都尉、防御、骁骑校、笔帖式、恩骑尉等呈称：职等世受皇恩，毫无报称，当此添造铜铁钱文，筹款孔急，正项维艰，情愿各竭愚诚，共捐微资，勉图报效，以期稍济铸造之需，上答皇上深仁，不敢仰邀恩

叙。统计在营与出征共官七十八员，较俸分成，共捐制钱三千串，呈请代为具奏。等情。据此。查奴才成凯等续次捐资折内，业将晓谕所属各官量力捐输，如能捐有成数，再为奏请各情，奏明在案。兹既该协佐领等竭诚捐资，虽为数无多，不足以济缓急之用，而其急公报效之忧，未便阻拦。惟省城与宁夏相距十有余站，而鼓铸之事又系督臣总统办理，今该员等捐资一节，相应行文会商，以期共济。当经奴才咨商陕甘总督去后。旋于闰七月初七日接到咨复内称，在于省城开炉试铸，并于甘省等名分设官钱局，以广流通，业经奏明在案。其满营官员情愿捐输，即由奴才自行具奏等语。准此。理合将宁夏满营八旗官员共捐制钱数目并不敢仰邀恩叙缘由，代为具奏。如蒙恩准，奴才即咨行陕甘总督，转饬甘肃布政司，在于该员等应支俸饷内照数扣拨藩库，以便鼓铸，而免解送之烦。

谨此缮折恭奏，伏乞皇上赏收。谨奏。

朱批：另有旨。

（官中朱批奏折）

16 祁寯藻等奏防止官钱号倒闭已派员经理折

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一日

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臣祁寯藻等谨奏，为密折奏闻事。

窃富兴阿奏参官钱铺一折，现由臣部遵旨查明，据实具奏。臣等伏查臣部上年所开官银钱号，专为每月开放兵饷而设，彼时实因左藏未充，隐寓以票代钞之法。现在铺商除已垫过京钱一百九十余万吊外，其冬腊两月应放钱粮数目尤多，现在库存银只十余万两，仍须责令各号多垫。明知该商等惟利是图，而官无存本，商有垫项，正项钱粮自无从亏短。臣等使贫使诈，牢笼驾馭之法，自在圣明洞鉴之中。以每月一二十万两之银，抵向来四十

五万两之用，全在各号票存架空腾那，倘以讹传讹，市间不信官钱铺，诚恐各处票存全到官钱铺支取现钱，势必垫发不及，倒歇堪虞。一铺如此，他铺皆然。现当开放十一月兵饷之期，乾丰钱号，臣部已严飭各官号另派妥实商伙前往经理，照常开放，不任该商等因私误公，借端委卸。惟事关大局，臣等不敢壅于上闻，又未便明登奏牍，使市间窥破虚实，将票存全数支取。

总之，从前兵丁领饷到手，自向私钱铺兑换，因而各铺皆得沾润。自饷银汇发官号之后，私铺各商久经侧目，以致浮言繁兴。设因此官号竟至倒歇，兵饷攸关，臣部倍形掣肘。

为此密折奏闻。谨奏。

(官中原折)

17 陈启迈奏江西推行官票及铸钱情形折

咸丰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江西巡抚臣陈启迈跪奏，为江省推行官票，鼓铸大钱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查接管卷内，准户部咨，奏推行官票并将当十样钱颁发各省一体鼓铸，每省设立官钱局，以便流通而资接济一折，奉朱批：依议速行。著通飭各省将军督抚等，不可稍存畏难之心。朕已洞烛其微，久久行之，利国利民于无穷也。钦此。抄录原奏，并颁发官票九千张，计银十万两到江。当经前抚臣张芾钦遵行司，妥议章程，遍行各属一体遵照。

臣返任后，遵查推行官票，原以抵放现银，议铸大钱，正为备支票本。欲求钞法畅行，首先在现钱充裕，必须多购铜斤，添炉鼓铸，方可接济无缺。即经照案行司，转飭南昌府督同南、新二县，在于省城中大街设立官钱总局，名曰宝丰，当发票本银五千两熟筹办理，添委候补知府盛元、布政司理问万永熙、候补从九

品孙焕章经理其事。并飭署南昌府同知张赋林采办铜斤，开炉试铸去后。

兹据藩司陆元烺、署盐道王训会详，所颁官票自应按照部议章程，体察遵办。今将司库支放文武官员俸薪养廉并兵丁饷银，以及杂支等款，搭放官票二成。在省官兵得受银票者，准赴官局按照市价支取，外县官兵得受银票者，准赴坐营县分按照市价易钱。散放绅民得受银票，准其完纳正杂钱粮，抵收常捐大捐银两。该州县等收存银票，亦准抵解地丁二成，以示信用，而资流通。其大钱一项，武职俸廉、兵丁饷项搭放二成，文职廉俸、杂支等款搭放三成，以银一两给钱二千，以钱一千或给当十大钱百枚，或给当五十大钱二十枚，随时酌办。第配铸大钱，自须铜质纯净，磨铄精工，使人知贵重，流行无滞。随飭据南昌府同知张赋林督同匠役更番试铸，酌配洋铜六成半，钗铜二成半，白铅一成，使得精良光润，业于五月二十一日开炉。惟查局存钗铜、白铅尚足敷用，而洋铜一项将次用竣。江苏省代买洋铜，虽经委员备价，领解到省需时，应照部议先行收买料铜，以补不足。查所买铜器，内中原有洋铜铅锡，回炉炼净，每百斤需银十三两五钱九分。现在行用大钱，民间均知宝贵，日渐流通，应请赶购铜斤，添炉鼓铸，借供支给。等情。详请具奏前来。

臣伏查官票大钱，业经逐一遵办。流通推广，必于商贾辐辏之区设立分局，使买卖交易信用无疑，此省之票通之彼省，各自行用，安之若素，以冀因势利导，日益畅行。现已飭属并委员前往各属确查妥办，俟有端倪，再行具奏。

至大钱行用既有成效，自应照依现定配搭铜铅成数，添炉鼓铸，庶可补救时限。一面动用票本采买料铜，以资接济。仍飭将铸钱成本搭放大钱，盈余细数另案报销。

除将样钱当十二枚，当五十二枚，咨送军机处备进，并咨明

户部外，所有江省推行官票，鼓铸大钱情形，理合会同两江督臣怡良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户部知道。

（宫中朱批奏折）

18 张之万奏豫省通行钞法酌拟章程八条折

咸丰五年正月十二日

河南学政臣张之万跪奏，为通行钞法，酌拟章程八条，详悉具陈，仰乞圣鉴事。

窃豫省通行钞法，钱粮概以五成搭解，业经抚臣具奏在案。从此银钞并行，国帑自裕。但利之所在，即弊之所生，必期立法于无弊，乃能行诸永久而无待纷更，亦惟求其有益于国，有便于民，而不使官吏得以营私，商贾得以专利，则庶乎其易行耳。臣谨就管见所及，酌拟豫省行钞章程，恭呈御览：

一、在先立钞局也。局不立，则钞尽收于官，民不能过而问也。即谆谆告以行钞，而用钞者无所易钱，其谁能信？臣酌拟于豫省通衢择宅一区为总局，拣公正有守之员总司其事，并于总局之旁设一小局，与市廛铺户无异，即令绅耆公保钱行中素以老成明白足以取信于行市者数人司之，以便民间零星兑换。而官为稽查，不假手于吏胥，则不至有侵渔之患，亦不至有抑勒蒙蔽之端，庶乎民可共信而不疑。

一、在酌定限期也。局既立，则钞须发局矣。然遽发于兵民，兵民必向钞局易钱，而钞本未裕，何能开支？臣酌拟于立局后，立限三月，如自二月开征之日至四月杪止，先令州县以钱赴局易钞。至局中所存新颁之钞，概不发放。其从前已发之钞与河工通行之钞，亦统限三月后再行赴局易钱。州县亦不得于此三月限内，以从前及河工之钞搭解钱粮。宽此三月，以筹钞本。

一、在筹裕钞本也。议钞本者不曰招商垫发，则曰令民易钞，此二说者豫省皆不可行。河南省会自去岁以来，巨商皆已歇业。又无多富绅，即有之，亦必不能急公好义，强之行使，既有所不可，招之使来，则彼必要厚利，利厚于彼，而剥削于兵民，必致诸弊丛生。即就河南现行之钞言之，领钞者无所易钱，不能不贱价售之商，有一两折钱不及一千者，商亦别无所用，不过加利而售之州县，州县乃以之搭解。查河南征银，民之以钱交者至少亦制钱二千二三百文，而州县现时买钞多亦不过制钱一千三四百文，是利归于商，利归于官，而兵民均受其害也。此其为害，尚可言哉！臣酌拟筹裕钞本，仍以征课裕之。自立局后，统令州县解交钱粮，先以五成现钱交局易钞，搭解藩库。其从前已发之钞及河工现行之钞，俟三月后钞本已裕，再准酌量分成搭解。以三月计之，即征解地丁二三十万，则局中所存制钱已二三十万串，是钞本无待另筹矣。

一、在画一定价也。钞之不行，弊首在价之不一，商贾得以折算，兵民不欲收存。今立钞局，则务在明定价值，以期收发两得其平。臣酌拟钞价统以制钱二千为定，俟三月后，无论何项发出者，概准赴局按照定价易钱，不准丝毫扣折，以昭画一。其从前已发之钞，大半商贾以贱价收之，则仍酌量稍减其价收回，注明旧钞字样，另定或缴或销章程，以杜商贾之渔利。

一、在明定羨余也。钞法之行，若不酌定羨余，则立局之薪水杂费无所出，必别作开销，致损国帑。臣酌拟有益于国而无损于民，亦不至有亏于官者，则在明定羨余。伏查河南征收钱粮，百姓多系以钱完纳，其少者尚制钱二千三四百文。今拟百姓完银，除五成仍循照旧章完纳外，其应完五成之钞，统以制钱二千二百文为定。是每两余一钱，以其六分解局，五分为国帑，永存为钞本，一分为局中杂费，四分为州县解费。此似多取于民，

而不知民较从前已获实利，是减而非增也，百姓断无不乐从。在州县似多得余利，而不知州县运钱易钞，车价运费实有用项，若不明定，则必暗有所剥削于民，即不然亦必假口亏短正项，此乃所以杜诸弊而非令其有余利也。务将酌定价值，统于立局后明白晓示，使间阎奉行，信而不疑。其一切正杂耗羨征收，俱照此折算，此外州县丝毫不准多取于民，局员藩司丝毫不准多取于州县，违者严参治罪，以昭核实，而普实惠。

一、在通省画一也。河南通省完银向不一律，有以钱完银，有向定章，不随时价低昂者，有向以银交，因银之时价折钱者。今既通行钞法，在向以钱完纳者相去不甚相远，无容过为更张。其向系完银者，若仍按旧章征收，以现时银价计之，则官获利而民受害。臣酌拟向系完银州县，概以五成征银，以五成按照定价制钱二千二百文完钞。其一切正杂耗羨，概照此折收，以规画一，而可期输将踊跃。

一、在随时节省也。查立局之始，非以一分秤余为杂费，断不敷用。若行之久远，未免杂费过多。臣酌拟创始，以一分作为杂费，仍随时核减，以昭节省，以裕国课。

一、在随银低昂也。现时定价照当时银价较轻，自能行之有益于民，若行之久远，银价日减，则恐有妨。臣酌拟请飭令抚藩各臣随时体察，如银价大减，再行奏请按照银价平减钞价，务令钞价减于银价，以期永远便民。

以上八条，臣谨就现时豫省情形，竭其愚昧，详悉酌拟，恭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奏。

（官中朱批奏折）

19 何桂清奏浙省试行官票大钱并酌议章程折

咸丰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浙江巡抚臣何桂清跪奏，为浙省试行官票大钱，酌议章程，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户部奏请各省推行官票，鼓铸大钱，先后颁发原奏章程，及官票银十万两，大钱图样到浙。经前抚臣黄宗汉议令于省城开设大美字号官钱总局，派委干员经理，并飭宝浙局先行鼓铸当十大钱发商行用，业将试行票钞缘由附片陈奏，声明一切章程及所铸大钱另行进呈具奏在案。

臣接准移交，查照户部原奏及节次咨行事理，就浙江通省情形，详加体察，或因时制宜，或因地制宜，督飭司道及总局委员酌议章程七条，另缮清单，并将所铸当十大钱式样一并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其余未尽事宜及应行损益变通之处，容随时酌核奏办，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户部速议具奏。单并发。

（宫中朱批奏折）

20 王德宽为官票准抵钱粮关税事札曹县文（附件四）

咸丰五年五月

钦加知府衔·署曹州府正堂王，札曹县知悉：

本年五月十八日，蒙本道札开：本年四月二十四日准布政司咨，咸丰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奉巡抚部院兼理盐政罗崇案验，咸丰五年二月十六日准两江总督部堂怡、江苏抚院吉、总漕部堂邵、江南总河部堂杨咨，据江藩司详称，窃照前奉部咨钦奉上諭：前经户部奏请各省开设官钱局，推行官票，添铸铜铁钱及各项大

钱，当经降旨允准。原以经费支绌，全赖钱法钞法流通无滞，庶足以利民用而济时艰。着各省督抚等查照户部原奏，督饬所属，酌量地方情形，迅速设立官钱局，并设法筹款，开炉加铸，俾钱法与钞相辅而行。一面妥议章程，奏明办理。钦此。嗣奉宪会奏，拟设官局，流通钞法，声明清、淮当南北之交，请于山阳、清河扼要地方，设立官钞局三处，选派干员会同地方府县，招募殷实公正绅董经理。等因。由户部议准，饬俟设局后，迅将一切条款详细报部，立案备查。各等因。并奉飭委淮安府恒守妥议章程，于淮城、板闸、清江三处设立官票局，选举殷实绅董经理其事。又奉奏明于淮城、清江添设官钱局，开炉鼓铸当百、当五十、当十大钱，与官票相副而行，委员分投采买铜斤，派委礼部郎中阴昌运、淮安府知府恒廉、候补知府刘咸等监督铸造。前经本署司督饬各局委员详议章程十条，开折详请宪台入奏，并饬局刊刻章程，呈送通颁。各在案。兹据该局刊刻呈送前来。除咨行苏藩司、淮运司、各关道、粮台、营局暨江淮各属外，伏查章程内议请由户部转咨各省，通饬各府州县征收衙门，如官兵以官票备寄家信者，无论何处，由官按数付银，皆准抵作钱粮关税，照例搭解部库，不得以隔省之票稍事留难。如官兵以官票寄回本籍，不能抵作现银之用，仍寄回大营者，由粮台查明何府州县，呈请钦差大臣奏参。等因。是大营各官收有官票，如须备寄家用者，无论何处，由官按数付银，皆准抵作钱粮关税，自应详请咨明各省查照办理。相应将送到章程，详候会同督、抚、漕宪分咨各直省督抚，通饬各府州县征收衙门照章办理。等因。到本部院。据此。相应咨送查照，希即通饬各府州县征收衙门，照章办理。等因。到本部院。准此。合就檄行。为此，仰司官吏即便查照，通饬一体照章办理。毋违。等因。到司。奉此。拟合备录原文原单，马递移咨。等因。准此。合行转饬。等因。到府。蒙此。

合行转飭。札到该县，即便遵照办理。毋违。此札。

附件一 户部奏遵旨议奏疏通钞法折

咸丰四年闰七月十六日

户部谨奏，为遵旨速议具奏事。

两江总督怡等会奏拟设官局疏通钞法一折，咸丰四年闰七月初四日奉朱批：户部速议具奏。钦此。钦遵。由内阁抄出到部。

据该督等并折内称：窃惟推行钞法，为今日之急务，乃体察民情，仍重银而不重钞。现在清江淮城地方，每钞一两，仅易制钱五六百文。总由一切交官钞票无平色可取，遂多方刁难不收，以致钞票日形壅滞。刻下军务纷繁，经费支绌，除行钞外，别无良图。若不及早设法，则民间既不通行，军营更难收用，窘迫之势，日甚一日，时事有不堪设想者。臣等公同商酌，清淮当南北之交，拟请于山阳、清江扼要地方设立官钞局三处，选派干员，会同地方府县，招募殷实公正绅董经理其事。凡纳粮交税者，遵照部设（议）应搭钞票若干，赴该局买取钞票，每钞一两交制钱二千。其所买之钞，盖用官局图记，即由官局代为交官，庶胥吏勒索刁难之患可除，而各处贱价私收之弊可绝。其余各州县均应设法照办。至户部所发银钞十两、五两者居多，一户所纳之粮，一商所交之税，为数无多，即由藩司制造一千、二千文钱票，盖用图记，以三千万为度，发交官局作为钞本。凡商民赴局购钞，如不及十两、五两整数者，即付给钱票，每两给三千文钱票一张。惟钱票亦须有钱可取，商民方能相信。查清江现设宝苏局鼓铸大钱，因铜斤短绌，每月铸成之钱，发给兵勇口粮尚属不敷，拟请以商民买钞交局之钱，即备民间待票取钱之用。每十日所收钞票若干，所发票钱若干，报明藩司查核，如有不敷，再行设法筹

办。此后如收铜较旺，可以添炉鼓铸，则即以大钱与交局之不分配抵放。如此设法，则既可交官，又可取钱，即钞即银，不特民间可以疏通，即军营亦可推行矣。如有刁难阻抑，不肯遵照部设（议）实力奉行，或以贱价私收银钞搭解兼利者，臣等即据实严参惩办，务使官民相信钞法疏通，以期因时制宜。等语。

臣等查该督等会奏钞法大意，与臣部上年奏定推行官票设局铸钱章程相同。以票一两作钱二千，亦与酌定钞价符合。惟官局卖钞票一节，实能补部议之所未乃。又称商民所卖之票即由该局代为交官，以防胥吏勒索刁难，并贱价私收之弊，似此用详立法，尤征实力奉行。其余收铜铸钱，分配抵放，严禁阻抑私收渔利各层，深虑熟筹，亦俱周密。臣等悉心筹议，均应如所请办理。伏思清淮为盐漕河务交汇重地，屡因各款拨银支绌，部颁官票不营十倍于他省，加以大江南北军需孔亟，近处绝无银款可筹，该督等所称除行钞外，别无良策，自系实在情形。其片奏内请通飭各直省，无论藩关运库，过有商民以南河官票搭交者，一体收纳等语，应请旨俯如所请办理。惟是行钞一端，有治人而无治法。该督等奏请派员设局，发票收钱，票之通塞重轻在此一举。所之代为交官及令各州县照办之处，何以能使官民两便？其中节因委曲繁重，非部中所能悬断，全在各该督抚著熟察地方情形，合力讲求，统俟设局后，迅将一切条款详细报部立案备查。

所有臣等遵旨速议缘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四年闰七月十六日具奏请旨，本日奉旨：依议。钦此。

附件二 怡良等奏军营饷项请一体搭票发放折

咸丰四年九月初三日

奏，为官局银票筹有票本，请飭粮台一体收放，以期周转，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准户部咨：以钦差大臣琦咨，兵丁盐粮皆系逐日零星给发，未便核计搭成，至购买物料及官员应领之项，现遵部议按成搭放，无如军营以兵丁盐粮为大宗，其余可以搭放之处，为数无多，且两淮盐课暨附近关税钱漕等款准本大臣提用，原以济军饷之不足，若纷纷搭交官票，有名无实，万一兵丁溃散，咎将谁归？咨部核复，查系实在情形，应仍准该大臣酌核军营所用之款，酌提现银以济军用。等因。各行遵照前来。

伏查兵丁盐粮计口授食，必须逐日零星给发，若以无本之票搭解大营，散给兵丁，各兵无处取钱，势必借端滋事，是以钦差大臣琦有无片搭官票之请，而部臣亦即议准也。现在臣等与督抚臣会议推行官票一折，已奉户部议准，奉旨允行，凡搭解〔军〕营之票，均已筹有票本提存官局，无论兵民有以官局售去之票赴局取钱者，随到随放，与现银钱无异。本月初间，钦差大臣托赴营时，臣等面告一切，已知有本之票营中可用，议明照章搭解。所有此次部咨系在会议推行官票之先，应请谕飭专管粮台大员查照新章，将兵丁盐粮等项一律搭放有本官票，以归画一，而冀疏通。

除推行官票章程现飭藩督同局员妥议另奏外，所有粮台议用官票缘由，谨先会同会词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四年九月初三日奏，九月十五日准兵部火票递到朱批：着照所奏行。并着户部推广变通，速议具奏。钦此。

附件三 户部奏推广变通钱法议奏折

咸丰四年九月十五日

户部谨奏，为遵旨推广变通，速议具奏事。

两江总督怡等会奏官局银票筹有票本，请飭粮台一体收放一折，咸丰四年九月初九日奉朱批：着照所奏行。并著户部推广

变通，速议具奏。钦此。钦遵。本月十二日由内阁抄出到部，据原奏内称云云等语。

臣等查臣部上年颁发粮台官票章程，原议随营兵丁盐菜口粮，皆系逐日零星给发，未便核计搭成，惟各营带兵办差文武员弁应得俸薪、马乾、行装、盐粮等款，为数较多，尽可分成搭放。本年五月准钦差大臣琦咨：以江南藩关盐库征收课饷，均应随时解充军需，在司库搭收钞票，必须可以搭解，方可饬商投纳，而军营得此官票，积压日多，岂能藉资口食？经臣部查系实在情形，咨准该大臣酌核军营所用之款，酌提现银，以济军用。至运库所收官票，均准报部候拨，并令该大臣于军营应行搭放官票各项分成发给，俾银款不致交纳。等因。咨复在案。

今据该督等奏称：现在奏准推行官票，凡搭解军营之票，均已筹有票本提存官局，无论兵民有以官局售出之票赴局取钱，随到随放，与现银现钱无异。似此有本之票，军营自易行用，既可照章搭解，凡兵丁盐菜等项，亦自可一律搭放。诚如圣谕，应照所奏行。是于原定搭解搭收章程，稍为变通，而于该省官局票法即可藉资周转。其一切收放章程，俟该督等奏报到日，再行核议。至各路粮台行用官票应否一律搭放之处，前经臣部声明，由该督抚及各路粮台大员酌核情形，随时奏明办理。现在各省设局行票章程亦多未据奏报，如有应行推广之处，亦拟俟各省复奏到，随时酌办。

所有臣等遵旨速议缘由，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四年九月十五日具奏，本日奉朱批：依议。其余行票各省，著飭催迅速复奏。钦此。

附件四 何俊核议推行官票章程文

署理江宁布政使·苏松督粮道何，为核议推行官票章程事。

奉两江总督部堂怡、漕运总督部堂邵、南河总督部堂杨、江苏巡抚部院吉会同奏请在于清、淮地方设局推行官票，添炉铸钱，分配抵款，无论地丁钱粮、盐关税课、粮台军需，一体搭用，叠经户部议奏准行，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

兹本署司督飭该局委员·淮安府知府恒廉、候补知府刘咸、补用道·山清里河同知于昌进、署山清外南同知钟照、署高堰通判谭祖勋、补用知州李会文、山阳县知县王庆瑞、直隶州署清河县知县吴棠、补用知县毕培员，暨同绅董谢祖馨、田征、宣廷镜，体察地方情形，推求利弊，公同拟议章程十条，开列于后：

一、筹备官票加用关防图记，以示区别也。查江北官票已及百万，现设官局，若皆准见票付钱，则局中须备现钱二百万串，势所不能。今以先于河库筹拨官票数万两发局作本，其余由该局陆续收取商民交纳积票，以资流转。凡由官局用出之票，均于背面编列字号，盖用官局关防图记，以示区别。晓谕商民人等，赴局买票，搭交钱粮税课。知照粮台暨各征收衙门，一体照章搭收。倘盐关等处经征官吏收此有钱之票，再有刁难勒措者，即由官局委员查照完纳数目，代为按成交官，以免商民裹足。征收衙门搭收官局印记之票，准其抵解粮台军需，支放一切杂款，均可随时到局取钱。其无官局印记者，尚未筹有票本，未能见票即付。倘有以前请官票凑数搭解粮饷，致使有票无钱，查出严行参办。如粮台各处收管官票并无官局印记者，无处取钱，不涉官局之事。惟现在奏奉谕旨，部颁南河官票文下通行，各直省藩关运库一体收纳。等因。如有商民人等携带南河官票至外省使用，以及搭交捐输，呈缴赔项，搭解部库等用者，无论有无官局关防图记，一律通用，以归简便。

一、明定官票取钱章程，以冀通行也。查官票之不行者，由于经征赋税均未搭收。赋税之未能搭收者，由于无钱可取，难抵

军饷。今拟官局之票售与商民纳交税课钱粮者，悉照部定票价，每两收制钱二千文，则用出一两局票，即有一两票本之钱到局。凡由各征收衙门以局票搭解军饷及支放一切杂款者，或军民人等收有局用官票者，均于官局每两取钱二千文，不论时日，随到随付，仍责成委员绅董认真经理。凡售出官票之钱，不准丝毫挪用，听候支取。倘有私挪情弊，查出严行参办。

一、征收衙门无论钱粮税课，概照部定章程，搭解五成也。查从前官票无钱可取，故少搭一成，则多收一成现银。且奉发官票每省不过十余万两，为数无多，故有搭解一二成之议。今江北官票过多，仅搭解一二成，恐仍不能疏通。况局票与现钱无异，虽多搭成数，并无窒碍。应照奏定章程，搭收搭解概用官票五成，庶用路较广，通行愈速。久之票与银同，更可无须较论成数矣。

一、添炉鼓铸大钱并招商纳交铜本，以疏积票也。前经奏定，于清淮地方分局添铸当百以下大钱，均已开炉。无论官民人等，有欲以官票支钱者，准其以一半铜斤、一半官票交局作本。如铜价钱足一千串，再加官票银五百两，即作收铜本两千串，挨号登册，付于局收，俟铸出大钱之后，即发还足大钱二千串。倘无从购铜，愿以一半现钱抵作铜本交局者，与交铜之户一律办理。其无力措交铜本者，若始终无钱可取，必致仍前贱售，应准商民将前领积存之票送局，另立号簿登记，给予收票。俟大钱积有盈余，按号分期，每两亦发钱一千文，俾积票日见流通。仍责成委员绅董公平收发，不得瞻徇情面，压先尽后，以照信实。

一、司制钱钞及南河奏道(造)散数银票，一并归局通用也。前经奏定由江藩司制造大钱钞票，以三十万为度在案。查清淮市肆向用九三串钱票，商民见闻习惯，通行已久。今拟造钱钞一律照用九三串票，以便民用。凡军民人等，持官局银票取钱者，或因道路稍远，携带不便，或近处商贾集数过多，不能即时搬运现

钱，愿取钱票者，即以前项钱钞照数算给。又前因部票登数者多，奏请制造散数银票，准其搭交本省地丁关税盐课及一切交官等项。奉朱批：所拟是应随时变通者。户部知道。钦此。钦遵在案。现既开设官局，应请将此项银票一并发局行用。凡零星散户不能用整数大票者，即买此票交纳。各处征收衙门，以之解抵军需兵饷及支放一切杂用者，均照部票一律办理。如有搭解部库及拨济他省款项，仍由局换用部颁官票，以符原案。

一、于邵伯镇分设官局，拟便军士取钱也。查江北钱粮，抵解扬州大营军需者多。军士买取食用物件，均在甘泉县邵伯镇地方。今解交扬州军营之票，若尽由粮台来局取钱，恐后急不能应用，拟于邵伯添设分局，将官局收存票本，酌解分局，见票付钱，以便取携，而免迟误。至粮台收存局内图记官票，应于背面加用粮台关防，散给官军，向邵伯分局每两兑换现钱二千文，以便行用。其有解交别处粮台者，再行随时相机办理。

一、请由户部转咨各省，一体照付官票银两也。前经钦差大臣胜奏议官兵皆愿收藏官票，备寄家用，自系实在情形。应请由部咨明各直省督抚，通飭各府州县征收衙门，如官兵以官票备寄家信者，无论何处，由官按数付银，皆准抵作银两，关税照例搭解部库，不得以隔省之票稍事留难。如官兵以官票寄回本籍，不能抵作现银之用，仍寄回大营者，由粮台查明何府州县，呈请钦差大臣奏参。

一、通〔省〕州县各征收衙门，应照章开设官钱店也。现在开设官局，仅止清淮地方。外府州县商民需用官票，未能远道购买。应照各县所收地丁钱粮若干，杂税若干，约发整数散官票若干，由县承领，转发殷实钱店出售，以便纳粮者就近交缴。该州县售出后，即造具四柱印册，某日起某日止，共集出局发官票若干，共收过票本若干，解过官局票本若干，解过某处局印票若干，

均限时日，一报藩司，一报总局，以便查对。所有票本制钱，视所售数目多寡，道路远近，或一月一次，或半月一次，解交总局查收。如因运钱不便解银来局者，亦听其便。总须解到官局之后，方准将官票搭解钱粮，以免持票取钱者守候时日。如有未将票本解局，先以发去官票抵解钱粮者，或售出票本延搁不解，或隐匿不报，希图挪用者，查明均照亏挪正项钱粮例，从严参办。江南各州县亦合一体照行，不得歧视。

一、通省盐关税课，应一律查办也。查官票不行，由于有放无收。今地丁钱粮既已遵照部议搭收五成，则盐务关税自不能两歧。应查明两淮及一通省各关，除被兵之处不计外，凡收纳课税，一律搭用五成。其收解章程，悉照地丁钱粮办理。如江南各南关因道远难购，即将官票由司咨送就近酌办。其两淮盐务，亦交运司转饬各分司照办。

一、酌提经费，以资局用也。现在设立官局，一应制造钱票，以及散数银票工本房租薪饭等项，推行愈广，需用愈多。若准作正开销，所费不资。应请查照户部奏定官钱总局章程，一切收发，照民间钱铺行规办理。无论正杂款项，有持官票来局取钱者，每大钱一千许扣二十文，以作经费。如有格外克扣等弊，将委员绅董随时参办。

(户部档)

21 周承业为推行官票章程事札夏津县文(附粘单)

咸丰五年九月

钦加知府衔·临清直隶州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周，札夏津县知悉：

本年九月二十一日，蒙济东道札付：本年九月初五日准布政司咨，咸丰五年七月初八日蒙署理河东河道总督部堂蒋札开，本

年五月初四日准江南总河部堂杨咨，咸丰五年四月十二日准户部咨开，官票所案呈，所有本部议复两江总督等奏设法推行官票，妥议章程十条，逐款拟议一折，于咸丰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相应抄录原奏清单，恭呈谕旨，行文江南河道总督转饬遵照办理可也。计单等因。到本部堂。准此。相应抄粘咨会，请烦查照，转饬所属一体遵照施行。等因。到前部院。未及咨行，因病出缺。本署部堂到任，相应抄咨。为此合咨，请烦查照施行。等因。到司。准此，合行移咨。等因。准此。合行转饬。为此，仰州官吏即便转饬所属一体遵照办理。毋违。等因。到州。蒙此。

合行札饬。札到该县，即便钦遵查照办理毋违。切切。此札。

附粘单 户部奏遵旨会议江省官票章程情形折（附清单）

户部谨奏，为遵旨妥议具奏事。

两江总督怡等会奏设法推行官票妥议章程一折，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奉朱批：户部妥议具奏。单并发。钦此。钦遵。由内阁抄出到部。

据原奏内称：臣等会议设局流通抄法一折，经户部议准，均应如所请办理，迅将各款详细报部立案。等因。当于清适中之北设立官局，遴委知府恒廉等，选派绅董，体察试行，饬将一切章程细为酌定。兹据署藩司何俊详称：官票必须有放有收，方可周转无滞。江地官票百万，惟在征收衙门按成搭收，但官民领得钞票，无从支取现钱，疑惧惟阻，势所必然。今议准城设局鼓铸大钱，并将官票售与商民，纳交赋税，收回票本，抵作官票易钱之用。军营关放现银，兵丁无非换钱买物，官票即可换钱，与现钱无异，自可一律收放。军营一通，则四路皆通，官票可期畅行，于

钞法大有裨益。现在商民已在官局购买官票，交纳关税，由淮关搭解江北粮台，将官票在邵伯官局提取钱文，搭放兵饷，并无碍窒，行之已有成效，江南征收衙门自可一律办理。所有议定章程，详请会奏前来。伏查当此制用孔亟之时，除推行官票外，别无良策。部定章程本已周备，现拟设局售票，求通于塞，但能行之以渐，持之以恒，自无不通之理。若官吏奉行不力，商民借端阻挠，不顾大局，臣等惟有据实严参惩办，以儆效尤。谨将章程十条另缮清单，恭请飭部复核立案，通行遵办。等语。

臣等查江南一省，近集一（年以）来，因河工军饷所费不貲，先后以官票抵拨不下一百数十万，该处官票日积日多，较之他省几至十倍，其为壅滞自系实在情形。前经该督等会奏，议请设局售〔票〕，以期一律流通，经臣部议准在案。兹据该督等将章程十条详晰具奏，臣等逐条复核。其收放均以搭用五成官票为准，并以每交制钱二千，给票银一两，俾票可及民，又以每交票银一两，给制钱二千，俾民皆信票，既以售票之钱储为本分，咨应粮台军饷，复以交局之票作为铜本，添铸各项大钱，立法颇见周详，应暂如所奏办理。惟尚有应行参酌之处，臣等谨于章程条下逐一拟议，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伏候命下，飭令该督等查照遵行。

再，该省并未颁过宝钞，与军机大臣会同臣部议复孙观、蒋达折内改票为钞之法暂有不同，应候直隶等三省钞法通行后，再行推广，以昭画一。

所有遵旨妥议缘由，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附清单

计开：

一、筹备官票加用关防图记，以示区别一条。据称：江地官票已及一百万，现设官局若皆准见票付钱，势所不飭（能）。今拟

先拨官票数万两，发局作本。凡由官局用出之票，均于背面编列字号，盖用官局〔关〕防图记。晓谕商民人等赴局买票，搭交钱粮税课。知照粮台暨征收各衙门，一体搭收。倘盐关等处收此有钱之票，再有刁难勒措者，即由官局代为交官，以免商民裹足。各征收衙门搭放官局印记之票，准其抵解粮台军需，支放一切杂款，均可随时到局取用。其无官局印记者，尚未筹有票本，未能见票即付。倘有以积票凑数搭解粮饷，致使有票无钱，查出严行参办。如粮台各处收受官票，并无官局印记，无处取钱，不涉官局之事。如有商民人等携带南河官票至外省使用，以及搭交捐输、呈缴赔项、搭解部库者，无论有无官局关防图记，一律通用，以归简便。等语。查部颁官票，惟该省为最多，现当甫筹票本之初，若概准取钱，不特邻省之票须防蜂拥而来，即本处亦虑钱少票多，骤难支应，自不得不暂分界限，以期由渐而通。惟前经臣部奏准奉旨：部颁南河官票，天下通行，各直省藩关运库一体收纳。等因。系票法原期不囿于一隅，并非谓专准南河官票出省，不准邻省官票入江。且该省既于一切地丁税课收票五成，则此百万票张尚不及本省应收之半，似可无庸预防积滞。此节应由该督等随时酌量通行。

一、明定官票取钱章程，以冀通行一条。据称：官票之不行，由于缓征赋税均未搭收，赋税之未能搭收，由于无钱可取，难抵军饷。今议官局之票售与商民纳交税课钱粮者，悉照部岂（定）票价，每两收制钱二千。军民人等收有局用官票，均于官局每两取制钱二千，不论时日，随到随付，责成委员董绅认真经理。等语。查此项官票，该省系遵照部定票价，每两作为制钱二千。现以此处售出，即以此数兑收，出纳均平，人情自信。此条应如所奏办理。

一、征收衙门钱粮税课，照章搭解五成一条。据称：从前官

票无钱可取，故火(少)搭一成，则多收一成现银。今江北官票过多，搭解一二成，恐仍不能疏通。况局票无异现钱，虽多搭成数，并无窒碍。应照〔奏〕定章程，搭收搭解概用官票五成，庶用路较广，通行愈速。久之票与银同，更可无须较论成数。等语。查官票所以辅现银之不足，是以臣部从前酌中定制，奏准收放悉用五成，并有解项准其搭至五成之议。惟能畅收，自能畅行。此条应如所奏办理。

一、鼓铸大钱，招商纳交铜本，以疏积票一条。据称：清淮地方分局添铸当〔百〕以下大钱，均已开炉。无论官民人等，有欲以官票支钱者，准其先以一半铜斤、一半官票交局作本，挨号登册，付于局收，俟铸出大钱发还。倘愿以一半现钱抵作铜斤交局，与交铜之户一律办理。其无力措交铜本者，若终无可取，必致仍前贱售，应准商民将积存之票送局另簿登记，给予收票。俟大钱积有盈余，按号分期，每两亦发二千文，俾积票日见流通，仍责成委员董绅公平收发。等语。查该省积票过多，若专持收售制钱，恐不敷局票取钱之用，该督等拟请招商，以一半铜斤或一半现钱与一半官票交局作为铜本，俟大钱铸出，按数发还。并准商民将积存之票先期交局，日后还钱，于疏通积票之中寓行用大钱之法。此条应如所奏办理。

一、〔司〕制钱钞及南河奏造散数银票，一并归局通用一条。据称：请准(清淮)市肆向用九三串钱票，今拟造钱钞一律照九三串票，以便宜用。凡愿取钱票者，即以前项钱钞算给。又制造散数银票，准其搭交本省地丁税课及一切交官等项。现既开设官局，应请将此项银票一并发局。凡零星散户不能用整数大票者，即买此票交纳。各处征收衙门以之解抵军饷及支放一切杂用，均照部票一律办理。如有搭解部库及拨济他省款项，仍由局换用部颁官票，以符原案。等语。查该省司造钱钞及散数银票，均经

奏准允行在案。缘部颁该省只有官票一项，又系整数多而散数少，是以暂准制行。应俟现拟钞法直隶等三省通行之后，将部制宝钞换回官票，并司造钱钞及散数银票概行停止，以照画一。

一、邵伯镇分设官局，以便军士取钱一条。据称：江北钱粮，抵解扬州大营军需。军士买取食用物件，均在甘泉邵伯镇地方。拟于邵添设分局，将官局收存票本酌解，见票付钱，以便取携，而免迟误。粮台收存局票，散给官军，向分局每两兑换现钱二千。其有解交别处粮台者，再行随时相机办理。等语。查官票取钱，自应以供应粮台军需为最要，而商民之取钱次之。该督等于邵伯镇地方就扬州大营近处设局，以便军士取钱，并于正折内声明，行之已有成效。此条应如所奏办理。

一、请由户部转咨各省，一体照付官票银两一条。据称：前经胜奏议官兵皆愿收藏官票，备寄家用，自系实在情形。应请由部咨明各直省督抚，通飭各府州县衙门，如官兵以官票备寄家信者，无论何处，由官按数付银，皆准抵作钱粮关税，照例搭解部库，不得以隔省之票稍事留难。如官〔兵〕寄回本籍，不能抵作现银，仍寄回大营者，由粮台查明何府州县，呈请钦差大臣奏参。等语。查咸丰三年臣部奏请添制官票，速发粮台搭放，系于通行各省银票之外，另编仁、义、礼、知、信五种字号，仍令粮台于票面加用印〔记〕，免致混淆。并声明俟军务告竣，凡用兵省分，于办理善后款内，如数凭票开支实银。其由京城及他省调往之各官弁，亦可于凯旋后，分别部库外票，就近支领。各省藩库及道府州县，遇有将此项银票支领者，无论正杂各款，随时借动，另用核销。等因。是明系指定粮台字号官票一项，又须在军务告竣之后，并非谓现在通行之京票外票并俱准随地支银。况该省于解抵粮台军饷之票，既皆可取现钱，兵丁如欲寄家，自可随时随地以钱换银，带回本籍。此条应毋庸议。

一、通省州县各征收衙门，应照章开设官钱店一条。据称：现在开设官局，仅在清淮地方。外府州县商民需用官票，未能远道购买。应照各县所收地丁钱粮若干，杂税若干，约发官票若干，由县承领，转发殷实钱店出售，以便纳粮者就近买缴。所有票本，解交总局查收，如因运钱不便，解银来局亦听其便。总须解到官局之后，方准搭解钱粮，以免持票取钱者守候时日。等语。查外省民间完纳钱粮，多系以钱折银，无论各府州县原有官钱店代为承办，乃官民交收之枢纽，名为商设，实则公办。该督等拟请由官钱店收票支钱，较之官办自更简捷，但有严防吏胥勾串抬价居奇，并售出票本延搁隐匿诸弊，应责成领票转发之州县，核实收报，有犯必惩。此条应如所奏办理。

一、通省盐关税课应一律照办一条。据称：官票不行，由于有放无收。今地丁钱粮既收五成，则盐务关卡自不能两歧。应查明各关除被兵之处不计外，凡收纳税一律搭用五成，其两淮盐务亦交运司转饬照办。等语。查该督所请盐课关税与地丁钱粮一律收解五成，亦系遵照前定章程办理，与近日军机大臣会同臣部会议钞法折内盐关税课改为收银八成，收票二成不符。惟在该省积票过〔多〕，应请暂行照办，俟该省宝钞通行时，再行查照搭票二成之例核收。

一、酌提经费以资局用一条。据称：现在设立官局，一应制造钱票以及散数〔银〕票工本房租薪饭等项，推行愈广，需用愈多。若准作正开销，所费不貲。应请照户部官钱局章程，一切收发，照民间钱铺行规办理。无论正杂款项，有持官票来局取钱者，每大钱一千扣二十文，以作经费。如有格外克扣，将委员董绅随时参办。等语。查工部〔本〕房饭既为公局所必需，自应准其手持〔官〕票取钱时，每千扣二十文，以资经费。仍责令该督等于造册报部时，另款核实〔扣〕除，以凭查核。此条应如所奏

办理。

(户部档)

22 王懿德等奏开设永丰官银钱局情形折

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闽浙总督臣王懿德、护理福建巡抚·布政使庆端跪奏，为在籍绅士倡议开设永丰官银钱局，以济时艰，现在局票畅行，著有成效，恳恩量予奖叙，以昭激劝，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僻处海隅，商贾稀少，银钱缺乏，民间向以钱铺所出票张互相行用，毫无阻滞。咸丰三年间，上下游会匪同时谋逆，人有戒心，存票之家，无不持向钱铺支取现银现钱，各铺骤难支应，相继倒罢，遂致票张无人行使，银钱不能周转，一时商民交困，生计日促。兼之库藏短绌，猝遇军兴之际，调兵募勇，需饷浩繁，不得不设法变通，俾资补救。当据在籍候选训导优贡生王式金开呈节略，倡议开设银钱官局，行用官票，以济时艰。臣王懿德经查所议尚属周妥，行经臣庆端在藩司任内，会同臬司、粮盐二道通盘筹画，明定章程，在于省城开设永丰官局一所，并在附省之南台及建宁、厦门、汀州、福宁等处设立分局，遴派干员认真经理，先后恭折奏报在案。

伏查自咸丰三年开局以来，迄今三载有余，所出银钱票张，为数已属不少，虽经随时筹拨票本，使之辘轳倒换，而盈绌悬殊，时虞掣肘。兹幸各局委员不辞劳瘁，经理得法，兵民均能信用，官票畅行无滞，一切兵糈军饷，无不赖以敷衍，洵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倡议开局之候选训导优贡生王式金以府经历、县丞不论双单月遇缺选用，以昭激劝。据善后局司道会详请奏前来。臣等为鼓励人材起见，是否有当，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至在局出力各委员，容俟臣等确查，另行据实酌保。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另有旨。

（宫中朱批奏折）

23 谭廷襄奏筹议推行大钱钞票章程等事折

咸丰七年闰五月十四日

二品顶戴·署理直隶总督臣谭廷襄跪奏，为筹议推行大钱钞票章程，并于天津、正定、大名三府先行设局，试铸当一铁钱、当十铜钱，以利民用，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遵旨会同御前大臣、军机大臣议奏疏通大钱及铁制钱办法一折，声明在于天津、正定、大名等府设局，添铸当一铁钱、当十铜钱，以便行用。并自本年下忙为始，直隶征收钱粮，悉照银七票三之案办理，其大钱三成，即纳在钞票三成之内，交票交钱，悉听其便。仍于各府设立钞局，准以钞票与大钱互相易换。再以大钱分发各行店，按二八搭配行使，庶钞票与大钱互相通融，以资补救。奉旨：依议。钦此。当经飭司移行各属一体遵照。兹臣督同藩司钱忻和，将应办事宜照依原奏分别筹议。伏查理财以利民用，必权其盈虚，随时酌量变通，然后有利而无弊。今因银不恒足，而以钞辅之，钞不虚行，而以钱实之，欲行钞必先铸钱，欲行钱尤贵重钞，务使钱可济钞，钞可济银，钞即是钱，亦是银，于国用民生方有裨益。谨再悉心筹议，分别条款，敬为我皇上陈之：

一、直隶各州县应设分局，以通钞票也。查官票宝钞推行日久，皆在城市商贾汇集之处，大抵以贩卖交捐为出路，价值率多折减。至民间则因无钱可取，不肯收存，且外省宝钞少而官票多，皆系一两至数十两整数，不能分拆，欲令以现钱购买完粮，势

必不能。因而奸猾之徒，包揽抵换，弊端百出，讼牒繁兴。而各营兵丁所得一半钞票，无可销售，益形苦累，遂不得已令各州县收买各营钞票，通融易解，兵丁稍资贴补，不过十分之一二，未能遍及。设令钞票日久壅滞，较之大钱尤难经理。伏思钞票必须有本，方可通畅。今各州县三成钞票，多系以实钱四千抵收，拟请即以此项作本，令每州每县皆于公所自设分局，于征收钱粮时遵照原奏，将大钱纳入三成钞票之中，与铜铁制钱一律二八搭收。内以二成开发本地就近各营，确有发单印据钞票，以一成留给民间完纳钞票。如完纳不能及数，仍准以二八钱抵交，尽数报司拨用。统计兵饷钞票五成内，有二成当时即准取钱，三成仍归省城掣字取钱，钞票内均有二成大钱搭入，由兵丁推行于市肆，无患其不逐渐旁通。至司库所放抵饷钞票，本有大钱二成可取，毋庸另议。此外所放杂项内五成钞票，应酌量款目，再搭给一成钱，许州县转发行店，以备民间二八搭用。其州县解司杂项，亦准予钞票三成内搭解大钱十分之二。钞票、大钱循环兼用，上下出入均平，自可不致壅滞。所有小民完粮三成钱文，应由局照串票之式发给用印小票，注明钱数，同七成实银一并投柜，于截数时并计钱数，将分局所换营票汇总具批，连小票一并解司，分别存销。庶抵换之弊源可清，而钞票大钱一律行使，非特兵丁生计有益，钞票之本亦无须另筹矣。

一、官票价值应照银价长落，以归画一也。查每票一两，原定部价系作京钱四千文，外加六分补平。第直隶现时各处银价参差不齐，每两京钱三千二、三、四、五百文不等，若仍按京钱四千文作银一两，责令交纳钱粮，比较额征银数转有加增，民间未免苦累。此项票银本系二两部平，应作为库平足银九钱四分，随时按照银价一律核算，仍按部定每两外加六分补平，以足库平之数，使票与银并无二致，上下守之以信，无虞扞格难通。至州

县银价，每京平一两在京钱四千以上者，征收仍不得过京钱四千之数，以示限制。

一、持票取钱，应由局酌分缓急也。查收换钞票以钱粮为大宗，搭放钞票以兵饷为巨款，惟收则银七票三，而放则银票各半，所收之数不敌所放之数。且自咸丰四年以后，行票已及三年，钞票之散归于市肆者正复不少，若猝照市肆银价，概准由局易钱，虽添设铁炉，亦恐缓不济急。倘一概听候签掣行用，则已行之票较少，而未行之票仍多，不足示信于民。今银七票三，改自下忙为始，其持票取钱，应自本年秋季为始。除本年秋季所发兵饷有据之票，在各州县征收三成，抵票钱内按照原收银价收票支钱外，其余散归民间市肆钞票，仍照旧掣字办理，以示限制。俟铁钱鼓铸充足，再行随时酌办。

一、应加铸当一铁钱，以便民用也。查省城添设炉座，广为鼓铸，现在按卯出钱，无虞短绌，但恐行之于近，未能行之于远。本处铁斤较少，购觅非易，工本运费，节省为难。查正定府属与山西平定州接壤，大名府属与山西潞安府相近，彼处均为产铁之区，购运较为便捷。至天津为水陆要冲，商贾云集，财货往来甲于通省。应在各该处就近设炉鼓铸，将来不惟省局之钱充足，省外之钱亦可流通。惟省城铁钱二十五炉，今改为全铸制钱，每日每炉可得制钱五十千文，除去铁斤煤炭价值，炉头匠役工食，以及杂支薪水等项，所余无几，全在经理认真，钱质精良，仍归节省，庶不致于赔累。此外三府倘察看情形，未能多设，应各先开二炉试铸，俟有成效再行续添。此项工本，由司在于收七放五余出二成实银内，按每月应支本银若干，酌拨两个月，以资周转。截至年底通盘核计，除将铸出之钱拨发行用外，盈余之钱仍按市价易银，解司归还成本。其铸钱事宜，悉照省城原议办理，将章程抄发遵照，无须另行更定。但钱局最易滋弊，防弊之法尤应严

密，现已遴选明练正佐各一员前往，会同地方官核实筹办。

一、当十铜钱仍应鼓铸，以便搭配行使也。考钱法古制，民患轻作重以行之，谓之母权子，民患重作轻以行之，谓之子权母，母子相权以衡万物之平，因时制宜亦足以救钱法之弊。应请于省局搭铸当十铜钱，与铁制钱相辅而行，务使铜质精良，轮廓完好，大小厚薄定为一式，轻重纤毫不容增减，以杜私铸之渐，庶几子母相权，轻重兼行，未使非变通尽利之一法。

一、私铸各犯亟应严惩也。查各局鼓铸钱文，炉头匠役罔知畏法，往往盗取余铜余铁，贱价偷卖。应专派委员责成稽查，倘有疏懈，致令偷卖，除偷窃之犯尽法惩办外，即将委员严行参处。其无业游民玩法私铸，严饬地方文武实力查拿，倘有失察，即将该地方官严行参办。

以上各条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朱批：原议王、大臣速议具奏。

（宫中朱批奏折）

24 景淳等奏吉省设立钱局以利钞票周转折

咸丰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奴才景淳、特普钦跪奏，为设立钱局周转银票，现已试行，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咸丰四年奉部颁发官银票四万两，每于杂支各款，均按对成搭放。尔时商贾视为畏途，不肯以钱易票，由奴才景淳督率司员，劝谕绅商购买，随时搭交官项。无如本省出广入微，迨五年冬间，官兵领而莫售、市商买而未交者约有三万二千余两，票法几至壅滞。奴才景淳正复责成官绅筹办间，经户部奏奉谕旨：令各省开设银钱官号，以期票法流通。等因。钦此。遵行前来。

当于省城冲要之区，仿照市廛成规，先设通济字号官钱局一座，凡有旗民赴局卖票买票者，应即随时按照现银酌减作价收售，仍将买卖价值注账备核。又将库内所存官票银七千余两，烧锅票银五千余两、二万余吊，酌提作为票存票本，支应收发。等因。奏经部议复准，遂即拣员招募谄练商民，于省垣新设税局院内，照章开设钱局，悉心经理去后。

兹据承办委员协领常明等禀称：奉飭开设钱局以来，凡遇旗民兑换银票，均照现银酌减作价，所有前提票存票本，并无丝毫蒂欠。计自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起，截至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止，连闰二十二个月，共买官票银七万一千二百六十五两，内除陆续卖交官项者六万一千零七十两外，现存余利仅剩官票银一万零一百九十五两，一切人役工食屋租等项不敢妄议开支，声明禀请核办。等情。

奴才等伏查吉林市廛成规，募商劳金相率论银拨给，及膏火糜费亦无现银现钱支发，因不得不量为筹计，遂拟照试办土税章程，由现存余利内按一五成扣给票银一千五百二十九两，实剩官票银八千六百六十六两，拟即垫发本年俸饷，一俟原拨正项解到，再行归款。

除将买卖票价另行造册咨部外，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官中朱批奏折）

25 庆端奏裁撤福宁等处分局缘由片

咸丰八年三月二十日

再，闽省前因银钱稀少，店票滞行，当经奏明酌量变通，仿照京师行用官票，议请在于省城开设永丰官局，筹拨银番钱文，飭

发委员承领试办。复于省城南门外十里之南台地方，并泉州府属之厦门暨建宁、汀州、福宁三府城各设分局一处，仍由省局印造官票，发交委员承领营运。均经先后奏明，钦奉谕旨允准各在案。

臣等伏查开设分局，原为疏通饷票，藉资推广。现查福宁地方僻处山陬，商贾稀少，汀州壤接江粤，现当多事之秋，亦乏客贩来往，厦门虽商贾辐辏，第大都海外经商，概系现银交易，是以各处用票不过负贩小民，执持零星碎票，旋出旋支，迄今未见畅行。至于司库支放各营饷票，原令领回就地行使，准纳钱粮课款，以孚民信，并饬各州县征收搭解，本未便赴局支取。是福宁、汀州、厦门、永丰官局之设，于兵民既无裨益，在饷票亦并不藉以推广，而局中日逐用费转无所出，势须亏及成本。当此经费支绌之际，何可稍涉虚糜，相应请旨将福宁、汀州、厦门三处永丰分局先行裁撤，以免虚费。此外尚有建宁分局一处，应否裁撤，现经饬令建宁府就近察看情形，另行办理，以昭核实。据军需局道会详前来。

除咨户部查照外，谨会同闽浙总督臣王懿德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

（宫中朱批奏折）

26 彭蕴章等奏河工银两拟议票七银三放给折

咸丰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军机大臣·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臣彭蕴章等谨奏，为遵旨会议具奏事。

河东河道总督李钧奏黄河工需搭用宝钞价值日低，办工踧蹶，亟须变通，以重修防一折，咸丰八年三月十九日奉朱批：军机

大臣、户部会议具奏。钦此。

查原奏内称：窃照黄河修守攸关，从前修工经费向于藩库全拨现银应用。咸丰三年以后，因军饷紧迫，司库支绌，遂有由部筹用票钞搭放之议。河工用款，始则票五钱三银二，既而改为钞八银二，并按每钞一千五百文，作银一两。当宝钞创行之始，每千尚可易钱六七百文，计其所入已不及曩时用银之半，而修防料物价值转昂于前，出纳相衡，弥形苦累。又查近年司库迫于军需，除河工二成银款陆续筹拨外，所有钱粮搭解三成宝钞，因经费未充，难以宽筹成本，不能概赴钞局取钱。其有本局钞只能专供军需俸饷，拨给工用者仍属无几。前数年犹藉捐输之项腾那缓急，嗣以各省均开捐例，招徕不易，亦复有名无实。上年节经奏蒙恩准颁给宝钞接济，得以勉力支持。然其时豫省征收地丁钱粮尚搭宝钞五成，并恃商贾营运于京城五字号取钱，及京铜局收捐，每千可易制钱四五百文。乃自上冬五字号停止取钱，捐铜局停止收捐，各钞蜂拥外行，以致每千仅易钱二百余文，价值日低，势将成为废纸。是河工经费未能再恃宝钞应用，故不敢奏请续颁。臣昼夜焦思，权宜轻重，若不亟筹变通办理，桃汛以后，一遇水长工险，必致措手无从，噬脐莫及。现在豫省征收地丁已定七银三钞，河工用款拟请酌量改为五银五钞，仍复从前旧章，全由司库拨发。等语。

臣等查东河用款，向系全拨实银，自道光二十七年搭用三成制钱行票后，经前河臣长臻奏改搭官票五成，制钱三成，实银二成，复因停票行钞，始将五成官票，三成制钱，俱改为宝钞。其实银二成，则数年以来并无增减，而溃决之患实不始于咸丰五年。可见未用票钞以前，即不能以人工而固天险。查旧钞向无钞本，嗣因京师兵糈维艰，乃奏请鼓铸铁钱，增设五字官号，准兵民持钞换票，此专为京饷起见，非令行钞省分，概向五字取钱也。然

臣等亦虑省钞无有销路，令各省设立钞局，筹备钞本，准百姓分成搭交地丁钱粮，并准以省钞二成向铜局报捐，所以导其出路者至详且备。现在河南征收钱粮已定银七钞三，约计每岁收钞不下百万串，以河工八成之数计之，恐尚不敷搭收，其出路较他省为宽。乃河臣李钧于本年春间，叠次奏请变通之法，总以五字停止取钱为词，今又请改实银五成，宝钞五成，在该河督只知体恤河员，不顾钞法之行废。而臣等通盘筹画，现因经费不足，藉宝钞为接济，全在内外互相维持，若今日议减，他日必至议废，数十人维之而不足，一二人废之而有余。大局所关，殊堪重虑。即实在钞价日低，河员或形苦累，只可多增实银一成，庶于河防工用稍可宽为周转，而库款筹拨亦不至于竭蹶。应请敕下东河总督暨河南巡抚，嗣后河工拨款，即照钞七银三给发，并令严飭河员撙节动用，毋再藉口钱粮不足，致贻后患。一面筹款开设官钱铺，按照京师章程收钞发钱，实力办理。统俟军务告竣，再由臣等察看情形，改复旧章。

再，此折系户部主稿，合并陈明。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依议。河工拨款既加实银一成，自应撙节支放。究其本，惟在地方官实收民钞，一面开设官号，认真办理，则河工放款，或可稍增成数，不致折耗过甚。该河督、巡抚勿徒坐享其成，不肯独任其难，迅速妥筹补救之方。懍之。

（宫中朱批奏折）

27 柏葭等奏清厘五字帐目情形折（附清单）

咸丰八年七月十八日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臣柏葭等谨奏，为清厘五字帐目，所有资本余利，钞本垫款，一切应补应交官项，现已全行完结，惟官

民钱铺川换兑换，内外均有完欠，应行分别催追，谨开单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惟五字钱铺原为行钞而设，向准开出钱票，以为收钞之资。去岁奏明清查五字帐目，其时宝钞与钱票实相依附，深恐字票一动，宝钞因而不行，则前欠既不易清，逐月放款亦无可恃。乃于去岁十月，传集民铺五十家，发本行钞，即于十一月二十日先停字升号钱票，将宝钞移于核对总局开发，并改用长戳新钞。自是以来，钞法日有起色。本年开印时，又将字谦、字丰二号钱票停止，五月内并停字恒、字泰钱票，盖欲使民知宝钞之可贵无假于字票，以渐为之，则无所惊疑也。现在宝钞畅行，字票停止，所有字号帐目即可澈底根查。去岁九月内，五字票存共一千五百余万吊，所有原领资本，历次所领钞本，累年余息，逐一核算。其垫款九百余万吊，提到铜局所收捐项、大库所收杂款内字票全行抵还外，尚有不敷，又提借乾天官号川换兑换项下所存字票抵给清楚。其存铺未用铁大钱、铜制钱、铜当五钱、铅制钱，均已如数交清。一切官项全行完结，另缮清单呈览。

惟字谦、字丰二号票存尚有一百八十余万吊，系官民各铺及军民人等收存者，查川换兑换旧章在所不禁，惟为数过多，该铺所存钱票现钱亦不敷抵。据该商称，系民铺拖欠，内有龙盛、云益等号，难保无影射那移侵蚀肥己情事，应请飭交刑部严行讯追完款。字升号票存虽仅四万余吊，但外有乾天九号呈出存铺未用之票二十万吊零，该商所缴广兴等民铺钱票，其数难符，不能取钱换票。经臣部发交各司坊催追，未据换交，应将该商及广兴等铺移交五城勒限严追。至字恒、字泰二号原有票存五百余万吊，现在官款全完，二号仅余票存五万余吊，铺内所存外票现钱足以相抵，毫无蒂欠。

所有清厘五字帐目官款完结，分别催追票存缘由，恭折具

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依议。办理虽未能澈底根究，但可作此完局，尚属可行。若必逐款清查该五字私帐，徒兴大狱，无裨大局。惟以后预备民铺防制之法，务须慎益加慎，不可为后人作俑，他日艰于补救也。

附 清单

谨将臣部清查五字官号出入总数，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一、臣部历年共放过宝钞，合京钱五千四十八万九千六百二十五吊。内分放过京营兵饷宝钞一千六十六万九千九百四吊，放过官兵米折宝钞九百八十五万三千八百九吊，放过官员俸廉宝钞七百万七千一百六十一吊，放过各处工程宝钞八十九万七千五百九十三吊，放过各项杂款宝钞一千八百六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吊，发过各省截留宝钞三百三十八万吊。以上各款，由臣部制造宝钞，按月开放后，俱应赴五字官号凭钞取钱。

一、臣部共发过五字官号钞本京钱一千二百三十八万一千三百九十一吊六百七十文。内分：发过字升钞本京钱二百四十三万四千七百四十二吊三百六十文，发过字恒钞本京钱二百八十三万五千一百八吊三百五十文，发过字谦钞本京钱二百一十七万三千八十五吊三百二十文，发过字丰钞本京钱二百三十六万一千七百四十三吊三百二十文，发过字泰钞本京钱二百五十七万六千七百一十二吊三百二十文。此项钞本，系由臣部随时给发五字以作收钞之用，如有不敷，向由五字开票垫发。

一、五字官号历年共收回宝钞二千一百九十七万三千七百九十一吊文。内分：字升官号收回宝钞四百七十二万七千四百八十吊文，字恒官号收回宝钞四百四十八万三千五十吊文，字谦官

号收回宝钞四百一十七万六千三十七吊文，字丰官号收回宝钞四百二十二万三千四百三十七吊文，字泰官号收回宝钞四十六万三千七百八十七吊文。此项即系臣部每月放出之款，业经五字收回缴存钞库，其余宝钞有另由捐铜局捐项内收回者，有仍在民间行使者。

一、五字官号开票垫发钞本并底子零尾，足京钱九百二十二万六千九百四十五吊三百六十八文。内分：字升垫过钞本京钱二百二十万四千三百六十八吊九百七十八文，字恒垫过钞本京钱一百五十七万四千九百六十六吊四百六十文，字谦垫过钞本京钱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九百七十吊一百三十八文，字丰垫过钞本京钱一百七十九万五千五百七十九吊一百二十六文，字泰垫过钞本京钱一百七十一万八千六十吊六百六十六文。此项系因钞本不敷，由五字开票垫出之款，应由臣部补给。

一、五字官号缴回铜当五、铁当十并铜铅制钱，足京钱一百一十二万二千六十九吊三百二十八文。内分：字升缴回未用京钱九万四千七百零八吊九百零六文，字恒缴回未用京钱八万八千五百九吊九百八十八文，字谦缴回未用京钱一十三万五千八百五十五吊三百文，字丰缴回未用京钱五十三万九千八百五十九吊八百八十文，字泰缴回未用京钱二十六万三千一百三十五吊二百五十四文。此项系五字钞本内领去未用之钱，除将铜当五钱一万零六百四十二吊五百九十文、铁当十钱一百零四万四千五百零四吊八百八十文、铅制钱一万一千零八吊六百一十六文，请交钱局回炉改铸，又铜制钱五万五千九百一十三吊二百四十二文，缴存大库备用外，所有五字此项钞本亦应由臣部补给。

一、五字官号应找领历年经费不敷足京钱一十八万三千八百三十八吊九百九十六文。内分：字升找领经费京钱四万二千三百九十二吊五百八十八文，字恒找领经费京钱三万六千四百六

十三吊一百九十二文，宇谦找领经费京钱四万七百三十吊九百二十四文，宇丰找领经费京钱四万一千二百四十一吊一百八十八文，宇泰找领经费京钱二万三千一十一吊一百零四文。此项系五字应行补领之款，内除捐铜局收钞平柴处收钱所需经费应请如数给发外，其余铺底家具房租车脚以及历年食用不敷赔垫各数，臣等酌拟减去六成，按四成给发。

以上三款共京钱一千零五十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三吊六百九十二文，俱应由臣部补给。

一、臣部筹款抵还五字官号垫款并应领经费，足京钱一千五十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三吊六百九十二文。内分：抵还宇升垫款京钱二百三十四万一千四百七十吊四百七十二文，抵还宇恒垫款京钱一百六十九万九千九百三十九吊六百四十文，抵还宇谦垫款京钱二百一十一万五千五百六十六吊三百六十二文，抵还宇丰垫款京钱二百三十七万六千六百八十吊一百九十四文，抵还宇泰垫款京钱二百万四千二百七吊二十四文。此项筹还五字垫款，内除提到捐铜局所收字票八百九十四万七千五百六十八吊三百二十八文、大库所存字票五十四万九千一百八十三吊六百二文，作为钞本另案奏销外，所有借用乾天九号所存字票一百三万六千一百一吊七百六十二文，应由臣部于钞本项下酌量给还九号归款。

一、五字官号缴还原领资本足京钱十万吊文。内分：宇升缴还资本京钱二万吊文，宇恒缴还资本京钱二万吊文，宇谦缴还资本京钱二万吊文，宇丰缴还资本京钱二万吊文，宇泰缴还资本京钱二万吊文。此项系五字应缴还部库之款，业经臣部严追，如数缴清，现存核对总局。

一、五字官号呈缴历年兑换银钱所获余利足京钱十七万九吊二百四文。内分：宇升呈缴余利京钱四万四千八百八十四吊二

百二十文，宇恒呈缴余利京钱三万四千五百五十八吊九百五十八文，宇谦呈缴余利京钱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四吊四十四文，宇丰呈缴余利京钱二万五千三百七十八吊九百九十八文，宇泰呈缴余利京钱一万五千七百十二吊九百八十四文。此项亦系五字应呈缴部库之款，均经臣部如数追完，现存核对总局。

一、由官钱总局付来乾天九号未用字票足京钱七十九万九千五百五十五吊六十四文。此项系乾天九号私存未用之票，据该号呈出，业由臣部督催五字商人缴过钱五十九万二千九百二吊八百四十文，内铜当十较多，铁制钱较少，与历次领本之数相符，应由臣部添配二八成大制钱，发还九号归款。惟宇升号所交民票二十万六千六百五十二吊二百二十四文，未能换取现钱，业经臣部交坊换取，应由五城督催完款。此外，乾天九号仍有未用字票，均系该号等私相兑换川换之项，应归入未下票存内办理。

一、五字官号自七年八月清查后，共下过票存足京钱一千二百九十四万七千一百二十一吊三百三十六文。内分：宇升已下票存京钱三百六万九千七百五十六吊七百六十二文，宇恒已下票存京钱三百七万三千四百三十八吊一百五十二文，宇谦已下票存京钱二百二十七万六千五百四十六吊七百六文，宇丰已下票存京钱一百九十一万五千三百九十三吊八百八十二文，宇泰已下票存京钱二百六十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五吊八百三十四文。此项五字未下票存，除历年已收回者不计外，自上年九月清查截数时共一千四百八十余万，叠经臣部严追，共下过一千二百九十余万吊。

一、五字官号未下票存京钱一百九十六万一千一百三十七吊六百一十二文。内分：宇升未下票存京钱四万二千五十吊九百一十文，宇恒未下票存京钱三万三百一十四吊二十六文，宇谦未下票存京钱一百五万一千二百四吊二十文，宇丰未下票存京钱

八十万八千七百四十二吊三百四文，字泰未下票存京钱二万八千八百二十六吊三百五十二文。此项系五字钱票存留民间之款，除字泰、字恒为数无多，其铺内所存外票现钱数目均足相抵，应毋庸议外，字升号票存虽亦无多，但该商另有抵还乾天九号未经换取之票，应请发交东城一律催令清结。惟字谦、字丰二号所欠票存为数既巨，其铺内所存钱票又不足相抵，未便任其拖欠，应请将字谦号商人张兆麟、字丰号商人马锡禄，交刑部讯追。

朱批：览。

（宫中朱批奏折）

28 柏葭等奏清查五字官钱铺情形片

咸丰八年七月十八日

再，查自古行钞未有借资于商力者，咸丰三年臣部因军务吃紧，经费支绌，奏准试行宝钞，其时并无分厘钞本。咸丰四年，商人白亮、刘宏振呈请捐助钞本，承办钞务，惟欲遂其牟利之私，既无报效之实心，且亦并无资本。经管理铁钱局王、大臣奏请设立字大通，分设字升、字恒、字谦、字丰、字泰官钱铺，以铁大钱为钞本，另募商人承办，准其开出本票，照民铺一律交易。复会同臣部议定章程，事事草创，但求兴利，而于防弊之法尚疏。方且谓钱票可以辅翼宝钞交易，余息又可供局铺工食之需，岂知商人之性惟利是图，准其用票，弊即从此而起。遂任意浮开，毫无限制，及咸丰六年专归臣部管理之时，则已成痼疾矣。臣等先后到任，即共相筹画，思一举而廓清之。乃自铁当十钱骤然不行，钞法已岌岌欲坏，且京饷空虚，银款皆折发钱文，两局所铸既不敷支放，添铸铜大钱、铁制钱亦日不暇给，不得不以宝钞钱票弥缝。其间周转腾挪，以至今日。

臣部于去岁清查五字之初，见其帐目纒辑，间有票根不符，

出入舛错之处，原不难立刻分别完欠，将该商送交刑部严行究办，无如钞票垫款过巨，倘摇动民心，纷纷取钱，一时筹付不及，则将因字票而废钞法，又因字票而疑及乾天等号，掣动大局，更无法支持。臣等为国家经费起见，是以委曲筹维，持以镇静，使民不疑，使得逐渐清厘，下无害于民生，上无亏于国计。现在五字旧帐业已查明，分别办理，其五字本票早经停止，不准私开。为正本清源之计，嗣后惟专筹行钞之法。行钞以流通为要，故臣部于去岁传集民铺，发本行钞，至今甚属相安。行钞以筹本为先，故臣部于去岁十一月、本年六月，两次奏准提到山西宝泉分局钱息易银七万两收存，核到处钞库虽未动用，而民间皆以为有此实银，钞非虚纸，无不信用，近更畅行。此皆为钞法作经久之谋，与五字并无干涉者也。夫利权归之于上，则可操纵随宜，委之于下，必至侵渔无艺。若与商贾共事，又无驾驭之术，鲜不堕其奸谋。矧招合此等无赖细民，尤为失策。惟是逐月用款甚多，钞本甚少，尚须随时筹画接济。且既行钞法，亦不能不驱策商人，借资流转。其如何防制，俾不至日久弊生，臣等尚须悉心妥议章程，续行奏明请旨办理。此等情形，既不可令军民共晓，或致惊疑，尤不可使各商闻知，转生窥伺。

理合附片密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宫中朱批奏折）

29 庆端等奏官局票本全虚请改捐输以期归补折

咸丰八年七月十九日

署理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奴才庆端、护理福建巡抚·布政使奴才瑞琿跪奏，为闽省永丰官局提支过巨，票本全虚，拟将防剿捐输经费截止，改为捐输官局票本，以期归补，酌议章程，恭折

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于咸丰三年仓猝军兴，饷需既无可筹那，民店又接踵倒闭，官民交困，几不能支。当经奏准开设永丰官局，行用银钱各票，以期上济国用，下便民生。数载以来，用兵未已，一切军需兵饷，司库搜罗既罄，无款应支，不得已悉提官局票银，借资措拄。计截至上年十月底止，共已提用票银三百八十万两有奇。此项票银，无非仍向官局兑易票钱行使，是以票行日巨，票本愈虚，纹银铜钱缺少，遂致米粮百物，价日翔昂，民难谋生，怨咨日甚。

当经前督臣王懿德会同奴才庆端，将官局危殆情形并恳拨发本票补救缘由，节次奏蒙圣鉴。旋奉敕部议拨浙粤两省地丁关税银二十万两，迄今尚无解到。即就近准拨之闽海关经征常夷各税银六十余万两，及七年八月以后所征税银，又因兵糈军饷急需支发，早已动用无存。票本之归补仍虚，民用之拮据愈甚。据官局委员具报，暂截止本年五月底止，司库提用未还票本，除奉发捐输款项及局中兑易饷票，买卖出入，所获盈余陆续归补外，实尚长用出钱票二千零六十余万串，而现存铜钱铁钱不及百分之一。此外制用银番各票，应备票本尚不在内。似此凭空结撰，层累弥高，设竟一旦倒回，势必即时决裂。值此逆氛未靖，何堪内患重兴？奴才等目击时艰，与在省司道通盘筹画，惟有仰祈天恩，俯念闽省官局票本全虚，民生日困，准予劝捐归补，以济燃眉。并准援照前办防剿经费案内部行，凡捐实在官阶、贡监职衔等项，照例实减二成，递减一成，每百两以七十二两交纳。若捐输钱文，每银一两，折缴制钱一千六百文，以期踊跃输将。惟防剿经费同时并捐，民力恐有不逮，自应即行停止，俾归画一。据军需局司道具详前来。

奴才等复查属实，谨将酌拟章程条款，缮具清单，恭折附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户部速议具奏。单并发。

(宫中朱批奏折)

30 庆端等奏请开捐输以筹局本片

咸丰八年七月十九日

再，督臣王懿德、奴才庆端前接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八年四月初七日奉上谕：黄宗汉奏，闽省自行使铁钱，钱贱粮贵，贫民困苦，相率以钱法粮价为词，入城嚷闹，经将军东纯等许以搭用铜钱，并倡捐粮石半赈半糶，始各散去。等语。此等愚民固为饥寒所迫，如已安静如常，即可悯其厄穷，不必绳之以法。如再挟制把持，即将为首一二人严拿惩办，以儆效尤。至此事既经该民人等历控各衙门，何不早为变通筹画？所有失守各县曾否克复，建郡能否保守？著将现办情形迅速驰奏。等因。钦此。钦遵。仰见我皇上切念民依痼痲在抱之至意。奴才等跪聆之下，惶悚难名。

遵查本年三月中旬，闽省穷民借衅滋闹，即经开导解散，民情安堵，并将被匪窜扰各县现办军务情形，由王懿德会同奴才庆端随时奏报在案。钦奉前因，奴才等复查闽省自军兴以来，兵饷军需两无所出，不得已筹开永丰官局，行用官票，原以借资周转，为一时权宜之计。迄今数载，司库应发饷需，因各省奉拨之银并无解到，本省应征之款又多蠲缓，不得不提用局票暂济急需，而提用愈多，空虚愈甚，以致票轻钱贵，纷纷滚支。是以奏明鼓铸铁钱，稍资补救，乃市侩奸商辄又妄分轩轻，私相折扣，因而壅滞不行，银价日贵，百物腾昂。小民无知，未悉局票之过轻，由于司库之提用，提用之至巨，由于军用之无资，咸谓行用铁钱不便民生，且归咎于官局之经营不善，妄拟委员店伙与地方官自便身图，群相疾怨。节经王懿德于咸丰六年九月暨上年二月、十月，将闽省民困日深并官局危殆情形，先后奏蒙敕部议拨浙粤两省

丁税银两，并闽海关所征常夷各税，陆续拨抵票本之需。旋又饬购铜斤，添炉鼓铸，并将捐输防剿经费随时拨付补苴，节饬地方官与官局委员赶备铜钱，酌平市价，以资救济。均在该绅民等未经呈恳之先。凡有可以筹画之方，无不设法变通，不遗余力。无如奉拨浙粤两省银两暨广东、江西、浙江、四川等省奉拨闽省军需计银一百余万两，均无解到。而闽海关征收常夷各税，固非朝夕得有成数，又因军需拨用无存，票本虚悬，仍元归补。兼以铜钱既购铸非易，平价又耗折不贲，杯水车薪，终属无济。因之市廛贸易依然有票无钱，银价米粮仍复增长无已，小民迫不能待，借以乞平米价，求用铜钱为词，赴督臣王懿德衙门及绅士廖鸿荃家中肆行喧闹。此闽省铜钱缺少，粮价日昂，实缘频岁用兵，司库罗掘无遗，提支局票过巨之实在情形也。

奴才庆端身膺疆寄，未能匡济时艰，五中焦灼，寝馈难安。随与王懿德、东绳倡捐铜斤米石，示期赈粜，搭用铜钱。现在民情虽已安静如常，然值此上游贼氛未靖，省垣银米价值未平，一切饷需司库无款可筹，仍须提用银票，复向官局兑换票钱行使，而宝福局、官局铜钱日逐搭支，所存无几，万一用出官票全数倒回支取，一时官局应付毫无，小民命与财连，诚恐立形决裂，于大局关系匪浅。遂与司道设筹至再，惟有吁恳圣恩俯准另开捐输票本，以期逐渐补苴，俾民间知有归补之方，庶局票仍有流通之益。至闽省原开捐输防剿经费，当兹上游用兵，需饷正切，本属未使请停，而利害通筹，又不得不先清内患，况两捐同时并举，民力亦恐未逮。应请即将防剿经费截止停捐，以归画一。事关全省安危，自应筹办尽善。

除饬司道妥速办理外，奴才等谨将实在情形，附片复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

（官中朱批奏折）

31 瑞麟等奏查出官票所司员私换宝钞请交刑部严讯折

咸丰九年十一月初六日

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臣瑞麟等谨奏，为查出官票所司员代换宝钞，显有情弊，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部于咸丰三年制造宝钞有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二千文四种，其编列字号直行顺写。又于咸丰五年奏准，添造五千、十千、五十千、一百千四种宝钞，其字号俱系画码。街市行使，分别名目，以直行顺写者为长号，以画码者为短号。凡臣部办理入筒掣字之钞，皆系长号，其短号之钞，专备颁发各省之用，向不入筒。一切制造收发兑放，均由官票所前、中、后三厅帮办之员分管，掌关防总办司员总司其事。各项宝钞，俱归中厅收存，遇有兑放之款，前厅随时向中厅领取放给。本年八月间，臣等风闻前厅司员有用短号钞换出长号钞，从中渔利之事。当将掌关防员外郎景雯先行撤任，一面遴派司员细心访查，并调阅官票所前厅、中厅帐簿，逐款核对。自七年六月起，至本年五月止，统计簿内所载，以短号钞换出长号钞共八十余万串。又八月十三日帐簿内写换出长号钞一万串，旋于二十六日仍将长号钞交回。核其情节，显有弊窦。询据前掌关防员外郎忠麟、景雯暨总办郎中王熙震等稟称：历次换出宝钞，实因初定章程原准互换，是以援照办理，期于流通钞法。至本年五月，因制钞纸张不敷，掌关防员外郎忠麟等高定暂停兑换。八月十三日，前厅值宿员外郎崇贵，向景雯言及笔帖式常禄送来短号钞一万串，再三央告欲换长号。景雯因到任未久，不知暂停兑换之议，当经换给。次日王熙震等不允，景雯即向崇贵、常禄等将换出之钞追回。等

语。询之崇贵、常禄则称：八月十三日所换一万串之钞，系素识之内务府笔帖式凤仪赴局换去，旋即向其追回。与景雯等所禀互异。

臣等伏查咸丰三年初行钞法之时，所定章程原准互相兑换，然彼时宝钞并无轩轻，短号之钞亦尚未添造。迨五年以后，添造短号宝钞，并无准其兑换长号明文，何得援引旧章，借口牵混？且长号虽系空钞，而可望入筒，短号宝钞向不入筒，低昂显判。臣等访闻长号钞与短号钞市间价值悬殊，该员等岂能委为不知，乃以例无明文之事，并未回堂立稿，辄行兑换至八十余万串之多？即使尽系商民自换，别无情弊，已属办理乖谬。况本年五月既云暂停兑换，何以八月间崇贵、常禄复有向景雯央求兑换之事？难保非该员等营私渔利，习为故常。其从前包揽代换，恐尚不止此数，亟应严切根究，以儆官邪。连日严讯前厅经手书吏俞俊、归瓚，金供自七年六月起，至本年五月止，所换出之长号宝钞，均系不识姓名商民人等换去，惟八月间换去后仍复追回一万串，系景雯交换。显系恃无刑讯，坚不吐实。相应请旨将员外郎景雯、崇贵，笔帖式常禄，即行解任，并内务府笔帖式凤仪暨书吏俞俊、归瓚，一并交刑部申明办理，以期水落石出。前掌关防员外郎忠麟，现任总办郎中王熙震，总司局务，乃于兑换之始，并未将应否准其兑换之处回堂请示。迨本年五月暂停兑换，又未回堂。且据前厅帮办各司员禀称：因忠麟等有准令兑换之言，是以遵办。实属任意错谬。前厅帮办各员，除员外郎色卿额业经病故，主事但绅业经丁忧回籍外，尚有郎中奕迁、员外郎承恩、主事丰瑞、笔帖式宝麟，曾否包揽代换，虽未查有确据，惟查其任事日期俱在咸丰七年六月至本年五月期内，俱曾经手兑换，亦难保无前项情弊。以上六员，均应听候刑部传讯。

所有臣等查出官票所情弊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

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朱批：景雯、崇贵、常禄、凤仪均着即行革职，并书吏一并交刑部，着实审核对处之王、大臣会同严讯。忠麟等六员，均着暂行解任，听候传讯。

（宫中朱批奏折）

* * *

说明：第57页第8件，具奏时间应为咸丰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同治年间东北人民反清斗争史料

编者按：咸丰、同治年间，清统治者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人民革命运动，维护其统治，加紧了对东北地区人民的苛派，并且频繁征调马队壮丁入关，给这些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于是，从咸丰十年始，奉天、吉林和直隶承德府所属朝阳、建昌等地的贫苦人民，相继揭竿举事，掀起了持续七年的反抗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他们前赴后继，此伏彼起，每股或“四五百人”，或“数千名”，或“万余人”，抗官劫狱，攻城略地，有的还进军关内，攻入京畿的蓟州、宝坻一带，给了清统治者以有力的打击。

这次反清斗争地区广，时间长，形成的档案文件较多，共约五十余万字。本辑先将同治二年至五年间有关葛城隆、王五等人领导反清斗争的文件发表，其余有关王达、李凤奎、才宝善、马傻子等人分别领导反清斗争的档案史料，今后再酌情公布。

1 景纶等奏报已分派官兵堵剿葛城隆折

同治二年正月初三日

奴才景纶、麟瑞跪奏，为流匪窜入山场，啸聚滋扰，现已分兵剿办缘由，先行恭折由驿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据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咨报：该处东南深山黑背地方，詎有朝阳流匪葛城瀚、李玉、宋把什、董任田等，啸聚四

五百人，裹胁商民数千名，打造军械，负嵎横恣。等情。奴才等查黑背地方，北近三姓，南通宁古塔、琿春，山路崎岖，树株稠密，西与阿勒楚喀、拉林、五常堡一带曲径相达。当即飞飭各该处一体断其粮道，派兵严防，互相援应去后。兹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复准富尼扬阿咨称：该匪突然窜至城南乌斯浑屯抢掠烧房，已派官兵追捕。并据署阿勒楚喀副都统富隆额咨报：拣派蓝翎佐领英春，管带官兵西丹二百名，驰往三姓助剿，并派防御色克精额督率官兵西丹练勇四百名，驻扎色勒佛特库等站各要隘防堵，以遏分窜。各等情。飞报前来。

奴才等伏查三姓地处极边，距省千余里，婴城孤守，官兵势单。兹该匪擅敢挟众抢掠烧房，任意鸱张，实属罪大恶极，自应加派官兵，立予殄灭，以杜蔓延。当由省城遴选曾历戎行之副都统銜佐领常喜、佐领和常，管带官兵四百名，配齐鞍马军火，即于十二月三十日分为两起启程，驰赴阿勒楚喀、三姓一带扑贼，所向合力攻剿，以期迅速歼除。此次各城官兵西丹应需盐粮及药铅等项，拟请援照成案，暂由押荒项下动拨，统俟事竣核实汇奏。

除已咨会黑龙江将军拣派官兵在于接壤处所堵缉外，所有奴才等据报流匪啸聚滋扰现已派兵剿办缘由，理合先行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官中朱批奏折）

2 景纶等奏三姓官兵与葛城隆所部接仗情形折

同治二年正月初六日

奴才景纶、麟瑞跪奏，为三姓据报官兵击贼获胜各情，恭折由驿奏祈圣鉴事。

窃查前因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报称：该处深山黑背地方，詎

有朝阳流匪葛城濠等，啸聚多人滋扰，势甚鸱张。当经奴才等遵派省城官兵四百名，阿勒楚喀官兵二百名，驰往援应。等情。于本月初三日恭折奏闻。

兹据该副都统富尼扬阿咨报：前派哨探弁兵卢凌、卡官双寿先后报称，黑背匪首葛城濠等，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带领众匪连裹胁民夫，约有万人，建立旗帜，分为三股出巢，一路焰烧乌斯胡、黑匣子沟、漂汤河等处旗民房屋粮物。等情。随派佐领凌祥、富尼雅罕、讷尔吉带领马步官兵五百名，分路迎敌。二十七日该逆从东西南三路扑城，官兵即在距城二十余里之三家屯子地方截击，自巳至戌，不分胜负。该副都统富尼扬阿，督同协领永祥，率领守城官兵练勇丁壮炮手，两路接应，枪炮齐施，逆首葛城濠身受枪伤，势微队乱，官兵乘间闯入重围，斩擒匪众千余名，夺获旗帜五杆，大炮三尊，抬炮三杆，长一丈过山鸟六杆，五六尺马鸟子三杆，抬枪四杆，手把炮十杆，炮车二辆，火药炮子十五篓，牛马爬犁二十六张，大铁车一辆，木车二辆，牛五十一条，马十匹，骡子一头。该逆势不能支，向南败走。官兵追至二十里山嘴子地方，匪众四散，官兵即在彼屯扎堵御。一面候兵合力追剿，并声明在事奋勇杀贼尤为出力人员，及伤亡弁兵丁壮，容俟查明分别奖恤。等因。先行飞报前来。

奴才等查三姓存营官兵本不敷差遣，兹该逆等胆敢乘虚乌合出巢，烧抢村屯，并分三路扑城，与官兵鏖战五时之久，殊属情同叛逆。迨经该副都统富尼扬阿、协领永祥，亲督守城兵勇丁壮，分路接应，枪炮齐施，斩擒千余名，夺获旗帜枪炮多件，以少胜众，力保危城，所办尚合机宜。惟前报真贼仅有四五百名，余属被胁商民，现经惩创，胁从溃散，则该逆势已穷蹙，亟应包抄兜击，毋任分窜。当即飞札省城佐领常喜等管带官兵，兼程赶赴三姓，并飞行宁古塔、阿勒楚喀副都统一体进兵攻剿，仍咨副都统

富尼扬阿督饬各路官兵，乘胜入山穷搜。务期净绝根株，毋留余孽，以仰副圣主绥靖边疆至意。

除伤亡弁兵丁壮应俟查明核办外，所有此次在事出力人员，可否准予查明择尤汇案保奖之处，出自鸿施。合将奴才等据报三姓官兵击贼获胜情形，先行恭折由五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官中朱批奏折)

3 玉明等奏奉省预派官兵以备扼剿折

同治二年正月十九日

奴才玉明、侍顺、和润、景霖跪奏，为遵旨豫派官兵，以备扼剿兜拿朝阳败溃流匪，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本年正月初十日，接据吉林将军咨开：该省三姓地方，有朝阳流匪葛城濞等，啸聚万人，焚掠滋扰，业经奏明派兵剿捕获胜，贼势穷蹙，匪众败窜。等情。咨行前来。奴才等当即飞饬西北沿边旗民地方各官，并前派带兵驻扎法库边门之缉捕委员等，加意严防，确切侦探，倘该匪等一有窜入奉天信息，即为督带官兵役勇迎头截击。等因。饬办在案。

适于正月十六日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前因热河朝阳流匪窜至三姓东南深山黑背地方，复突至城南乌斯浑屯抢掠焚烧，当经谕令景纶等会同特普钦派兵会剿。兹据景纶等奏，匪首葛城濞等纠匪万人，分扰乌斯胡、黑匣子沟、漂汤河等处，并分路扑城，经佐领凌祥等督兵截击，副都统富尼扬阿督率兵勇接应，葛逆身受重伤，我兵冲入重围，擒斩甚多，逆势不支，向南败走四散。等语。此股贼匪，前据景纶等奏聚集四五百人，裹胁至数千人，此次奏称约有万人，是其啸聚日多一日，虽官军

接仗小胜而众四散，仍未大受惩创。该处地面辽阔，山势杂沓，贼匪最易藏匿，且此击彼窜，更足疲我兵力。著景纶、麟瑞、特普钦慎遵前旨，督令派出兵勇，会同宁古塔、阿勒楚克副都统一体进兵，跟踪追蹙，入山穷搜。并飭令各该地方官督率兵团，将首要各匪次第剿捕查拿，毋令日久蔓延，致成燎原之患。吉林三姓与昌图毗连，该匪业经南窜，设被阑入，盛京根本重地，又复吃重。著玉明迅即豫派得力将弁，督带兵练，实力扼剿，与吉林、黑龙江官军会合兜拿，一鼓歼除，毋留余孽。如该匪已经吉林官兵剿散，即著责成各该旗民地方官，认真掩捕尽净，以保巖疆而弭后患。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钦遵。前来。

奴才等恭读之下，仰见宸谋周密，轸念根本重地之至意。当即遵旨由省中抬枪营豫挑精兵五百名，配齐军械，拣派曾历戎行之协领喜安统领管带，并佐领锡朗阿、卜恒有及骁骑校等委为营总扎兰，专候调用。惟查三姓一带与奉省较远，贼之有无复聚及其所向，现未探明，碍难悬飭官兵前往。业经飞咨吉林将军速将该贼匪败溃以后，有无复聚，前此南窜，现与奉省何处，作近查明，星飞见复，以凭派兵兜剿，稍节虚糜。仍严飭昌图及沿边旗民地方各官，不时远发侦探，一体戒备。如该匪等被吉林、黑龙江官兵跟踪追蹙，窜距奉省稍近之处，即星速驰报，不俟阑入，即当飞飭备调官兵，刻急前往，会合兜拿，务期一鼓歼除，毋留余孽。倘该匪等已被吉林官兵剿捕星散，难保其不纷逃奉省潜藏。奴才等并严飭旗民地方各官，一体躋访，掩捕净尽，免其复燃。

谨将奴才等遵旨豫挑官兵，以备会合兜剿流匪情形，恭折由驿复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著即认真防范，不准稍有疏懈。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4 景纶等奏报三姓等处官兵追捕葛城隆及余众折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奴才景纶、麟瑞跪奏，为三姓、宁古塔据报官兵追剿逆匪，擒斩多名，现仍分兵搜捕缘由，恭折由驿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以葛逆败后带伤东逃，派兵跟追，并宁古塔官兵截杀南窜匪众，暨奴才等请停邻省援兵征进各情，于正月二十日恭折奏闻。嗣于二十五日准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咨：据佐领讷尔吉稟报，该员带兵尾追葛逆，于初十日驰抵赫岱河地方，见贼匪数十名在前，各持枪炮器械，该员整队迎击，逆匪拼死拒敌，我兵奋勇直前，枪毙悍贼三十二名，夺获大炮一尊，抬枪五杆，刀矛七件，贼始败退狂奔。该员复督兵尾随，于十二日追至穆楞河南，詎贼众占踞窝棚一所，喊称宋大王在此，坚守不出，由内施放枪炮。我兵自外攻击，讷尔吉因恐久战兵疲，遂令炬焚，致首逆宋把什即宋发绰号宋大王、龚易汰等首先突出，经官兵擒获。维时由东北沟窜出首逆李玉、冯易汰率匪百余人来扑救援，我兵奋力冲杀，枪毙贼匪纷纷倒地，生擒首逆冯易汰，贼势不支。李玉乘空拨马向东南逃窜，讷尔吉等分兵尾追三十余里，不见踪迹。委参领富顺、依勒杭阿等追杀余匪四十余名，生擒首逆王怀洺等五名。适值山重树密，天已昏黑，始行撤队。共计剿杀贼匪二百余名，夺获大旗一面，大小枪五十杆，刀矛四十余件，火药十篓，铅丸一篓，受伤兵二名，倒毙马五匹。十三日，讷尔吉分带得力弁兵五十名，追至俄国交界^①白稜河地方，询悉首逆葛城隆带领三

^① 1860年(咸丰十年)11月14日沙俄利用英法侵华联军攻占北京的军事压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了俄国。此处及第9件、第10件中所说“俄国交界”、“俄界”，均指沙俄强行侵占中国领土后的中俄边界，所说“俄国界内”某地，均为沙俄强行侵占的中国领土。

十余人，乘驾爬犁向兴凯湖西南逃遁，外有马贼十数名，由湖口南窜。该员一面知会沿卡，一面督兵前进，复追至西洋河地方，风雪大作，人马困疲，遂将擒获首逆宋把什等八名内，龚易汰伤重不能动转，割取首级，一并飭交委参领富顺带兵解赴三姓副都统衙门，并请援兵合力追洗等情，报经该副都统富尼扬阿，即派吉林佐领常喜带兵星驰前进，会合讷尔吉极力穷追。等情。续于二十六日准宁古塔副都统喀通阿咨：据佐领瑞征禀报，巡哨前锋常林等，于十二日在磨石沟地方搜遇张立本股内逃匪九名，该匪持械迎敌，经常林等随即枪毙六名，生擒赵幅发、于素凌、刘汶赫等三名，缚解到营。詎于素凌脱锁奔逃，即经官兵追杀，仅将赵幅发、刘汶赫以及夺获贼马刀矛一并解送核办。当经副都统喀通阿申明赵幅发等委系助逆贼匪，可否援照咸丰五年通行就地正法之处，咨请飞报前来。

奴才等查葛逆一股败后东逃，直奔乌苏里江，迨经佐领讷尔吉等督兵尾追击杀，羽党殆尽。该逆始行南折，越穆楞河，仅剩二十余匪，由兴凯湖向西南逃遁。是首逆穷蹙已极，不难立予殄灭。惟兴凯湖西南一带山深路险，地属宁古塔，而岭南毗连珲春，均与俄界接壤。奴才等已飞行副都统喀通阿，并札协领台斐音阿，严飭在事官兵，无分畛域，极力搜捕，勿使一名漏网，以弭后患。仍飞咨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务将黑背一带地方搜剿肃清，及严飭佐领讷尔吉、常喜等督兵追捕逸逆，务期净尽。

除咨复宁古塔副都统即将生擒贼匪讯明后就地正法外，合将奴才等据报官兵追剿逆匪擒斩多名，仍令搜捕各缘由，谨恭折由五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5 特普钦奏盘获葛城隆伙众解赴三姓申办片

同治二年正月

再，查三姓黑背地方，流匪葛城濼等聚众滋扰一案，奴才节经札飭呼兰城守尉吉拉明阿并委员协领乌里布等，派委官兵在于沿江一带堵击防范。嗣据吉林奏报该逆匪业经官兵击败，向南逃散。奴才恐其仍有北窜余匪，复经严飭该尉协派兵分路侦探截缉。兹据报称：委员等在江北先后拿获逃犯张连、李帼起、李宽、张富、王泳等五名。经该城守尉等严加究讯，连次熬审，该犯等仅止供称前被逆匪葛城濼等裹胁逼从，并未与官兵接仗，旋即乘空逃出，经呼兰巡防官兵盘获。等情。呈报前来。

奴才详查张连等俱关叛逆案内重犯，虽俱供系被逼胁从，未与官兵接仗，难免不恃无质证，有避就情事。查该匪等被击逃散情形，在事官兵身亲目睹，断难掩饰。奴才随飭将所获张连等五犯就近解赴三姓副都统衙门，研审确情，照例办理，以免轻纵，而昭核实。除飭复呼兰城守尉差派妥干官兵，并咨照三姓副都统衙门派员带兵约期会同接解外，所有奴才据报拿获邻省窜匪解送三姓申办缘由，理合附片奏闻。

再，据该城守尉等报称：现在江冰开化，北窜匪徒难以偷越，除飭该城守尉仍派妥兵在各渡口查缉外，所有前派委员协领乌里布，现已飭令回城当差。合并陈明。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6 景纶等奏遵旨飭查葛城隆等股确数情形折

同治二年二月初四日

奴才景纶、麟瑞跪奏，为三姓所报贼匪数目前后悬殊，现在

遵旨飭查，暨副都统富尼扬阿咨报携印入山剿匪日期，先行恭折由驿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同治二年二月初三日钦奉上谕：景纶、麟瑞奏三姓黑背余匪败后四散，现只有百余匪向东奔逃，官兵足敷搜捕，请停止黑龙江援兵一折。前据景纶等初次奏报，朝阳流匪葛成澹等窜至三姓东南黑背地方，复突至乌斯浑屯，裹胁数千人，打造军械，负嵎横恣。嗣复据奏报，匪首葛成澹等纠匪万人，分扰乌斯胡、果匣子沟、漂场河^①等处，分路扑城。是该匪等愈集愈众，其势甚炽。叠经谕令景纶等会派各路兵勇一体兜拿，并未据该将军等将此股贼匪如何痛加剿洗情形详细续奏。兹据景纶等奏，首逆葛成澹前在山内勾结金匪出巢，被击四散，该逆带同百余贼向东奔逃，官兵分路进剿，足资搜捕，毋庸邻省援兵助剿。各等语。景纶等前后所报匪众数目多寡，何以如此悬殊？前奏由数千至万人之众，究竟何往？是否系前次侦探不实，抑系此次粉饰奏报？著景纶等确查复奏。黑龙江与三姓以江为界，现既经特普钦派兵严防，即著景纶等知照特普钦严密堵击，毋令匪徒逃窜，并严飭富尼扬阿派出之佐领讷尔吉等跟踪追剿，务将首逆拿获，匪众歼除，毋得贻误，致干重咎。黑龙江官兵如可毋须助剿，即著景纶等知照特普钦暂停调派。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奴才等跪读之下，仰见圣虑深远，烛照无遗，曷胜钦佩之至。伏查上年十二月间，先准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初报，东南黑背地方，詎有朝阳流匪葛成澹等啸聚四五百人，裹胁数千名。继称出巢后，纠匪万人，纷扰乌斯浑屯等处，经该副都统亲督兵勇迎敌，擒斩甚多，余匪四散。该逆等回巢后，复于正月初二日，葛成澹带领百余匪向东奔逃。各情形。均系奴才等先后据富尼扬阿咨

^① 果匣子沟、漂场河，第二件上作黑匣子沟、漂汤河。

报，随时具奏，断不敢稍有粉饰，自干咎戾。至该副都统咨称向东奔逃，系专叙葛逆一股而言。其黑背山内尚有真贼若干，并未据富尼扬阿咨报，奴才等亦不敢悬揣妄拟。惟有宁古塔佐领瑞征于山南隘口，截杀贼目张立本一股九十六名，均经奏报在案。

现据该副都统咨称：亲率后路援兵，于正月二十一日携篆启程，入山搜捕。并据宁古塔副都统喀通阿咨报：探差委官庆林带领兵勇八名，于正月二十一日巡至亮子河地方，突遇贼匪十六名，因见兵少，逞凶格斗，经委官兵勇枪毙贼匪十五名，生擒贼目谢幅一名，夺获手炮二杆，大刀二把，长矛八杆。各等因。奴才等查黑背一带，北接三姓、南通、宁古塔，约程数百余里，其间树株稠密，山势杂沓，奸宄易于藏匿，而山外各要隘现在严防尚密，所有黑龙江官兵似可毋须助剿。

除飞飭副都统富尼扬阿搜山，务期一律肃清，并将前后所报匪众数目多寡，何以悬殊情形，凛遵谕旨查明咨报，到日另行复奏，及知照特普钦暂停调派援兵外，合将奴才等遵旨飭查及富尼扬阿携篆入山缘由，先行由五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吉林距三姓一千三百余里，该副都统现已入山搜捕，查复尚需时日，合并声明。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著即严飭富尼扬阿认真搜捕，务期擒获首恶，尽绝根株，毋留余孽。钦此。

（官中朱批奏折）

7 景纶等奏分路搜捕葛城隆余众情形折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奴才景纶、麟瑞跪奏，为三姓、宁古塔续报击杀伙贼多名，黑背肃清，现仍分路搜捕各情，恭折由驿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奉谕旨，飭查三姓先后所报贼匪数目，尚需时

日，及副都统富尼扬阿亲率官兵于正月二十一日携篆入山日期等情，于二月初四日恭折驰奏，十八日奉到回折。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著即严饬富尼扬阿认真搜捕，务期擒获首恶，尽绝根株，毋留余孽。钦此。当即飞饬富尼扬阿凛遵照办，并行令各处一体认真严缉去后。

兹据富尼扬阿报称：溯查首恶葛城濛等，勾结金匪出巢作乱时，欲逼商夫拼死，先将河沟食粮焚尽。迨经官兵击败后，真贼伏岩穴居，附近抢掳，胁从奔溃四散，间有潜藏，当经分布官兵堵御，并出示晓谕乡团一体协缉咨报。后该副都统于黑背山内搜贼周泳洺等八犯，讯系曾随助恶接仗受伤属实，遂即正法。又获林昌幅等二十名，实系贫民避难，并无助恶确供，于二月初六日押带回城，究明另办。旋据各路官兵及远近村屯练勇陆续呈报：佐领凌祥、富尼雅罕等带领兵勇在黑背、大顶子等处先后毙匪一百三十余名，防御海山等在三道河地方毙匪五十余名，六品军功音登阿等在德穆力等处毙匪七十余名，前锋校永林等在黑树林子地方毙匪五十余名，前锋校额勒锦布等在漂汤河一带毙匪五十余名，蓝翎前锋巴哈布等在土城子一带毙匪七十余名，委官平福等在山嘴子地方毙匪三十余名，蓝翎前锋乌尔滚布等在木树图一带毙匪八十余名，嘎善达讷苏肯等在阿木达地方毙匪七十余名，嘎善达富春等在瓦丹屯毙匪三十余名，嘎善达塞坎图等在大顶子地方毙匪五十余名，法勒哈达保山等在孤家子地方毙匪十余名，嘎善达音德在大古洞地方毙匪三十余名，骁骑校哈布青阿等在黑背地方毙匪六名，团勇依勒敦等在乌斯胡东山截杀败匪一百七十余名，团勇霍凝阿等在大礮子地方截杀败匪九十余名。各夺获枪炮刀矛多件。统计毙匪一千余名，报经该副都统确察无异，声明黑背现已肃清，并无真贼藏匿。第恐东路一带尚有余孽，前拟乌苏里呢满挠力等处分置官兵堵缉。该副都统因寒

葱沟、柳树河一带山场，树株稠密，易于藏奸，亟应乘势穷搜，以期净尽，复于二月十三日携篆督带各处官兵，启程东行晋山等情。并据副都统喀通阿咨报：佐领瑞征、蓝翎色普珍等，于二月初三日巡至西南岔地方，见有马贼六名，带同步贼五十余名，列队鸣张。经该员等督率马步兵勇，枪炮齐发，逆匪仓惶乱队，我兵乘胜奋击，贼众向东奔逃。于初四日追至穆楞河东，生擒悍贼翟辛、谢均淮二名，枪毙贼匪五十四名，夺获长矛二十三杆，马六匹，锅二口，刀二十二把，倒毙官马一匹。讯据翟辛等供均系伙匪，并称葛城濛带领十余人向南奔逃，该员随即尾追。诂翟辛、谢均淮因受伤重，于次日殒命，割取首级呈送核办。又据骁骑校巴哈布在凉水泉子拿获于世发、李万洋二名，讯系伙贼，应即就地正法。各等情。咨报前来。

奴才等查看首恶葛城濛前被佐领讷尔吉追逐，由兴凯湖向西南奔逃，奏奉谕旨：著即行知喀通阿，无分畛域，合力堵截，毋令窜入俄界，致貽后患。等因。钦此。遵即通飭照办在案。兹据该处讯取伙匪供称，葛城濛又往南窜，瑞征跟踪尾追等情。然首恶不除，终留孽根，现无论窜抵何处，东南一带应即责成宁古塔、琿春严飭在事官兵，极力追捕，设法缉拿，以绝后患。

除已飞飭副都统喀通阿、协领台斐音阿迅飭官兵相机照办，并令富尼扬阿赶紧查明先后所报贼匪数目悬殊情形，到日另行复奏外，合将三姓、宁古塔续报歼擒贼匪多名，黑背肃清各缘由，恭折由五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览奏均悉。仍当极力追捕，务擒首恶，毋稍疏懈。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8 景纶奏查明三姓所报数目前后悬殊实无掩饰折

同治二年四月初八日

奴才景纶跪奏，为遵旨查明三姓所报贼匪数目前后悬殊情形，恭折由驿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奉谕旨：景纶等初次奏报朝阳流匪葛城濠等窜至三姓黑背地方，裹胁数千人，打造军械，负嵎横恣。嗣复据奏，葛城濠等纠众万人，分扰乌斯胡屯等处。是该匪愈集愈众，其势甚炽。兹据景纶等奏，首逆葛城濠前在山内勾结金匪出巢，被击四散，该逆带同百余贼，向东奔逃。各等语。景纶等前后所报匪众数目，多寡何以如此悬殊？著确查复奏。等因。钦此。奴才等遵将前后据咨随时奏报，不敢稍有粉饰，并副都统富尼扬阿携印入山，遵旨飭查需时等情，曾经奏明在案。

兹据富尼扬阿咨报：黑背山场在三姓城东南，相距一百八十余里，地属荒区。上年十二月间，闻该处流匪酿患，当派弁兵探悉葛城濠等聚集四五百人，裹胁数千人，打造军械，负嵎横恣。旋即窜至城南乌斯胡屯，抢掠烧房，派兵剿捕等情。先后飞行报省。詎该逆拥众突出，分为三股，焚掠乌斯胡、黑匣子沟、漂汤河等处，于二十七日直扑姓城。富尼扬阿亲督官兵商团，迎至三家子地方，背城接战。仰仗天威，神灵护佑，俾官兵奋急争先，所向无敌。维时富尼扬阿见其前驱步队，率皆被胁商民，遂飭官兵呐喊，解散多名，复因该逆炮炸，反伤贼众，官兵乘势掩杀，计毙千余名，贼始败退。官兵追至山嘴子地方收队，即将贼众纠邀万人扑城获胜情形报省，一面探悉回巢者约有千数人，余匪四散。富尼扬阿因各路援兵尚未赶到，未便轻进，随飭佐领讷尔吉等分兵驻扎，以为犄角之势。正月初五日探报，贼巢已自二十八日起复溃散二三百人，仅胜六七百人，或二三十人及百数来人，先后分起

向东奔窜。葛城濠、李玉各带百余人，亦往东逃。富尼扬阿即飭佐领讷尔吉等尾追，擒斩宋把什等二百余名，并据各路官兵及远近村屯练勇，先后搜毙伙匪一千七十八名，均经随时咨报奏明在案。第当凶焰初起，贼势鸱张之际，确数无由查知，因关军务急迫，仓猝具报请援，致以数千遽谓及万，迨经接仗，被击四散，而东路差探葛逆一股带领百余人分窜。等情。飞咨据奏。此即先后所报数目悬殊之原委也。所有黑背等处现已肃清，实无真贼藏匿。至接仗时仰荷神灵护佑情形，另文声请具奏。等因。声复前来。

奴才伏查前审犯供：葛逆潜至黑背，啸聚四五百人，因闻谢幅通信，谋攻三姓，遂逼胁各沟商民金夫七八千人出巢，焚掳村屯，复有裹胁等语。是该副都统初报数千，继称及万，似非无因。迨扑城之际，则勉强尾随者，早已乘空奔逃，而被胁前驱者，又经官兵解散，所剩助恶余匪均已歼除，黑背地方业就肃清。惟真贼败后相继东奔，意在越界避匿，然现经渔猎民夫暨官兵擒斩殆尽，谅无复焰之虞。奴才详核富尼扬阿先后所报各情，尚无掩饰等弊。

除将所请褒答神麻之处，另折陈奏外，合将奴才遵旨查明富尼扬阿所报匪数前后悬殊情形，谨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副都统麟瑞巡查参山，未经列衔。合并声明。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9 景纶奏已将葛城隆正法并严缉才宝善片

同治二年四月初八日

再，奴才景纶片奏，本年三月十八日钦奉上谕：葛城濠股匪逃赴兴凯湖西南一带藏匿，经佐领瑞征密嘱民夫张义幅等纠

人夫，前往俄国界内雷风河，将葛城濛生擒解省。惟此股首匪尚有才宝善在逃，著景纶亲提葛城濛严讯踪迹。等因。钦此。

奴才伏查前于咸丰十一年遵奉谕旨，严飭各处官兵搜捕朝阳逆匪才宝善等，当即通飭所属一体访缉，仍于按月结报一次，以便稽察。嗣据委员厅汛先后拿获已办强盗案内李玉等犯十六名，讯系朝阳伙匪，李玉系李颢溇之子，迨时究不出才宝善下落。此次生擒葛城濛，当宁古塔解到时，奴才曾经督飭司员，亲验该犯肩甲伤重，遂严审据供：初在热河矿场谋食，系因高喇嘛盗马案牵连，监禁县狱，迨李颢溇劫出，随从才宝善等作乱，经各路官兵追杀四散。元年夏间，该犯同王添汉潜至三姓，进黑背谋生，十月间起意商同复仇。等语。录供在案。诘其才宝善下落，则称毫无所闻。奴才因该犯先被三姓官兵枪伤，肩甲溃烂，验觉沉重，恐其幸逃显戮，无以示警，遂于申明后，恭请王命正法，缮折驰奏。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刑部知道。钦此。

奴才查才宝善潜匿何方，或更易姓名，或变装潜迹，必须随时暗访严查。除悬立赏格飭属一体照办外，理合附片声明。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10 景纶奏宁古塔等处续获葛城濛余众正法折

同治二年四月初八日

奴才景纶跪奏，为宁古塔、琿春续报歼擒余匪，行令就地正法，恭折附驿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现据宁古塔副都统喀通阿咨称：佐领瑞征于三月初三日在猫尔毕拉地方，巡遇窜匪四名，枪毙三名，生擒王甸羊一名。解经该副都统审据王甸羊供：系葛逆伙匪，被官兵打败后，同王添汉、张三孤丁、李详等七人逃至俄界张家窝棚，因持强索食，

被菜营人将王添汉、张三孤丁、纪姓三人击毙，伊与李详及不知姓名二人脱逃，经官兵巡遇，击杀李详等三人，将伊拿获。等语。续据佐领瑞征报称：拣派蓝翎催色布珍等带兵追捕贼匪，于三月初二日行抵富尔丹城地方，据该处民夫邹培贞等呈报，遵奉传谕，于二月初三日查有李玉、陈发即陈胖头伙党谢坤、王疤痢脸子等二十余名，逃至俄界东土门子高祥菜营，经高祥暗约各沟人夫四十余名缉捕。诎匪众死力抗敌，营夫无计生擒，即行悉数枪毙。因距塔城二百余里，兼之山雪过大，未得枭首送官，遂将逆尸尽行火化。但恐官处弗信，并出具倘有不实甘领重罪联名切结一纸，暨邹培贞等获得李、陈二逆马鸟枪大刀旗帜等件，呈递前来。

又据宁古塔协领莫尔根报称：于二月初三日由南路搜截，适抵万鹿沟李添祥菜营，遇窜匪孙什宽、张禧鸣二犯，持械拒捕，当即枪毙，割取耳级，驰送来城，并声明东山一带现已肃清。又据辉春协领台斐音阿呈报：佐领富勒杭阿、六品军功海明德等在绥芬河西二道沟地方，截杀黑背马贼二名，生擒李泳淮、李成发二名。恩骑尉恩特恒额在昂帮毕拉地方，生擒屠攻会、杨青山、牛士顺、金淋四名，又在船房子地方枪毙窜匪四名。骁骑校额勒德穆等在马鞍山地方，枪毙孙为先、赵德元二名，生擒陈蕙一名，夺获马匹器械。讯据生擒各犯供系葛城濛伙党，被三姓击败后，复由罗家营过穆楞河接应宋把什，被官兵打败，逃至东山一带潜藏，并闻李玉等已被菜营击毙。等情。经该协领将李泳淮等七犯解送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审办。各等因。

奴才已飞咨喀通阿，将生擒王甸羊、李泳淮等八犯，于申明后即行就地正法。惟查东边俄界各沟旧有中国渔猎民夫，现经佐领瑞征牌传悬赏缉捕逆匪，该民等即能认真合力擒斩多名，鲜有漏网，实属晓义急公。此次李玉、陈胖头、王疤痢脸子等二十

余名，逃至土门子，经高祥纠众悉数歼毙化尸，将枪械旗帜加结呈报，而琿春讯取匪供亦有李玉等被菜营击毙之语，则邹培贞所报各情似无疑义。复经该副都统派员访察相符，自应准其分别奖赏，以示信守，而备将来。

所有奴才据报宁古塔、琿春续获余匪行令就地正法缘由，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11 景纶等奏东山肃清撤兵归伍折

同治二年四月十九日

奴才景纶、麟瑞跪奏、为三姓续报搜获东山贼匪，各路一律肃清，副都统富尼扬阿业经回城，应飭援兵归伍各情，恭折附驿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据富尼扬阿咨报，黑背肃清，恐东路寒葱沟等处山场树株稠密，易于藏奸，该副都统携印亲督官兵，于二月十三日启程东行晋山等情，曾经奏明在案。

兹据副都统富尼扬阿先后报称：据佐领富祥呈报，余匪窜匿俄界，当即悬赏，密嘱民夫王泳全、张立忠等约人协缉。嗣据张立忠等稟报，在刀皮河一带拿获窜匪王青山、高发、徐俭、冯得子、佟幅五名，击毙李振江、王振邦、吴祥、朱洛屋、胡洛屋五名，夺获火枪扎枪二杆。王青山等因拒捕受伤，路远难解，遂割取首级呈送前来。并据巡防老岭骁骑校斐凌阿、莫力卡伦骁骑校贵春带兵，纠约民夫程立祥等入山，亲诣歪头礮子、三道柳树河、一棵树、珠尔山、飞底河、塔塔库、独一处等山内，往返共搜毙余匪一百三十六名，夺获小炮一杆、长矛五杆、铁枪十六杆、顺刀二把、宝剑一口、铅丸一百六十余粒，报经该副都统亲验无异。复搜

查东山各处，俱已肃清，即于三月十二日回城。等情。咨报前来。

奴才等伏查三姓东路一带与俄国毗连，现在窜匪越界避匿，业经官兵约民夫，搜捕净尽，各处均报肃清。所有吉林、阿勒楚喀、拉林前派助剿官兵，应即撤回，以节糜费。

除飞飭遵照外，合将奴才等据报东山肃清、撤兵归伍各缘由，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官中朱批奏折）

12 景纶等奏请奖励剿捕葛城隆股出力员弁折

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

奴才景纶、麟瑞跪奏，为遵旨查明剿匪出力员弁，择尤请奖，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因三姓、宁古塔等处官兵剿捕黑背逆匪葛城濞等出力，曾将可否择尤保奏之处附片声请，奉旨：准其择尤保奖，毋许冒滥。钦此。

奴才等跪读之下，仰见圣主策励戎行，微劳必录至意。伏查上年冬间，朝阳流匪葛城濞等窜入黑背山内，潜谋蠢动，置造器械，裹胁商民，几至万人，竟敢由乌斯胡等处分路进攻，直犯三姓，经该副都统富尼扬阿督率协领永祥、佐领讷尔吉、富尼雅罕等带领兵勇，合力迎击，当时杀毙千余名，贼势不支，纷纷溃散回巢。后犹思聚集报复，又经各处兵弁四路兜拿追剿。诘首逆葛城濞率伙窜至俄界雷风河藏匿，复经宁古塔佐领瑞征购募民夫张义福等，越境擒获，解省正法。余亦陆续歼除，黑背东山现已肃清。兹据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宁古塔副都统喀通阿造具尤为出力官兵事实名册，请奖前来。窃思该匪葛城濞等始虽乌合，续实鸱张，若不迅速翦除，难免酿成祸患。该协领永祥等或亲冒锋镝，

不避艰危，或设法兜擒，不分畛域，诚属同仇敌忾，勇敢可嘉。其余筹运口粮、办理案牘在事员弁，亦皆殚心竭虑，不辞劳瘁，均各著有微劳，相应开具拟保清单，仰恳天恩俯准分别奖励，以策戎行而昭激劝。

除其次出力员弁兵勇由奴才等分别酌奖，及受伤官兵阵亡兵壮造册咨部核议外，所有剿匪出力员弁择尤请奖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请旨。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官中朱批奏折）

13 景纶等奏续获李有伙众申明正法折

同治二年九月初六日

奴才景纶、麟瑞跪奏，为续获邻省盗匪，申明正法，恭折由驿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准盛京将军咨，以委员辑捕盗匪，诚恐窜越出边，知会一体堵缉。等因。当经严札所属，各督勇役，设法兜拿，毋使窜扰。嗣据吉林同知福谦拿获王汶征等二十余人，申明正法，曾经奏闻在案。

兹据长春厅理事通判松鹤详报：自奉札后，遴派干役，协同练勇四处踩缉，本年二月十三日访有盗匪李有等六十余人窜逸入境，追至平顶山地方，该匪等势颇穷蹙，返身拒敌，经役勇极力击捕，格毙常汰等二十五名，生擒李有等十名，连夺获枪械马匹解送到案。提审各犯，供认同在昌图界结伙迭劫，杀伤乡练不讳。詎该犯刘汶华、王玉、于明、孙亮、于长江均因被格受伤，陆续身死，当与格毙之常汰等分别验明属实，将李有、刘振山、王财、张立海、苏明山五名录供，请示核办前来。

奴才等督率司员逐加核勘。缘李有、刘振山、王财、张立海、

苏明山、刘汶华、王玉、于明、孙亮、于长江均系赌博游民，并无正业，于同治元年冬间先后投入盗犯王守汶伙内，在昌图厅属骑马持械迭经劫掠，赃数次数均不记忆。十一月初，与前获正法之王汶怔等结伙行抵四平街，途遇素识盗匪郭泳来、乔莠、刘及闲三起，各带三四十人会合一处，共约一百二十余人。郭泳来因四平街练总渠发缉捕过严，起意杀害，纠同李有等偕往该处，适该练总率勇出捕，燃放枪炮，互相攻击。该匪等伤毙乡勇十余名，擒获渠发，缚至本街庙内杀死祭神，将尸支解。旋经官兵追捕，败至横沟子地方，当被格毙同伙二十余名，生擒十数名，李有等各自逃逸。二年二月间，李有与逸犯张辉、王添好等，带领孙亮等并格毙之常汰等共六十余人，窜至长春厅界平顶山地方，即被役勇追捕，格毙常汰等二十五名，生擒李有等十名，余俱逃逸。刘汶华、王玉、于明、孙亮、于长江因被格伤，先后殒命，将李有等录供请示到省。查李有等结伙百数十人，骑马持械，迭次劫掠，甚至杀毙练勇，抗官拒捕，实属罪大恶极。既经该通判审明，据各供认前情不讳，且核与前获正法王汶怔等各供相符，案无疑义。所有李有等十名，均应照强盗杀人并积至百人以上审决梟示例，各拟斩立决梟示。仍遵通行批飭，将李有、刘振山、王财、张立海、苏明山就地正法，并将监毙之刘汶华、王玉、于明、孙亮、于长江分别戮尸，与李有等首级一并悬竿示众，以昭炯戒。格毙常汰等之役勇，例得勿论，应毋庸议。起获枪械马匹，分别充赏存库。逸犯张辉等仍飭严缉，获日另结。

除将供招咨送刑部外，所有拿获邻省盗犯，申明正法缘由，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刑部知道。钦此。

（官中朱批奏折）

14 景纶等奏据实复陈剿捕王五等情形折

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三日

奴才景纶、麟瑞跪奏，为先后遴派官兵剿捕盗匪情形，据实复陈，由驿仰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景纶等自上月奏称贼匪回窜长春厅后，未据续报剿办情形，贼窜吉林境内，为时已久，未见速筹剿捕之方，实属不知缓急。盛京与吉林同办一事，倘任令该逆日肆蔓延，酿成巨患，各该将军等自问当得何罪？著玉明、景纶、宝善、麟瑞督饬派出各军会师夹击，以期聚而歼旃。伯都讷副都统现派德楞额署理，该员曾经身历戎行，如吉林带兵无人，应否即令德楞额前往管带剿办之处，著景纶、麟瑞酌量办理。等因。钦此。

旋于二十八日续奉上谕：玉明奏官兵剿办盗匪获胜情形，景纶等奏拿获首伙各匪正法并特参防剿不力员弁各折，本日已明降谕旨，将佐领和常等分别惩处矣。景纶等于贼扰昌图厅时，报称派兵防堵，迨贼窜入吉林所属之长春厅靠山屯及占据半拉山门等处，该将军并无一字奏报。即此次折内所称拿获贼匪齐秀等，亦未声明兵勇如何接仗，贼由何路窜走，而于奉天兵勇将围场之贼击毙殆尽亦罔闻知，该将军于所辖境内军情贼势，侦探尚未明悉，奏报亦复寥寥，不知所司何事，实属颛顛。等因。钦此。

跪读之下，诚惶诚恐，不胜战栗之至。遵查奴才等前于十月十六日更余时，据西路所属探报，滚地雷王五等在昌图界内聚众滋事，并闻有窜入吉林信息，刻派兵役四百名，遴委佐领和常、常喜先后统带，于是月十八日启程驰赴防剿，而贼匪于二十一日窜入长春厅靠山屯地方，虽该员等尚未抵边追捕，究因奴才等见几不早，扪心自问，厥咎何辞。迨经该厅通判松鹤督率勇役驰往扑

拿，该匪副头目牛泳武带领三十余人，向北奔逃，经兵役追至太平庄，擒获十六名解省。滚地雷王五与齐秀等，即于二十二日逃至蒙古雅尔沁等屯。当虑地旷兵单，此拿彼窜，且闻该匪等有欲奔东山之说。诚恐一经窜入，山深林密，剿洗为难，复派长于捕务之署阿勒楚喀副都统德英总司事宜，由省添派官兵二百名，遴委副都统衔佐领舒亮管带，并调常喜分带官兵二百五十名，各由偏僻小路驰往兜拿，免致入山啸聚。嗣该匪等窜过江东，入伯都讷深井一带，奔往拉林，因闻德英等统兵堵拿，即行向西回窜，齐秀、齐发行至长春厅前林子屯，旋被练勇拿获。奴才等正虑西路和常兵势较单，探知奉省已经发兵二千出边，足资剿洗。并因伯都讷存兵过少，难资防御，即飭常喜在于该处带兵驻扎，德英令驻本境，以遏东窜。一面飞调舒亮统带后派官兵二百名，星夜进省，以便驰赴西路应援。旋于十一月十二日，据署布尔图库边门章京·骁骑校英禄飞报：滚地雷王五等，于是月初八日申刻奔至该处边门，正欲造饭，即于酉刻被奉省官兵追至，接仗败走。复据叶赫站笔帖式富奎驰报：该匪等于初九日子刻，由边门败至该站，经官兵追剿，即从双岔子沟一带窜入围场。等情。查布尔图库边门，其地俗名半拉山门，该处居民铺户不过十数家之多，并非冲途集镇。当飭和常等各率兵勇，分头截击。詎该匪王五于接仗时，因见势蹙力穷，单骑夜遁，窜至犏壮沟地方，经该通判松鹤带领役勇，追至围住，生擒解省，申明正法，具奏在案。此先后派兵剿捕暨生擒首伙各盗之实在情形也。

伏念奴才等身受重恩，职居要地，盗风一日不熄，地方一日不靖，即此心一日不安，断不敢坐失机宜，酿成巨患，亦不敢意存畛域，任令蔓延。惟有尽力勉图，据实奏报，总期认真殄灭，悉数翦除，以仰副圣主戡暴安边之至意。

再，查署理伯都讷副都统德楞额尚未抵省，所有印务曾派二

品衔协领庆林暂署，常喜所带之兵即归该署副都统调度，俾与德英互成犄角之势。此股余匪业已星散，其舒亮所带官兵二百名，拟即留省操防，勿复西遣，庶兵不致劳而饷亦可节矣。

除将常喜等禀报续获首从彭广生即彭洛疙疸等六十余名，起获枪炮三十余件，一俟审决另折具奏外，所有先后派兵剿贼实情，理合恭折由驿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15 景纶等奏申明王五伙众彭广生等正法折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奴才景纶、麟瑞跪奏，为申明续获首伙盗匪，分别正法，恭折由驿仰祈圣鉴事。

窃照滚地雷王五等自昌图滋事，窜入吉林，当经旗民各官拿获齐秀等十九名，并生擒王五，解省先后正法，两经专折奏闻。兹奉谕旨：仍著督飭在事文武员弁，务将白凌阿、柴宝善迅速拿获，并搜捕王五余匪，以期净绝根株。等因。钦此。

遵查前据缉捕委员·佐领常喜擒获王五案内副头目彭广生即彭洛疙疸，并伙犯纪万幅即纪洛疙疸、王彦陈、杨困山、张有、于濂、于幅七名，云骑尉乌什杭阿擒获李幅、李明汶、于海、邢禧全即邢小成、周才、周大利、张井春即张扣住、张禧八名，均就近解交署伯都讷副都统·协领庆林收审。佐领和常擒获余匪程才、曹志岗、陈贵丰三名，佐领全福擒获任有、贾泳次二名，伊通佐领三庆等擒获郭淀一名，吉林同知福谦擒获姜泳、佟有、李芹三名，伯都讷同知崇连擒获王春、李占青即李朝阳、张幅才、崔法、陈瀛山、李真僖、宋发、张广得、张幅有、张幅溱、裴径付、鞠松淋、胡得山、邵僖、吕功、王仲簾、张兴、尹法、王亿才、王亿发、宋法才、王

甸春、邱畛、王存、宋有、张庭、王山、陶顶子即陶洛疙疸、赵强、王正希三十名，长春厅通判松鹤擒获张泳汰、金果城、刘连猪、赵城得、王金常、万年、井红珍、邱才、王添幅即王振东九名，伊通巡检吴衍庆擒获刘泳汉、毕有得、杜泳幅、岳海、刘发、王泳六名。署双城堡总管·佐领佟兴报获王珍、王彦、王汰碌三名，起获火药八百余斤，铁子铅丸二百余斤，枪炮三十余件，内有奉省官兵被抢抬枪二杆，饒有旗佐花名，曾将擒获伙犯，于十二月初三日复奏派兵剿贼情形折内声明俟审决奏报在案。兹据各该衙门并委员等将所获各犯或审供请示，或解省讯办，共计先后续获首伙盗匪七十二名。

经奴才等督率司员研究复核，据各供认伙同滚地雷王五等，在昌图榆树台地方，倚众拒敌，戕官伤兵，焚烧尸身，掳掠财物，复至买卖街焚烧照磨衙署，擅放看管人犯属实。并据通判松鹤获解王五伙内副头目刘万良绰号刘三大王一名，送省提讯，供认曾于咸丰十一年二月间，随同李瀛溇等在朝阳县放火劫牢，抗官滋事不讳。当即研诘白凌阿、柴宝善踪迹，据供柴宝善自朝阳被剿散后，逃奔关里去讫，仅闻白凌阿曾在朝阳西铁沟一带避匿。等语。奴才等因思该犯既有所闻，自必深知下落，遂即反复刑究，坚称得自传闻，不能指实。应即飞咨热河都统，密饬查缉。惟该犯等即系王五首伙党羽，均各供认确凿。应将彭广生、刘万良等七十三名，俱照强盗积至百人以上不分首从例，拟斩立决梟示。当即恭请王命，分饬就地正法，仍将各犯首级在于冲途悬竿示众，以昭炯戒。起获官枪解还奉省，其余器械药丸一并入官，车马等物分赏兵勇。

除再饬属一体搜捕余匪，务期净绝根株外，所有续获首伙盗犯申明正法缘由，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16 景纶等奏续拿王五伙众张连奎等正法折

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奴才景纶、麟瑞跪奏，为续获王五伙盗，申明分别正法，恭折由驿仰祈圣鉴事。

窃照滚地雷王五等自昌图滋事，窜入吉林，当经旗民各官生擒齐秀、王五等首伙九十三名，先后正法，均已随时奏闻在案。

嗣据署阿勒楚喀副都统·协领德英禀报：遵札回任，于冬月二十一日行抵朱家城子地方，途遇逸匪阎成林等伙众，称系厅役，仓猝拒敌，枪炮互发，毙匪数名，击伤十余名，同众溃散，追捕无踪，起获枪炮刀矛十余件，铅丸十余斤，火药二篓。查点兵丁受伤五名，内甲兵靠山，越日殁命。等情。复据四品顶戴同知銜于焯坤，转据六品军功练长姜连凯禀报前由。查阎成林等系王五伙盗，今窜回厅属地方，拒伤官兵，实属罪大恶极。遂密飭管番役协领明禄，拣派副总役文成会等，随同该员于焯坤变装分路追捕去后。兹据该员等回报：飭据役勇擒获拒捕伤兵正犯张连奎、马付、毛申、杨得申、李工得、刘发等六名，其阎成林等乘空奔逃，而是否厅役，访无把握等情，应俟缉获该犯，申明方辨真伪。并据佐领和常擒获暴沅即暴洛疙疸一名，吉林同知福谦擒获陈金、吕灯科二名解省。复据佐领常喜擒获陈忠海、霍石柱即霍洛疙疸、戴士全、赵奎即赵发淙四名，署浩色站笔帖式阿克达春擒获郑发一名，蓝翎苏伦布等擒获童九州、王信二名，均就近解交署伯都讷副都统·协领庆林，申明录供，请示前来。

奴才等督率司员研究复核，据各供认同滚地雷王五等在昌图榆树台地方，倚众拒敌，戕官伤兵，烧毁尸身，掳掠财物，复至买卖街焚烧照磨衙署，擅放看管人犯，屡被官兵击散，陈忠海等

七犯，潜至伯都讷界被获，张连溇等九犯仍投阎成林等伙内，撞遇协领德英拒捕接仗，互有杀伤属实。是该匪等即系王五党羽，供认确凿，应将张连溇、马付、毛申、杨得申、李工得、刘发、暴沅、陈金、吕灯科、陈忠海、霍石柱、戴士全、赵溇、郑发、童九州、王信十六名，俱照强盗积至百人以上不分首从例，拟斩立决枭示。当即恭请王命，分飭就地正法，仍将各犯首级在于冲途悬竿示众，以昭炯戒。起获器械入官，伤亡甲兵咨部请恤。

除严飭委员于焯坤督率役勇驰往踪捕，并行各属一体认真严拿外，所有续获盗匪申明正法缘由，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刑部知道。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17 玉明等奏陆续拿获王五案内首从各员申明正法折

同治三年二月初十日

奴才玉明、宝善、和润、德椿跪奏，为陆续拿获首伙匪犯，分别飭令就近正法，汇总具奏，并先后酌撤官兵归伍，以节经费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逆首滚地雷王五等回窜吉林长春厅半拉山门地方滋扰，经该统领官兵协领穆锦督兵攻击，毙贼多名，生擒贼目崔青山一名，伙贼十名，就地正法，余党败窜。该统领穆锦寻踪尾追，至围场砬子沟，毙贼四十余名，乘胜追杀殆尽，生擒二十四名，指认贼尸内有贼目孙四海、于洛疙疸、冯国顺三名。次日又搜获受伤贼二名，当即讯明正法。等情。奏蒙圣鉴在案。

嗣据该统领穆锦先后禀报：前在砬子沟生擒逆匪，除留刘万珍、刘玉二名暂作眼线外，其安国顺等二十二名，就近解交开原县审办。又分兵四出搜捕贼目李青山、齐江、王幅、邱一林四名，

伙犯王成续等十四名，另案盗犯赵得子等九名。署照磨福征搜获王五伙犯岳长汰等十一名，佐领哈尔尚阿拿获贼探宣保等二名，骁骑校玉山拿获贼探路本广等二名，另案盗犯王溥溇一名，昌图通判色勒详报拿获贼探朱广幅等三名，铁岭县额勒和讷详报拿获盗首高美等二名，候补协领丰恩拿获王五伙犯边详等七名、另案盗犯乔尚志一名，新民厅同知易文浚禀报拿获盗匪阚得才等二名，均经随案飭令录取确供呈报，以凭核示去后。兹据该统领穆锦禀报：督率官兵复搜获伙犯四十五名，开原尉县拿获盗犯邢得喜一名，均申明录供前来。

奴才等伏查续获贼目李青山、齐江、王幅、邱一林等四名，供认自幼赌博，上年九月滚地雷王五到靠山屯赌局商量，会同乌痣李等前往奉省抢劫，行至调兵山、那尔浑沟等处，被官兵打败回来，意图报仇，约会多人，众举王五为总头目，乌痣李、齐海、齐秀、崔振山、王发、刘彦、广黑手、李宽、阎成林、徐虎、王振东、山东大野姜洛疙疸、彭洛疙疸、赵殿元、牛泳武、孙四海、安国顺、车洛疙疸，并现获之李青山、邱一林、王幅、齐江等均为头目，在靠山屯互相结盟，各带五六十人及二三十人不等入伙，共集有五六百人，按五色旗号排队起身，车拉枪炮，到处抢劫。十月初十日，与小城子团练会上，打了一仗，伤毙会上人六七名。十一日到榆树台，探知官兵前来，随急速预备抗拒。十二日清晨，官兵拥至街内，互相开枪对敌，为官兵连次打败，退至东街，抄出官兵背后，三面环围闯入，杀伤官三员，兵勇二十余名，其余兵勇受伤溃退。十三日到梨树城照磨衙门，放出看管人犯，焚烧马号房间。十四日至榆树台，将官兵尸身攒在一处，用火烧毁。后闻奉省派兵剿捕，王五与齐海、齐秀各带二百余人，分股逃过江东窜避，该犯看势不好，即回家藏匿，被官兵搜获。其伙匪安国顺、陈幅保、李君即李保山、吴亮、刘天才、林才、王汶幅、刘汰、张海山、林泳、孙中

成、许幅、陈广发、徐青、王成、冷秀才、连喜全、李详、韩万春、于海、王成续、张幅、李邦成、郑天昌、李才、隋广惠、隋广聚、胡泳幅、王一溃、姜刚、周万才、史得才、季幅、龚世伦、韩国兴、梁国发、张广、张彦、于渣、王常发、李升田、付碌、邱泳盛、吴广发、尹洪才、刘占海、马碌、孙玉龙、高幅兴、荀碌、阎文举、陈好友、胜汶廷、王江、王祥、白学海、鲁万泳、张亮、谢江、郭泳林、李洪汰、王才、阚得才、陆本广、岳常汰、霍明巨、刘生保、王荣发、徐宾、姜渣、李万福、张发、柏溃、高美、姚幅、费文利、刑得喜，各供认伙同滚地雷王五等，在昌图榆树台地方恃众拒敌，戕官伤兵，烧毁尸身，掳掠财物。宣保、李得升供认为王五使令，探听官兵虚实，并前在闾阳驿抢劫当铺，与官兵接仗。刘金会、阎宽、石万幅、纪付、刘汶汉、宋喜、崔中贵、乔海、姚起林等供认投入王五、齐海队内，叠劫财物，与吉林官兵接仗。各供属实。

查该犯等既与已获正法滚地雷王五等旧伙，供认确凿，应将李青山等九十二名，俱照奉天地方匪徒抢夺财物之案，不分人数多寡，曾否伤人，但有一人执持鸟枪，即应不分首从，敲响马强盗斩立决梟示例，各拟斩立决梟示。应遵前奏朝阳逆匪就地正法之案，业经分饬该统领并地方官，即将首伙各犯就地正法，仍将各犯首级在于冲途悬杆示众，以昭炯戒。其在监并解至中途病毙之王五伙犯施丕显、于万清二名，应令一并戮尸，以彰法纪。起获枪炮器械入官，车辆等物分赏原拿之兵。其交地方官审讯尚未详勘之匪犯朱广幅、于长春、张富有、王显庭、赵焕、边祥、丁江、王印、王三捷、王起发、孙和、朱幅、霍照云、宋发渣、王发、车义、赵仁朋，并另案盗犯赵得子、张天崇、高坤、于坤、张殿渣、任一合、董喜、朱国珍、杨杰、王颯渣、乔尚志，并留作眼线刘万珍、刘玉等三十名，饬催赶紧审办，统俟详报，供招到日，分别情罪，再行奏办，庶无枉纵。

惟查此项戕官伤兵逆匪，业经盛京、吉林两省官兵迭次攻剿搜捕击毙无算外，生擒逆首滚地雷等首从各犯已有二百数十余名。前因逆首乌痣李、齐海潜避，余伙被击星散窜匿，无须重兵在外搜获，徒耗饷糈，曾经奴才等陆续酌撤官兵一千余名，先后归伍。其酌留官兵三百名，交统领穆锦分布搜捕。现在余匪遁迹无踪，所有该官兵久留在外，未免虚耗粮饷。奴才等一面飭令该统领穆锦管带官兵回省归伍外，惟查此股首伙各匪多系边外，匪民亲族相系，日久不无难免潜回，应由奴才等咨商吉林将军，不分畛域，严飭两省接壤地方官，时加密踩下落，悉数擒获，以绝根株。并严飭署昌图厅通判刘景醇激励民团，实力巡防，务期有犯必获，而杜复萌。

所有奴才等续获首伙盗犯分别正法汇总具奏并陆续撤回官兵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

再，此次戕官伤兵贼匪与逆叛无异，一经就获，即令正法，所有供招应免送部。合并声明。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18 景纶等奏续获阎法等抗官接仗人员正法折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奴才景纶、麟瑞跪奏，为续获王五伙匪，申明分别正法，恭折由驿仰祈圣鉴事。

窃照盗匪滚地雷王五等自昌图滋事，窜入吉林，当经旗民各官迭获首伙多名，申明正法，均经随时奏闻在案。

嗣据佐领常喜擒获案内伙匪阎法、刘才、田益发、崔泳、费泳胜五名，委员于焯坤等擒获张方一名，番役刘万举擒获林懋即林大脑袋一名，吉林同知福谦擒获苏振海、曾磐彝、郎林、赵得、张

得五名，捐职王永祥擒获陈九州一名，各获枪炮刀械鞍马，解省审办。又据署阿勒楚喀副都统德英报获张起灏、郑幅悞、陈得库、张振滌、孙泳汰、王泳淮、王洁详七名，署伯都讷副都统德楞额报获姜汶礼、李溇山、傅泳辉三名，署双城堡总管佟兴报获吴溇一名，先后审明录供，请示前来。

奴才等督率司员，研究复核，据各供认伙同滚地雷王五等在昌图榆树台地方倚众拒敌，戕官伤兵，烧毁尸身，掳掠财物，复至买卖街，焚烧照磨衙署，擅放看管人犯；迨经官兵击败，田益发、崔泳、费泳胜、张方、阎法、刘才六犯复投逸盗阎成林伙内，途遇署副都统德英，拒捕接仗，互有杀伤属实。并审明阎法曾因讹抢犯案，刘才因人命犯案，王洁详因奸拐犯案，均在阿勒楚喀羈禁，听从前获正法盗匪吴潮举闯狱，拒伤官兵，脱逃后投入王五伙内之犯。正在审办间，续据署阿勒楚喀副都统德英缉获杨青淋一名，送省提审。供认伙同前获正法另案盗匪邓三妄，纠众讹抢，放火抗官等情不讳。该犯等所供情节，核与办过犯供均属相符。

查阎法等二十四犯，既系王五党羽，供认确凿，实属同恶相济。其杨青淋一犯，虽非滚地雷同伙，惟既另犯劫掠，亦属罪不容诛，自应一并拟结。所有阎法、刘才、田益发、崔泳、费泳胜、张方、林悞、苏振海、曾罄彝、郎林、赵得、张得、陈九州、张起灏、郑幅悞、陈得库、张振滌、孙泳汰、王泳淮、王洁详、姜汶礼、李溇山、傅泳辉、吴溇、杨青淋二十五犯，均应照强盗积至百人以上不分首从例，俱拟斩立决枭示。当即恭请王命，分飭就地正法，仍传首冲途悬竿示众，以昭炯戒。起获枪械入官，马匹充赏。

除仍飭各属随时严拿余匪以期净绝外，所有续获盗匪审明正法缘由，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刑部知道。钦此。

（官中朱批奏折）

19 景纶等奏续获葛城隆余众分别定拟折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奴才景纶、麟瑞跪奏，为申明续获黑背余匪暨被胁各犯，分别定拟，恭折由驿仰祈圣鉴事。

窃照逆匪葛城濬等前在三姓黑背山内啸聚谋乱，当将迭次剿洗情形，随时奏闻在案。嗣据呼兰官兵堵获张连、李帼起、李宽、张幅、王泳五名，由黑龙江将军特普钦提审，均系被胁之人，恐有避就，奏交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复讯无异，转解到省。并据该副都统将先经巡哨官兵缉获，旋被俄人抢去后，又交回之伙匪徐泳、崔得幅、钊佃汝、霍凯城、赵振鸣、阎添碌六名，暨续获之孙得发、李长宽二名，一并讯录确供，请示前来。

奴才等督率司员，研讯复核。缘徐泳、崔得幅、钊佃汝、霍凯城、孙得发、李长宽、赵振鸣、阎添碌、张连、李帼起、王泳、李宽、张幅均系民人。同治元年十月间，前获正法逆匪葛城濬，在于三姓黑背山内勾结匪徒，置造器械，欲至朝阳，为其同伙李瀛濬复仇，谋为不轨。维时徐泳、崔得幅、钊佃汝、霍城凯、孙得发、李长宽均在山内游赌，陆续闻风响往，投入伙中。嗣因被官访闻，发兵剿洗，徐泳等随同葛城濬率领裹胁商民，约有六七千人，出巢窃发，分路进攻，沿途焚烧窝棚，劫掠财物。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三家子地方合为一处，与官兵接仗，旋被击败，窜散潜逃。赵振鸣、阎添碌、张连、李帼起、王泳、李宽、张幅先在山中淘金，均被葛城濬等威势裹胁，勉强同行，后乘各匪拒敌抗官，俱各畏惧逃逸。先后缉获各犯，隔别研鞫，矢口不移，核与办过犯供均相符合。

查徐泳、崔得幅、钊佃汝、霍凯城、孙得发、李长宽六犯，听同葛逆放火行劫，拒敌抗官，实属济恶助势，既据供认不讳，俱应照

强盗干系城池衙门，并积至百人以上斩决梟示例，各拟斩立决梟示，行令该副都统富尼扬阿就地正法，传首犯事地方，悬竿示众，以昭炯戒。赵振鸣、阎添碌、张连、李帼起、王泳、李宽、张幅七犯，讯系被胁随行，临敌逃散，委无抗敌焚掠情事，如一律拟以骈诛，不独情有可矜，且与实在伙匪无所区别。应请比照谋叛案内被胁入伙，并无随同抗官，一闻查拿，悔罪投首，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例，俱拟发新疆给官兵为奴，照例刺字，俟奉部复解送陕甘总督衙门转发为奴。正在具奏间，据报该犯王泳在监病毙，委验属实，并无别故，应毋庸议。

除仍严飭各属再行搜捕并录供咨报刑部外，合将续获余匪暨被胁各犯分别审拟缘由，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议复遵行。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刑部议奏。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20 景纶等奏擒获阎青山等接仗戕官首要正法折

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奴才景纶、麟瑞跪奏，为擒获逆匪余党，申明正法，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前因逆匪滚地雷王五等，由昌图窜入吉林，叠获首伙多名，曾经审实正法，随时具奏，声明供招请免送部，历经遵办。迨本年四月间，余匪痞痞李等复在东边围场纠集党羽，潜由深山窜抵额穆赫索罗通沟岗子抢劫拒捕，旋即折回，西窜辉法一带，分股奔逸。当将各路官兵追剿情形，并声明先后拿获各匪，分别审办，另行具奏等情，于五月十六日由驿奏闻。各在案。

兹查前据管番役协领明禄、拣派总役文成惠等，随同缉捕委员四品顶戴同知銜于焯堃，在于边外拿获阎青山、李均亮、李发、

李增幅、梁均美、李驹子、韩泳山、吴彭、王庭险、王幅青、王澹、高义、田城发、吴泳发、张士亮、赵瘸子、赖万发、霍尚汶十八名，署双城堡总管佟兴访获张振水一名，复据佐领全福生擒李翠芝、张汶发、于仲糠、王青幅、黄玉树五名，并据同知福谦派出练勇捕役，缉获薛甸邦、袁保山二名，管番役协领明禄禀获暴金琢一名。黄玉树因被格伤重，在途毙命，其余各犯据各员等连夺获器械马匹，陆续解送到省。

奴才等督率司员，提犯隔别研鞫。阎青山、李均亮、李发、李增幅、梁均美、李驹子、韩泳山、吴彭、王庭险、王幅青、王澹、高义、田城发、吴泳山、张士亮、赵瘸子、赖万发、霍尚汶、张振水等，于同治二年十月间，伙同滚地雷王五等自昌图榆树台劫掠拒捕，放火戕官后，窜入吉林，复投逸匪阎成林伙内，在朱家城子地方途遇协领德英，拒敌接仗，互有杀伤。该犯等脱逃后，因闻兵勇搜拿紧急，分伙散窜，或一二人，或五六人，在边外游颺隐匿，居处无常，及今春二三月间，被委员于焯堃带同番役陆续搜获。据供情节，核与叠获正法各犯讯取供词相符。其李翠芝、张汶发、于仲糠、王青幅等，讯据供称：自昌图滋事被兵剿散后，与逸犯痞痞李、刘发好等数十人，窜入东边围场藏匿，纠集余党，由山径僻路，绕至额穆赫索罗界，于本年四月十五日，窜出通沟岗子等处抢劫。因该处官兵追剿，在官地屯拒捕接仗，互有杀伤。该犯等因闻省城发兵往拿，即逃至古洞河，由山内桦树林子渡江西窜，奔至围场、辉法一带，痞痞李当令现获薛甸邦、袁保山、暴金琢并在逃王得等赴城探信，伊等仍在辉法，商令伙众分股牵制官兵。一股三四十人，向奉天、围场佐近窜扰。一股刘发好带同李翠芝等百余人，由大孤山向西逃逸，五月初四日申刻，行抵半拉山门，被官兵番捕追至接仗，即被擒获。等语。核与该佐领全福所报情形相符。至薛甸邦、袁保山、暴金琢亦各供认听从痞痞李指使，

先后来城探信属实。反复诘究，坚执不移。

查该犯等皆系滚地雷王五伙匪，或漏网潜逃，或负嵎拒敌，实属同恶相济。除将伤毙之黄玉树戮尸外，所有阎青山等二十六名，俱照强盗积至百人以上不分首从例，拟斩立决梟示。随即恭请王命，分飭正法，仍将各犯首级在于冲途悬竿示众。马匹充赏，器械入官。

除再严飭各路官兵认真剿捕迅速殄除外，所有擒获余匪申明正法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仍著督飭各路官兵，认真剿捕，不准稍有松懈。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21 景纶等奏续获拒敌官兵之张保山等申明正法折

同治三年六月初九日

奴才景纶、麟瑞跪奏，为续获伙匪，申明正法，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前因滚地雷王五余党痞李等复聚滋扰，当将派兵剿办情形先行具奏。兹于六月初一日钦奉谕旨：严飭带兵将弁，无分畛域，实力搜捕，不准一名漏网。等因。钦此。遵即飞飭在事员弁一体上紧追缉去后。旋据管番役协领明禄报获闵万亮一名，伊通佐领三庆报获马金僖、蓝僖淙二名，管旗界参领富全报获张保山一名，委员·协领德英、理事同知福谦会同报获张彝、石万漉、金长山、王朋凌、王汶幅五名，先后解省。

奴才等督率司员，提犯隔别研究。据张保山供认：自上年昌图滋事被兵剿散后，与逸犯痞李、刘发好等数十人窜入东边围场藏匿。马金僖、蓝僖淙、张彝、石万漉、金长山、王朋凌、王汶幅、闵万亮均系游民，于同治二年春间，同在逃王丑子等，先后投

入回民杨发伙内，共有三十多人，在奉省围外一带肆劫，冬初被开原官兵击败东窜，因闻痞痞李等避匿围内，齐奔入伙，聚至一百余人。本年四月，由山径僻路绕至额穆赫索罗通沟岗子等处抢劫，经官兵追捕，在官地屯拒敌，互有杀伤。因闻省城发兵，随即折回辉法一带盘踞，痞痞李遣令张保山与正法之薛甸邦等来省探信，一面分股逃窜，牵制官兵，张保山行至中途被获。马金僖等随同刘发好一股百余人，窜至半拉山门，经官兵追剿，该犯等潜入边里，旋亦被获。反复诘究，坚执不移。当将张保山、马金僖、蓝僖淙、张彝、石万淮、金长山、王朋凌、王汶幅、闵万亮九名，俱照强盗积至百人以上不分首从例，拟斩立决梟示。随于审明后，恭请王命正法，传首冲途悬竿示众。

正在具奏间，准盛京将军移咨，该匪等四百余人，于五月十八日由昌图属界张家屯被兵勇进剿，窜向八屋屯灰窑一带。次日复经官兵追至黑牛山处击败，余匪逃窜。等因。知会前来。并据长春厅通判松鹤呈报：奉飭越境追贼，当经昌图官兵剿败，探闻该匪等奔渡辽河，已向西北窜逸。该员现获伙匪傅有才等八名，伯都讷同知崇连详报搜获王五余党陈才等九名。

除飭各厅赶紧研审另行奏办，一面严飭在事官兵，无分畛域，认真搜捕，务期悉数歼除，净绝根株外，合将续获伙匪审明正法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仍应督飭官兵，认真搜捕，毋留余孽。该部知道。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22 景纶等奏为遵旨保奖剿捕出力员弁折

同治三年六月初九日

奴才景纶、麟瑞跪奏，为剿匪出力各员，遵旨择优请奖，恭折

仰祈圣鉴事。

窃照同治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准吏部咨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奉上谕：奉天昌图厅盗犯滚地雷王五等纠众滋事，景纶等办理尚属认真，所有迭获首伙各犯之出力员弁，著择尤请奖，毋许冒滥，阵亡兵弁一并查明请恤。等因。钦此。钦遵行知前来。奴才等跪读之下，仰见圣主于信赏之中，仍寓策励之意，曷胜感佩。遵查上年十月间，逆匪滚地雷王五等纠集数百人，在奉天昌图地方滋事，后闻该省发兵剿洗，窜入吉林。当由奴才等选派兵勇，遴委署阿勒楚喀副都统·花翎协领德英等统带，分头剿捕，迨经三月有余，陆续擒斩首伙各犯多名，迭次奏闻在案。

伏思该匪等始则啸而成群，虽由乌合，继则挺而走险，颇觉鸱张。兵合则分，兵撤复聚，若非相机进剿，诚恐滋蔓难图。该协领德英等或督兵追击，亲冒锋镝；或入山搜捕，不避艰危，均能认真将事，尚属勇敢可嘉。余如调兵筹饷，承审亦稿各员，亦皆夙夜在公，辛勤倍著，似未便没其微劳。相应择尤开具事实拟保清单，仰恳天恩俯准，分别奖励，以昭激劝。至出力之番捕乡团，前经奏明随时酌给功牌，俾知奋勉。

其节次缉捕经费，为数既巨，无款可筹，奴才等再四熟思，惟有督饬司厅各员，仍于万难区画之中，设法劝捐，藉资弥补。

除将阵亡兵弁容俟查明造册咨部请恤外，所有剿匪出力各员择尤请奖，并饬其劝捐捕费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请旨。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23 景纶等奏请奖捕务勤能知州松鹤折

同治三年六月初九日

奴才景纶、麟瑞跪奏，为通判捕务勤能，请先赏给升衔，暂缓引见，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长春厅通判·候选知州松鹤，前因奉省盗匪潜窜入境，饬役堵缉，格毙常汰等二十五名，生擒李有等十名，审明均系迭次劫掠，杀毙练勇，抗官拒捕，罪应斩梟之犯，分别正法戮尸在案。当因该通判缉捕勤奋，勇敢可嘉，经奴才等附片奏请赏给知府升衔。奉旨：吏部议奏。钦此。嗣经部议：查核获犯供招，比寻常获盗例，应送部引见者，劳绩较优。即指定官阶保奏，亦可邀准。惟现奉谕旨：获盗人员仍照旧例送部引见，其由督抚指定官阶，专折保奏章程，即行停止。等因。钦此。今据奏请将该员松鹤赏给知府升衔，虽与指定官阶有间，究与现奉谕旨不符，自应给咨赴部引见，所请应毋庸议。奏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行知前来。

奴才等伏查长春厅地处边外，盗贼出没靡常，近如滚地雷王五等伙匪，散而复聚。虽经派兵剿捕，窜赴昌图，被该处官兵擒斩多名，余匪四散。惟长春界在密迩，筹防堵缉，在在攸关。该通判松鹤履任已久，办事认真，前于咸丰十年间拿获巨盗薛八虎等五名，曾经保奏赏戴蓝翎，同治二年擒获逆匪滚地雷王五等犯，又经保奏赏换花翎，其余盗匪亦多捕获，实属勤奋勇敢之员。现值缉捕紧要之际，似未便遽易生手。况所获盗犯既较寻常劳绩为优，而原请升衔亦与指定官阶有间，踌躇至再，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候选知州长春厅花翎通判松鹤，赏给知府升衔，先换顶戴，暂缓引见，以昭激劝。一俟地方肃清，再行查看情形，给咨送部。

奴才等为慎重捕务起见，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

示遵行。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松鹤著赏加知府升衔，先换顶戴，并准其暂缓送部引见。该部知道。钦此。

（官中朱批奏折）

24 玉明奏审拟续获戕官各员情形片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

再，奴才等查前据统领·协领穆锦并旗民地方官在于昌图厅等处，先后拿获滚地雷王五戕官伤兵案内匪犯崔青山等一百三十七名，除已审实先后就地正法外，其审讯尚未详勘之匪犯朱广幅等三十名，飭催赶紧审办，统俟详报供招到日，再行奏办。等因。奏蒙圣鉴在案。

嗣据统领·协领穆锦续获匪犯冯甸等十二名，营总扎朗阿拿获匪犯王万有等三名，署昌图厅通判刘景醇拿获匪犯韩甸溻一名，威远堡文武章京拿获匪犯王一志一名。经该统领穆锦并该地方官，先将审实各犯录供详勘前来。

奴才等查该犯朱广幅、王起发、冯甸、朱幅、郭青山、田广生、宋发溻、陈甸、于振溻、谢甸溻、李泳才、段泳和、董士登、韩甸溻，并留作眼线刘玉，均供认素日赌博，上年十月为李洪幅、刘四海纠邀投入已被正法逆首滚地雷王五伙内，在昌图榆树台地方恃众拒敌，戕官伤兵，烧毁尸身，掳掠财物。孙合、霍照云供认帮同王五在八家子打死会勇练长。董耀其、于长春、张幅有供认先与逆首李灏溻合伙，在凤凰山地方与官兵接仗被击后，窜至边外，投入王五伙内劫抢，嗣因探听官兵消息被获。各供属实。

奴才等查各犯既与已获正法滚地雷王五等合伙，供认确凿，应将朱广幅等十九名，俱照奉天地方匪徒抢夺财物之案，不分人数多寡，曾否伤人，但有一人执持鸟枪，即应不分首从，敲响马强

盗斩立决梟示例，拟斩立决梟示。应照前奏朝阳逆匪就地正法之案，业经随案分飭该统领并地方官，即将各犯就地正法，仍将各犯首级在于冲途悬杆示众，以昭炯戒。

除前获盗犯王显廷、王印二名在监病毙应毋庸议外，其余尚未详勘各犯，仍严催该地方官赶紧审办，此内另案盗犯仍归盗案办理，以昭慎重。至滚地雷王五案内各犯，统俟详报供招到日，再行分别情罪奏办，庶无枉纵。理合附片奏闻。

再，此项戕官伤兵匪犯与逆叛无异，应照前奏斩梟滚地雷王五伙犯崔青山等案，所有供招应免送部。合并声明。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刑部知道。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25 景纶等奏请撤在吉防剿官兵片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

再，奴才景纶等片奏：

窃本年二月二十四日奉上谕：玉明等奏续获首伙各犯正法，并酌撤官兵一折。此股首伙各匪，多系边外奸民，官兵既撤，难保不复行潜回，不可不随时严密防察，以杜乱萌。著景纶、麟瑞严飭地方官，无分畛域，实力踪缉。等因。钦此。

遵查前因盗匪滚地雷王五等自昌图滋事，窜入吉林，经奴才等先后拣派官兵六百名，遴委佐领舒亮、常喜、和常管带，分头剿捕。嗣因王五就获，余匪东西分窜，当将舒亮所带官兵二百名调省操防，一面严飭常喜带兵二百五十名，在东北各路搜拿，和常带兵一百五十名，在西南一带巡缉。迄今四月之久，陆续擒获首伙审实正法者一百数十名，巨魁早已殄除，党羽渐就翦灭，虽未必根株尽绝，亦不致啸聚为忧。因思凡一兵即需一兵之口粮，早撤一日即少一日之糜费，况发兵以杜既乱，而弭盗贵在未萌，

各地方官果能防范认真，虽僻壤边疆，奸宄亦难溷迹，如其稽查不力，即通衢腹地，盗贼亦可潜踪。现查吉林旗民各属，捕役团练足资缉捕，则官兵自应及时撤回，以节饷糈。

除仍严飭各地方官督率役勇，不分畛域，实力搜拿，务期净绝外，所有撤回官兵缘由，理合附片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著照所请。仍著飭令各该地方官认真稽查搜捕，毋得徒托空言，有名无实。钦此。

（官中朱批奏折）

26 景纶等奏续获马登云等四十五名正法折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奴才景纶、麟瑞跪奏，为审明续获伙匪，分飭正法，恭折由驿仰祈圣鉴事。

窃照前据各属报获滚地雷王五余党闵万亮等九名，审实正法，曾经专折具奏，声明伯都讷、长春两厅续获各犯，容俟审办另奏在案。

兹据旗民各员将陆续擒获匪犯或录供请示，或解送审办。奴才等督率司员，复核研鞫。查长春厅通判松鹤详报搜获马登云、孙恂、刘泮澂、李汶得、管得、邱甸扬、王明得七名，讯据供认曾于同治二年十月间，伙同滚地雷王五等在昌图地方戕官滋事，被剿窜散不讳；又拿获车万有、赵广来、刘愷、宋玉山，并原获傅有才、郑人和、夏泳洋、赵渣、泳簪、贾淮、王甸才、夏旺共十二名，讯据供认先于二年夏间，与回民杨发等结伙三十余人，在奉天围场佐近抢劫，冬初被开原官兵击败，窜入山中，与逸犯痞李等合伙，聚至百余人，于本年四月间窜扰额穆赫索罗通沟等处，抗官拒捕，杀伤兵勇，旋复回窜半拉山门，与官兵接仗，分逃被获属实。又护理阿勒楚喀副都统印务·委协领乌勒喜布报获高发、萧淀、

王棠三名，伯都讷同知崇连报获朱秀、张义并前获陈才、徐汶愾、陈广彝、孙九城、阎城幅、张方、张九令、吴广即吴克均、史洛小共十一名，讯明亦系王五党羽，与马登云等一伙，内高发、张义、孙九城、阎城幅、张方、张九令六名，自昌图窜散后，复投逸犯阎城林伙内，在朱家城子与官兵接仗，互有杀伤。又统兵委员·署阿勒楚喀副都统·协领德英获解蒋明发、杨棚、杨守溃三名，吉林同知福谦获解麻井春、马渣、杨幅、韩汶棚、刘奉升、沙玉足、杨中发、刘盛汶、杨幅、丁起发十名，讯系车万有等一伙。所供情节，彼此相符。

查各该犯等既据供认均系窜散余匪，实属同恶相济。除刘泮澂曾据声明在监病毙外，当将马登云等四十五名，俱照强盗积至百人以上不分首从例，拟斩立决梟示，恭请王命，分飭就地正法。仍将刘泮澂戮尸，与各犯首级在于冲途悬竿示众。

除再严飭所属认真搜捕以绝根株外，所有续获伙匪申明正法缘由，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刑部知道。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27 景纶奏请降革剿捕不力之员折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奴才景纶、麟瑞跪奏，为特参捕盗无能之佐领，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安良戢暴，为政之大端；信赏必罚，行军之要务。近来发兵缉捕，在事员弁，或参或保，叠经随时甄别在案。兹查记名副都统额尔德穆巴图鲁·花翎佐领舒亮，于上年十月间，因逆匪滚地雷王五等窜扰吉林，奉派带兵剿捕。嗣因巨魁就获，党羽纷逃，当将该员撤省操防。迨本年四月间，余匪痞李等由围场窜

至额穆赫索罗属界滋扰，复派该佐领带兵进剿。比及驰抵古洞河一带，该匪等先已闻风反窜围场，报经奴才等飭令折回，驰赴西路剿捕。迄今日久，并无斩擒，当即另派委员驰往更替。该佐领舒亮前后带兵剿捕数月之久，不见一仗，不获一名，实属无能。相应请旨，将记名副都统·额尔德穆巴图鲁·乌拉镶白旗花翎佐领舒亮，注销记名副都统职衔，撤去勇号，革退佐领，以防御降补，以观后效，而示薄惩。

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着照所请办理。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28 玉明等奏王五余众情形折

同治三年七月初十日

奴才玉明、宝善、宝珣、德椿跪奏，为余匪复聚，窜扰昌图，现已剿捕殆尽，拿获首伙各犯，飭令就近正法，并先后陆续撤调官兵归伍，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因剿散余匪复聚滋扰，当将酌调官兵剿办情形，恭折奏报在案。

嗣于五月二十二日，据缉捕委员·候补防御丛登甲等禀报：署通判刘景醇带勇到买卖街，并署照磨姚利绅会带兵勇，于五月十七日齐抵小城子地方，探得该盗匪被击后，复纠约四百余人，在黄花甸、杨家大城子一带盘踞，抢掠马匹，已拟前往相机进剿。等情。奴才等当查该委员等所带兵勇力单，贼众，随飭协领穆锦统带捷捕营官兵二百名，即日起程，星速驰往剿办去后。旋于二十四日，据缉捕委员·候补防御丛登甲，骁骑校苏伦布、恩善、托纶布，署昌图厅通判刘景醇，署照磨姚利绅等先后禀称，于五月十八日探明该盗匪四百余名，执持旗帜枪炮器械，由杨家大城子

向张家屯奔窜。该员等会带兵勇，驰抵张家屯，正值该匪将该处会总张广仪家围攻，势甚猖獗，随督兵勇奋力进剿，内外夹攻，伤亡多名，贼始败窜，尾追二十余里，毙贼无算，生擒六名。到八屋屯地方，天已昏黑，大雨如注，该官兵冒雨由蒙古营子向南探追。于十九日未刻赶至灰窑地方，正遇该匪在彼扰害，立即整队进攻。诿该匪胆敢列为三队，出村迎敌，枪炮互施四时之久。天已将晚，我兵勇气倍生，奋力冲击，匪众力不能支，四散奔逃，追杀二十余里，生擒李得才等十四名，毙贼四十余名，夺获小车二辆，大车五辆，洋炮一尊，抬枪三杆，黄蓝大旗二杆，刀矛多件，余匪逃散无踪。等情。查统领穆锦业已督兵起程，随催令兼程驰往搜缉，务期剿捕净尽，并将佐领柏林所带之兵就近撤回回省。旋据委员丛登甲、刘景醇等陆续报获此次为首之刘山东即刘发好，并伙犯张僖等二十九名。又据统领穆锦稟报：搜获盗匪任洪有、徐洗、孙景山、吹付有、赵保汰、冯汰、徐广幅、李广等八名，解交昌图审办，余匪逃散无踪。并前留候补骁骑校恒龄等，先后搜获盗匪牟振东、王有、孙世江、李庆山、邢甸溱、于长江、马成林、于连重、李万禄、姜永得等十名解省。各等情。先后稟报前来。均经随案飭令昌图厅通判录取确供呈报，以凭核示去后。兹据昌图厅通判刘景醇稟报：现将缉捕委员前后搜获首伙各犯刘山东即刘发好等四十九名，先行审明录供呈报前来。

奴才等查逆首刘山东即刘发好供认：素日赌博，曾与已获正法滚地雷王五并乌恚李认识，合伙抢劫，不记其数。上年十月间，伙同逆首滚地雷王五等，共聚集五六百人，在昌图榆树台地方，恃众拒敌，戕官伤兵，烧毁尸身，掳掠财物。后迭被大兵追杀，才逃往金厂。复纠素好之薛廷均、李发、王起、赵连城等三百余名，潜出滋扰。在半拉山门地方，与吉林官兵接仗败逃，在各处讹钱数万千，就做了红黄蓝三色旗帜，先后共会合四百余人，由杨家

大城子先到南社杜姓家报仇，把他住房烧毁。又到张家屯围攻张广仪家，被官兵打败。逃至灰窑地方，又被官兵赶上，击毙伙匪无数，从此逃散。至二十二日，到大房身杜家店打尖，天降小雨，小的躺卧，因听院内嚷说查拿的话，就抽刀砍伤院内工人二名倒地，即被兵勇拿获。其伙匪柳幅、邢闯山等供认：前与滚地雷王五等，在榆树台戕官伤兵逃散，随同已获到案之刘山东即刘发好合伙，迭经抢劫，与官兵打仗拒敌。孙才、薛廷起、薛生、项添幅、高吉、樊得、刘成业、白甸元、刘汶得、李尚五、马恒、常崔旺即崔万、李振青、张僖、杨广义、郭连双、高横、阎学海、刘则溃、王起即起发、李万详、袁得海、张树宽、李得、李金发、赵凌云、牛常顺、霍照得、宋有、张廷凉、黄泳青、王自月、张金、郑玉、郑河、冯珍、班果满、李湖、施溃、阎有成、徐振邦、王财、黄保、吴柏青、张庆发、刘财即刘幅金供认：与已获到案之逆首刘山东即刘发好等先后合伙，于本年五月初四日，在半拉山门与吉林官兵接仗后，窜入昌图，在各处抢劫，逼要铺户钱文，不记次数。初十日，在大黄嘴屯与照磨姚利绅带领役勇打了一仗，互有杀伤。十八、十九等日，在张家屯灰窑地方，连次与官兵接仗，小的们伙匪被兵勇前后打死数十名，头目李发在灰窑地方被枪击毙，小的们逃散，陆续被获到案的。反复研鞫，均各供认属实。

查该首伙各犯供认确凿，应将逆首刘山东即刘发好等四十九名，俱照奉天地方匪徒抢夺财物之案，不分人数多寡、曾否伤人，但有一人执持鸟枪，即应不分首从，照响马强盗斩立决臬示例，各拟斩立决臬示。应遵前奏朝阳逆匪就地正法之案，业经飭令昌图通判，即将首伙各犯就地正法，仍将各犯首级在于冲途悬杆示众，以昭炯戒。其未详勘之盗犯牟振东等十八名，俟审明再行奏办，庶无枉纵。

奴才等伏查此股盗匪，既经官兵练勇迭次攻剿，击毙、生擒

已有一百数十名，余匪被击星散，窜匿无踪。虽逆首乌痣李等在逃，第该官兵久留在外，未免虚耗粮饷。奴才等已飭令统领穆锦管带官兵，并前留候补骁骑校恒龄等一并撤回归伍，以节经费。惟该匪出没无常，难免兵撤复萌，应由奴才等咨行吉林将军，严飭两省接壤地方官不分畛域，实力搜缉。并严飭署昌图通判刘景醇振刷精神，激励民团，实力巡防，务期有犯必获，以绝根株而杜复萌。

所有奴才等续获首伙各犯飭令就近正法并撤回官兵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

再，此项盗匪既已抗拒官兵，致伤练勇，核与叛逆无异，应照前奏斩梟滚地雷王五伙犯崔青山等案，所有供招应免送部。合并声明。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29 宝珣等奏报申明金纲等抗敌官兵依例正法片

同治三年九月二十日

再，奴才等查前据统领·协领穆锦并旗民地方官先后拿获滚地雷王五案内首伙各犯，业经审实正法，附片奏报在案。

其未经审勘盗匪金纲等七名，亦即提省，飭发旗民委员会同审讯。兹据审拟解勘，奴才等亲提研鞫。该犯金纲、徐才、张林、王幅兴、刘万珍、王万有、徐虎等，均各供认于上年九月间，投入已获正法逆首滚地雷王五伙内，共五六百人，在各处抢劫，不记次数，并于十月十二日在榆树台地方，恃众拒敌，戕官伤兵，烧毁尸身衙署属实。形同叛逆，罪大恶极，自应按律问拟。金纲等七犯，应合依强盗杀人放火烧人房屋干系城池衙署，并积至百人以上，不分曾否得财，俱照得财律斩，随即奏请梟示例，各拟斩立决

臬示。当于审明后，恭请王命，即行正法，仍将首级饬解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炯戒。

除仍严催该地方官即将已获各犯赶紧审办另行奏报外，理合附片奏闻。

再，此项戕官伤兵匪犯，与逆叛无异，应照前奏斩臬滚地雷王五伙犯崔青山等案，所有供招应免送部。合并声明。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官中朱批奏折）

30宝珣等奏审拟王五伙党邢殿奎等人片

同治三年十月初六日

再，奴才等查前据统领·协领穆锦并旗民地方官先后拿获滚地雷王五案内首伙各犯，业经审实正法，附片奏报在案。

其未经审勘盗匪邢殿奎等五名，亦即提省，饬发旗民委员会同审拟。正在解勘复审间，复据缉捕委员拿获朝阳县滋事逆犯二喇嘛即关姓拜音白勒克奇一名到省。奴才等当即一并亲提研鞫，该犯邢殿奎、于长江、李庆山、彭添幅、郭有才等，均各供认于去年九月间，投入逸犯逆首乌痣李等伙内，聚集三四百人，在各处劫抢多次，与官兵接仗，拒伤兵勇属实。二喇嘛一犯，亦据供明听从已获正法之李瀛奎、柴宝善等抗官拒捕，并自行伙众叠次抢掠不讳。实属形同叛逆，罪大恶极，自应按律问拟。二喇嘛即关姓拜音白勒克奇，并邢殿奎等五犯，均合依强盗杀人放火积至百人以上，不分曾否得财，俱照得财律斩，随即奏请臬示例，各拟斩立决臬示。当于审明后恭请王命，即行正法，仍将各犯首级饬解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炯戒。

除严催该地方官即将已获各犯赶紧审办外，理合附片奏闻。

再，此项与官兵接仗拒伤兵勇匪犯，与叛逆无异，应照前奏，

所有供招均免送部，以归简易。合并声明。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官中朱批奏折)

31 玉明等奏将丁江等二十一人正法臬示片

同治三年十一月

再，奴才等查前据统领·协领穆锦并旗民地方官在昌图厅等处，先后拿获滚地雷王五戕官伤兵案内匪犯，审明正法，历经奏报在案。

其未经审勘各犯，当经奴才等飭令该地方官等赶紧审办。兹据开原城守尉、知县、昌图通判等将审实匪犯丁江等二十一名，录供详勘前来。

奴才等查匪犯丁江、孙有即孙广有、吴万和、姜连兴、赵保汰即赵青风、徐广幅、徐克柜、任洪有、徐洗、孙景山、崔付有、王有、王朝奉、李万成、齐幅来、冯汰、刘喜、林汶瀾、于廷珍、张刚、张广顺等，均各供认于去年十月间，投入已获正法逆首滚地雷王五等，在榆树台等处戕官拒敌，并投入逆首刘山东等伙内，纠伙多人，叠次戕官拒敌，杀伤练勇，在各处抢劫，不记次数。实属形同叛逆，罪大恶极，自应将盗犯丁江等二十一名，俱照奉天地方匪徒抢夺财物之案，不分人数多寡、曾否伤人，但有一人执持鸟枪，即应不分首从，照响马强盗斩立决臬示例，各拟斩立决臬示。应照前奏朝阳逆匪就地正法之案，业经分飭各该旗民地方官等即将各犯就地正法，仍将各犯首级在于冲途悬杆示众，以昭炯戒。

除前获匪犯赵焕、王瀾溻、王有等三名在监病毙，应毋庸议外，仍严催该旗民地方官即将已获各犯赶紧审办，另行奏报外，理合附片奏闻。

再，此项戕官伤兵拒伤练勇匪犯，与逆叛无异，应照前奏，所

有供招均免送部。合并声明。谨奏。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刑部知道。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32 玉明奏拿获李凤奎等伙众正法片

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再，前据缉捕委员拿获朝阳逆匪杨营吉等送省，当经审明斩梟，附片奏明，声明如有续获，亦即照此办理。等因。旋奉朱批：知道了。钦此。历经遵办在案。

兹据缉捕委员拿获王礼一名到省，当即亲提研鞫，该犯供认听从逆匪李瀛溇、柴保善等迭次拒敌官兵乡勇，并伙同吴侦等抢劫不讳。实属罪大恶极。随于审明后，恭请王命，即行正法，仍将首级飭解冲途悬杆示众，以昭炯戒。

余仍严飭各属督率兵役认真查拿外，所有拿获逆匪正法缘由，理合附片谨奏。

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刑部知道。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折)

33 玉明等奏拿获马希财等人正法片

同治四年四月十四日

再，前据缉捕委员并旗民地方官拿获李瀛溇、滚地雷王五等案内各犯，并首匪刘山东等，均经审明正法，先后奏报在案。

兹据缉捕委员等拿获马希财、蒙古八虎、丛洛疙疸即丛刚、赵明汉四名到省，当即亲提研鞫。该犯等分别听从滚地雷王五、刘山东等，在昌图榆树台地方伙众滋扰，抗官拒捕，致毙官弁兵役，焚烧衙署尸身，并节次讹抢得赃。马希财一犯尚有伙同李瀛

溁等在朝阳县滋事情事。实属形同叛逆，罪大恶极。当于申明后恭请王命，即行正法，仍将首级饬解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炯戒。

正在审奏间，又据锦县详报委员拿获赵有一名，讯认投入李瀛溁伙内，拒敌官兵，肆意讹抢属实，拟议详请核示，亦即批饬就地正法，并将首级一并悬杆梟示。

除仍严饬各属督率兵役认真查拿外，所有拿获逆匪正法缘由，理合附片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刑部知道。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34 文祥奏分兵搜剿杨五巴股众折

同治四年八月初二日

奴才文祥跪奏，为驰抵邦均，探悉贼踪向东北窜逸，势欲出口，现拟拨兵分途搜剿，一面督同马步各队驰赴隆福寺守护，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二十九日未刻督队由京起程，戌刻行抵通州。据蓟州知州等禀称，前因马贼头目杨五巴等勾结伙贼二百余人，由喜峰口闯进关门，沿遵、玉等县窜入宝坻五里桥，经蓟州知州吴梦曾等带兵往剿，贼由白龙港西岸南窜，于二十四日绕至距州境邦均南八里余陈家庄滋扰。贼势甚伙，执持枪炮火器，正欲鸣张，经马兰镇总兵文谦拨兵助剿，及马步团社各兵勇会击，互有杀伤，贼遂分溃，于二十五日窜至别山。该地方文武跟踪追剿，至燕山口，将贼目枪杀八名，余贼向东北窜逸。又据续禀，贼由遵化东南之烟园店往东窜逸，至迁安所管之滦阳一带，势欲出口。现在蓟州暨马兰镇一带，均无贼踪，人心安定，该匪等并未扰及邦均镇。各等语。与各该探报大致仿佛。

查连日阴雨，道途泥淖，步队跋涉甚艰，奴才当即派令外火器营马队先驰赴蓟州一带，仍亲督威远步队及健锐营、吉林黑龙江各马队，于初一日驰抵邦均镇，接见蓟州知州吴梦曾，据云贼已窜至迁安、滦阳一带，势欲出口。奴才沿途询及乡民，均属相符。查迁安距马兰镇已远，然该匪行踪诡秘，飘忽靡常，是否已经出口，究难豫定。拟即统带外火器营马队、威远步队，赶赴隆福寺，妥为布置守护。并分派全营翼长荣禄、通水道英良等带领健锐营、吉林黑龙江各马队官兵，绕道由玉田径赴燕山口，向遵化迤东一带确探贼踪，相机剿捕。其幼丁步队，飭令随同健锐等营陆续前进。

除俟奴才驰抵隆福寺后并探访贼踪下落再行具奏外，谨将分途剿捕大概情形，理合先行具折差弁恭赍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35 文祥奏杨五巴股众已经奔逸出口折

同治四年八月初三日

奴才文祥跪奏，为先行督同马步各队驰抵隆福寺，谨将大概情形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于途间已将探闻贼匪正欲出口，酌拨马步各队分途前进各情形，具奏在案。

奴才当因马贼窜往迁安滦阳一带，势欲出口，虽料其必行远颺，仍恐行踪诡秘，不能不格外防范，是以于起程次日，即飭令外火器营马队二百名先赴隆福寺，以资守卫，奴才督同威远枪炮步队二百五十余名，跋涉前进，已于初二日辰刻马步陆续驰抵隆福寺。查看该处附近驻扎马兰镇旗绿各兵，共计三百数十名，尚属

周密。奴才所带马步各队因道途泥水甚深，军火帐房尚未赶到，暂行督同驻扎马伸桥。该处距隆福寺甚近，且系通遵化、迁安一带冲要隘口，足可兼顾一切。

现据马兰镇总兵文谦咨称暨各路探禀，马贼已于二十八日窜至滦阳，因喜峰口添派兵多，即于是日窜出铁门关，并抢去子母炮一位、抬枪二杆，在铁门关外分水梁地方草地路宿。等情。奴才查各处探报及商民所称马贼共有二百余名，因闻有乡团兵勇堵剿之信，未敢分股窜扰，于别山等处掳掠银物后，即行逃逸出口。并据各该处禀探，口内并无贼踪来往。行人所言亦皆相符。此次马贼系由边口窜入，各该管官于事后即应拨兵严防堵御，何以喜峰口添派兵丁防守，而铁门关置之不问，任其抢炮出关而去？如果属实，殊属废弛已极。奴才一面飞咨各该处查明铁门关系何处所辖，及该匪抢炮出关情形，贼数实系若干，据实咨复，再行核办。并飭令添派兵丁，严守要口，勿再疏虞。暨飞咨古北口提督、热河都统就近派兵追剿，务将全股缉获。仍一面飭令荣禄、英良带同健锐、吉林黑龙江马队，由玉田燕山口先行驰往遵化一带，俟确探贼匪是否全数出口，由口外是否已经远飏，口内有无余匪及各要口情形，再行斟酌办理。至该匪虽于京兵未起程之先已窜逸出口，纵未经大受惩创，经此次马步各队出京追捕，谅闻此声势，已足使其胆寒。将来但使各该口添兵认真守御，薊东一带酌留兵队缉捕，谅该匪亦不敢再来窥伺矣。

除俟各该处咨复暨荣禄等查明各该情形再行具奏外，恐关廛念，理合先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36 文祥奏分拨官兵防缉情形折

同治四年八月初五日

奴才文祥跪奏，为接奉谕旨，谨将酌拟布置防缉情形，先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本月初三日正在缮折间，准军机大臣字寄谕旨一道，并钞交文谦、崇厚、万青藜等折片四件，当经附片奏闻。初四日复承准军机大臣字寄谕旨一道，并钞交长善折片三件。等因。钦此。

伏查奴才昨因带同马步各队四百余名驰抵隆福寺，探闻贼匪抢夺枪炮，窜出铁门关，飭令荣禄、英良等带同健锐等营马步各队，由玉田前往遵化一带确探贼踪，口内有无余匪暨沿边各要隘形势，并飞咨山海关副都统、古北口提督查复铁门关所辖及失防情形，并令热河都统、古北口提督派兵就近兜剿。各等因。具奏在案。

现据荣禄等禀，头起马队于初三日已由玉田行抵丰润县界，计初四日即可驰抵迁安，探闻贼匪已闯出铁门关，并闻内有喇嘛僧人，俱系短衣骑马。等语。与奴才所探亦大致相同。当即飭令迅速前进，俟抵该处，于遵、迁一带酌留马队联络声势，再行赴铁门关搜捕。并昨据长善咨称，关外尚有余匪五七百名之说，虽不甚确，亦不可不防。已切嘱荣禄等至铁门关后，如贼匪甚重，仍敢扑进关内，亦必须俟各队到齐，层层布置，务使无隙可乘，方可相机前进，断不准贪功冒险，以期万全。等因去后。

旋于初四日辰刻，又据崇厚所派马步各队三百余名驰抵马伸桥，奴才当即飭令管带都司邓启元带领马队五十余名，由马伸桥小路取道遵化，径赴迁安驻扎。午后步队赶到，亦飭令陆续前进。查蓟州、遵化、迁安均系界址毗联，其迁安之东即系卢龙、抚宁、临榆等县。卢龙与永平府同城，临榆与山海关同城，各该处

北面均系沿边，其口隘甚多，何处为通衢紧要，尚未据荣禄等暨各该处查复。惟奴才约略地势，该匪无论从何处窜入，惟遵、迁适当其冲，若于该二县驻兵防守，已足扼其内扰要路。是以奴才飭令天津兵勇暂扎迁安，俟荣禄等搜查各该处后，拟即酌留所带马队驻扎遵化。其卢龙以东或令山永协派兵驻扎，抑或刘长佑另派有官兵令其驻扎该处，更属周密无虞。查马贼多系边外乌合之众，闻无备而来，见有备即去。此次京外各兵分途追捕，声势甚大，该匪闻风已足胆寒，加以各处留兵严御，似可保其不来。然此不过急则治标，尚非尽绝根株之法。且各处驻兵防守，不惟餉项虚糜，亦非经久长策。奴才愚见所及，另有歼除办法，容再详细具奏。

至酌撤京兵及隆福寺防护事宜，亦容俟荣禄等至铁门关查复，并与奕劻等会筹后，再行奏闻。至此次所带办理文案折奏等项人员仅止数人，又复酌拨随同荣禄等行营，愈觉人少事繁，是以于应办各件未能即时入奏。

因接奉谕旨，先将大概布置情形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37 文祥奏元成公轎车在铁门关外被劫片

同治四年八月初五日

正在缮折间，续据荣禄等禀称：途遇骑马三人，形迹可疑，询称系元成公议标客，在铁门关外分水岭地方被抢。贼匪约有百余人，大半乘马，携有洋枪火炮车辆。并闻洋枪系在洒河桥抢掠，其火炮二尊，即系铁门关军械。抢后即往北窜，听其语似操平泉州属土音等语。拟驰往铁门关，俟幼丁步队到齐，即往平泉州緝

捕，留吉林、黑龙江马队驻扎铁门关以为后路接应。等语。

奴才查平泉州系在口外，相距甚远，已奉谕旨飭令热河都统暨恩合等派兵兜剿，并前已飞咨古北口提督一体派兵剿捕，揆度时势，京兵不必出口。奴才当即飞札荣禄等，如该匪等复敢进口，即令都司邓启元所带之天津兵并山海关所派喜峰口官兵百余名，与京兵一体会剿，仍层层布置，勿稍大意。倘贼匪去口已远，不准贪功轻进，即飭令天津兵驻扎迁安，酌留京兵驻扎遵化，查明关内各口情形，即带健锐、黑龙江幼丁各队速回马伸桥，听候办理。诚以口外为该匪巢穴，且地势辽阔，山路分歧，京兵于该地情形不熟，非若口内征调接济，诸无掣肘。此奴才所以于正折内有另筹歼除之意。仍拟令京兵驻扎遵化，以待将来，非怯也！声威所击，不得不格外慎重，以求一劳永逸之计。

除札飭荣禄等遵照外，奴才仍酌拨火器营精锐马队数十名，携带劈山炮，驰赴荣禄军营，并于后路节节安设侦探，复飭令邓启元所带天津兵勇听候荣禄节制，以昭慎密。理合附片奏闻。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38 文祥奏游击万禄被裹及宝坻县被逼帮钱等事片

同治四年八月初五日

再，万青藜所奏贼踪住址姓名，长善所奏热河地面八沟尚有贼匪六七百人，暨游击万禄被执，说合放回，宝坻县被逼帮银，营汛空虚各折。查奴才于起程前咨调户部郎中刘玉衡，令其雇觅眼线，先行出京，一面令该员改装易服，暗随荣禄等前往。缘该员素在本地办团，不独京东情形甚熟，且遇有缓急，并可号召乡勇，就地堵剿，并踩访贼匪踪迹、滋扰情形，是以宝坻帮银、万禄被裹各节，奴才早有所闻。该州县所禀万青藜等情，恐尚有不尽。

至所称贼首姓名不符一节。查向来贼匪每于聚集时，头目甚多，各纠约十数人及数十人不等，故于拿获时，其被纠之人仅知相约之头目名姓，其余往往互不相识。至统令号召，则必另有巨魁，然半皆伪捏名姓，纵使供出，亦无从弋获。即如蓟州文武与该匪接仗后，拾其结盟小折内开有山东、直隶等处之人，注写籍贯地址，足征其各分党羽头目不一，奴才已按名飞咨各该处暗中访缉矣。

至长善所称八沟一带马贼尚有六七百名之多。向来马贼聚合无常，饱则颺去，饥则复来，是其惯技，本属口外常有之事，惟该匪来时有由铁门关附近分入之说，奴才尚无所闻。

至该匪此次确为镗车而来。昨于马伸桥见有被劫镗车，询据由八沟前来，因知有贼匪在口外堵劫，避道绕行多日，该匪因未相遇，是以就便入口掳掠。嗣该镗车探闻贼匪已远，随绕赴铁门关进口，不意猝遇该匪窜出，镗客会同古北口兵丁与之接仗，官兵首先溃败，以致被劫等语。与荣禄等所遇镗客，其言相同。并据该镗车云，贼匪已得赃远颺。

除奴才咨询古北口提督该官兵何以见贼即溃，令其查明带兵不力之员，据实严参外，谨将蓟州所获手折另行开单附奏，伏乞飭下各该省务期严密访获，不准一名漏网。理合附片奏闻。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39 卓保奏拿获戴洛疙疸申明正法片

同治四年八月初六日

再，奴才卓保片奏：

溯查去年冬间，接准盛京、黑龙江来文，奉上谕：盗匪滚地雷王五余党痞痣李等首伙未获，著令三省会同兜缉，并查明该犯内

有无戴洛疙疸，一并搜拿，务期弋获。等因。钦此。转飭旗民各属一体遵照在案。

近因逸盗痞痞李等散而复聚，窜扰长春厅属暨吉林西路一带，先后派兵剿洗，并恐该匪等布散党羽，到处勾结，复飭江东各属认真防堵，设法访拿去后。兹据署双城堡总管·委协领佟兴呈报：本年七月二十九日，据缉捕委员·五品花翎即补骁骑校富兴、委官成泰，在于拉林界小场园地方，缉获戴洛疙疸，起获鞍马，禀送到案。提讯该犯戴洛疙疸供认：伙同前获盗首滚地雷王五并逸犯痞痞李等，聚众滋事，放火行劫，并拒敌戕官等情属实。声请核示前来。

查该犯戴洛疙疸系属著名巨盗，曾经奉旨飭拿，现在既经被获，讯供不讳。如果提省复审，诚恐道路遥远，致有疏虞。当即按照响马强盗例，札飭该置总管迅速提犯就地正法，仍将首级枭示，以昭炯戒。起获鞍马，照例给赏。至原拿委员富兴等访获巨盗，著有微劳，现当整顿捕务之时，自应酌量奖励。相应请旨，准将军功五品花翎即补骁骑校富兴俟补缺后，以应升之缺尽先拨补；并将委官成泰以骁骑校尽先升用，先换顶戴，以示激励。

理合将获犯正法并请奖缘由，附片谨奏请旨。

军机大臣奉旨：富兴著俟补缺后以应升之缺尽先拨补，成泰著以骁骑校尽先升用，并先换顶戴。钦此。

（官中朱批奏折）

40 阜保奏审拟拒敌官兵之王升和等人情形折

同治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奴才阜保跪奏，为拿获盗匪，申明正法，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据吉林厅理事同知福谦陆续禀获盗匪张添幅等二十一名，起获马匹器械赃物到案。内王升和、董深、黄太、李瀾起四犯，先

后在监病毙，委验属实，并无别故。兹将现犯审拟解勘前来。奴才提犯逐一研鞫，缘张添幅、郑克山、苏同、莫起邻、沈淮即沈广溇、王甸真、于汶江、张振、杨世盛、陈盛沅、高城才、任广幅、张广详、唐美、曹果彝、王儒、张奉山或系回民，或系民人，分隶直隶、山东、奉天、吉林各省。张添幅、郑克山、苏同纠同在逃王振邦、监毙王升和，一共五人，各持枪械，于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夜间，途中抢得不知姓名事主爬犁乘坐，往劫民人孙富家衣物，杀死事主亲戚赵令一名，并拒伤孙富、王奎、赵佩升、平复。莫起邻、沈淮即沈广溇，伙同逸犯曹果汰等一共七人，于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刘家店西道上抢劫过路不知姓名事主大车上宝银一次。王甸真、于汶江均系前获正法滚地雷王五等党羽，自同治二年十月间，在昌图榆树台戕官滋事，于汶江复于三年四月间，同盗首刘发好等百余人，在吉林通沟岗子屯与官兵接仗一次，五月间又在半拉山门抗官拒捕一次。张振、杨世盛与逸盗王三楞等，结伙二十余人，于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吉林英额卜站道上抢劫事主张毓铨衣物一次。张振先于是年九月初十日，与逸犯萧洪汶、张希灏在中阳堡道上抢劫过路车上钱物一次。陈盛沅先同逸盗冯汰等三十六人，于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七日，在昌图条子河屯道上抢劫过路车上钱文一次，次日复合滚地雷王五等一百余人，杀死练总渠姓，并拒毙乡勇十七人，复与官兵打仗一次。高城才伙同逸盗邱义盛等，共四十三人，于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八日，抢劫长春厅小城子屯德利永杂货铺钱文一次，次日原伙复在二十里堡道上抢劫过路不知姓名事主银钱布物一次。任广幅伙同盗首刘发好等五十余人，于同治三年三四月间，各处抢劫，不记细数。复于五月初四日，结伙八十余人，抢劫叶河站马匹一次，旋至半拉山门与官兵接仗，枪毙差役一人，拒伤七人。初五日逃至边外大孤家子一带，放火烧毁王成幅房间一次。初六日

在昌图榆树台讹索众铺商钱文一次。张广详先同逸盗杨发等五人，于同治元年五月间，在威远堡边里沿途行劫，不记其数。二年十月间，又与逸盗刘二盛子等，在吉林二道岗子抢劫过路事主骆姓钱物一次。三年四月间，复同杨发等二十余人，在长岭子地方，挖瞎吉林捕役眼睛一次。嗣又不记月日，在开原地方与官兵接仗一次，拒杀二人，抢得抬枪逃逸。唐美、曹果彝于同治元年九月，二年三月间，伙同盗匪梁才等百余人，在吉林尾沙河金厂，先后抢劫过路马驼货物不记次数。六月间，复同梁才等三百余人，在该处与匪徒韩姓对敌，杀死彼造十余人各散。旋又同逸盗孔起明等二十余人，在大青背地方，讹诈事主李海等五家钱文，俵分而逸。王愷于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夜间，伙同已获监毙之董溱、黄太、李灏起一共四人，抢劫吉林大青沟屯许万家衣服钱物一次。张奉山于同治二年四月初一日，听从前获正法之王泳闲等二十余人，仇杀珠奇河屯梁灏久、梁保、迟振邦、迟守江四命，并不知姓名二人，烧尸灭迹，旋又在各处抢劫讹诈多次。该犯等所得赃物，或经质当花费无存，或被起出呈送到案。经该同知先后拿获王升和、董溱、黄太、李灏起在监病毙，将张添幅等十七犯审拟解勘。

奴才提犯复鞫，据供前情不讳。反复诘究，矢口如一。该犯等所犯各案，虽有呈报者，亦有未经呈报者。第既据供认确凿，情无疑义，应即拟结。此案张添幅、郑克山、苏同、王甸真、于汶江、陈盛沅、任广幅、张广详、唐美、曹果彝、张奉山十一名，结党成群，肆行劫掠，或焚烧房屋，或杀伤官兵，或拒毙事主，实属罪大恶极，应照强盗杀人放火并积至百人以上斩决梟示例，各拟斩立决梟示。莫起邻、沈漉即沈广溱、张振、杨世盛、高城才五名，纠众多人持械行劫，亦属不法，俱应照响马强盗执持军器白日邀劫道路依律处决梟首示众例，亦俱拟斩立决梟示。王愷伙同

夜抢劫，应照强盗已行但得财者皆斩律，拟斩立决，遵照通行。当于审明后，恭请王命，先行正法。将张添幅等十六名首级，飭在沿途地方悬竿示众，以昭炯戒。病毙之王升和罪应斩梟，仍行戮尸。其有不能禁约子弟为盗之父兄，行知原籍，分别传案照例发落。王升和等在监病毙，刑禁人等业经讯明，并无凌虐情弊，应毋庸议。起获赃物招主认领，马匹充赏，器械入官。

除录供招咨送刑部备查外，所有拿获盗匪审明正法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刑部知道。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41 麟庆奏续获辛三等首伙分别办理情形折

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奴才麟庆跪奏，为续获马贼三十九名，谨将现办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奴才前因马贼由口内窜出关外，四散潜藏，当即札飭热河道征良驰赴平泉、建昌一带地方严密查办，并分派文武员弁督带兵役番捕随往，会同各该地方官无分畛域，设法踪缉，均经奏明在案。旋于热河本街经旗营查街官兵盘获伙盗杨广厚一名，奏奉谕旨即行正法，并飭续获各犯一律遵照办理，钦遵转行知照亦在案。

兹据热河道征良暨委员·佐领全亮、朝阳县知县庆康、骁骑校全兴并署建昌县知县耆龄、喀拉沁旗扎萨克公銜·塔布囊乌凌阿等先后稟报，据派出员弁等改装易服，设法侦探，该匪自出关后大半潜回奉省，其沿途散归者因查拿紧急，率伏匿于深山邃谷及零星村落中，复有大股匪党经奉省官兵击捕逃散，藏匿益深。随各督同兵役番捕，会集旗民社夫人等，四出搜拿，共计捕

获首伙盗犯三十九名，并搜获拾枪、大炮、刀械多件，由该道等逐一研鞫。其讯有确供者，业经奴才遵飭就地正法，其形迹可疑尚须质讯者，分别暂羁县监及解赴奴才衙门，酌量办理。

至辛三一名，亦据佐领全亮弋获交县，俟解到时，即行派弁解京质讯。此外未获各匪，奴才仍飭该道等严督兵役番捕，尽力兜拿。一面飞咨盛京将军，古北口提督，密云、山海关、锦州各副都统，互相防缉，毋任此拿彼窜。并飭旗绿各营储备兵力，设有应行会缉之处，飞速应接，庶免贻误。

除俟该道等续报获犯再行随时陈奏外，所有续获马贼，现在筹办情形，理合恭折具奏，并将已获各犯名单恭呈御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42 麒庆奏筹办热河防捕情形折

同治四年十月十四日

奴才麒庆跪奏，为遵旨筹办马贼情形，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本月十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四年十月初二日奉上谕：本日又有人奏，探访边外马贼啸聚情形，缮单呈览一折。等因。钦此。钦遵寄信前来。奴才跪诵之余，不胜悚仄。伏查赤峰县距郡五百余里，介在偏陬，文报之与传闻往往互异。奴才于八月间两次派员前往，飭将该番役等实在不法之处访查明确，据实稟闻，再行核办。等因。业经附奏在案。

嗣据同知吉英、防御秀成会同密稟：查得该番役等从前尚属安静，自该令春祥到任以来，深加信用，派充团练差使，该番役等遂乃树立旗帜，演习枪械，因而交通丁役，凌侮居民，甚至庇寇销

赃，无所不至。等情。稟请查办前来。奴才接阅之下，愤恚难名，亟应飭县拿解来辕，按律究办。惟思该番役等盘踞县街，出入衙署，查拿一不严密，非拒即逃，总非善策。当仍责成该令亲督该番役等搜拿潜匪，俾就羸糜。一俟拣委明干人员，相度机宜，熟商妥办，总期首恶悉归弋获，而闾阎不致震惊，庶足以遏乱萌而纾圣虑。至会兵进剿一节，原非必不可行之势，惟是热河自定鼎以来，回民寄居几及十万余户，其椎埋不逞者固多，而耕凿相安者亦复不少。今以三五潜伏之寇，而遽兴数路之兵以赴之，征师集饷，道路皆知，不特正贼必至远颺，或且散播流言，倡为剿洗回民之词以相煽惑。该回民等近因各路剿办叛回，素怀疑畏，万一群相附和，同谋合力，以抗颜行，彼时剿之不能，抚之不可，窃恐兵连祸结，戡定无期。云贵、陕甘前车可鉴。此奴才所以踌躇而不敢决者也。伏读近日以来所奉谕旨，如选备精兵，坐镇不动，并照军机大臣议定章程详悉晓示各条，仰见圣虑周详，实为弭盗良法。奴才业经严飭文武各属，实力奉行，但能久而不渝，虽无近功，必有实效。如地方果有蠢动，再按尚书文祥前奏合力剿捕，以杜蔓延。如此则师出有名，兵应者胜，纵有奸宄，无所施其簧鼓之词，较之先发制人，似属万全之计。

奴才识既迂拘，才复短绌，军旅之事尤所未娴，第以管见所窥，不敢不竭诚入告。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43 恩合等奏审拟项起幅等人情形折

同治四年十一月初五日

奴才恩合、富平阿、宝珣跪奏，为拿获抢劫重犯，审拟正法，

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据缉捕委员并旗民地方官先后拿获盗犯项起幅等十四名，并起获器械马匹，解送到省，当经飭发旗民委员会同审办。兹据审拟解勘前来。

奴才等督率委员亲提研鞫。缘项起幅即项洛疙疸、刘万令、张泳山、刘玉发、陈凯碌、吴进保、樊得增、李添吉、马得山、萧朋崇、王泳宽、杨甸溧、崔苕明、白云幅，均系民人。项起幅于同治二年十月初间，投入已获正法之盗首滚地雷王五伙内，欲与八大户屯兵团复仇，纠邀痞痞李、刘彦广并已正法之刘山东、牛泳武、王发等共五六百人，在各处抢劫，不记赃数次数；是月十二日，至昌图厅属榆树台地方，一齐进街，经官兵役勇堵拿，即行拒捕，致毙兵勇官弁，搜取徐照磨印信，旋即畏惧潜逃；至三年八月间，不记日期，又听从梁幅等三人抢劫铁岭界登什堡子东道上骑驴过客银钱一次。刘万令于同治三年正月间，投入盗首江什千等伙内，共三十余人，抢劫边外不知地名村屯各事主银钱、衣物一次；又四年七月间，原伙并添邀不识姓名共二百余人，至铁岭调兵山，又途遇盗首十换九带领二百余人，共合一伙，在铁岭丁家房身并新民厅一带地方，放火烧毁居民房屋，抢掠铺户银钱、衣物一次；又八月初八日，在五十家子讹得铺户钱文一次；又初十日，讹得大民屯铺户宝银一次；又十七日，在广胜屯抢劫各事主银钱衣饰，并放火烧毁房间一次；十八日，原伙窜至广宁小黑山，闯进街内，放火烧房，经兵勇堵拿，即行拒敌，致毙兵勇官弁，并在该处讹抢各铺户宝银、车辆、枪炮一次；又二十四日，回至新民厅新立屯，即被官兵追至，复行放枪拒捕一次。张泳山、刘玉发于同治四年八月十八日投入盗首王洛四伙内，共五六百人，抢劫广宁小黑山万福当银钱衣饰，并与官兵接仗，致毙官弁一次；又二十一日，在中安堡讹诈宝银一次；又二十三日，在新民厅新立屯抢劫

银钱衣物，经练勇堵拿，率众拒捕，次日被官兵赶至击散。刘玉发又先于六月间，听从张洛疙疸等三百余人抢劫边外卧牛石屯各铺户财物，诮敌官兵一次。陈凯碌于同治四年五月初间投入盗首王洛疙疸伙内，共一百余人，在昌图界不知地名各村屯讹得宝银一次；越数日在榆树台与练勇拒捕，致毙乡勇一次；又不记月日，在沿途不知地名各村屯抢掠银钱衣物，不记次数；又六月初六日，吴进保伙同盗首陈广碌等三十五人，与陈凯碌等原伙途遇，合为一伙，在新民厅界半拉门讹索铺户宝银、烟土、衣物一次。樊得增于同治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投入盗首张波等伙内，共八十余人，讹诈碱厂各铺户钱文一次；又八月初三日，原伙抢劫佟家窝棚不知姓名事主家马匹、衣饰一次；又初四日，抢劫石头城协成玉布铺内布匹钱文一次。李添吉于同治四年八月二十几，听从崔刚等二人抢劫张驿站北道上骑骡过客骡头、马褡一次；又九月初四日，原伙并添邀刘三等四人抢劫养猪圈屯景成利杂货铺内布匹、马褡一次。马得山于同治三年十月不记日期，伙同赵帽详等五十余人，抢劫承德县属沙河铺北杂货车上布捆一次；又在柳相屯抢劫万源当衣饰、银钱、烟土一次；又十二月不记日期，伙同赵帽详等原伙八人，抢劫牛庄南过路小车上银、衣、烟土一次；又四年正月二十间，原伙抢劫辽阳糯米庄过路大车上大布、马匹一次；四月不记日期，又原伙抢劫辽阳南沙河过客宝银、烟土、衣服一次。萧朋崇于同治四年六月初间，伙同高铁匠等共六十余人，抢劫铁岭阎千户屯不知姓名各事主钱帖一次；又二十几原伙抢劫铁岭界三台子事主张姓家帖钱、衣服，放火烧毁房屋一次；越数日，又抢劫下堡子屯不记字号当铺首饰、衣服一次。王泳宽于同治四年闰五月初三日，伙同已获正法之罗才等共四十余人，讹诈新民厅高力屯事主赵姓家钱文一次；初五日又原伙抢劫承德县四方台德盛当首饰、钱帖、衣服一次；又二十九日，有盗首

刘洛疙疸纠邀伊原伙共八十余人，至新民厅小塔子屯刘姓家复仇，因刘姓家人口躲避，即烧毁房屋、粮食、衣物，将一年老妇人抬入火内烧毙，并向该屯各住户讹钱未得一次。杨甸溧于同治三年九月不记日期，听从马四等共二十余人，抢劫广宁界田家坟屯不记字号当铺银钱一次；越数日，又原伙讹索新民厅鸭子厂事主孙姓家钱文一次；又十一月十一日，伙同冯连隆等七人，抢劫后壕屯元胜当钱帖一次；又四年四月初间，伙同杨五溃、冯连隆等四十二人，抢劫广宁黑牛圈子屯不知姓名事主家宝银、烟土一次。崔芒明于同治四年八月初七日，听从张作敬等十人在鹊雀沟孙忠发家捆绑事主，抢劫银钱、衣饰一次。白云幅于同治四年六月二十日，伙同林信等三人，抢劫城西鞭杆沟骑马过客鞍马、包袱一次。该犯等所得各赃，或经变卖，或有留存，先后被获解省。奴才等督率委员逐一研鞫，据各供认前情不讳。恐有不实不尽，反复究诘，矢口不移。既据供认确凿，应即拟结。此案项起幅、刘万令、张泳山、刘玉发、陈凯碌、萧朋崇、吴进保，均各骑马持械，结伙五六百人至一百余人，迭次讹抢拒捕，杀伤官弁兵勇，烧毁房屋，实属形同叛逆，罪大恶极。该犯等当时抢夺持有鸟枪，按照奏定新例，与强盗杀人放火烧房，并积至百人以上，同一斩梟。二罪相等，应仍按正例问拟。项起幅即项洛疙疸等七犯，均应合依强盗杀人放火，烧人房屋，并积至百人以上，不分曾否得财，俱照得财律斩，随即奏请审决梟示例，拟斩立决梟示。樊得增、李添吉、马得山、王泳宽、杨甸溧聚众持械，肆行讹抢，亦属目无法纪。该犯等当时抢夺，均各持有鸟枪，应照奉天地方凡遇匪徒纠伙抢夺财物之案，不论人数多寡，曾否伤人，但有一人执持鸟枪，即应不分首从，照响马强盗斩决梟示例，拟斩立决梟示。崔芒明、白云幅听从张作敬等肆抢，或系捆绑事主，或已结伙三人，均应遵照通行依强盗本律，不分首从皆斩律，拟斩立决。与项

起幅等均请遵照奏定章程，于审明后恭请王命，即行正法。仍将项起幅等十二犯首级，飭解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炯戒。其不能禁约子弟为盗之父兄，行令各地方官分别传案，折责发落。起赃给领，未起追赔，马匹变价入官，盗械存库。

并据铁岭旗民尉县拿获鲍才、李才、刘自城、崔有、高阜金、高智、杨春发、李得中、刘泉义、刘幅、穆泳城、丁溃十二名；新民厅拿获梁果保、宋有仪、罗得磷、杨升、董幅、李城汰、汤才七名；盖平尉县拿获张白剩、王士嬉、李长村三名；兴京尉厅拿获王添才、顾约先、赵汶海、全茂沅、陈继让五名；开原尉县拿获何廷溇、杨万溃、李振刚、刘发、郭同、沈才、周胤林七名；岫岩尉厅拿获张得汶、蔡八即蔡连、刘青山、邱宽、李帼明、房得、房泳汰、刘城僖、关幅金、于二滚子十名；辽阳尉州拿获马三达子即马溃一名。因该犯于二滚子拒捕伤差，致被原拿兵役放枪致伤，旋即身死。高阜金、沈才于讯供后在监病故，详经委员验明属实，研讯刑禁人等均无凌虐情弊，取结详报。兹据讯明各犯分别起意伙同骑马执持鸟枪刀械，聚众或五百余人或三人以上，肆行讹抢拒捕，杀伤官弁兵勇，放火烧毁房屋、尸身，奸淫妇女，杀死事主，均经录取确供，议拟详请核示。奴才等先后会同前任将军玉明、副都统庆春、府尹德椿、前署兼尹志和，遵照奏定章程，批飭就地正法。于二滚子、高阜金、沈才业已因伤因病身死，照例戮尸。该犯刘泉义、刘幅、汤才罪止拟斩。所有鲍才等三十九犯与于二滚子等三犯首级，飭令一并枭首示众。

除仍严缉在逃各犯，务获究办，并钞录供招咨部查核外，所有审拟正法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刑部知道。钦此。

（官中朱批奏折）

44 恩合等奏周荣等率众戕官劫狱折

同治四年十二月初五日

奴才恩合、额勒和布、恩锡跪奏，为贼匪回窜法库，扰及昌图，戕官劫狱，随时调兵堵剿各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匪首周荣、姜三疙疸率领股匪一千余众，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由蒙古锦地面窜至法库。当因相距省城较近，随飞咨副都统富平阿，督兵由广界星夜驰回，保护省城附近各处城池。等因。奏蒙圣鉴在案。

嗣经奴才等屡次差探得该匪由法库边门，于二十四日窜至昌图所属之小塔子一带地方滋扰，随飞飭昌图、开原、铁岭旗民地方官，督飭兵勇，严加防范去后。随于二十八日据昌图厅巡检胡俊德禀报：该匪于二十五日窜至金家屯地方，经署通判·候补知县海盛调集练勇，与贼接仗一时之久，因南风大作，以致失利。该通判被围，吉凶未定。等情。随飞催统领扎朗阿星速带领马队，驰往开原后路应援，兼扼该匪回窜要路。旋于二十九日据海盛家人张有呈称：家主于二十五日与贼接仗，奋力当先，手刃数贼，委因勇单被围，家主头面受有刀矛伤数处，即时阵亡。因贼要进昌图，才将通判印信派人送至开原县呈交，即逃出数里，望见昌图火起，因家主子身住沈，候补七年，历署各缺，清廉自守，阖省皆知，眷属远在福建，惨苦不堪言状。等情。并据署开原城守尉喜安禀称：探得该匪于二十六日窜至昌图，焚署劫狱，放出监犯，盘踞滋扰。各等情。飞报前来。

奴才等伏查此股匪众招裹一千余名之多，势甚猖獗，由西边折回法库，窜至金家屯，通判海盛与之接仗阵亡，辄复扰及昌图，焚署劫狱，种种恶孽，实堪发指。奴才等前调统领扎朗阿，先带马队驰赴开原，随令步队炮手接连前进，以扼回窜。今探得周荣

股匪向北奔去。其窜入朝阳县滋扰股匪王起伙众，现准锦州副都统咨：据义州城守尉文辂探得该匪于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朝阳县窜入清河边门，二十九日窜至义州所属稍户营子一带地方，该副都统已由驿咨报钦差大臣文祥等行营查核。现在该大臣等督兵，核计程途，三四日内即可抵省，自当商酌会合兵力，刻即剿洗，务期扫穴擒渠，以除孽氛。惟查署昌图厅通判·知州衔候补知县海盛，自分发奉省以来，历署各缺，清廉公正，素洽民心，前经奴才等遴派该员署理昌图，以期捍卫地方。今与贼接仗，立时阵亡，殊堪悯恻，相应请旨交部从优议恤，以慰忠魂。其所带练勇有无伤亡，并昌图厅巡检胡俊德有管狱之责，现据该家人报称该家主尚无下落，应俟查明之日，再行据实具奏。

除将昌图通判一缺，由奴才等另行派员署理，今周荣股匪既向北奔窜，除飞咨吉林将军严飭带兵各官迎头截击外，所有贼匪回窜昌图，戕官劫狱，随调兵堵剿各情形，先行恭折由驿五百里驰奏，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45 麒庆奏就近咨调蒙旗兵丁以期呼应灵便迅速片

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再，朝阳县街收复之后，该处匪徒业经东窜清河门一带地方。所有热河派出之旗、绿营兵，均在朝阳驻守，蒙古旗兵亦经奴才札令整备听候调遣。惟该处与热河相距较远，现在神机营带兵大臣驻扎奉省，设有征调会剿之处，若必由该大臣与奴才往返札商，恐致稽延贻误。节经奴才咨明该大臣等，并札飭带兵各员及卓索图盟长转飭蒙古各旗一体遵照，如应会合攻剿，即由该大臣等就近径行调遣，以期呼应灵便，迅速集事。

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46 恩合等奏查探周荣等踪迹及接仗情形折

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奴才恩合、额勒和布、恩锡跪奏，为查探大股贼匪向边北窜去，现在商同京兵追剿，并派兵勇于边内及省城附近地方剿捕股匪叠获胜仗各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盗首周荣、王起等，闻大兵东下，即折回边外，绕至法库门盘踞二日，于十二月十三日向北窜去。据统领扎朗阿禀称：暂行革职协领恩科带领所雇猎户壮勇，于十二月十五日行至开原属大纸房地方，探有马贼八十余名在彼滋扰，随即督勇剿捕，毙贼五十余名，生擒五名，夺获鸟枪十七杆，马十八匹，首饰银五百余两，并衣物等件，所擒之贼当即正法。复经该统领飭令该革员在铁岭、开原一带认真缉捕，以清边界。协领穆锦率所部诚勇康永兴、白文有等，将叛勇击散后，于十二月十五日探得阿吉牛录堡子有贼百余名，当即率领诚勇剿毙四十余名，生擒七名，夺获抬枪四杆，鸟枪二十余杆，骡马器械等物多件。该员随将生擒之贼押解来省，立时正法。并据面禀：所带诚勇较单，恐遇大股贼匪，不能抵御，随拨派马队兵一百名，交佐领保安管带，仍统归穆锦调遣，向北路剿贼，以免土匪勾结。又据法库门捐输委员徐文林禀称：大股贼匪窜扰该门后，土匪乘势蜂起，有小红旗、小黄旗名目，约有二百余名，在附近一带抢掠，禀请拨兵剿捕。奴才等因穆锦现在北路，随即飞飭督带兵勇驰赴该处搜捕，务期扑灭，毋使蔓延。至反狱逸犯复行勾结另股匪众，向东滋扰，经钦差大臣派兵追至章党地方，剿杀几尽。内有逃回本溪湖、烟龙沟、高丽

营子等处，另行纠众土匪一百余名，经前派缉捕协领德印、候补协领李天恩，于十二月十九日督率兵勇剿毙七十余名，生擒七名，夺获车轴炮一尊，鸟枪十余杆，骡马三十余匹，刀矛不计其数。并在近杨相屯一带搜捕匪犯四名，共生擒十一名，一并押解至省，讯明正法。

奴才等伏查大股贼匪周荣、王起聚众数千，势甚猖獗，现均向边北窜去。除将探报贼情，随时咨商钦差大臣办理外，仍严防统领扎朗阿督率统领徐占一所部勇丁，多方笼络，务令剿贼立功。暂行革职协领恩科，在北路铁开一带搜捕零股贼匪。协领穆锦率领兵勇，于法库门内外沿边一带，侦探小红旗、小黄旗两股贼匪踪迹，设法悉数歼除。候补协领李天恩，督率兵勇在省城东南一带搜捕反狱逸犯，并零股土匪，务期净绝根株，毋留萌孽。

所有奴才等查探贼情并剿捕各股贼匪叠获胜仗各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47 恩合等奏派副都统富平阿设防保护永陵片

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再，奴才恩合前因大股贼匪在广宁附近处所盘踞，当派统领扎朗阿带领兵勇九百余名，统归副都统富平阿管带，前往西路剿贼，一面作为京兵先路之导。嗣因盗首周荣、姜三疙疸分股由蒙古锦草地窜回法库边门滋扰，省城北面剿防吃紧，随将扎朗阿所带兵勇由广界星飞调回，分布省城以北附近各处驻扎防守，以遏其复行进边滋扰。等因。均经奏明在案。

副都统富平阿当因有吉林、黑龙江之回兵一百余名在广宁城内驻扎防剿，拟俟该弁兵等所需之鞍马枪械由地方豫备齐楚，

即就近管带，随同京兵向西北一带追剿。续因探知大股贼匪周荣、王起等全行窜赴东北地面，该副都统遂随同京兵进省。现在各大股贼匪既已全在东北盘踞，恐一经统兵大臣驰往剿洗，该盗匪势必分股逃窜。伏思永陵附近地方屡经贼匪往来，亟应豫为筹防，以期有备。查从前奴才酌拨备防兵勇虽有八百余名，但仅责成城守尉清凯管带，恐不足以昭慎重，奴才即商令副都统富平阿于十二月二十日由省起程，驰往永陵驻扎，督带备防兵勇，妥为分布设防，保护陵山，以昭慎重。

理合附片奏闻。为此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48 恩合等奏扎郎阿部又获胜仗片

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再，奴才等正在缮折具奏间，旋据扎朗阿报称：该员督兵于本月二十一日，行至边外三道林子地方，探有贼匪八九十名，在彼抢掠，随即派令营总佐领乌凌阿、柏林等带队驰抵该处，将该匪等围困，枪炮环施，毙贼七十余名，生擒二名，当即正法，并夺获车马枪械多件。时值天色已晚，余匪无多，自行逃散。等情。禀报前来。

奴才等随一面飭催该统领认真搜缉，以除恶孽，一面咨行统兵大臣查复外，谨将剿捕小股贼匪情形，理合附片奏闻。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49 德英等奏官兵擒获周荣及马傻子率众攻捕长春折

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奴才德英、富尔荪跪奏，为击退长春厅大股贼匪，仍即督率民团，就现有兵力，分头布置，以堵各股匪肆行阑入，并续行查明前次获胜情形，及阵亡官兵请恤缘由，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将马步官军自十月以来叠次剿贼，及前任协领富明阿等剿贼失利情形，当已恭折奏报在案。惟因富明阿一队，众寡不敌，被贼压下，后经佐领依克唐阿、巡检吴衍庆等带弓兵炮手驰来合剿，旋获胜仗各情形，前折内因未据报，是以未经详陈。

兹查佐领依克唐阿、巡检吴衍庆等，于在伊通河接奉札文，知道山路狭窄，马队不能施展，且闻佐领保隆、参领常德等相继战歿，即于初一日带领弓兵炮手三百名，间道驰骋，于初二日抵至二道哈塘刘家店地方，与富明阿败兵合队。维时富明阿正以新挫，不敢轻进，然虑四乡村屯，皆是屯居官兵家属，恐贼扰害，是以蹑尾跟逼，少可护持。当时富明阿之队，望见依克唐阿、吴衍庆等援军旗帜，各官兵奋臂大呼，合力并攻，该匪等正在刘家店造饭，意在兵微不敢向前。依克唐阿、吴衍庆遂将步队炮手分在各小巷口，且攻且进，马队官兵堵住两面大街，一拥冲突，枪炮齐施，击毙匪首刘果发、姜老道，并毙马贼二十余名，生擒匪党单得五、陈溶等十一名。正在得手，不期贼之药篓烘然，我兵我勇皆是火器铅药随身，畏而撤动。该匪等遂即冒烟突火，抱队闯出，四散飞奔，翻沟越涧。富明阿、依克唐阿、吴衍庆等带队追击，叠获斩擒，余匪连夜由依巴丹站迤北沟涧深处，宵回奉省围场。是日之战，共计杀贼四十余名，擒斩二十余名，并在刘家店夺获抬枪、鸟枪、旗帜、扎枪实有数百余件。暨据富明阿续查，十

一月三十日与保隆、常德同时阵亡之甲兵三十二名，车夫一名，失散兵四名，伤兵十九名，开具旗佐花名，及该官兵等或受刀矛或受枪炮伤痕，呈递到奴才等衙门。

正拟照例奏咨办理间，旋于十二月十五日，据前任长春厅通判松鹤禀报：现因大股贼匪逼近该厅，情形吃紧，松鹤一面带团堵剿，一面四路打探，以防不虞。初十日曾据探役刘濞、王琢等暗禀：逆首周泳、周富好、宋兴三人，于昨晚在厅外四面看了一会，天亮时续来四人，一同绕赴东南去省大路，现在库金堆屯潜歇。等语。该革员因恐带领人多，转难擒获，遂即改装减从，于十一日天亮时，只带练总刘鸿恩及散勇五六人，踏踪追至库金堆屯。正要动手时，宋兴一名闻惊，闭门自缢身死，其逆首周泳、周富好因出拒敌，当被生擒，并格杀从匪五六名，无一脱漏，禀请解省审办前来。奴才等因查所获逆首周泳是否系周荣，该匪本系著名大逆，原与姜三疔疽、马傻子盘踞昌图等处，劫狱戕官，实为首恶元凶，法所不宥。该匪等现又逼近长春，并不急图攻取，屡伺通省之路，其为声西击东，更见省会地方久为该逆垂涎。当飭该革员会同署通判博霖，详讯周泳究系何名，务要确实详细，不得稍有粉饰。兹据该员等飞禀：会讯得逆首周泳，实系周荣，因伊供系山东语音，始而未能详细。旋又研讯逆首周荣，据供：莱州府人，出关多年，向不安分。今春因贫起见，招聚数百人，与姜三疔疽、马傻子股匪，并王洛七伙党，共有三千多人，由兴京窜扰南四城。又由广宁出法库门到昌图，攻城打仗，劫狱戕官，并破买卖街等处。现在盘踞在黑林镇，窥伺吉林交界者，实欲先图省会，次及各城，民心一惶，不攻可定。等供。讯之大头目周富好，供亦相同。

除飭署通判博霖，前任通判松鹤，即将周荣等正法梟示，并飭严防堵剿，奴才等复行添募壮勇，以操为防，以防待剿，并将佐领永德所带分防南山马队一百名，拨赴长春，均归佐领穆克德布

统带堵剿，以期兵力稍厚，得以相机进兵外；于十二月二十日未刻，复据统领官兵佐领穆克德布、署通判博霖、前任通判松鹤等会禀：十八日巳刻，黑林镇大股匪首马傻子等率众二千七八百名，来扑长春厅。该员等督饬兵勇，竭力堵御，并在各门拨兵迎击。该匪等猛力攻扑，头一次甫经歇手，我军即整队冲出，互相以炮轰击，乃因贼匪多于我兵，抑且战守需人，不敢深压，仅在街口附近竭力攻剿。是日自巳至酉，共计击杀贼匪一百八十余名，马队压贼，生擒带伤者十七名。时已傍晚，贼有退志，各街铺民都见官兵获胜，胆气倍加，该铺民等鲜有不手执农具门拴前来助阵者。是时贼见兵役愈出愈多，贼势少怯，纷纷向东北小河陇地方窜去。该员等因时已昏黑，未敢穷追，拾回击落贼匪抬枪大炮等项，及车马衣物不计其数。查点官兵，阵亡记名佐领·花翎委参领凌陞一员，阵亡兵七名，勇一名，受伤兵十余名，容俟查验明晰，再行详细呈报。各等情。会衔禀报前来。

奴才等复查该股匪虽因被击窜去，现踞东北小河陇一带，而西边门以及各站官叠次飞报，顾洛七一股复有三千多贼，麇聚黑林镇，时来布尔图库边门打探等情。除仍严檄长春官兵勇役，务再小心堵剿外，奴才等详察情形，西北西南现在路路有贼，省会防范愈形吃紧。现惟添募壮勇，并将从前由各省军营撤回残废官弁，一并传令充数御敌，及另行设法筹以日食口粮，以免枵腹荷戈。奴才等现惟遵旨就现有兵力力筹堵剿，总以国家根本重地为要，断不敢少存顾惜，致滋贻误。惟是饷既不到，兵亦无日到吉，奴才等万分焦灼，实有搔首难图之势，谨不揣愚昧，再行冒渎，请将本省马队先行撤回，以挽大局，伏乞天恩允行。

所有此次阵亡之记名佐领·花翎委参领凌陞，于轰击悍贼头次枪炮甫住时，该员即身先士卒，闯入贼队，使贼披靡，只以身受多伤，登时殒命，实属奋不顾身。现当贼匪猖獗，激励官军用

命之时，委参领凌陞可否照参领例交部从优议恤之处，出自圣主鸿裁。其余随队打仗阵亡兵勇，一俟各该员呈报到日，再行照例咨请办理之处。至于前在双石礮等处阵亡受伤失散各兵役，现在分晰造册咨部议恤，以慰忠魂。

今将官兵勇役击退攻扑长春厅大股贼匪，奴才等仍即督率民团就现有兵力分头布置，以堵股匪合伙阑入吉境缘由，恭折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50 富尔荪奏陈防剿马傻子股众管见折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奴才富尔荪跪奏，为敬陈管见，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于上年十月二十五日到任，时适有股匪数百余名，正在昌图属之八面城一带滋扰。奴才单骑便装，一路采探地势民情及军情贼势。当此征调频仍，边隅空虚，非调千余名勇队来吉，与现在派出之马队千名、招募之炮勇五百名合队，责令一马一步夹一炮手，无论各股匪登山涉水，步步进击，方足以冀除群凶，扫清疆圉。否则征兵在外，旗籍被扰，即各路进剿官兵兵丁等，一有内顾之忧，不免阻其报效之志。奴才于到任伊始，曾与署将军德英，督同各司掌印及十旗协领等官会议，请调千名步勇来吉，即与马队、炮手合队，由奴才节节督剿等情。并因刘果发股匪，于十一月间自南山窃发，近省窜扰，贼势渐狂。奴才于带领教练防省马队百余员名，自苏瓦延站追剿此贼，回省时斟酌当时兵情贼势，又非赶调邻近黑龙江官兵五百名，与本省现有兵勇合剿，仍由奴才督同进队，断难蔽事各情形，叠次会商，均因吉林库储空虚，捐输疲敝，饷无出处，所议不果。又因京师已发重兵

前来，时事维艰，自宜就现有兵力，竭诚办理，此后奉省兵厚，吉省贼狂，省会无城可守，官兵无额再添。年前后省会戒严时，犹幸有攒凑之屯丁街团，铺户民勇，尚能众志成城，守御旷畅孤省。惟自伯都讷、阿勒楚喀等处连陷后，省会震动，商人歇业，百姓迁居，将有贼入无人境之时事情形也。及至十八日，前任协领富明阿、佐领常喜所部马队官兵一千名，佐领依克唐阿、勇目刘贵所部炮手步勇八百名，在乌拉迤北双阳通地方，敌王洛七、马傻子等马步狂寇五千余名，虽则将贼击败，未使贼扑省会，而贼匪裹胁，后股愈来愈多，是贼势有添无减。官兵于力敌狂寇，马有阵毙，人有伤亡，是兵力有减无增。且该逆虽被击退，尚在旗屯嘎牙河一带，直至巴彦额佛罗边门内外盘踞，虎视乌拉，垂涎省会。富明阿、依克唐阿等力扼四家子屯扎营，相距贼股不过二十多里。两下相持，正在吃紧，设或在队人心不固，稍有撤退，省会乌拉实有呼吸安危，官兵勇役成败亦在此一举。当此之时，成败两可，果有一军往援，不难转危为安。惟省属勇单，无法筹派。奴才与德英会商，即将委营总瑚图里现在带来宁古塔援省之马队二百名，令记名协领春寿统领在前，奴才与之督后，总要步步向前，驰往乌拉策应。然虽兵数亦单，众寡悬殊，究竟我省是添兵声势，总可以壮人心，力敌狂寇。奴才即于十九日开印后，补齐军火器械，立即督同统领马步官军记名协领春寿、委营总瑚图里等，带马队二百名到乌拉地方。而前任协领富明阿、佐领常喜、依克唐阿等，管带马步兵勇一千五百名，截住贼匪来乌拉就食。奴才即将所有在队官兵炮手，就现在力量，分派官员各带各队，以专责成。催调军火，各自携带，预备裹粮迎剿者，原因贼自阿勒楚喀蜂拥而来，其势大，其志狂，垂涎省会，匪伊朝夕。乌拉本为省会咽喉，应即先行扼要，再图进攻。且乌拉东北直至巴彦额佛罗边门，歧途捷径，处处堪虞。是此项兵勇遇贼即剿，剿后仍宜昼夜

严防，以期统筹全局，而免顾此失彼。

兹该匪自经官军于十八日击败后，所有大股踞住边门，小股两路窥探，讹诈百端，将有力扑前军诈袭省会之势。奴才与春寿现部兵勇为数不满二千名，不能不先行回顾，次再步步进攻。就兵量力，防剿兼施，使贼无隙可乘。乃该逆于二十一日，竟向巴彦额佛罗边门窜去。奴才伏思该匪等猖狂南下，直奔省垣，若然马步兵勇竭力一战，稍挫凶锋后，奴才与春寿单队来援，少壮声势，则利驱之。贼不死其心，无兵之省，几不可问。该逆既经退窜，奴才自应仍督各队步步跟追，无论其登山涉水，务要剿灭此贼，否则再令喘息，吉林防不胜防，剿不胜剿，日后之吃重情形，更恐胜于现在之百倍也。惟通省山路，遍地树株，兵勇只有此数，饷需不能充足，且贼众至数千，尚有遇小股，则即乌合。兵勇或有伤病，马匹间有疲乏，即使力敌群贼，贼一败溃不散入深山，即匿迹入围。兵单饷绌，断难裹粮前进。抑且入围搜山之战，非有长矛利器，不能净绝匪藪。现经尚书文祥、署将军福兴派令大队出边进剿，惟查当时势，太上老陵不能无重兵守护，盛京根本又不能不有兵镇慑。现在本省肃靖，京兵尚可以处处分遣，设或逆匪西窜而出边，大兵又不能不折回兼顾。

奴才现已跟踪追进，即就现有兵力，暂行设法剿办，拟俟黑龙江官兵出境，一并会督进剿。并飞请尚书文祥、署将军福兴转飭出边剿贼官兵，侦贼所向，一体兜击，以收夹击之效。但零星股匪乘势鸱张，现在或数百名一股，或数十名一起，纷纷滋扰，几于遍地皆贼。该匪等本系乘势而出，见机而退，所有老巢，大半在围场大山，马步兵勇若不设法入围搜山之计，万难立清盗源。奴才前在山东军营，有直隶开州籍勇目副将衔即补参将李其昌，统领直东勇二千名，俱持一丈五六尺长竿标枪，颇称利器。且该参将勇敢有为，带队严整。惟于上年闰五月间，奴才由济宁州营

前赴河南查验留营遣散官兵时，李其昌曾带所部归入巡抚阎敬铭营内听遣。该员现在山东军营，距关匪遥，请旨饬下山东巡抚转饬即补参将李其昌选拔直东壮勇一千名，并由山东省备齐一丈五六尺长竹竿标枪，以及旗帜等项，限令务于三月初间赶投奴才行营，与马队官兵步队炮手共合一队，无论是在山围场，贼在何处，兵到何处，以便冀除群凶，一劳永逸。惟饷无所出，窃恐该勇等借端滋事，为害愈甚，相应请旨可否饬部先行筹办，并请专员办理饷糈，以期责有攸归，借免推诿无著。

奴才为国家发祥重地积患已深，如不澈底廓清，年复一年，几无完善。尤可虑者，各省征兵，一问家乡播迁，忧生内顾，俱无战心。惟从前开荒游民现在果能安业者，自应听其耕作，其余无业游闲，专事为匪之徒，即为一律搜除，庶可以靖边疆，而奠斯民。倘吉林军务仍照从前捕盗办理，今昔情形迥异，势成不了之局。奴才管见所及，冒昧上陈，曷胜惶悚待命。除就现有兵力，奴才即督同总统马步记名协领春寿，乘胜跟追，并约会黑龙江官兵及与出边京兵相机兜剿外，奴才年前到任曾有请兵调勇之议，因而不果，以致贼匪大肆，今则一战退贼，正宜就现有兵力先行追剿，断不敢借请勇队之名暂时松劲，致令该匪等一经喘息复又猖狂。

再，奴才于十九日由省出队时，本拟自乌拉进剿，维时省防吃紧，未经随带办事人员，所有文移及折奏事件，均系奴才自行起草，未免轻率。现当督兵剿贼办事乏员，除札调吉林协领金英来营随队办事外，此折奴才系由乌拉行营拜发。合并陈明。

谨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军机处录副奏折)

51 麒庆奏查明朝阳县被陷情形并请议处失职官员折

同治五年二月初九日

奴才麒庆跪奏，为查明朝阳被匪阑入抢署劫狱各情，请将该县知县先行撤任查办，另行定拟，并文武员弁、该管道府、管税司员、参将暨奴才请旨交部分别议处，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据建昌县知县禀报，奉省贼匪闯进朝阳县街，正在侦查文武下落间，即据朝阳县知县庆康、防御富寿会禀收复情形，均经先后奏明在案。

嗣据热河道德林禀请查办，当即札委该道驰往确查详覆去后。兹据该道禀称：遵札驰抵朝阳，访得马贼窜入朝阳县时，该县庆令并朝阳营守备张松林、巡检戴继恩、署捕盗把总李景春等，督率弁兵团勇，接仗堵御，鏖战多时，旋因该县无城可守，贼由寿阳胡同民房土墙攻入街内，众寡不敌，致县街失陷。该县文武各官，委无闻警先行逃避情事。嗣于失陷后，该县探知贼匪自是月二十五日陆续窜出，尚有土匪在街逗遛，意图搜抢。该县等于二十九日督率兵勇进街，土匪闻风窜散，当将县街收复，并搜获内应余贼徐锁子、徐淘气、徐发子、何北顺等四名，讯明正法，取具该县绅士练总乡牌铺民李麟书等甘结，核与所访情形相符。至朝阳县羈犯，讯据刑书余维新、禁卒惠有供称：该县监狱系咸丰十一年被马贼李湏湏焚毁，尚未修理，本县赁得西街民房一所，羈押命盗男犯七十一名，女犯三口。去年十一月十九日马贼进街，均被劫放逸出，现在投回男犯李溃、董幅溃，女犯安姜氏三名口，其余不知下落。各等情。禀覆前来。

奴才伏查朝阳失事缘由，虽因县无城池，贼众兵单，以致势难抵御，究由该县庆康防守不力，未便因其业经收复，遽从宽典。惟据热河道德林禀称：该县尚有应行查办事件，自应先行撤任查

办，俟查明后另行定拟具奏。至朝阳县巡检管典史事戴继恩，被劫囚犯虽系贼自外入，律得免罪，惟巡检有应捕之责，应与署捕盗把总李景春及抵御不力之署守备张松林交部照例分别议处。又管税司员虽无地方之责，据报税银被劫，咎亦难辞，除将被劫款目咨部照例办理外，应请将三座塔司员·理藩院候补主事玉春一并议处。至奴才暨热河道德林、署承德府知府俸满·平泉州知州承庆、八沟营参将扎普尚阿，于所辖地面未能预防，均有应得之咎，应请一并交部议处。

所有贼匪阑入朝阳县街，将该县庆康先行撤任查办，另行定拟，并文武员弁暨奴才、道府、税员、参将交部分别议处缘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大鉴事。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庆康著先行撤任查办。戴继恩、李景春、张松林、玉春、麒庆、德林、承庆、扎普尚阿均著交部分别议处。欽此。

（官中朱批奏折）

52 富尔荪奏吉林民情稍安拟移驻伊通折

同治五年三月初三日

奴才富尔荪跪奏，为边外地方零匪削平，民情稍安，前甯南路各股败匪，又经京兵击贼退入围场，现在陈兵伊通河一带以备迎头截剿缘由，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将各股败匪盘踞在奉省之湾甸子、三通、伊通河洼等处，有甯扑开、铁，复行出边之势，奴才一面差探西北长春一路是否尚有零星股匪，一面督带马队，取道御路节节探剿，以便与京兵及蒙古马队面面夹击。等情。当已奏报在案。

旋据探报：长春厅属西北等处已无零匪，蒙古马队不时巡缉，其吉林省属自经奴才督兵进剿连次获胜后，所有被击散匪及散伙出山各贼匪，均经乡民乘势出首，或经伊通河练勇捕捉，及

由奴才派马队官兵各处搜拿，逐日叠获马贼，讯明就地正法讫。现在边外零匪削平，乡民渐有耕作。惟查前窜围场之各股败匪，豕突狼奔，势已穷蹙，现探该匪等于自围场向南欲窜四城地方，曾经京兵大队截剿获胜后，该匪等是以折回，复行退入围场，窥伺西北之路。现在京兵俱已分扼王青门、五峰路、英额门，堵贼西南两路。各等情。据探禀报前来。

奴才因思各股匪等麇聚乌合，尚有二三千名，现既复入山围，则是西南无路，而西北之伊通河正其出山咽喉；且伊通迤西迤北之昌图、长春各所属，遥野千里，又为该匪等前次窜扰熟路；抑且伊通迤东省会所属尚在完善，为贼垂涎。奴才除已备陈情形，飞请伯彦讷莫祜即在西路戒备外，奴才即将所部吉林、黑龙江马队一千一百名扎在伊通河，并拨出一队分扼西路之小孤山，及派兵轮探叶赫蒙古霍罗等站，与开原迤东之英额各门京兵联络声势，探贼一出，即为相机截剿，以期歼贼立尽。并查自伊通河东至吉省三百里，所有伊通现扎官兵亦可与省会信息相通，不至隔绝。

除再派兵搜捕被击散匪及踏缉散伙出山零匪，并侦探截剿欲窜出边各股贼匪外，所有奴才陈兵伊通，分队扼扎要路，现在边外地方零匪削平，民情稍安缘由，谨恭折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该署副都统现经文祥咨令前赴大辋沟等处堵剿，著即迅速驰往该处，会合夹击，毋得徒事株守。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53 麒庆奏请添兵拨饷以便接济布防折

同治五年三月十六日

奴才麒庆跪奏，为奉省余匪回窜清河门一带滋扰，谨将现筹

防剿情形，并请筹发饷银，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因热河派出防剿官兵为数无多，又相距过远，奏明统归神机营带兵大臣文祥等就近调遣，以期呼应灵便，迭准该大臣等札飭该热河带兵官协领德玉、佐领穆济楞等，移札朝阳悬迤东之小六家子、杨家店、哈力套改等处，以防该匪窜散，随时剿捕。先后据该协领德玉等禀报拿获零星窜匪多名，均经就近禀由该大臣行营酌量办理在案。

兹于三月十五日，据佐领穆济楞禀称：初五日据探弁奎毕拿获贼探高玉一名，并探有股匪西窜，伊等带兵迎击，至阿拉乌苏地方，贼已过去，沿途尾追，行至半截塔，毙贼一名，生擒三名。旋于初七日，在大板地方与贼接仗，见该逆约有二千余人，官军马步列队，先开大炮火箭，伤贼百余名。该逆由村后分抄前来，我兵抬枪鸟枪连环齐施，复伤贼百余名，我兵受伤者数十名，因时值昏黑，未能获胜，现退至蒙古锦地方，与协领德玉尚未会晤。等语。同日又据朝阳营守备张松林、朝阳县知县庆康禀，大略相同。

伏查热河派出官兵本形单弱，早在圣明洞鉴之中，此次迎击窜匪未能取胜，固由众寡不敌，而该带兵之协领德玉、佐领穆济楞有无退避捏饰情事，容俟详细查明，再行具奏。至贼踪窜向何处，虽未据该佐领指实禀明，而东省官兵势盛，必将西扰，不得不亟图防范。应请飭令文祥及直隶总督、提督于留防弁兵内，迅各酌拨精兵出边助剿。奴才已札飭卓索图盟，将各该旗预备听调之兵，亦即进驻朝阳，并于热河现时操练旗兵内，再添派五百名，派令协领瑞典、尽先协领·佐领全亮星速带领前往，会合剿捕，并严飭赤峰、建昌等县激励乡社，加意防御，务使齐心协力，到处兜拿，以免蔓延。惟前次部拨饷银二万两所存无几，相应仰恳天恩，即飭户部再行筹发银一二万两，以便接济兵食，实为至要。

所有奉省余匪回窜，现筹防剿并请筹发银两缘由，理合恭摺

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54 麟庆奏请将朝阳撤职查办知县暂留帮办防剿片

同治五年三月十六日

再，朝阳县知县庆康，前经奴才奏奉谕旨：著先行撤任查办。钦此。钦遵在案。嗣据热河道德林自朝阳回郡，详请将该员撤任查办，拣派委用知县陈本植前往接署。正在檄飭遵照间，适据佐领穆济楞并该令庆康同日禀报：贼匪回窜，官兵迎击，未能取胜。等情前来。

查该令庆康虽经失事于前，咎有应得，惟于十日之内，即将县街克复，迄今三月有余，办理一切善后事宜，民情尚为悦服。现值窜匪回扰，接署之员诚恐骤难得力，不得不变通办理。应请将撤任知县庆康暂留该处，帮同筹办防剿，庶几呼应灵便，于地方不无裨益。一俟贼氛稍净，即行檄飭来郡听候查办。

是否有当，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著照所请。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55 德英奏分派兵勇探剿情形折

同治五年三月十七日

奴才德英跪奏，为分布兵勇，探击山内窜匪，歼擒获胜缘由，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据派赴辉法河口出探之番役张元会、勇目孙会昌等禀报：遵派带领役勇五十名，于二月十七日由防所起身，探至五里河子。十八日至横道河子，在彼暂住，探搜一日，风闻山内贼

众，因就近招集渔猎人户百余名。二十日至吉尔沙河，二十一日至莲花泡，在彼暂住，探搜一日。二十三日至富太河，二十四日至蓝家冈，探闻大崴子地方，有贼匪百余名。随连日探踪驰驱，于二十六日驰抵该处迎击，詎贼匪瞭见我军气壮，不战自溃，穿越山林，四散狂奔。复于二十七八等日，尾追至梨树沟地方，与另股贼目大青牛所带百余贼接仗，当毙贼匪十余名，余匪四散纷窜。在彼复探闻有黄旗逆首马保山等三百余贼，负嵎欲与我军拒捕，当虑贼众我单，力有不支，因就近招集山内渔猎人户二百来名，取道驰往掩捕。于三月初一日，在骆驼碾子迤西蚂蚁沟地方，与贼接仗，枪毙手执号旗逆首一名，伙匪百余名，生擒逆首马保山之子马果汰，伙匪王幅、孙泳得、程广得、宋作淮、张广、郭进恺等七名，余匪溃逃，穿林他窜。我军亦有受伤。夺获大炮四尊，并伪纛、车马、银物、枪械多件。回途在哈拉城子，复遇零股逆匪三四十名，随即奋力冲击，毙贼十余名，余匪四散，窜入深林。委因山径崎岖，恐有埋伏，未敢穷追，慎防。生擒首伙各逆，管解到省。

又据总统·记名副都统春寿具报：飭派兵勇在伊通左近山边，陆续搜获零匪李有、李幅、傅中奎、王廷淮、张元、乜俭、宋发等七名，随时讯明，就地正法。并声明酌留营总维成一军，会合该处佐领、巡检，堵御山内窜出之匪。商明署副都统富尔芬于三月十一日启程，由伊通向西路进兵，深入剿洗，以除根株。等因。又据营总维成、伊通佐领三庆、巡检吴衍庆禀报：分布兵勇在围场内外扼要堵击，飭役王成发带领役勇探闻有总统与逆匪马保玉等一百余名接仗之信，立飭役勇一体截杀。詎逆首马保玉败回围场后，复纠合彭洛疙疸、刘大率二百余贼，由二道沟窜出。该役勇迎头对敌接仗，枪炮齐施，鏖战四时之久，枪毙逆匪五十余名，生擒二十名，打毙贼马二十余匹，夺获枪炮刀矛银物鞍马多

件。复饬该役等协同快役张成并大孤山义勇马桂等，跟踪尾追败匪，至靠山屯地方复相接仗，立将逆首马保玉、彭洛疙疸、刘大率及马保玉之妻王洛疙疸、伊子马玉林、伙匪袁合、宋发等七名擒获，并夺获鞍马刀矛等物，余匪逃入深林，天晚未敢穷追，一并解犯到案。讯据马保玉、彭洛疙疸即均才、刘大率即自广三犯均供：系黄、红旗首逆，前因马保山在围场三通河骆驼碾子被孙会昌等打败，该犯随即自戕。逆首马傻子等三千多人在山内，催逼伊黄、红二旗六百余人出山探信。马傻子大队俟四月初旬出山，先至伊通复仇，后赴各处焚掠裹胁等情。经该员等以该三犯均系首逆，罪大恶极，并马保玉之妻王洛疙疸严刑管禁，驰报署副都统富尔荪酌办。其余伙匪郭得、尹发好、刘怀玉、赵得海、刘闲沉、张明、李万生、任玉丰、郭殿和、郭生、尤发、王才、刘得成、马玉林、袁合、杨得山、宋发、韩青虎、李爽、刘海、刘泳发、刘泳碌、李长占等二十三名，讯明录供，即行就地正法。等因。先后驰报前来。

奴才查逆匪所供，既有马逆大股欲赴伊通复仇之说，虽涉贼语虚言恫吓，亦不可不慎加防范。查署副都统富尔荪所督精锐，现已赴西搜捕，自应飞咨知照，就近相机办理。并酌拟札调前经留驻伯都讷黑龙江后起官兵五百名，星速驰往该处堵击，以厚兵力。并飞札依克唐阿等军，就近驰探信息，互相援应。其生擒首伙各逆，分别审讯，奏明办理。在事出力兵勇，查明汇案，择优请奖。所获赃器等物，分别充赏存公。役勇张元会、孙会昌仍饬赴辉法河口，严密防探。

除咨照钦差大臣文祥、福兴、督办吉林军务·将军富明阿查照外，所有奴才据报探击山内窜匪，歼擒获胜缘由，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览奏均悉。马傻子等股匪既有至伊通报复

之说，不可不严为防范。著即督饬派出兵役严密探防，并知照富尔荪等认真进剿，先发制人，勿任该匪出扰，滋蔓难图。余著照所议办理。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56 德英奏分路攻剿马保山等股情形折

同治五年三月十九日

奴才德英跪奏，为据报大兵剿击山内窜出贼匪叠次获胜缘由，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据留扎伊通营总维成等禀报，探闻总统大兵与贼接仗，即督兵役由二道沟、靠山屯等处先后殄擒首伙各逆情形，曾附探击山内窜匪折内驰奏在案。

兹据总统·记名副都统春寿驰报：于三月十一日由伊通向西路进兵，行抵大孤山地方，据前扎小孤山之参领吴俊探报，有马保山股匪二三百名，现由火石岭西南山内窜出，随督营总岳忠阿、穆克登额、参领吴俊各队抄赴赫尔苏站，从后兜剿，并令营总常喜由大路截击，署副都统富尔荪督同黑龙江官兵并营总瑚图哩之队，由拉腰子、平顶子等处自北而南，三路合攻。该逆被击惶遽，不战自溃，齐向奉省围场山口奔逃，随督催各起分头追杀至山内黑匣子背、道士窝棚、四家子岭一带，统计毙贼一百六七十名，生擒二十七名，夺获贼马四十余匹。时已昏黑，将队撤至小孤山屯扎。复据营总岳忠阿殿后，深入山内，追杀四十余里，直至东山口内，又生擒五名，夺马十一匹，救出被胁妇女十余口。讯据生擒之贼供称，由山窜出之匪均系马保山、马保玉、李半疯、王义幅即十三王等股，共六七百人，因山内乏粮，分股出山逃窜等情。当于讯明后，立即就地正法。是夜复据探报有另股郭胖子三百余贼，由小孤山之南窜出，又有李半疯一股三百余贼，现

经王义幅带领由叶赫南山窜出。各等情。当即分兵迎剿。署副都统富尔荪督同黑龙江并岳忠阿各队向南迎剿郭胖子一股，于十二日追至奉省围场山际，毙贼三十余名，生擒四名，夺马六匹。岳忠阿复向东山追杀四十余里，与留扎伊通之营总维成所带兵勇会面，合力沿山搜捕，歼毙无算，救出被胁妇女甚多，夺获马匹衣物多件。总统春寿带同营总瑚图哩、穆克登额、常喜三起马队，当日驰往西路迎击王义幅一股，追至奉省围场内，搜林探麓，计毙贼一百七十八名，生擒逆首十三王即王义幅一名并伙匪四十七名，夺马五十余匹。余匪狂奔鼠窜，复据附近乡民纷纷搜捕多名送营。天晚撤回赫尔苏，适与署副都统富尔荪各军相遇。当晚一同撤至小孤山，旋据大孤山站丁回勇乡民陆续擒送击散败匪四十八名。当将先后生擒拿送各匪，均于讯明后一并就地正法。并讯据逆首十三王即王义幅供称：所掳器械银物，均因在山内被兵勇击败，抛弃一空，现欲出山变装逃散。等语。讯明后，亦即就地正法。遂将岳忠阿之队暂行留扎小孤山，即督大队前进，并声明当将所获贼马二百余匹充赏出力之兵，器械留营备用。其被胁之妇女，责令乡甲饬属领回。并请将在事出力官兵，统俟查明，另请保奖。等因。驰报前来。

奴才查此次官兵连日接仗获胜，计毙贼三百余名，生擒七十余名，大挫贼芒，足使凶渠胆落。且贼既粮绝械少，群图出山，变装兔脱，允宜趁此声威，迅图殄灭，免致他窜，死灰复然。

除咨催署副都统富尔荪、总统春寿迅即入山进剿，暨咨照钦差大臣文祥、督办吉林军务·将军富明阿查照外，所有奴才据报大兵剿击山内窜出贼匪叠次获胜缘由，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该逆粮绝械少，正可迅图殄灭，著咨催富尔

荪、春寿等迅即入山搜捕，务绝根株，毋留余孽。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57 麒庆奏续派官兵起程日期折

同治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奴才麒庆跪奏，为续派官兵起程日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三月十六日具奏，奉省余匪回窜清河门一带滋扰，热河前派马步官兵七百名，于本月初七日因众寡不敌，未能取胜。奴才复经奏明，于现练旗兵内续派五百名，备齐军装、器械、火药、铅子等项，派令协领瑞兴、尽先协领·佐领全亮二员，作为营总管带统辖，并派副营总·佐领台明福、禄堪二员，带队官、防御、骁骑校、云骑尉、前锋校等官十员，于三月十九、二十二等日起程，星夜驰赴清河边门一带地方，会合前派官兵协力剿捕。

所有续派官兵起程日期，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58 麒庆奏刘长佑现派兵勇出关会同剿捕片

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再，奴才于本月二十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五年三月二十日奉上谕：麒庆奏奉省余匪回窜清河门一带滋扰防剿情形一折。刘长佑现派兵勇驰赴关外，著探明贼踪，会同剿捕。协领德玉等有无畏避退缩情事，麒庆当切实查明办理，不可姑容讳饰，致隳军律。并著伯彦讷谟祜、文祥、福兴等查明贼踪，各拨官兵驰赴热河会剿。等谕。钦此。寄信前来。

奴才跪诵之下，仰见我皇上整饬戎行，又安边境至意，无任

钦服之至。除恭录飭遵外，伏查热河协领德玉等经奴才派往朝阳带兵防剿，复经文祥指令扼要移驻，计马步官兵七百名，加以河屯协绿营兵二百名，已几及千名之数，即令贼势过众，亦应严密防守，俟奉省兵到后再行夹击，何至遽行失利？今据禀报各情，殊多含混。且于该佐领具禀后，迭据撤任知县庆康报称贼有七八百名，现踞清河门内烧锅营子地方，而该营总等迄今并未续禀，实难保无捏饰情弊。奴才于前次发摺后，业已飭将接仗情形据实禀报，并移咨文祥就近访查明确，咨复照办。迨协领瑞兴等起程时，复经面谕，会同署令陈本植切实查覆，毋许徇隐。应俟咨禀到日，再行据实参办。

所有奴才奉到寄谕遵办缘由，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著即确切查明，据实参办，不准稍有隐饰。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59 麒庆奏查明协领德玉等接仗败退情形折

同治五年五月十九日

奴才麒庆跪奏，为查明带兵营总接仗失利，退避妄报及未能禁阻各情，分别惩处，并将阵亡官兵照例议恤，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奴才前奏奉省余匪回窜清河门一带滋扰防剿情形一折，奉上谕：协领德玉等有无畏避退缩情事，麒庆当切实查明办理，不可姑容讳饰，致隳军律。等因。钦此。

遵查奴才前据佐领穆济楞禀报失利情形，因未据营总德玉续行禀报，恐有捏饰情弊，当于续派协领瑞兴等前往援应时，即已札令会同署朝阳县知县陈本植严密确查，兼令取具该处乡民

切实甘结，并咨请军机大臣文祥就近查复，以凭照办。一面札调该营总协领德玉、佐领穆济楞来轍，飭令解任，交印务协领禧霖会同理刑司司员连日研讯。据德玉供称：初闻贼匪回窜之信，一面派队迎击，一面飞禀钦差大臣请兵救援。当击贼时，穆济楞管带马队前行，德玉管带步队后往。及至遇贼接仗，正在迎杀间，适值蒙古马兵退下，而热河马队亦被冲散，竟不知穆济楞被冲何往，仅剩步队兵三百余名，与贼相接，枪炮齐施，毙贼一百余名。适有另股贼匪抄出，约共千余，将兵围裹，该协领德玉即带兵闯出贼围。阵亡防御一员，兵丁一百一十余名，并将炮位遗失。旋仍退回杨家店原营，严加防守，等候穆济楞数日，不见回营。不意穆济楞被冲后，已奔赴朝阳区迤南距营五六百里之平房地方，并未查知贼之多寡，兵之胜负，借用土默特贝子印信，轻率具禀请兵。并将该协领德玉派弁赍赴热河禀函。在平房地方私自拆阅，擅行截回，不许前进。又称：军营文案及获贼讯办诸事，均系穆济楞一人主张。等因。质之穆济楞，供亦无异，惟称：所报贼数浮多，实因接仗之时天色已晚，并有被贼裹胁及逃难之民夹杂其间，一时未看清楚，实非有心妄捏。及至败阵之后，因闻传言官兵退奔朝阳者约有二百余人，一时轻听，急图追截，及至县街，止有七十余人。又闻县属之平房地方尚有散兵，是以复向追截，及至平房，又查有二十余人。适值饷车已到，即飭令此项官兵护解回营。前之驰赴朝阳平房，原为截集冲散各兵，并非有心退避。至拦截德玉禀帖，实因业已发禀请兵，似可无庸再递，非敢硬行拦阻。等情。并据协领瑞兴、佐领全亮、署朝阳区知县陈本植先后禀复，取具该处乡民甘结，大略相同。惟查文祥前寄奴才信函，仅称该营总等所禀贼数多寡不符。而于接战情形未蒙查覆。近接博多勒噶台亲王伯彦诺谟枯咨称：业将德玉、穆济楞二员传到行营，诘以率行具禀情形，互相推诿，当令出具现无贼踪甘结，由该

亲王具折奏参。等因。正在核办并恭候谕旨间，据报该佐领穆济楞于五月十一日猝中暑热，医治罔效身故。奴才因该佐领系奉旨查办之员，恐有别情，当即批令确查。旋据该管署协领富昌保、署佐领毓泰查明，实系因病身死，取具族属甘结，加具印结前来。

查佐领穆济楞与贼接仗，众寡不敌，以致失利，其浮报贼数亦缘时值天晚，民贼夹杂难辨，尚非有心捏饰。即截留德玉稟件，亦系事出有因。惟被贼冲散之后，不即迅归本营，辄以追截散兵为名，远至五六百里外，借用蒙古贝子印信单衔稟报，危词请援。且马队若不先溃，则步队伤亡亦不至有一百余名之多。是其不能与协领德玉和衷共济已可概见，亟应按律惩办，既已身故，应毋庸议。至协领德玉于马队被冲之后，尚能约束步队兵丁，与贼鏖战，毙贼一百余名。及被另股贼匪抄围，因而失利，仍复带兵闯出，回守本营。且初闻贼信，即据飞禀钦差大臣行营，就近求援，并未虚张贼数，远请热河之兵，事后亦无退避捏饰各情。均无不合。惟身为营总，与该佐领穆济楞共领一军，乃任由该佐领退避数百里外，既未能禁止于先，复不能阻迫于后，自未便置而弗论。应请将协领德玉交部议处，以示薄惩。

再，查防御富寿久历戎行，素称勇往，此次身先士卒，以致陷没，殊堪矜悯，应请与阵亡官兵一并照例分别议恤。如蒙俞允，俟奉旨后，再由奴才造册咨部核办，以慰忠魂，而励士气。

所有查办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德玉著交部议处，防御富寿著交部照例议恤。余依议。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60 麒庆奏查明建昌等县捕获各案人数分别审拟折

同治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奴才麒庆跪奏，为查明建昌、朝阳等县及委员乡社人等，先后拿获各案盗犯名数，分别审拟，恭摺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因盗匪刘五巴即刘俊等聚集百余人，于同治四年七月间闯进喜峰口内，肆行滋扰，当经奴才奏奉谕旨，派拨官兵，并谕飭各路乡社及派委员弁前往各处寻踪缉拿。嗣据缉捕员弁及县旗社会人等，陆续拿获盗首及伙犯多名解审，其法无可贷者立予斩梟，其讯系无辜者亦即取保省释，均经随时奏闻，仍飭严缉逸匪在案。

嗣于十一月间，奉省贼窜扰朝阳，阑入县街，复经奏拨官兵，严飭各属合力剿捕。迨县街克复，除各官兵及该县文武等剿杀贼匪名数不计外，所有该县知县庆康以及营弁蒙古官兵并委员乡社人等，先后拿获此案盗犯任均等四十余名，内有股首黄来幅一名，即闯关案内之黄洛幅。又署建昌营都司黄堪带领弁兵，会同委员方坛、外委赵良模、县丞方焜等，于去岁十二月间，在该县地方巡查马贼，与贼接仗，拿获马贼王义、张怀春、李泮等三名，夺获车马枪炮多件。又建昌县员弁等续获盗匪张柱即张才一名。委员·前锋校全吉带领番役陈安，会同署建昌县知县吉英、巡检玉清，于本年四月间，在该县属拿获闯关马贼王得山、张群茂、张占林三名。又该委员等前于二三月间，迭获盗犯杨俊如即杨造化等十一名，并格毙贼目刘太一名，近复获石澗云案内伙匪张思谦一名。各等情。由各该员等禀报前来。

奴才伏查朝阳县地方被贼窜扰后，自冬至春，陆续获犯四十余名，多系邻境巨盗。内惟黄来幅一名，因系闯关案内奉旨飭拿之犯，经该知县解郡斩梟，传旨犯事地方示众。其余各犯，均由

该县庆康于讯明后就地正法。其建昌县各员弁及委员等此次缉获之犯内，有张柱即张才、王得山、张群茂、张占林均供认进口抢劫，王义、张怀春、张思谦供认听从刘得幅、石澱云纠邀各处抢掠蒙古，杨俊如即杨造化、赵广、丁佩玉亦已供认为盗不讳，并赤峰县所获贼探廉仲保，俱于讯明后就地正法。其间尚有未入流方坛获解之李川河，及委员全吉所获之吐各吉、韩汶幅、毕庚详、田溃、郝得、李灏桐、张庭俊等七名，尚未供吐实情，应俟另行讯明办理。

所有各该县文武员弁以及委员乡社人等，自去冬以来，查拿贼匪均称得力，尚属著有微劳，可否由奴才详细查明，酌请奖励之处，出自逾格鸿慈。

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准其酌保数员，毋许冒滥。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61 麒庆等奏热河地面肃清请酌兵丁归旗片

同治五年五月

再，奴才前次片奏贼匪石澱云等滋扰情形，并调拨兵勇剿捕缘由，于本月初十日差弁赍回原折。奉旨：知道了。著即督饬文武员弁，及附近各旗一体会剿，务将贼匪石澱云等赶紧歼除，毋许一名漏网。钦此。钦遵。札令遵照去后。

兹据署赤峰县知县李继昭迭次稟称：该匪等因捕拿紧急，窜入赤峰县境，经该令督带兵勇两次接仗，并派委员弁追出县境，直抵多伦厅属之围边大桥地方，先后毙贼八百余名，又炮毙头目卜才、高祥、白汶举三名，生擒十七名，夺获骡马、枪炮、旗帜、器械多件，火药铅丸一千余斤，贼势极为穷蹙，仅剩二十余人，均无马械，向围场各处窜逸。等情。正在飭拿间，旋据围场总管克

蒙额呈报：该处新立太平社社首并巡围弁兵等，陆续拿获逸匪一十五名，解送前来。其贼目刘得幅一名，于被拿时自戕身死。合计此股匪徒，扑灭殆尽。惟贼首石灏云只身逃逸，现已悬赏严缉，谅亦不难就获。该县令等办理尚为妥速，除将现获各犯饬取确供尽法惩治外，所有在事出力员弁及伤亡团勇社夫，容俟查明，分别奏咨奖恤。所有前派会剿之蒙古官兵，应即饬令就近归旗。至东路贼氛渐就肃清，而朝阳县杨家店等处驻扎之热河旗兵尚有千余，拟请酌量陆续裁撤，以节糜费，而恤兵力。

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在逃之贼首石灏云，仍著饬拿务获，毋任漏网。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62 麒庆奏遵旨查办失守朝阳县街之知县处分折

同治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奴才麒庆跪奏，为遵旨查办失守县街之知县，援案定拟，恭折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奴才前因朝阳县街被贼阑入，札派热河道德林驰往查明实在情形，以凭奏办。嗣据该道禀称：查得该县文武各官，实因守御失利，并非闻警先逃。复查贼匪来去踪迹，均与各处禀报无异。惟该县知县庆康所禀不符，应请撤任查办。等因。当经奴才据禀具奏，奉旨：庆康著先行撤任查办。钦此。遵即札行该道将该员撤任查办，拣派委用知县陈本植前往接署。适值贼匪回窜，官兵迎击失利，民情未免惊疑，诚恐接署之员人地生疏，骤难得力，复经奴才奏准将该令暂留该处，帮同筹办防剿。旋因贼氛稍净，据该令将所获著名贼首黄来幅自行押解来郡，听候查办。奴才当即札饬该道务将该令禀报不符之处，就近查明，详覆

核办去后。

兹据该道详称：遵传该令庆康到署，逐一查讯。据庆康供称：职于上年十月奉札回任，是月二十八日行抵朝阳，即闻奉省大股马贼猖獗，已至县界，并声言欲入县街，为李灏溇报仇之信，当于十一月初一日接印任事。因无城可守，无兵可战，是以三次具禀请兵，并移请朝阳营守备张松林带兵六十名来街，又调集乡团二千余名，逐日操练，一面招集绅商筹备勇粮，力图守御。是月十九日黎明，贼众二千余人围攻县街，职与张松林等督勇鏖战，自辰至申，毙贼多名，焚毁贼队火药车辆，夺获马匹、枪炮、旗帜多件。正在得力间，忽有悍贼多名，刨毁民房而入，前后夹攻，兵勇伤亡甚众。职亦受伤落马，被乡勇任廷美等救出，致将县街失陷。随在县属波罗赤地方招集乡勇，驰告蒙古各旗，共图克复。嗣闻大兵行抵建昌，职即带勇进扎平房。贼闻兵勇将至，自二十五日为始，陆续遁出一千数百余名，是以四外传言，遂有谓贼之大股全已窜去者。其实街内尚有余贼，勾结土匪，在彼滋扰。职在左近侦探明确，即于二十八日夜间，带勇自西南攻入，枪炮齐施，毙贼一百余名，内有蓝旗、白旗队首各一名，贼力不支，向北窜逸。时因勇力已疲，大兵未集，未敢穷追。遂于二十九日丑刻收复县街，并搜捕贼党徐索子等四名，讯明正法。以上各情，均经禀明。收复之后，当即招集逃亡商民，葬埋死事团勇，受伤者给与医药，尽节者禀请旌恤，筹办善后一切章程，不敢稍遗余力。今春风鹤频惊，又复诸方激励士商，设法防捕，先后拿获著名巨贼四十余名，亦经汇报在案。等语。该道核与该令前禀均属相符，惟前在朝阳时未曾取具绅民切结，复由该道飭据现署知县陈本植讯取该县绅民铺户人等切实甘结，亦与该令庆康亲供相符。并据该绅商人等先后赴该道及奴才衙门投递联名公呈，声明该令平日留心抚字，士民感戴，及此次与贼鏖战，并攻复县街。各情前来。

奴才覆核无异。除该道前后禀揭参差之处另行查办，应立即拟结此案。该令庆康因大股马贼围攻县街，无城可守，寡不敌众，以致失陷，自有应得之咎。查咸丰十一年李瀛涿滋事案内，朝阳、赤峰二县相继失守，该朝阳县知县富昌因失守之后，复有捏禀冒功情事，原拟斩候。奉旨改发新疆效力赎罪。又赤峰县知县觉罗景兰，经吏部比引野贼苗蛮扰害地方，烧毁仓库，专管官革职例，议以革职。奉旨：该县本无城池，该员于贼匪窜扰后，旋与税员奎斌带领蒙古兵剿办，贼即远颺，当将地方收复，尚知愧奋。景兰著改为革职，暂行留任。钦此。各在案。此次该令庆康失陷县街，旋即克复，并无别故，核与富昌之案迥不相同，未便援引，自应查照赤峰县知县觉罗景兰成案，恪遵咸丰十一年所奉谕旨，比拟完结。应请将朝阳县知县庆康革职暂行留任，以示惩儆。

所有查办失守县街之知县，援案定拟缘由，理合恭折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63 谕内阁朝阳知县庆康著革职暂行留任

同治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同治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麒庆奏查办失守之知县援案定拟一折，热河朝阳县街前被马贼阑入，知县庆康未能设法守御，经麒庆奏参撤任。兹据讯明该员于攻复县街后，收捕余匪多名，并筹办善后事宜，不遗余力，该处绅民亦深爱戴，请将该员革职暂行留任等语。庆康著照所请，革职暂行留任。

麒庆另片奏，庆康前在平泉、建昌一带缉获匪犯多名，请宽免该员革职留任处分等语。著不准行。该部知道。钦此。

(军机处上谕档)

64 麒庆奏酌保缉捕出力各员弁及乡社人等折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奴才麒庆跪奏，为遵旨酌奖热河续缉贼匪出力各员弁及乡社人等，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于五月二十四日具奏建昌、朝阳等县文武员弁暨委员乡社人等续拿盗匪出力，可否酌给奖励一折，奉旨：准其酌保数员，毋许冒滥。钦此。钦遵在案。

奴才查自上年七月间，盗匪刘俊等闯关滋事，并十一月间奉省股匪窜扰朝阳，历次派拨官兵及札飭地方文武委员，督同乡社人等，设法缉拿。除从前获犯各员弁等业经奴才分别奏奖外，计自本年正月起，先后拿获盗首匪党罪应斩梟者又计一百余名，洵属缉捕勤能，自应钦遵前奉谕旨，酌保数员，以昭激励。

除获贼名数较少及出力稍次者，由奴才自行酌给功牌示奖外，谨择其实在出力获贼较多者，开列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65 麒庆奏遵旨保奖捕剿出力人员折

同治五年十月十五日

奴才麒庆跪奏，为遵旨保奖剿匪出力人员，恭折奏祈圣鉴事。

奴才前于八月间附奏逃军石澱云纠匪滋事，业已全股扑灭，剿办出力各人员，可否奖励一片，奉旨：准其择尤保奏，毋许冒滥。钦此。

伏查本年四月间，逃军石澱云，纠合逸盗刘得幅、郝憬澹、卜才等百余人，在平泉、建昌交界地方，肆行焚掠，势甚猖獗。当经

奴才飞飭各州县及蒙古各旗，毋分畛域，协同剿捕。并一面派委原任平泉州知州·俸满理事同知承庆驰往该处，劝谕乡团，解散党羽去后。该匪闻风窜匿，由水泉子沟窜至扎兰营子，沿途滋扰。旋复窜至赤峰县属之二分地地方，意图窥伺县衙。经署赤峰县知县李继昭侦探得实，派令捕盗营弁及亲信得力之人，防护县衙。该令亲督团总章敏、队长李兆业、刘贵、四道沟汛千总恒通、音只嘎梁汛千总李恩荣、外委李振德、樊玺珩，并派绅士张丕龄、委员李缙文等，各带练勇四路兜拿，于是月二十七日在尘土坡与贼接仗，毙贼目卜才、高祥二名，生擒伙贼高洛翔、孙进才、周纪春、高让青四名，余贼败散，追杀五十余里。合计阵毙及追杀之贼四十余名，夺获大炮四尊，抬炮二十杆，战马三十五匹，枪刀等械六十四件，大车二辆，轿车四辆，装载火药铅丸等一千一百余斤，红黄大旗三面，小令旗四面，零星物件无数。查点乡勇受伤者四人，千总陈恩荣左膊受有炮伤，外委刘发左膂亦受枪伤。

该匪自击败后，即往多伦诺尔一带逃窜。该令因离县界已远，未便亲自出境，即派委员李缙文、队长李兆业、刘贵、外委李振德、樊玺珩、练勇张子云等，督率马步乡勇二百名，跟踪追剿。旋据该委员李缙文等于五月初四日，在多伦诺尔所属之围边大桥地方，复与贼匪接仗，詎该匪等占踞险口，势难进攻。随知会署大庙县丞李应培，带领该处乡勇，会同设伏，诱贼出口，毙贼三十八名，并毙贼目白汶举一名，生擒王全、张奎等八名，夺获战马四十三匹，马鞍五十四盘。余匪类多受伤，零星逃窜，复经多伦诺尔社会人等，协同跟捕，又生擒李万喜等四名。该匪首石澱云势穷力竭，只身逃逸。惟刘得幅一犯同败匪二十余人，俱无马匹器械，逸入围内。旋据该令派出之队长李兆业、刘贵等，会同围场佃长及喀拉沁旗社会人等，陆续获犯一十七名，内有贼首刘得幅，因受炮伤，自知难脱，遂即自戕身死。又据奴才派往建昌县

转山子等处查办事件之理事同知吉英、前锋校全吉，拿获贼首郝憬澹及伙贼共十一名。署大庙县丞李应培续获伙贼韩保山一名。通计此股匪徒，除石澱云一名暂时漏网仍饬严缉务获外，全股百数十人甫经匝月，即已胥就歼除，剿办尚属认真。

在事出力人员，除理事同知吉英、前锋校全吉，经奴才迭次差委得力另案核办，围场佃长暨蒙古社会人等由奴才查明分别酌奖外。其尤为出力各员，拟请将花翎运同銜·候补知县·署赤峰县知县李继昭，俟补缺后，以直隶州知州升用；蓝翎提举銜·分发补用府经历·县丞李缙文免补本班，以知县仍归分发补用；分缺先补用县丞·前署赤峰县大庙县丞李应培俟补缺后，以知县归候补班前补用；六品军功候选从九品张丕龄，以府经历、县丞归部选用；六品顶戴队长李兆业，以千总补用。张丕龄、李兆业并四道沟汛千总陈恩荣，加守备銜。六品军功顶翎刘贵，六品军功李禄，均以把总补用。以示鼓励。

所有奴才遵旨保奖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宫中朱批奏折)

66 麒庆奏理事同知积劳病故请给奖叙片

同治五年十月十五日

再，此次石澱云等股匪初起在平泉、建昌之间，距该州县各数百里，鞭长莫及，滋蔓堪虞。奴才因原任平泉州知州·俸满理事同知承庆，素为士民爱戴，派令星夜驰往该处，整饬乡团，晓谕居民，示以顺逆利害之端，解散贼党。该匪闻风窜匿，始萌窥伺赤峰之意。而赤峰练勇方当拿办丁起运、丁起陇等巨匪之后，心齐气锐，用能迅速蔽功。是该理事同知承庆之于此案，不得谓无

曲突徙薪之益。该员甫抵差次，即已染患泄泻病证，因事关重大，始终力疾认真办理。并据获贼四名，亲自押解旋郡销差。奴才见其鞠瘁情形，为之色动，慰令静心调养。不意病躯积劳，遂至不起，于七月初二日在寓病故。家贫如洗，并无子嗣，幸其侍妾有身，旋于九月初七日得生一子，遗孤茕茕，殊堪悯恻。可否仰恳天恩，俯念该员尽瘁从公，准照军营立功后积劳病故议恤之例，敕部从优议恤，以示体恤而昭激劝，出自逾格鸿慈，奴才未敢擅拟。

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承庆著交部照军营立功后积劳病故例，从优议叙。

（宫中朱批奏折）

67 麒庆奏请奖励捐办团防官绅士民折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奴才麒庆跪奏，为赤峰、建昌两县绅士商民捐资办理团防，著有成效，请旨分别加广学额，并请将倡捐银数较多之知县赏给封典，以示鼓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咸丰三年大学士裕诚等会议推广捐输案内，除给捐生本身奖叙之外，每一厅一州一县捐银二千两者，准广一次文武学额各一名，捐银至一万两者，准广文武学永远定额各一名，奏准通行遵照。节经各省援案奏请，均蒙恩旨允准在案。

此次热河地方，自去冬关东大股马贼扰及朝阳，维时邻近之赤峰、建昌两县人心惶惑，草木皆兵，赖各该绅士商民齐心协力，募勇团练，一切制备器械、筹发口粮，不费官中一钱，均系该绅民等各出己资，遂收众志成城之益。查赤峰练勇最为得力，是以贼踞朝阳时，意图西窜，回逆丁起沅等自赤峰遣人往阻，告以团防严密，未可轻动。厥后石澱云等股匪初起，未及旬月，即已全股

扑灭，仅石逆一人漏网。至建昌密迩朝阳，向为马贼出没之区，而朝阳之贼亦不敢遽相窥伺，竟能安堵如常，前后半载有余，緝获匪犯不下百数十名，均属著有成效。除该两县商捐铺勇及乡社社夫均系常川自备资斧无数可稽者不计外，所有此次制械备粮实在费用之数，赤峰县计捐银二万二千四百两，建昌县计捐银五千一百八十两，又捐京钱四千一百余千，合银一千六百余两，共合银六千七百余两。据该县等各造清册，详报前来。应请查照成案，将赤峰县加广文武学永远定额各二名，并暂广一次文武学额各一名，建昌县暂广一次文武学额各三名，均自来年科试为始，照数加广取进。其赤峰县尚余银四百两，建昌县尚余银七百余两，存俟续有捐输，再行核办。各该捐生捐数在一百两以下者，由奴才飭令该地方官分别酌奖，其捐数较多者，造具清册，咨部核给奖叙。至倡捐各员，除倡捐银四百两、二百两不等之前任塔子沟税员舒琅阿、乌兰哈达税员常桂、前署建昌县知县吉英、巡检王清等应归入办团出力案内另单请奖外，查有花翎运同銜候补知县·现署赤峰县知县李继昭，倡捐银二千两，为数独多，用能激发商民，凑成巨款，藉资办贼，与寻常捐输不同，合无仰恳天恩优加奖励，赏给该员两代二品诰封，以为踊跃急公等劝。

再，该两县捐输银两，一切出纳，均由民间自行经理，其无数可稽者尚复不少，现在呈报之数，应请免其造册报销，以归简易而示体恤。合并声明。

所有赤峰、建昌两县绅民捐资办团，援案请广学额，并请将倡捐银数较多之知县赏给封典各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李继昭及单开之吉英等均著照所请奖励。其所请分别加广学额之处，著该部核议具奏。单并发。钦此。

（官中朱批奏折）

68 麒庆妻拿获马傻子等案内人众均经申明正法片

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再，热河地方自本年五月间，拿获盗犯黄来幅等讯明正法后，节经奴才拣派委员并分飭州县各旗，务将伏匿余匪逐一搜拿，无任再行滋蔓。嗣据营总瑞兴、全亮等获解盗犯祁洛疙疸即景幅荃，供认伙抢法库门烧当各铺。又据围场社首等拿获盗犯李朋、韩起、李登科、纪平、张士伦、李瀛云、胡发、赵泳、崔连幅、陶幅生、姜茂、于汶水、毕刘发十三名，赤峰县拿获盗犯安修海、高洛翔、孙进才、周纪春、高让青、于可荃、王荃、张奎、徐壬礼、李万禧、张志先、赵发、孔玉林、韩保山十四名。又据已故同知承庆拿获盗犯庞林、顾常汰、李幅才、李相林四名，外有刘得幅一犯，被拿自戕。所有前获各犯，均供认随同石澱云等各处抢劫。又据防堵朝阳县官兵获送盗犯屈汶俭、马幅顺，供认随同大股贼匪纷扰滋事。委员·骁骑校全吉获送贼犯郝憬濂、于得水、范诸供系石澱云案内伙贼，彭广生、李俊汰供系盗首马傻子案内余匪，王炭儿、李汶鞍供认随同盗犯刘玉闯关为匪。复据喀拉沁王等旗报解拿获盗犯丛幅、高顺毕、耿申、龙得海，均供系石澱云案内余匪。又委员等先后拿获盗犯徐泳发、张发才、袁起茂、袁瀛、李保并前次所获之韩汶幅、杨帽碌、张奠俊，亦各供认为盗不讳。均经先后分飭该府州县，于讯明后就地正法枭示。此外，讯系被胁良民即予开释，其供词游移者仍俟研讯明确，照例办理。

除随时录供咨部外，所有续获各盗讯明正法缘由，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官中朱批奏折)

69 麒庆奏拿获首要刘幅田讯明正法梟示折

同治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奴才麒庆跪奏，为拿获邻境巨逆申明正法，并将缉捕出力之员弁酌请奖励，恭摺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因东省贼匪窜扰朝阳，虽经各路官兵剿捕殆尽，现将防兵一律撤回，惟热河地方辽阔，诚恐盗贼乘间窃发，或有外来奸细潜入窥探，屡经严飭各州县选派兵役，随时严密查拿去后。兹于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据署平泉州知州汪世金禀报：督飭捕盗千总王朝凤、外委武广韬、吏目徐涛及兵役人等，在州街各店盘获形迹可疑之人刘幅田即刘洛五，冒名葛振有，讯系奉省大股逆匪，随将该逆押解奴才衙门收审。

经奴才督飭办事司员等提讯，该犯供称：原籍山东，出口多年，寄居热河黄旗地方，先不为匪。于咸丰六年间，因赌输钱文，逃赴关东各处佣工。至咸丰七年，随往船厂内刨挖金砂，与贼目韩边外、傅进礼、李半风等认识，同伙结盟，先在各处铺户抢掠，又至吉林三姓地方挖金。同治元年十二月间，在金厂内聚集贼匪，造旗铸炮，裹胁吉林三姓地方良民三万余人，与官兵接仗，被官兵打败分散，复逃往金厂聚众挖金。至同治四年，该逆匪等又在宽城子地方造有五色旗帜，该逆刘幅田充当黄旗头目，各处滋扰。十一月间，同伙贼目污字李等窜扰朝阳，该逆带领贼匪，于十二月间在附近丘陵一带地方焚掠，迭经官兵击败。复往辉发等处聚集多人，分途抢掠。至本年九月间，贼首傅进礼因该逆前在热河寄居，令其回赴热河窥探官兵防堵信息，并约定于十二月十五日仍赴朝阳县报仇。该逆沿途杀伤人命，抢掠财物，劫得过客葛振有路票一张，即冒充葛振有姓名。于十一月十一日，行至平泉州街寓店，即被该员弁等查知拿获。等情。供认不讳。

查该逆刘幅田即刘洛五，胆敢聚众肆劫，杀害人命，拒敌官兵，扰及山陵，实属罪大恶极，未便稍稽显戮。奴才于讯明后，即饬兼护热河道耑崑、河屯协副将崇福，将该逆刘幅田绑赴市曹，凌迟处死，仍传首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炯戒。起获贼赃金条二支、金镯一支，共重三十两，元宝银一锭，计重五十两零，骗马一匹，被褥等件，无凭查传事主给领，应即分别充赏存公，作为缉捕经费之用。一面飞咨盛京、吉林、黑龙江各将军，派拨官兵，确查该逆所供贼匪聚集情形，严密剿捕，并转饬朝阳等州县一体防剿，以净根株。

除供招另行送部外，至拿获邻境巨逆缉捕出力之员弁等，应请给予奖励。署平泉州知州·候补知县汪世金，曾经先后具报督饬弁兵人等，拿获各案盗匪高顺即高拴、张发才、丛幅、徐泳得、田二子等五犯，讯明正法。兹复督获巨盗，洵属缉捕勤能，合无仰恳天恩，俟补缺后，以同知、直隶州升用，先换顶戴。捕盗千总王朝凤，拟请赏戴蓝翎。外委顶戴马兵武广韬，请以额外外委补用。州吏目徐涛，请赏加六品职衔。其余兵役人等，由奴才酌加奖赏。

所有拿获邻境巨逆及附请奖励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官中朱批奏折)

70 谕内阁署平泉州知州汪世金等著照所请分别给奖

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麒庆奏请将拿获邻境巨盗之员弁奖励一折。热河署平泉州知州汪世金等，先后拿获盗匪高顺等多名，兹复盘获巨逆刘幅田即刘洛五一名正法，缉捕尚为出力。署平泉州知州汪世金著俟补缺后，以同知、直隶州知

州升用，先换顶戴。千总王朝凤著赏戴蓝翎。马兵武广韬著以额外外委补用。吏目徐涛著赏加六品职衔。以示鼓励。余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钦此。

（军机处上谕档）

清末整顿圜法改革币制史料

编者按：光绪中叶以后，各省开炉鼓铸的银圆铜圆为数甚多，而式样平色不一，当时即有改革币制、整顿钱法的议论。自甲午、庚子两次战败以来，清政府又被迫负担巨额赔款，加之银价暴落，偿还时所受折磅的亏累十分严重，以致辗转亏折，公私交困。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便于其对华经济侵略，也不断地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划一币制。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京内外官员围绕如何改革币制，是实行银本位还是金本位，以及采用银本位后的银币单位、成色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现将清末有关整顿钱法、改革币制的部分文件整理公布，以供研究参考。

1 王文韶奏请设立官钱铺以利流通片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再，查天津贸易日盛，市面银钱日紧，银号因之居奇，钱商借以射利，遇有大宗款项，以银易钱则钱贵，以钱易银则银贵，辗转亏折，公私交困。现在各省鼓铸银圆，诚恐钱商有意挑剔，未能畅行，若不设法变通，实不足以通商、惠工、便民、裕饷。据淮军银钱所铁路总局道员李竟成、孙宝琦等会同禀称，以该两局每年进出银钱甚巨，拟各筹银五万两作为成本，设立通惠官银钱号，将来天津机器局所铸银圆铜钱，随时向该号兑换往来，以利圜法而资周转，酌拟章程，具禀请奏前来。

臣查泰西各国皆有国家银行主持钱法，商贾无从把持，立法未为不善。中国尚未创设银行，亦应随时随地斟酌调剂，该道等所请设立官银钱号，俾银圆可以通行，而市价亦有准则，于公款商务目前既多裨益，如果试行有效，将来即可为开设银行张本。

除由臣飭令该道等将一切开办事宜认真经理，毋滋流弊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户部知道。

(官中朱批奏折)

2 依克唐阿奏设华盛官钱局并开帖行使折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八日

奴才依克唐阿跪奏，为奉天省城官帖悉数设法收回，现因制钱短绌，另设华盛官钱局，妥定章程，开帖行使，以维圜法，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奉天省城华丰官帖局，于光绪二十年初设时，曾经前任将军裕禄奏明，俟军务平定，即将所出官帖悉数收回，归还库款。奴才到任后，拟将开出钱帖设法陆续收回，即据各商呈恳停留官局，以纾商力。当飭局员将前借库款八万两，如数备齐，交盛京户部银库收讫。一面以官帖换回之银钱，归局通融周转，添派妥员认真经理。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附片陈明在案。

上年春间，奴才因官帖局自开设以来，迄未通盘查过，访闻该局于二十一年亏空甚多，即现在弊窠亦所不免。当派驿巡道志彭，准补昌图府知府陈震，协领达春、广龄等，会同该局澈底清查。一面出示晓谕，自三月初一日起，至七月底止，限五个月内，将开出凭帖悉数收回。旋因局务辘轳太甚，复添派试用县丞殷鸿寿、试用主簿耿荅臣入局勾稽，以清款目。嗣据该道等稟称：统查原出官帖东钱一千二百一十三万八千千，前已陆续收回六

百八十五万五千一百七十六千，现又收回五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七十六千八百文，净剩未收回局帖三万八千三百四十余千，自系大兵云集时带赴前敌，兵燹水湿，以及挖补销废所致。细核局中各帐，从前虽亏东钱三十余万千，自二十二年整顿后，得获余利二十余万千。此项余利并未收荒帖三万八千三百四十余千，以之弥补前亏，尚觉有盈无绌。等情。据此。奴才复核无异，当将收回之华丰官帖悉行焚毁，并示谕殷实铺商多开凭帖，藉资行使。亦在案。

自官局裁撤以来，商帖旋出旋收，不敷周转，现钱既绌，而用帖必加帖利，以致市面钱法壅滞，贫民日用艰窘，商民为之交困。奴才博访周諮，均以补偏救敝，惟另设官钱局为便。且将来昭信股票，按年由钱局付利，庶免书役勒索，亦一大便民之举。当飭驿巡道志彭、户司掌印协领程世荣、兵司掌印协领达春、补用道·候补知府明征，体察街市情形，妥筹办法。兹据该道等会议设局章程，呈复前来。奴才现已由粮饷处借拨银两，设立华盛官钱局，即派志彭、程世荣、达春、明征等总理其事，并刊发木质关防一颗，由该道等慎选员司，开帖行使。独是官钱一事最为繁重，设用人不当，立法不善，日久未有不滋弊者。此次所定章程，皆局中琐屑之事，如未妥善，仍可随时增删。而一成不易之法有二，自当先行奏明，永远遵守。查向来派办官钱局委员姓名，并未报部随时更易，实不足以专责成。此次派委志彭、程世荣、达春、明征四员总理其事，互相牵制，各员稽察，可以经久无弊。遇有一员更换，须将该员有无经手未完事件及所代之员姓名，专咨报部。又向来官局之弊每多应酬，衙署欺压乡民，故有奸商贪图帖利，往往勾通衙署书役，遇银价盛涨时，恣意卖银买帖，日以万计。此次设局，系为便贫民通钱法起见，凡兑换银两，悉照市面办法，而一切压平扣色诸弊，概行禁绝。其银色实在低潮，方准

酌扣。如持帖支取现钱不能照数全付，拟以大小银圆作抵，再以现钱找其余零。无论何项，大小衙门及各营，均与商民一律办理。以上两端于事甚微，而所关实大，相应请旨飭部立案，以昭郑重，而垂久远。

所有奉天官帖局裁撤事竣，另设华盛官钱局，开帖行使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官中朱批奏折）

3 文兴奏整顿钱法以便商民折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二日

奴才文兴、晋昌跪奏，为遵旨整顿钱法，酌定银圆准价，并将期银期钱弛禁，以便商民，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上年十一月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奉上谕：有人片奏，盛京新铸银圆定价过昂，一经出城，价便跌落，皆由官钱局设谋渔利等语。著依克唐阿体察情形，认真整顿。原片著抄给阅看。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依克唐阿当飭承德县出示先减银圆价值，一面派员赴沪购铜设炉鼓铸，意在使现钱充足，银行可平，未及复奏，因病出缺。

奴才等接任后，体察情形，省城粮货腾贵，银价日涨，市面生意萧索，诚有如原奏所云者。然其病在现钱短绌，帖钱壅滞，初不得专咎银圆之定价昂也。且亦商人自为之，而官钱局不得专其利，并不得擅其权。查依克唐阿原定章程，铸出银圆随同各城银价涨落，如市平银每两价值东钱十千，银圆合市平银七钱四分三厘，即定价七千三四百文，仍按照每月初一、十六两日银行定价，由地方官出示，并各铺面悬挂水牌，半月一换，俾众周知，业经奏明有案。是银圆价虽官定，实与商定无异。近来省城银价较各外城为昂，银圆出城，价便跌落，自为势所必然。银价既涨，

物价随增，而居民因之受困，因系一定之理。且官钱局所存系本省银圆，而各铺所存多系洋圆，间有各省龙圆。目下省城行用洋圆并外来银圆，多于本省所铸者不啻倍蓰，半系奸商牟利贩运而来。如以新铸银圆定价过昂，何以外运来者亦复一律定价？此实商人之争利，自失其利，而非官钱局之渔利，已确有明证矣。

奴才等细加酌度，本省所铸银圆，可以摊纳赋税，可以搭放薪饷，其行用与洋圆不同，断不可使洋圆同价，致碍销路。然当此银行盛涨，设银圆定价过低，势必赔铸费而无余利。事关通省钱法，不得不博访周咨，集思广议，以求妥善。当经传集驿巡道各司协领，并承德县知县及各局处委员等商议办法。有请禁用外来银圆兼平银行者，有请减银圆成色借以减价者，并有请停铸银圆专铸制钱者，其说纷纭，而终不如署承德县知县增韞所拟定银圆准价、弛期行厉禁两端为最切要。据增韞禀称：奉天现银现钱异常缺乏，从前官吏均听商民开设，期行以资周转，行之今日，历有年所，远近通行，从无窒碍。自军兴以后，商帖以现钱愈少，相率不开，专赖期行银钱以撑市面。于是不肖奸商，转得以无银无钱借词，竟成卖空买空之弊。故前年另案兴讼，因噎废食，遂使期行亦从此停止。今铸银圆正好补苴，而风气未开，行使不畅，按日随银作价，商民苦于数目之烦，咸称不便。且价目时有长落，赔累堪虞。而各城银行远近不一，安望其能到处通行？因念商帖钞票均系远近一价，无银行长落之虞，若将本省铸出银圆仿照吉林章程，由省城官司酌定牢不可破之价，等诸钱帖钞票之用，通省无论远近，一律行使，不准此多彼少，并准完纳税厘钱款，务使商民易于信从，行旅乐于携带。至期银期钱，亦请仍听商便，照旧开行，但令到期专以本省银圆或市面宝银按数开付，不准凭空买卖，以杜流弊。其别项银圆仍作银用，如何作价，听商自便。似此办理，庶例章无碍，钱法可通。等语。其于商务民

情可谓体会入微，而于银钱壅滞之患亦复洞见症结。

奴才等现已酌拟本省银圆每圆价值东钱六千六百文，合制钱一串一百文，以为定价，仍弛期银期钱之禁，严绝卖空买空之弊。俟试办一年后，察看情形，如果商民称便，不得轻事更张，以免纷扰。倘法未尽善，尚须稍事变通，再行奏明办理。总之，期行有禁，商贾不前，则银圆之销路难畅，银圆不通，银钱两缺，则期行之过帐仍虚，二者相辅而行，不可偏废。此闽省之舆情，非一人之私论也。

除咨部查照外，所有遵旨整顿钱法，酌定银圆准价，并将期行禁止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

(宫中朱批奏折)

4 户部奏遵旨会议广用银圆以维圜法情形折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九日

户部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御史吴鸿甲奏银价日落，制钱奇绌，请广用银圆，以维圜法一折，着户部议奏。钦此。钦遵。由军机处抄交到部。

据原奏内称：现在京师市面，每银一两兑当十钱不足五百，未抵制钱一千之用，而物价仍一切腾贵，官民交困。伏查今日中国之困，由现银异常短绌，而钱价复如此奇昂者，以洋铜甚贵，销毁日多，现钱日少故也。近年物贵钱荒，直省几同一辙。各疆臣苦筹补救，莫不出于多铸龙圆之一法。诚以银圆之用日多，则铜钱之用可少，目前救急之方无他策矣。以故南则遍于各省，北则远至吉林，莫不特此维持圜法，兼杜漏卮。现虽未复旧规，而每

银一两，约摸制钱一千三百余文，民困皆以稍纾，屡见抄报。独京师为首善之区，而钱荒之弊年甚一年，几苦束手无可补救者。一则部款出纳为书丁妍窟所在，深恐变通成法，则侵蚀克扣之伎俩顿无所施。一则士大夫或生长北方，于南省龙圆便民之利与洋圆漏卮之害向所未睹，故于铸圆之议阻之甚力。又以前年粤东所解银圆三十万，户部有搭放而无搭收，出入未能一律，故行之未著大效也。今铸圆一事，已于四月二十七日遵奉谕旨，命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试办。惟设厂购器为日尚长，而小民之困于钱者，实有迫不急待之势。朝廷以天下为家，取之外省与铸之京师，其利一也。现在南北洋广东各省，均广为铸造。目前之法，似不若令湖北、江南、广东各省将应解京饷多以龙圆抵解，且令浙江等省京饷径解天津，由津局铸成龙圆运京，并令户部于各项捐例率以五成龙圆上兑，及顺天各属官项均准以龙圆抵缴，每圆作银若干，悬示定价收放，不准两歧。如此行之，不独京城钱价日平，即南省龙圆亦必愈加销畅。等语。

臣等伏查京师铜钱短少，价值奇昂，每议参用银圆，借辅铜钱之不足。是以臣部前年奏令广东提京饷三十万两，鼓铸大小银圆解京，放工程官俸，并奏定章程搭放，以后亦准搭收，凡在部库报捐暨崇文门左右两翼交税，均准以官铸银圆搭交一二成。又奏明铁路、电报、邮政，均应以中国银圆交纳。是臣部设法疏通银圆，正所以极救钱荒之弊。乃自递次具奏以后，银圆总未见流通，内有商民以银圆兑易铜钱，较之散碎纹银价值更形跌落。盖西北风气尚未大开，银圆骤难畅行，亦其势然也。今御史吴鸿甲复奏请广用龙圆，以维圜法，亦因铜钱缺乏，急图补救起见。臣等谨就该御史所奏各节，缕晰陈之。

如原奏请令湖北、江南、广东各省将应解京饷多以龙圆抵解一节。查京城制造银圆，虽已奉旨试办，然创建厂屋，安直机器，

尚需时日。就目前而论，如急欲搭用银圆，自应先令鼓铸银圆，各省再于应解京饷内酌足成数，搭解部库备用。广东省前经奉旨免其筹解制钱，准以银圆一成，按批搭解部库有案。臣部亦拟令江苏、湖北两省查明广东搭解成数，在于应解京饷项下提出一成，由本省银圆局鼓铸大小银圆，解交部库兑收。其提京饷一成鼓铸银圆，除开支工料外，应得盈余银两若干，亦由各该省核明数目，一并鼓铸搭解，毋稍蒂欠。仍令各该督抚转饬局员，务将银圆成色分两一一较准，绝无丝毫低潮轻短，庶解京以后，易于畅销。至浙江等省业已停铸，原奏拟将应解京饷改解天津，再由津局铸成银圆运京，未免周折，应请毋庸置议。

又原奏令户部于各项捐例率以五成龙圆上兑一节。查京城银圆销路未畅，商号积存亦属无几，若骤令各项捐输搭交五成银圆，诚恐一时未能购齐，捐输不免减色。臣等公同商酌，拟将部库新海防捐输及常例捐输，除搭交一成制钱不计外，按现在实收银数作为十成，准其以三成银圆搭交。每大银圆一枚，即照铸定之数作为纹银库平七钱二分，其五角以下小银圆，亦均按原铸轻重数目核算，不许库吏稍有挑剔。凡捐项由商号上兑，即于银圆上盖用该号印记，以凭查验。惟此项上兑银圆，专指中国各省银圆局铸造者而言，其外国洋圆虽市肆通行，仍不准交纳部库，以示区别。又原奏所称顺天府各属官项均准以龙圆抵缴，究竟何项官款可用龙圆抵缴，及抵缴数目若干，应由顺天府府尹察酌情形，据实奏明办理。

以上臣部所拟办法，意在渐图扩充，将来察看京城市面，如果银圆可以畅行，即令各该省将搭解之数以及部库搭交之数均酌量加增，以期推行尽利。至于搭收以后，如可搭放，应俟部库银圆收有确数，由臣部将搭收各款随时具奏，奉旨遵行。

所有议奏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谨奏。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九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

(户部档)

5 恩寿为派员解运铜圆赴京备用事咨户部文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七日

赏戴花翎·头品顶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苏巡抚部院恩，为详咨事。

据苏州布政使陆元鼎详称：案奉札准户部咨，广西司案呈，内阁抄出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上谕：近来各省制钱缺少，不敷周转，前经福建、广东两省铸造铜圆，轮廓精良，通行市肆，民间称便。近日江苏仿照办理，亦极便利，并可杜私铸私销之弊。著沿江沿海各督抚筹款仿办，即就各该省搭铸通行。至京师制钱，亦应照办。著福建、广东、江苏等省，将所铸铜圆赶紧各解数十万圆，投交户部颁发行便，期于利用便民，以维圜法。钦此。钦遵。相应恭录谕旨，飞咨江苏巡抚遵照办理可也。等因到院，札司钦遵查照办理。等因。当经移会江南银圆局加工赶铸五十万圆去后。

兹准咨称，如数铸成，解交上海道库暂行收存，请派员赴沪领解前来。查有候补知县魏允济堪以管解，除飭令该员领贲文批，赶赴道库领钱，附搭轮船运津，再由天津运京赴部投纳外，相应备批详请验挂缮给户部科都察院江南道咨移文，并请缮给护照一张，发司转给投收，暨咨直隶督院查照，飭属应付拨护。再，此次所解铜圆，未准银圆局将计重若干、合成本若干，核明移知，以致未能随案声叙。容俟开移到日，由司连同解员运费水脚一切银两，另行确核，援照从前批解制钱成案，详咨划抵京饷，以归简易。合并声明。等情到院。

据此，除验挂解批并缮给护照暨给咨委解外，相应咨达。为此合咨贵部，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户部。

(户部档)

6 岑春煊为抄送拟请自铸银圆折事咨户部文(附原折)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

钦命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山西巡抚兼管提督盐政印务·节制太原城守尉岑，为咨明事：

案照本部院于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具奏晋省行用银圆搭铸维艰，拟自行设局铸造，以维圜法而便商民一折。除候奉到朱批另行恭录咨明外，拟合抄折咨送。为此合咨贵部，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计抄送原折一纸。

右咨户部。

附 原 折

奏为晋省行用银圆搭铸维艰，拟请自行设局铸造，以维圜法而便商民，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近年各省所铸银圆，惟广东、湖北两省城色较准，沿江沿海各省均已通行，应即就该两省多筹银款，源源铸造，仍以每元库平七钱二分为准，并兼铸小银圆，以便民用。每届报解京饷，准其搭用三成。所有铸造余利，尽数核实归公。此外，各省并可拨款附铸，不必另行设局，亦准搭解京饷。务使收发一律，毫无畸重畸轻，自可逐渐畅行。俟行后再行按成递闡，以期行用日广。著户部及各直省一体遵照办理。等因。钦此。当即恭录转行，钦遵办理。

旋据署布政使吴廷斌详称：晋省制钱缺乏已久，官民交困日甚一日，是以前抚臣胡聘之奏明在湖北银圆局搭铸大小银圆，运晋备用，究因拨款难多，搭铸有限，止用于省垣之内，而难资各属推行。兹奉谕旨，殷殷以行用日广为言，仰见朝廷权衡百度，因时制宜之至意。自应钦遵切实推行，惟发款附铸具有数难，似不如筹款自铸之为便。查银圆既行于通省，必须储不竭之需。晋省藩运两库岁出银五百万两有奇，如搭解银圆三成，是需银圆二百余万圆，计附铸之款即当筹一百数十万两，加以用之民间者，每年必须增数百万圆始能周转。近日库储奇绌，此项巨款即分期解寄，亦属无可腾挪。若仅拨数万或数十万暂行附铸，则为数仍属无多，不过如前，此所为只能点缀省垣，而于通行之说究无实际。附铸少则利不能兴，附铸多则力不能继。其难一也。晋省附铸银圆，自以湖北为近，而距此亦三千余里，陆运既延时日，航海又患风波，烦费太多，难规余利，实不如沿江沿海各省之便于往来。其难二也。各省既广用银圆，其所需之数必不能少于晋省，合之已为数千万。闻湖北、广东两厂，每厂每年仅能铸银一千万上下，以两厂供天下之取求，倘或应付后期，在待用之区即不免左支右绌。此不独晋省为然，而晋则僻在远方，逾多窒碍。其难三也。大抵附铸必先解巨款，而银圆之到总须以数月为期，势必穷于转输，未能推行尽利。惟提款自铸，则不为空而为零。今日提银若干以铸银圆，明日即可取所铸银圆以共支用，挹注既易，机势自灵。即以日铸大小银圆一万数千计之，三月以外即可得百余万圆，较之借助远省，实为彼难而此易。若虑成色不准，则天下无无弊之法，总在经理之得人。应即慎选局员及工匠人等，加意讲求，务期银质光明，花纹精致，与湖北、广东所铸者无毫发之参差，并时以所铸之圆用西法化分等考究，以杜弊端。一俟开厂有期，自当妥订章程办理。至于购机建厂及各项

经费，拟先核实估计，由司设法筹垫，即于前数年盈余项下扣还，以后盈余尽数报部候拨。等情。详请具奏前来。

臣当以该署司所陈搭铸之难及自铸之便，洵系实在情形，惟晋省究无谙悉之员，深恐所铸成色万一稍有参差，则未见通行，先淆币政，未敢据以率请，仍飭令陆续筹款搭铸。无如库储极绌，欲解刻不容缓之银款，以易累月运到之银圆，实有万难多筹之势，以故自奉谕旨迄今，已逾半载，银圆仍未盛行。正与该署司筹议奏请自行设局铸造间，适奏调道员朱荣皞到晋。该员前在浙江曾办银圆局事宜，深知此中利弊，亦力请奏恳自行设局。臣伏维谕旨飭令行用银圆，原所以整齐银币，利便商民，剔除吏弊，自非通行无以收整齐之效，非广铸无以浚通行之源。前者江南请仍设局铸造，仰邀特准，具见朝廷惟以广铸通行为重。今晋省垫款附铸之难如此，转运烦费之难如此，民间行用储积之数尤微，倘不筹自铸之方，恐虽需以岁时，仍无通行之望。合无仰恳天恩，俯念晋省行用银圆搭解维艰，准其自行设局铸造，以维圜法而便商民。如蒙逾（俞）允，谨当督飭局员，选择良匠，认真经理，恪遵上年七月十三日谕旨，严明赏罚。至经费一切，即当督飭司局设法筹借，核实开支，以期于国于民均有裨益。

所有拟请自铸银圆各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户部档）

7 岑春煊奏请设官钱局行用票纸片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二日

再，据署布政使吴廷斌详称：晋省各属制钱日缺，银价日落，市面万分窘迫，各钱铺无法周转，皆难支持，有以一铺关闭害及多家者，有以现钱匮乏尽用拨抵者，以致兵丁之易饷，商货之懋

迁，民间之完粮完厘，无一不受其累。前经护抚臣何枢奏开宝晋局铸造制钱，无如购铜维艰，工价太贵，每月出钱无多，现已铜源告竭，已饬暂停。欲图维持补救，自非仿照湖北、陕西等省设立官钱局不可。拟先于省城设立晋泰官银钱总局，由司库借给该总局成本银二万两，拣派妥实商人经理，俟办有端绪，再行推及各属。并仿照湖北办法，由东洋刷印官局定制银钱银圆等票纸，花纹务臻精美，准民间以票纸完纳丁粮税课，俾利推行。等情。请具奏前来。

臣复查晋省钱法弊坏，至今而极，前已迭饬筹款，由湖北搭铸银圆，以期稍济阖闾之困。无如库储极绌，每次所筹搭铸之款，势不能多，且道远运艰，缓难济急。该司拟请设立官银钱局，行用票纸各节，系为济圜法之穷起见，似尚可行。

除批饬照办外，所有暂停鼓铸暨设立官银钱局缘由，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户部档)

8 增祺奏试造银铜各圆以维圜法而利民生折

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日*

奴才增祺跪奏，为现在试造银铜各圆，以维圜法，而利民生，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奉省甲午乱后，曾经前任将军依克唐阿奏设机器局，以备制造军火，兼搭造银圆，藉资疏通地面。奴才到任后，复加扩充，添盖厂房，续购机器，规模始为粗备。时值省城现钱缺乏，不敷周转，尚用土法鼓铸制钱数十万吊，并以机器试造四分重铜钱，其钱式均经奏呈御览。正在试造紫铜当十钱文，忽届拳匪事起，该局机器紧要各件，已尽归乌有。第值大乱甫定，商民元气未复，市面银钱俱缺，并难周转，详加考查，是非整顿圜法不可，而

整顿圜法，又非制造银铜各圆不可。随即派委花翎补用知府朱云锦等，将该局现有残损机器招募工匠重加修配，其缺短必需器料等项赴沪添购，先为制造银铜各圆之计。查内地各省现均仿外洋制造二种铜圆，重四钱者当制钱二十文，重二钱者当十文，重一钱者当五文，便利通行，自应仿照办理。但各省印花机器甚多，则每日制钱亦多，故能获有余利。而奉省乱后，款项奇绌，只得图易就简，以为续后扩充之地。是以先尽修妥旧式机器，每项一部，并在沪添购新式印花机器一部，暨采买铜铅钢铁一切应用料件，试造当十铜圆。正面镌光绪元宝四字，内加清文奉省二字，四围镌奉天省造，并干支年分暨当制钱十文字样，背面镌龙纹，周围镌英文，译曰奉天省造当十。业于上年七月间开工。以所造紫铜当十铜圆核计，需本较重，赔折甚多。复经考查南省均已改用黄铜，现已仿南省章程，以紫铜七十斤，大白铅三十斤，点锡四两合熔配造，藉以少轻成本。所造头等银圆正面镌光绪元宝四字，内镌清文奉宝二字，四围镌奉天省造并干支年分暨库平七钱二分字样，背面中镌龙纹，周围镌英文，译曰奉天省造库平七钱二分。查南北洋往年规仿泰西鹰洋，制造龙洋，分为大小五种，并别成色三等，重七钱二分者搀铜一成，三钱六分者搀铜一成四分，其一钱四分四厘并七分二厘暨三分六厘者，均搀铜一成八分，原期抵制鹰洋以塞漏卮，几非特不能抵制，转为奸商借口，龙洋成色不一，市价任意高低，以致行用不畅。现在奉省开造银圆，必须量为变通，拟三种银圆概用足银八成五分，搀铜一成五分，熔碾制造。则成色大小划一，市价不致参差，民间自便行使。惟印花机现在仅有两部，只敷制造当十铜圆、搭造头等银圆之需，仍须添购印花机三部，四十匹马力行(引)擎一部，滚边机三部，粗细碾机各一部，二百盏电灯一副，八尺车床一部，六尺车床二部，横刨创床一部，方可将三种铜圆、五种银圆一律制造。各等

情。据制造银圆局先后呈请奏咨前来。

奴才查奉省乱后银钱极缺，制造银铜各圆以维市面，实属不可稍缓之事。现虽款项支绌，亦不能不竭力图维，统盘核计。所有修葺各厂，添配机器，续购机器，以及各项应用料件，约需银十万两之谱，现已由荒价项下提出银十万两作为开办成本，请旨飭部在案。目前甫经开办，机器尚少，一时尚无盈余，亦皆尽数归公，似此权宜办理，既可周转地面，亦筹款之一端也。

谨将银圆铜圆式样分装两匣，咨送军机处恭呈御览并分咨查照外，谨会同奉天府府尹奴才廷杰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日奉朱批：户部知道。钦此。

(户部档)

9 增祺奏东钱折银标准情由片

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日*

再，鼓铸银铜各圆，固宜求行销无滞，而奸商之贩运尤宜预为之防。查奉省制钱奇绌，市廛行使钱文均以纸币充数，致银价较高，每两合东钱十二千有奇。若以当十铜圆抵算，须一百八十余枚始可易银一两。以视南北各省，每银一两换当十铜圆一百十余枚，其价悬殊太甚。现铸铜圆，若仍照制钱十文行销，不惟亏帑甚巨，且一经发出，必致展转运售，是徒损公款，于圜法地方转多窒碍。现经体查情形，酌定变通销法，每当十铜圆一枚，暂作为东钱一百文，出入一律。如此，则民间行使既称便利，而贩运之弊亦不禁自绝。一俟银价稍平，再行改符前数。至于银圆，津沪市面均系以银核计。奉省所铸银圆，大圆每圆库平七钱二分，仍作库平七钱二分行使，其余小角即以十角作一大圆，不准稍有参差及贴水加色。所有完纳各项钱粮税捐官款，均一例照

收。似此权宜办理，似于抵制漏卮，疏通地面，均有裨益。

是否有当，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日奉朱批：户部知道。钦此。

(户部档)

10 廷杰奏整顿圜法并设立官银号以维市面折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奴才廷杰跪奏，为热河整顿圜法，并设立官银号，以维市面，而通商情，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热河地面，自庚子以来，圜法腐败，官钱缺少，银价奇昂，百物亦异常腾贵，商民交困久矣。推原其故，一由于历年禁运粮石不能出境，而银之来路少；一由于口外银值昂于内地，各商进口置货不以银而以钱，而钱之去路多，银钱两荒。私钱乘虚而入，以致银价物价相率奇昂，市面遂大受其影响。奴才到任察看情形，欲整圜法，惟有严禁私钱，欲禁私钱，惟有多备铜币。当于求治局矿税各款腾挪凑拨，叠次派员赴津购领铜币，先后运到铜币一千五百余万枚，发商行使，商民称便，于是私钱不禁而自绝。惟在津以银一两易铜币百五十枚，到热则每两仅合百三十八九枚。盖币重路遥，运费繁巨，若按原领价发商，官不胜其亏折，若不按原领价发商，商又不胜其亏折。计惟有铜币纸币兼行，现银与银帖互用，方足以济一时之穷而行诸久远。然边地商贾本小利微，未便任其虚出凭帖，惟有设立官银号，以取信于商民，而又非多筹资本不可。热河款项入不敷出，筹办实非容易。

兹查有求治局原存荒价矿课银四万余两，又由本年税捐项下匀拨银数千两，共凑足库平银五万两，作为官银号原本，由津招来殷实妥商候选同知胡维宪承领，试办热河官银号。所有该号一切事宜，均归该商总董，不用委员，以杜向来官场办事积习。

并按商部奏定公司章程，参以内地钱号通行规例，酌定条约，俾资遵守。仍与该商面订，此次设立银号，系为维持市面开通商情起见，银钱出入必须公平，不得仍蹈商号积习，任意倾跌，以昭大信。目前成本较少，应照天津、奉天官银号办法，开给银洋钱三项纸币，俾资周转。仍酌定成数，不得漫无限制，致蹈虚空。拟于十月初八日开设，试办伊始，有无成效，尚无把握。然热地市面疲困已极，舍此别无整顿良图。谨将酌拟章程八条，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至此项成本系由官款提拨，将来遇有交卸，应请列入正项照数移交，合并陈明。

除分咨度支部、农工商部查照立案外，所有热河整顿圜法并设立官银号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度支部议奏，单并发。

（官中朱批奏折）

11 杨士骧奏请东省试铸银圆以资补救折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六日

头品顶戴·山东巡抚臣杨士骧跪奏，为东省银价昂贵，财政艰窘，各国银圆逐渐灌入，利源外溢，请试铸银圆，以资补救，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东省临河滨海，水患频仍，居民夙称贫瘠，库储亦极空虚。甲午以前，无事之年，出入尚敷相抵。庚子以后，添筹偿款暨练兵经费，已属左支右绌。幸银价甚平，两次酌提各属钱漕等项盈余八十余万，数年以来，认筹赔款练兵兴学等费，倍于他省，得以接济无误，实借盈余挹注。自铜圆畅行各省，承办之员既多方扩充，市侩奸商复牟利浸灌，银价遂日涨一日。民间虽已通用，仍百端顾忌，相戒不肯存积，输之于官以十作十，行之于市以

十作八，即不明分区别，而暗中高抬价值，禁无可禁。州县经征钱漕全收铜圆，则盈余无着，搭收制钱则群疑勒措，实属上下交受其困。前之每银一两，易京钱二千一二百文者，今则易铜圆一百六七十枚，核京钱二千三四百文矣。

各牧令因公赔累，无可弥补，难保不启亏挪之渐。臣因思州县为亲民之官，职司綦重，必先养其廉隅，方能责其治理。已先后酌减盈余三十余万两，尚乏补助之策，财政异常艰窘。此病之在官者也。

东民素称俭朴，日用之需，向以三文五文交易往来。自铜圆通行，遂以十文起码，小民食用不侈自费。且秋收以后，农民向系粟粮易钱，储以御冬，近因不存铜圆，相率积储粮石，以致粮价陡涨，百物居奇。江皖邻省水灾，购粮者源源而来，粮价益昂，银价益贵。如小康者尚可存活，贫民势将不堪，盗窃轻生，百弊由是而起。此又病之在民者也。

自胶崑议租，济南辟开商埠，轮船火车络绎于途，各国银圆逐渐灌入，洋行铁路首先收受，商民因无平色之殊，而有取携之便，又可通行各省，遂相与信使。近洋商又多搀以钞票，几视国币为可有可无，久必授利于人，不堪设想。上海等处钞票盛行，可为殷鉴。此又全省财政之大可虑者也。

臣忝膺疆寄，内忧民困，外惕邻交，中夜焦思。日与司道等熟筹审计，金谓宜试铸银元或可稍资补救。据布政司吴廷斌详请具奏前来。臣查造币分厂业经财政处奏明裁并，银币、铜币又定有一两至一钱，十文至一文之制，一经实行，自能补弊救偏。惟银币非一二年内所能实行，一文铜圆又非即时所能遍及，款绌如此，民困如此，权衡利害，自应暂行变通。拟请就原有废置机器试铸七钱二分至七分二厘等银圆，精其制造，足其成色，钱漕关税准其一律交纳，胶济铁路公司暨沿路各矿厂亦应商令行使，以

挽利权。合无仰恳天恩，俯念东省情形与他省不同，准予暂行试铸银圆，庶民间信用，市廛流通，粮价可减，银价可平，民困可苏，洋元可以抵制，利源得免外溢，银价不致再涨，盈余可望有着，与东省情形大有关系。一俟币制实行，即行停止，以示限制。

除咨度支部外，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度支部议奏。

（宫中朱批奏折）

12 溥颐等奏采用金本位制应慎重行事折（附清单）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经筵讲官·度支部尚书臣溥颐等谨奏，为遵旨议奏，恭折仰祈圣鉴事。

出使英国大臣·外务部右侍郎汪大燮奏要政待兴，库储支绌，行用金币有利无弊，敬陈管见一折，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一日奉朱批：度支部议奏。钦此。由军机处抄交到部。

臣等细绎该大臣原奏，大率以用金之国日多，金价日昂，故用银之国必改用金。日本为最后用金之国，其金币、银币原质之较量，不过以二十八而准一，其制成银币，高于银块时价十分之二。若以日本银币为率，藉以稽我国输出之款，则赔还洋款，赎回铁路，以及约计武备等费，皆节省二成，计年可省银一千七百万。又以中国人民四百兆，当铸八百兆银币，银币既高于银块十分之二，若岁铸币一百兆枚，则可得铸羨一千四百余万。又以八百兆为银币准数，而以五之一制钞，所得钞羨一千四百余万，并推之商务工艺银行等项。一若虚张金本位，于银币价值抬高二成，即以法定补助之货用之于外国，于是乎可以救财政之急，还历年之债，兴各项工商之业，不数年而坐致富强。是何言之太

易，于国际通商货币原理，均未加体验也。臣等请逐节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

如原奏内称：偿款、赎路、武备等岁省一千七八百万各节。查国际通商，类皆以货易货，间有金钱、银钱贩运出口，只能以其内含金银多少，作为生货估值，此公例也。然则铸造低色银钱，任我以法定其准金若干，一贩运出口，亦只有实价而已。前财政处会同臣部议铸一两银币，用纯银九钱六分。嗣英使照会，即谓交还赔款，只能以实含之数计算。可见提高二成之银币，外人必不肯照法定价值收用。试观海关贸易册，数十年来，只见生金、生银贩出，未见我各省所铸之龙圆贩出，其明证也。大抵法定补助之货，西人称之为记号货币，如筹马然，国家信用久孚，维持有法，始足以保其价格，然亦不过通行国内而已。该大臣于若何定位，若何预备，若何维持，皆未提及。国内流通，且不可必，更以为可用诸国际贸易，此必无之理也。

又原奏于储金之法，未尝有所规画，而骤以四百兆人当铸八百兆银币，以为岁铸一百兆枚，则可得铸羨一千四百余万，又以百兆为银币准数，以五之一制钞，则可得钞羨一千四百余万各节。查供求相需，本计学之公例。徒以人口计算，而不察国民生计之实情，规铸羨之利，忘限制之法，万一供过于求，则价值不保，其币且与近日铜圆相等，则利未可恃，而害已及之。

各国纸币，必设有相当之金银圆作准备，其余亦必有确实证券作抵，其性质不过与借无息之债相等，非凭空可获此巨款也。各国发行纸币之权，类委诸国家银行，又立严法设专官以监察之。不然，滥用之弊，如有明之宝钞。从前美国之青背，法国之亚锡那，其害于生计界者，皆前车之鉴也。至称对于国外以所值金币为准，对于国内以所值铜币为准，均于货币原理，未能明晰。

又称币制与银铜之值各不相关，则尤为隔膜之论。铜值相

关尚小，若银值则息息相关。纯金本位各国，尚时时以此为虑，去年金贱银贵，日本即改铸补助银币。若虚定金本位国，关系之巨更不待言。

窃维东西各国，改良币制，不过为整顿财政之基础，并非以是为筹款之计。该大臣误以银铜补助币，可当本位金币，各处通行，并可施之外国，竟欲借之为筹款之法。在该大臣概念时艰，睹国计之奇绌，遂不觉建言之过当。臣部职司度支，年来于此事屡经详悉讨论。前美国会议货币专使精琪氏来京，经财政处派员与同会议，即提议金本位制，并据呈改定货币草案。嗣湖广督臣张之洞以虚定金价，改用金币，与今日中国情势不合，无益有损，无论授权外人与否，皆不可行，奏陈在案。其时财政处及臣部，亦以造端宏大，且关系财权，暂行停议。然国际之贸易日烦，赔还洋款，为数又巨。加以时势所趋，用金之国已遍于大地，既不能不出于变计，自何敢竟置为缓图，特事固未易骤致也。查英国改良印度币制，于一千八百八十六年遍考各法，其报告书成两巨册，至一千八百九十二年遣员至百刺苏城金银大会商议，仍无成就，续由政府派人再行研究，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始行复命，其报告书又三十万余言。日本自明治四年即改用金单本位，然金价日昂，金币流出。前后鼓铸之五千余万金币，至明治八年，流出外洋之额已达至三千九百余万，加以滥发纸币，流害无穷。明治二十六年，始设立调查局，前后开会，凡三十八次。至明治二十八年，始决议改用金本位，其时报告书亦两巨册。迹其经营累年，久而后定，诚以货币为全国财政所关，其迟回审慎之故，固有在也。窃维货币一物，浅视之不过备易中之用而已。自交通日烦，往往一国之利害，动与他国相倚，此中操纵之法，维持之方，非原本学理，熟查时势，固无由制定。

臣等详加研究，举东西各国改定货币办法，探讨略备。查英、

日诸国为纯金本位，通国皆用金圆，银铜诸币用数有限制。法、美诸国为不纯金本位，金圆为主，银圆对于金圆有比价，用数无限制，但不准民间铸造。印度、飞猎滨诸国为虚定金本位，国内不必用金圆，但用法定比价之银圆，外国汇兑，或用金圆，或用金块，或用金汇票。此其大较也。然纯金本位，积金太多，需数亦巨，不纯金本位，则由各国时势所趋，渐次发达而成，均非现在我国所能仿行。惟虚定金本位，在向不用金之国，改至金本位，乃必经之阶级，但使预备有法，维持有方，举行较易为力。用特取彼成法，酌以时宜，别加裁量，预定年限，参详于推行次序，及比较其种种利弊，分为甲、乙、丙、丁四种，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其开手办法，各种预备，为改定币制通例。无论用何种办法，即从事举办，其收功约需数年，固无一蹴可几之理也。前财政处与臣部有见于此，故先拟从划一银币办起，于是乎有定铸一两银币之奏。今除试铸银币各节由臣等另折陈明外，窃维本位币制，关系重要，自当不厌求详。前政务处奏定会议章程内载：国币之轻重，定金银本位，改铸银铜圆式等，由该衙门审度事理，临时请旨会议。其有事关秘密，或立待施行，由各衙门请旨，或奉特旨径行。各等因。前项遵议金本位币制，应请旨饬下廷臣会议，以昭慎重。

所有臣等遵议筹画币制缘由，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附 虚定金本位办法清单

谨将虚定金本位办法，分甲、乙、丙、丁四种，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虚定金本位法，约可分为四种：

甲、先划一全国银圆，逐渐将银圆价值抬高至二成，然后定

兑金之率。印度改定币制，即用是法。

乙、下手之时，即定金银比价，国内使用银圆，照银圆所含银质，抛高二成，设法操纵。惟国外汇兑，仍须用金。飞猎宾改定币制，即用是法。

丙、与乙法略同，惟参用纸币以代银圆，比之乙法用款较少。至国外汇兑，兑金或照金价兑银均可，亦比乙法较便。

丁、前美国议改币制，其户部大臣尹顿氏倡议，发行兑金纸币，吸收市面之银，藏之国库，凡有人持银到部或造币厂交存，即予以此种纸币。至持币换现之时，政府照金价兑交生银，是以不需多金，可得金本位之用，而无扰乱市面之虞。但今略为变通，法宜先铸新银圆，吸收旧日银圆与生银，再行推广纸币，收回新银圆存储，或变存金块。俟全国通行，徐将纸币变为兑金纸币，或照纸币金价兑银，亦无不可。

以上四者，办法既异，则收功之迟速，维持之难易，利害之大小，均各不同。今试将各法推行次序，分年条列于左：

甲法

第一年应办各事：一、推广臣部银行分行；二、推广现时通用钞票（指各种银圆之票）；三、设立印刷局；四、设外国汇兑处；五、设立币制调查局；六、扩充造币厂；七、吸收金块；八、限制私店钞票及各省官票；九、与各国议订专约，拟禁洋银入口及限制外国银行钞票等事。

第二年应办各事：一至九与第一年同；十、扩充臣部银行资本及权力；十一、开铸银圆；十二、发行银圆；十三、禁止新银圆销熔出口。

第二年之患：银价涨时，银圆有销熔出口之患。

第三年应办各事：一至十三与第二年同；十四、议约既定，即实行禁止外国洋银入口，限制外国银行钞票。

第三年之患：与第二年同。

第四年应办各事：一至十四与第三年同。

第四年之患：与第三年同。

第五年应办各事：一至十四与第四年同。

第五年之患：与第四年同。

第六年应办各事：一至十四与第五年同；十五、略为限制银圆，使价提高百分之三四，铸造银圆之事停办。

第六年之患：与第五年同。又民间私藏银圆，待价提高。

第七年应办各事：与第六年同，惟限制银圆，使再提高百分之三四。

第七年之患：与第六年同。又维持金银汇水，市面震动，债务不公平，商民豫计银价涨落，为买空卖空抛盘诸事。

第八年应办各事：与第七年同，惟限制银圆，再提高百分之三四。

第八年之患：与第七年同。

第九年应办各事：与第八年同，惟限制银圆，再提高至二成止。

第九年之患：与第八年同。

第十年发表金银比价，定为虚定金本位。

乙法

第一年应办各事：与甲法之第一年一至九同，惟第六扩充造币厂之事，可缓至第二年办理。

第二年应办各事：一至九与第一年同，扩充造币厂；十、扩充臣部银行资本。

第三年应办各事：一至十与第二年同；十一、议约既定即实行禁止外国洋银入口，限制外国银行钞票；十二、铸造银圆金圆；十三、发行银圆金圆，先从一处办起，逐渐推行全国；十四、定金银比价抛高银圆二成。

第三年之患：银价涨时，有销熔出口之患；维持金银汇水，兑金之患。

第四年应办各事：与第三年同。

第四年之患：与第三年同。

第五年应办各事：与第四年同。

第五年之患：与第四年同。

第六年应办之事：与第五年同。

第六年之患：与第五年同。

第七年各事办结。

丙法

自下手及成功，亦须七年。每年应办之事与乙法同，惟多发纸币，以节银圆铸费。所有之患，亦与乙法同，惟可照金价兑银，则兑金之患略轻。

丁法

第一年应办各事：与乙法之第一年自一至九同。

第二年应办各事：与乙法之第二年自一至十同。

第三年应办各事：一至十与第二年同；十一、议约既定，即实行禁止外国洋银入口，限制外国银行钞票；十二、铸造银元；十三、发行银圆，先从一处办起，逐渐推行全国。

第三年之患：银价涨时，银圆有销熔出口之患。

第四年应办各事：一至十三与第三年同；十四、逐渐收回商埠银圆，运入内地使用；十五、推广纸币。

第四年之患：与第三年同。

第五年应办各事：一至十五与第四年同。

第五年之患：与第四年同。又维持金银汇水。

第六年应办各事：一至十五与第五年同；十六、逐渐收回各处大银圆，改铸小银圆；十七、听取市面金银平均价值，定为比

价，变纸币为兑金纸币；十八、赶造金圆。

第七年各事办结。

据上分年办法观之，无论采用何法，其先事之预备相同，盖未有从事未久，可得预期之成效者也。甲法自划一银币入手，先五、六年无须维持金价，行之我国，似觉平易。但划一之后，逐渐抬高银圆价值，其弊害甚多。乙法一面划一，一面即抬高银圆价值，可免甲法二次扰动之害。但开办即需款甚大，维持金价亦甚难，若银价大涨，贵于法定之比价，以致银圆销熔出口，其害于财政者，比甲法为尤甚。丙法需款较少，难亦如之。至丁法有甲法划一之易，无乙法维持之难，需款既少，危险亦轻。其大要：一曰预备施行币制之机关；二曰划一银币，发行纸币；三曰推广纸币，收存银币；四曰改造大银币为小银币，其结束则准市面金银平均价值，铸造金圆，改纸币为兑金纸币。如存金不敷用，仍可照市面金价，易银付给，尚轻而易举，其法较善。惟发行纸币，须多存金，若善为节制，积累经营，亦需六、七年后始有成效也。

(户部档)

13 瑞丰议改行金本位制应郑重审慎以期无弊文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瑞丰，谨遵旨酌议度支部议复出使英国大臣·外务部右侍郎汪大燮奏要政待兴，库储支绌，行用金币有利无弊，敬陈管见一折，暨清单一扣。谨附管见，以备采择。

窃查币制关系国计民生，至大且切，不详审国家财政之情形，民间经济之程度，泛言改革，于事无裨，徒生扰乱。当此改定国币之时，固宜取他国之长，尤宜适本国之用。各国风俗习惯，以及历史之变迁，生活之程度，其与我国最称相近者，莫如日本。日本四十年以前，无所谓币制也。其种类则金银铜铁杂然并用，其

形式则金银悉铸为长圆块，铜铁则范为有孔之钱，制造粗劣。明治四年改金本位，铸造金圆，通商码头仍用墨式银圆，名为金本位，实则金银两本位，其比价为金一银十六。嗣后金贵银贱，金圆几全被私运出口，加以滥发纸币，不特无金圆可兑，亦并无银圆可兑。明治十七、八年间，一圆纸币仅值银圆四、五角，其政府忧之，始筹巨款，多铸银圆，设立日本银行，收回纸币，发行兑换券，随时兑换银圆，遂变为银单本位制。积之十年，全国银圆划一，对换券可照现圆通行，币制基础渐固矣。但此时世界各国多改用金本位，金愈贵，银愈贱，在银本位国受害尤多。明治二十六年复倡改金本位，调查累年，积议累年，及得我国甲午赔款，不患无金，于是全国翕然决议，改为金本位。彼时金银平均市价为金一银三十二、三，合之旧日发行银圆，每圆约值金二分之谱。但既定金为本位，则银圆降居辅助币之列，辅助币不能不抛高，公例然也。遂以金一银二十八之法定比价，定金银币相互之关系。又恐显示抛高，扰动市面也，仍照市价定每圆为值金二分，一面则将大银圆收回，以八成五角以下之小银圆代之，一转移间，市面不扰，已暗由三十余换变为二十八换矣。夫金二分过小，不能铸钱，以五积之，为纯金一钱，铸值五圆金圆一圆；以十积之，为纯金二钱，铸值十圆金圆一圆。至一圆之数，则既无金圆可用，又不用向者之本位，银圆惟以兑换券或小银铜币代之。近二、三年金复贱，银复贵，前所定金一银二十八比之市价抛高之率渐少，危险之兆已萌，去年乃改铸八成小银币为六成。此日本币制沿革之情形也。

我国近日情形，一如日本明治十五、六年，欲骤用纯金本位，力尚不逮，用虚金本位，而又毫无豫备，亦非所宜。度支部复奏所拟清单，列举四法，办法略异，而达到虚金本位之目的则同。其中利大而害小者，尤以丁法为最。丁法开铸银币，务使生银及旧

银圆不行用于市面，以期划一，则日本划一银圆之办法也。推广纸币，则日本推广兑换券之办法也。收回银圆，变兑银圆纸币为兑金圆纸币，则日本改金本位之办法也。惟日本骤得多金，可改纯金本位，我国即令蓄金六、七年，恐不敷纯金本位之用。至彼时仍宜定虚金本位，国内多使银圆，国际贸易兑金，或照金价兑银均可，此其与日本异者也。但财政羸绌，断难豫知，苟整理得宜，彼时吸收金块甚多，则亦照日本改为纯金本位，未始不可。不过事前之筹画，难作奢望之空言，取法他人所有之长，豫防他人已经之害，郑重审慎，斯为当耳。谨议。

(户部档)

14 袁世凯为论银币利弊事致张之洞等电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武昌张官保、南京端制台、盛京徐制台鉴：洪。部奏试铸通用银币一折，谅已咨达冰案。兹事关系各省财政甚巨，不审尊见以为如何？鄙意行用七钱二分银币，弊害滋多，试缕述之。

各国货币自有制度，如英之先零，俄之卢布，德之马克，法之佛郎，美之托腊，日之金银圆，皆各适其宜，不相沿袭。中国向用生银，本无币制，今欲厘正圜法，制定国币，乃务为苟简，沿用外人之程式，坐昧经国之远图，如政体何？如国计何？害一。

中国用银向以两计，今制为七钱二分之银币，将废两不用耶？其势万办不到；将用圆而仍存两耶？是圜法终不划一，徒滋人疑，莫定民志，而将来实行，商约仍难免于更张。害二。

既名国币，各库自应收放，如仍按两折合，则畸轻畸重，弊混丛生，势难一律，而胥吏狙佞益得因缘为奸，是谓病民；如径按元收纳，则丁粮、盐课、货厘、关税及一切关项，公家吃亏甚巨，是谓病国。害三。

中国惟无币制，故墨圆得以侵入，今铸造银币，而分量轻重悉准墨圆，非惟无以示抵制，且不啻招其浸灌，而助之推行也。害四。

综而言之，圜法者一国之内政，不必强用；权重者百代之大法，不容轻易。若以七钱二分定为币制，则是破坏律度，放弃主权，外增漏卮，内滋纷扰，全局通筹，未见其可。而部议方谓规仿墨币，主于流通而便民，殊不知墨圆所以能行者，以我国初衰，银币自易输入，并非因轻重之适宜也。即如俄之卢布行于东三省，印度之罗批行于西藏，其分量又各不同，是其明证。况墨圆仅行于通商口岸，并不遍行于腹省内地，恐不抵生银千分之一，又乌得执一隅以概全局哉？民乌乎便？法乌乎通？

若部议所谓大小轻重易于携带之说，则自两以下有五钱、二钱、一钱，其重量皆较七钱二分轻便。窃以为中国不划定币制则已，如划定币制，则重量宜以一两为准，成色应以九八为宜。盖先以银为本位，不可不抬高其质。若以九成银为之，鼓铸之初，虽赢厚利，而将来收纳暗亏必多。虑其亏而另外加色，即又不足示信。且银圆初行，生银骤难尽废，若银圆成色太低，势必不敌，销必不畅，初未可强用压力，使人甘受其亏。惟按九八成铸造，则与现在通行宝银约足相埒，又无挑剔平色之弊，民自乐从，而国家收款亦不至暗中受亏，即将来更革熔毁都可无虑。不过按此铸造，工本稍大，难免稍有折耗。然铸造宗旨，原为上正圜法，下适民用，内以杜绝中饱，外以抵遏洋圆，无形之中，大利自普，固非斤斤然权子母逐什一也。况折耗断不致太巨，并可参铸各种小圆以补助之。凯不谙计学，窃谓规定币制，道不外此。若如部议，特未尝统筹而熟计耳。

三帅公忠体国，考求有素，如不以鄙言为谬，拟会台銜合词疏争。其或言之不当，亦祈纠而正之，幸甚。凯。宥。

（端方档）

15 袁世凯为银币应以两为单位事致张之洞等电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一日

武昌张中堂、南京端制台鉴：洪。接徐菊帅复电，论银币利弊甚为透澈，拟增入疏稿，谨照录奉达。文如下：

部奏试铸通用银币，流弊甚大。中国用银向以两计，如能废两不用，则部铸银币尚可通行，倘不能废两，则部议两歧，非久制也。盖尝论中国不能废两之故，一则由于进款以关税为大宗，每年约四千余万两，进口货完税皆以两计，今若欲用七钱二分之银币，则必更张商约，转相折合，更增漏卮；一则由于出款以赔款为大宗，以银合磅价已有亏累之时，若再以七钱二分合算，则恐更有亏折。且部议先铸一千万两银币，区区之数，何能周转，势必市面仍不通行新币。两湖曾铸一两银币，独不能通行者，全国即无信用之效力，非新币之咎也。故欲划定币制重量，宜以一两为准，成色应以九八为宜，鄙见与尊旨正复相同。但以一两为银本位，更宜多铸半两以补助之，则携带较七钱二分为尤便。即请主稿会敝衙入奏云。凯。东。

(端方档)

16 瑞澂为币制难期划一事致端方电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五日

南京督宪钧鉴：奉冬电，以划一银币，袁、徐两帅拟九八色，每圆一两定为本位，飭令考察能否通行，有无窒碍，以备参酌等因。仰见郑重币制，若谷虚暄，不胜钦佩。兹事体大，如澂愚昧，深惧未能洞澈，已转嘱商会传集钱业中人考证确议。

惟查从前宁省曾铸龙圆，轻重大小一如墨制，内地大多通用，而上海独不通行。由于墨银分两成色较胜，龙圆有所不及，

银行专用墨银，不收龙圆，故沪市不得不随银行为向背。此次划一币制，原因出于洋商。盖因中国为用银之国，倾熔批估之权操之众商，往往此省之生银运至彼省，平既参差，成色亦估批互异，洋商久受其累，故有要求立定一律国币之约。果能立定划一银币，照会各国遵照完纳各项税课，并付一切用款，废去生银，并此外非本国之币一概不用，无论每圆为一两，为七钱二分，当无不可按数核算，亦无患其不可通行。何创行之始，银币无多，不敷周转，势不能不兼用生银，仍不免平色参差之弊。此难期划一者一。

沪市华洋贸易通以宝银计算，若银币不过供各业门面之需，各钱庄以宝银输之银行，各银行亦运银条以待银币之兑换，销场既大，因之银币与生银之价值亦视其积□之多少，以为涨落。无论龙圆，即墨圆亦总不能别其一定之本位。今如定一两之币为本位，不能稍有增减，其价值又不能废生银不用。此难期划一者二。

广铸新币办法，无非以新币兑换生银，更番周转。如以九八之新铸兑十足之纹银，势不能行。设若补水，则不免有失新币之价格。此难期划一者三。

第一节尚系积习□沿，不难徐为改正。若第二、第三两节，则关于新制甚大，若无以维持其本位，使之不稍摇动，将来之影响全局必多。伏思鄂厂新币行之在先，何以不能通行？此中颇堪研究。

除再督饬详加讨论，并筹其所以维持本位，免除窒碍之策，一俟复到，即行详核禀陈。激。歌。印。

(端方档)

17 张之洞为铸币仍应十足成色事致袁世凯等电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

〔万急〕天津袁官保、南京端制台、盛京徐制台：津文电读悉，具见奉画调停之深意。惟从前部员所虑中国宝银本无足色，只在九八、九之间，苟铸十足，恐洋商以宝银抵换盘剥，熔化牟利一节，似未尽确。

查中国宝银向有库宝市宝之分，库宝即上藩库解京饷之宝，均系库平足色，各省皆同。虽中国化验未精，大致无甚岐异。市宝即各埠行用之宝，成色不一，无论何省，如遇兑交库款，均系按照各省市宝向来行用成色，补足库宝成色，然后作算。即以湖北估宝而论，武汉通用作为九九二成色，如解藩库，以之折合库宝，每百两仍须加补成色银八钱。如解部库，则须听部库官吏饬补，丝毫不能含糊。此京外各省现行事例之明证也。今者拟铸库平库色一两银币，即现在之库平库色一两足银，除官铸库宝始准与新铸一两十足银币平均兑换外，如各埠市面行用宝银以及生银锭块，均须按照成色申补。即外洋来之银条，华商亦不能作为十足，每一千两亦须分别酌补数钱数分。是新铸一两银币，与各省市面行用宝银判然两途，各不相混，既不能抵换盘剥，更不能熔化牟利，此理不辩自明。部员于库宝、市宝成色未加辨明，是以稍存过虑。今承慰帅主持掣衡，剴切电达，当必豁然。盖中国市面宝银本无足色，然其交库本不能作足色计算，市面亦并未照足色行使。至中国库宝向系十足成色，今拟铸之一两新币，其成色即向来之十足库宝，名异实同，无所谓受亏太巨也。果使国币畅行，则其间工火、杂货稍有些微亏耗之处，以纸币、汇票之大利补之，此区区之数，不足计矣。至慰帅前电虽有九八之说，乃系未定初稿，并非定义。如果足色之说可采，似无妨折衷归于一途。

查前年鄂省原奏仍系九成纹银，亦未议及足色，此次奏内似可声叙，鄂省前年所奏色系九成，此次直省初稿拟用九八。今经公同商酌，反复研究，考诸商论，拔之详情，今以足色为最善，是以择善而从，均不敢拘泥前说。目前有便商民行纸币之利，将来即为银币定本位之基。云云。盖集议虽采三省，裁断仍系慰帅也。或奏尾稍参活笔，暂请试办一年，抑或另行设法措词，稍作斡旋之处，统请慰帅卓裁核定。惟出奏时应请慰帅领衔至要，不惟各省宪纲次序应然，且此议实慰帅发之也。万勿客气。至祷至感。即候电示。洞。效。

(端方档)

18 张之洞为铸币应以足色为宜事致袁世凯等电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日

天津袁官保、南京端制台、盛京徐制台：洪。津宥、东两电悉。慰帅崇论闳议，佩服万分，郁闷经旬，读之霍然病已。中国币岂有用墨银重量七钱二分之理，敝处光绪三十年七月奏内已详。乃度支忽创此议，真愚蒙所不解。慰帅来电所言损失国体，货币两岐，折合病民，引销墨圆四害，透澈无遗。

至度支部咨文所言，陈尚书璧在鄂，询知鄂铸一两银币不能行，已收回销毁一节，殊非事实。鄂铸一两银币本省通行，已发出七十余万，不惟藩库商民，即江汉关税亦按库平足文一律收用，此为行销明征。嗣因部文改铸一两零六分者，不得不将旧铸者陆续收回，然至今尚有十余万散在民间。此乃迫于部章，并非鄂省自愿销毁。当日陈尚书在鄂，与鄙人并未言及，仅随带司员向局员谈及，局员告以部章既另定新式，现已遵照将旧铸收回，听候颁发新模，并无一两之币不能行销之语。可质天日，不知随员何以误会。菊帅电鄂铸一两不能通行之语，务请酌量更正。

惟津电成色用九六一节，似乎尚未完备。此次创定国币，自须毫发无憾，无往不宜，无施不可，方为尽善。若色止九六，本国商民流通自属可行，上下出纳已稍有不便。至于买磅还债，洋人必仍以九八色计算，断不认为足银。中国今日以银为本位，则所铸国币必宜使中外同认，毫无贴补，则以后凡一切有关币制本位等事，方能推行尽利。窃谓银色必以十足为宜。考日本铸造金圆表，凡值银五圆者，其金色重二钱四分四厘，其中足金实有二钱，盖将其铜料杂质二成剔除不计，仍作足金二钱计算，故能通行无滞。闻英国官商言，英国金磅亦是足算足金之数，并云他国皆然。各国金币办法既皆如此，我断不能不一律照办。近日详加化验试造，若每一枚用足钱一两，加入杂质三分，共重库平一两零三分，银质并不嫌软，声音亦甚清亮。

至于工火亏耗一节，计每银币一万两，须折耗二百两零。外省银币局因生银渐少，银条渐贵，每一局每日仅能铸银二万两，通年不过铸银六百万两。统计中国铸币分局不过五六处，亏耗约共一百二十万两，尽可参铸各种小圆，以为补助。惟小圆银定为足银九成，限定铸数不得过大圆十分之一，方能通行。价值照大圆一律，不准压价。小圆一万两，可有盈余四五百两，约可抵补十之七八。即使再有折耗，一省所摊无几，为数甚微。保国权，利民用，自有无形大利，岂如市侩专计盈余哉。且银币信则纸币行，其大利岂争此区区哉。慰帅拟联衔疏争，此万不可少之举。洞愿附骥，但成色必宜慎重。鄙说有无可采，统请裁酌速示。

管见总以足色为宜，全阔大无懈可击，且与各国一律，中外诚信相孚，其利大矣。鹄候示复。洞。号。

（端方档）

19 张之洞为更正所举日本造币重量事致袁世凯等电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急〕天津袁官保、南京端制台、盛京徐制台：洪。昨号电想达。电内日本铸造金圆表，凡值银十圆者，其金圆重二钱二分二厘，十圆误为五圆，二分二厘误为四分四厘。造币分局不过五六处。亏耗约共七十二万两，误为一百二十万两，抵补十之二三，误为十之七八。均系笔误。请更正。洞。箇。

（端方档）

20 端方为讨论币制改革事致张之洞等电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武昌张中堂、天津袁官保、盛京徐制台鉴：辰。鄂效电，津文、箇电，均悉。一两币制，用十足成色，至当不易，钦佩之至，即请慰帅定稿。菊帅删电谓宜多铸半两之币，与一两成色相同，尤属至论。盖分两轻则便于行用，成色足则不虞亏折，与一两本位相辅而行，不以补助货相视，更足推行尽利。此层似宜用特笔声叙，庶着眼不致忽略。请酌之。馥。印。

（端方档）

21 端方为补助币必须出入一律事致袁世凯电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天津袁官保鉴：辰。熊道面陈一函，计达览。银币事，方前复玉苍文中所虑各节，实恐现时国家财力未能包举，故不能不作依附之想。昨接香帅来电，亦力主一两之说，其通筹久远，与公意吻合。方亦极表同情。惟各国本位值与纯质相当，其补助货虽值浮于质，而国家悉按值收入，故能取信通行。中国必须自部

库以至各省官库，皆能出入一律，不稍折扣，乃能收效。此为最要关键，尚祈于折内切实声叙。疏稿定后，并祈掣列鄙衔入奏。其余未尽之言，由熊道面陈。侵。

(端方档)

22 载泽等奏进呈新铸通用银币并议定成色章程折(附清单二)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九日

度支部尚书·奉恩镇国公臣载泽等谨奏，为进呈新铸通用银币，并议定成色分量章程，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部于本年三月二十八日，奏请先行试铸通用银币。等因。当经奉旨允准在案。数月以来，妥议章程，一面筹拨铸本，安设机器，业于五月二十四日由臣部造币总厂开机试铸。窃以银币较铜币尤关重要，开铸伊始，所有分量成色益当详慎研究，以昭信用，而利推行。臣载泽于本月初七日赴津，亲莅总厂考察一切，鼓铸尚称合法。当于初八日回京，兹将新铸各种样币装盛十二匣，并将前项成色分量章程分别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窃维划一币制，理应先定本位。臣部前奏本位币制一折，业经奉旨交议，以重币制。此次试铸通用银币，系为便于行用起见。近日山东、奉天先后奏陈，均以市面需用银币为言，自不能不赶先铸造，以资民用。

所有进呈银币及议定成色分量章程各缘由，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附 清单一

谨将酌拟铸造银币分量成色章程，恭呈御览。

一、新式银币成色分量，均按从前各省所铸银圆铸造，以期暂时通用。查中国现在通用银圆，以化学法分之，实得纯银不过

六钱四分零。今铸造银币，拟定每圆用九成，化净纯银六钱四分八厘，配合净铜七分二厘，其重量适合库平七钱二分。其次补助银币三种：一重库平三钱六分，拟用八成五，化净纯银三钱零六厘，配合一成五，净铜五分四厘；一重库平一钱四分四厘，拟用八成二，化净纯银一钱一分八厘八丝，配合一成八，净铜二分五厘九毫二丝；一重库平七分二厘，拟用八成二，化净纯银五分九厘四丝，配合一成八，净铜一分二厘九毫六丝。以重三钱六分者，二枚作一大银圆；以重一钱四分四厘者，五枚作一大银圆；以重七分二厘者，十枚作一大银圆。市面通用此项大小银币，不准任意折扣，致碍币制。违者，查出从严惩办。

一、新银币既通用以后，一圆银币自可不限行用之数。其补助之小币，每一次授受只能用至值银十圆，即大银币十枚为限。十圆以上，不得全用小银币付给，否则受者可以不收。其铜币与银币兑换，限制行用数目，俟随时体察市面情形，再行核定。

一、各省需用新币，均准以生银交造币总厂代为铸造。

一、各国铸造货币，其成色分量皆明定公差，以便铸造而严考核。此次新铸银币，自应分别酌定，以资遵守。兹拟成色分量公差，均以千分之三为准，过此以不合式论。

一、新币成色分量奏定之后，由臣部饬造币总厂照章精确铸造。造成之币，由臣部随时派员抽验，如所差之数过于奏定公差，即由臣部分别奏明议处，以重币制。

附 清单二

谨将试铸通用银币四种，恭呈御览。

一圆银币四百枚。每匣一百枚，计装四匣。

五角银币四百枚。每匣一百枚，计装四匣。

二角银币四百枚。每匣二百枚，计装二匣。

一角银币四百枚。每匣二百枚，计装二匣。
以上共计十二匣。

(宫中朱批奏折)

23 袁世凯为录送会奏银币折稿事致张之洞等电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

[加急]武昌张中堂、南京端制台、盛京徐制台：洪。会奏银币稿拟就如下：

奏为部议试为通用银币不无窒碍，拟请敕下度支部从长计议，另定分量成色，以昭币制而正国法，恭折会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准度支部咨开，本部奏请试铸通用银币一折，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相应刷印原奏，恭录谕旨，咨行钦遵查照。等因前来。

臣等查阅原奏，互相筹商，迭加讨论。窃以为法必规诸远大，事无惮其繁难。偏见者取便一时，而苟简适，以滋后患。深识者综筹全局，而得失乃有所折衷。即如此次部议试铸银币，其重量主用七钱二分。臣等讵不知此项币式，中国商埠沿用稍久，习惯不惊，仿而行之，自易为力，顾于事虽较易，而为法则已非，且其弊又甚巨。何以言之？盖既制为国币，必当熟权统计，有昭示中外之宏规，而未可苟且补苴，为涂饰目前之政策已也。

夫创修币制，本为一国自有之特权。而审定分量之重轻与夫成色之高下，须适合于当不易之准则，而不必有依附摹拟之见存。中国向系用银之国，从前币制未立，仅用生银，官民出纳，皆以两钱分厘计算。海通以来，墨西哥之鹰洋乘间流入，自通商口岸逐渐灌输于内地，以彼低潮之成色，易我纯足之宝银，亏耗无形，岁糜千万。近年各省自造龙圆，借为抵制，而仍以墨圆七钱二分之重量为准，此仅可谓仿造银圆，而不得为制定国币。臣

世凯、臣之洞向主造一两重银币之议，前年财政处会同户部奏定铸造重库平一两银币，定为本位，更铸五钱、二钱、一钱三种银币，与现铸之铜圆、旧有之制钱相辅而行，公私收发款项一律行用，洵足以垂定制而昭大信。兹准部议酌定银币分量，仍改从七钱二分之制，在部臣不憚迟回审慎，一再改良。按原奏所称，系为利推行而期画一起见，其用意固未可厚非。然臣等呐鹜过虑，窃恐推行未必尽利，而弊害已伏其中，画一更属难期，而纷扰且因而起，有不得不缕晰陈之者：

查各国货币自有制度，如英之先零，俄之卢布，德之马克，法之佛郎，美之苏腊，日本之金银圆，并适其宜，各不相袭。中国制定国币，乃务为简易，沿用外人之程式，坐昧经国之远图，如币制何？如政权何？害一。

中国用银向以两计，今制为七钱二分之银币，将废两不用耶？势必不能。将用圆而仍存两耶？何名画一，徒滋人疑，莫定民志，而将来实行商约，仍难免于更张。害二。

既名国币，各库自应收放。如仍按两折合，则畸轻畸重，弊混丛生，断难一律。而胥吏狙佞益得因缘为奸，是谓病民。如径按圆收纳，则一切应收官项，公家吃亏甚巨，是谓病国。害三。

中国惟无币制，故墨圆得以侵入。今铸造银币，而分量轻重悉视墨圆，非特无以示抵制，且不啻招其浸灌而助之推广也。害四。

有此四害，则七钱二分之币，是迁就之法而绝非久远之谟，是沿袭之为而非规定之制，上损国体，下失民信，内便中饱，外长漏卮，全局通筹，未见其可。

窃谓宜仍用前年财政处、户部奏定一两重量，庶以正圜法而昭币制。顾主七钱二分之说者，每谓一两之未易行，其论多端，大要不外二者：一谓七钱二分便于商民，而一两不便于商民；一

谓七钱二分便于与外国交涉，而一两不便于与外国交涉。臣等请再陈之：

查墨圆之所以能行于中国者，以我国初无银币，自易输入，非因其轻重之适宜也。即如俄之卢布行于东三省，印度之罗批行于西藏，分量又各不同，是其明证。况墨圆仅行于通商口岸及东南各省，其内地及西北各省，率皆习用生银。恐墨圆不敌生银百分之一，乌得执一隅以概全局？且民间应纳丁漕厘税，定例悉以两计，与其用畸零之圆而折合兑交，何如用整齐之两而简捷完解？其不及一两者，即有找补，亦较省事。此一两之便于商民者也。

中国与外国款项交涉，进款以洋税为大宗，而海关岁收三四千万，皆以两计。况厘定国币，订在商约，外国商民悉应遵用。今定为库平一两之银币，其余各平，将来必应尽废。虽纳关税者一时尚用关平核计，然以库平一两之币折合关平之银，较之以七钱二分之圆折合关平之银，亦为便利。出款以赔款为大宗，而公约所定四百五十兆亦以两计，且以银折合金磅，价已有亏累之时，若再以七钱二分合算，则恐更有亏折。此一两之便于与外国交涉者也。

以彼四害，行此两便，则国币宜用一两之制，自无疑义。若部议所谓大小轻重易于携带之说，则自两以下有五钱、二钱、一钱，其重量皆较七钱二分轻便。盖有一两以为本位之币，又有五钱、二钱、一钱以为辅助之币，自可畅行无阻。

部议又谓：七钱二分之银圆，用以折合银币、制钱，易于操纵。如大银币一圆折合七分二厘之小银币十角，小银币一角折合十文之铜币十枚，铜币一枚折合制钱十文，均以十进位。而一两银币重量不同，多以为不便行用。等语。其说甚辩。不知银币无论如何制定，皆不能举铜币、制钱而废去之。银币以一两为

主达于一钱为止，犹之小圆达于一角为止，自钱、角下仍有铜币、制钱交资并济，又何不便之有？今试以一两新币姑照制钱一千五百文定价，实合十文之铜币一百五十枚。其五钱者合七十五枚，二钱者合七十枚，一钱者合十五枚。再等而下之，一分应合制钱十五文，一厘应合制钱一文半。夫一文有半，似近破碎矣，然势非得已也。若必有整无碎，则部奏所谓均以十进位者，其小银币一角当以十分计算，而不当用七分二厘，其大银币一元，当以十钱计算，而不当用七钱二分。是破碎之咎，此仅属找付之细，彼且占正位之中，果孰得而孰失也？况中国用银之地，究较多于用圆之地，若如部议，则向系专用银两未通银圆之处，其于铜币制钱遂无折合之时耶！即谓折合多不画一，试问通行银圆各省，其折合果已画一否耶？且制为一两银币，正因其数目分明，可免挑剔，平色之币，固自为整顿画一计也。

部议又谓：东西国币形式重量大半相类，墨国新币值当美币一托腊之半，今中国从七钱二分之制，重适相等。将来与各国比例固易折算，不知各国币制重量实多悬殊。姑就日本言之。日金一圆，约可抵美之半弗，德之半马克，俄之一卢布，尚属相类也。然以例法之佛郎，则仅抵十之四矣。以合英磅，且仅抵十之一矣。重量参差如此，尚谓之大半相类耶？故随人步足，良可不必。至于一两之视七钱二分折算，孰为难易，更无俟烦言而解。

部议又谓：鄂铸一两银币未甚行用，已收回熔毁。所言实未尽符合。臣之洞查鄂铸一两银币，本省通行，前已发出七十余万，不惟藩库收发，商民信用，即江汉关税亦按库平足纹一律收纳，此为行销明征。嗣因部文改铸一两零六分者，不得不将旧铸陆续收回，然至今尚有十余万散在民间。此乃迫于部章，并非鄂省自愿销毁，部臣原奏未免误会。

夫重量既审，则成色宜定。窃谓此次创定国币，必须力求完

备，毫发无憾，无往不宜，无施不可，方为尽美。前年部定成色系用九六，或谓宜用九八，然皆非足色。既非足色，则本国上下出纳已有不便，若买磅还债，洋人必仍按其成色计算，不肯认为足银。既以银为本位，则所铸国币必使中外同认，毫无贴补，以后一切有关币制本位等事方能施措□宜。故重量必以一两为归，成色尤必以十足为准。然足色纯银质软，易敝。考日本铸造金圆表，凡值银十圆者，其金圆重二钱二分二厘，其中足金实有二钱，盖将其铜料杂质二成扣除不计，仍作足金二钱计算，故能通行无滞。英人言英国金磅亦仅计足金之数，他国亦然。各国铸币办法既大略相同，我断不能不一律照办。近由鄂省详加化验试造，若每一枚用足银一两加入杂质三分，共重库平一两零三分，银质并不嫌软，声音亦甚清亮。至于工火亏耗，计每银币一万两，须折耗二百两零，尽可参铸各种小币，以为补助。惟小币须定为足银九成，限定铸数不得过大币十分之一，方能通行。价值照大币一律递算，不准抑压小币，一万两可得盈余四五百两，约可抵补十之二三。再有折耗为数无多，而保国权，利民用，自有无形大利，固不若市侩之操奇赢逐什一也。且银币保则纸币行，中外诚信相孚，其大利所在，尤不争此区区之盈绌。

或者谓：中国宝银本无足色，只在九八、九之间，苟铸十足，受亏太巨，且恐洋商收我十足，而以宝银抵我盘剥，或熔化牟利。此说似是，而实亦不尽然。查中国宝银例有库宝、市宝之分，库宝即兑藩库解京饷之宝，均系库平库色，各省皆同。虽中国化验未精，大致无甚岐异。市宝即各埠行用之宝，成色不一，如遇兑交库款，均须按各埠行用成色，补足库宝成色。今拟铸库平库色一两银币，即现在之库平库色一两足银，除官铸库宝始准与新铸一二十足银币平均兑换外，其各埠市面行用宝银，以及生银锭块，并外来银条，均须按照成色申补，各不相混。既不能抵换盘

剥，更不能熔化牟利，此理较然甚明，无所谓受亏太巨也。

币制关系重大，不厌详求，臣等往返电商，均主一两之议。臣端方前此询谋南省绅商，曾以七钱二分为便。兹准臣世凯、臣之洞所议统筹办法，意见相同。至十足之议，查前年鄂省奏铸仍系九成纹银，未经议及足色。此次世凯初电，亦拟用九八成色。今经公同商酌，反复研究，考诸商论，揆诸洋情，仍以足色为最善，是以择善而从，均不敢拘泥前说。

所有铸造银币宜用一两重量，十足成色，臣等为昭币制，正圉法起见，究应如何折衷至当之处，应请旨敕下度支部核议施行。谨合词恭折缕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折系由臣世凯主稿，合并陈明。谨奏。云。

祈斧政(正)示复，以便缮奏。凯。真。

(端方档)

24 袁世凯为各省小币应减成色事致张之洞等电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

武昌张中堂、南京端制台、洪。鄂咸电悉。列衔一节，香相一再淳命，自当遵办。顷接菊帅电疏稿，尚有略须商酌之处。各省小币系补助货(币)，本可减成。惟目前财政机关未备，先以商民信用为主。若明定九成，恐民间行用仍不免折扣抑压之弊，驯致摇动本位，不无可虑。似应仍用足色，以便通行。又今拟铸库平库色一两银币，准与前之官铸库宝平均兑换，恐公家吃亏过甚。按照库铸最高之宝银，不过九八、九九，若准均平兑换，市俗必取巧，终日以库宝兑换库圆。查中国宝银既无十足，从前各省解款虽有补成之说，不过胥吏缘以为奸，实则官铸宝银亦非十足色。鄙意宜与各埠通行宝银，以及生银块锭，外来银条，按照市价分别申补成色。且既铸新币，即当禁绝旧式，若官铸宝银与

新币平均兑换，是仍得通行无滞，于新币大有阻碍。此中总宜稍示区别，方可维持不敝云。祈速核复，再缮定奏稿。凯。銑。

(端方档)

25 端方为同意小币全用足色事致袁世凯电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八日

天津袁官保鉴：洪。真、銑电均悉。奏稿体大思精，菊帅所商小币全用足色一层，尤为周密。各国补助币皆不用足色者，以行用有限制，国库包兑换，故能信用通行。中国地大权分，政令不一，恐尚未能取信，即不免折扣抑压之弊，不能无动摇本位之虑。不如一律足色为妥。如虑小币工本亏折，或二钱一钱之币用九成，而官包兑换，仍照菊帅前电多铸足色五钱之币，与一两并行。缘一两币重，五钱较轻，便于行用，必用足色，乃能与一两相辅通行也。至无论官铸宝银及通行各银，其按实在成色，分别申补，更属核实。此两端皆合鄙意，请俟香相复到，即查照核定，掣衔拜发为幸。嘯。印。

(端方档)

26 袁世凯为论币制折稿酌议一段事致端方电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

〔至急〕南京端制台鉴：洪。嘯电悉。遵将原拟折稿，声音亦甚清亮之下，币制关系重大之上，酌易一段。其文如下：

至于工火亏耗，计每银币一万两，须折耗二百零零，其数不为不巨。然臣等闻东西洋商之善于懋迁，精于会计者，率多深谋远虑，不务小利近功。虽营业之初，屡经折耗，糜财无算，而彼明知大利在后，辄不惮投掷资本，甘心受亏。久之成效昭然，非但恢母金，并且增益巨产，由所见大而所持坚也。贸易者尚如此，

况于谋国计乎？此次宗旨专为创定币制，改正圜法，齐一民听，保存国权，大利自在无形之中，固不若寻常市侩之徒操奇赢而逐什一，虽极知其亏耗，犹毅然而为之。且银币信则纸币行，中外诚信相孚，其大利所存，收效尤远，何争此一时盈绌？或谓须参铸各种小币，均定为足银九成，藉资补助，此已将小币成色抬高，用意至为矜慎。然按此计之，小币一万两均可得盈余四五百两，而大币每万两须亏至二百两有奇，且小币尚须限定铸数，恒不得过大币十分之一，则此区区盈余，不过仅能抵补十之二三。此外，折耗尚多，仍难弥补，似不如均用足色，则丝毫不失信用，而遐迩更易普通。今日固属便民，异日正以利国。迨民信既久，将来酌剂盈虚之道，操纵仍在国家，尚何复折耗之足患？惟查各国补助币皆无用足色者，以其行用有限制，国库包兑换，故举国皆信从而后行之。中国地广权分，政令未一，而财政机关尤属未备，此事首以取信商民为主。若小币减成，民不见信，恐仍不免折扣抑压之弊，即不能无动摇本位之虑。故无论大小各币，均以一律足色为宜。如虑小币工本复巨，非但无盈余可得，而且有亏折堪虞，则万不得已，或于二钱、一钱之币参用九成，而由公家包为兑换。至五钱之币，较一两为轻，便于行用，必须十足成色，且须多为铸造，俾与一两并行，庶可相维不敝。或又谓国力未裕，铸本尚难筹添，折耗更浮何堪？不知规远大之图者，即不应惮烦难之举，臣等固已言之矣。合全力以经营，或众擎而易举。即谓现在财政困难，然部议试铸之币似必须迅速停罢，则此等正当币制以后尚有推行之时，若必仿造七钱二分之洋圆，究于币制名义胡涉？且于推行阻碍甚多，恐如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也。

或又谓中国宝银本无足色，只在九八、九之间，苟铸十足，损失必多，且恐洋商收我新币，而以宝银抵换盘剥，或熔化牟利。此说亦不为未见。查中国宝银原有库宝、市宝之分，库宝即兑藩库

解京饷之宝，市宝即各埠行用之宝。库宝虽名为库平库色，而已非真正十足。市宝尤成色不一。如遇兑交库款，例皆以库平库色为衡，其非库宝者，均须按各埠行用成色，补足库宝成色。实则吏胥高下其手，颇滋弊竇。今拟铸库平库色一两银币，确系真正十足，除将来专行肢(纸)币，凡各项纹银均须逐渐禁绝外，现在兑换新铸十足之银币，无论官铸库宝及各埠市面行用宝银，以速生银锭块并外来银条，在疆按照真正十足成色分别申补，各不相混。既不能抵换盘剥，更不能熔化牟利，此理较然甚明，固无容虑其损失也云。

祈速核复，以便将奏稿即日会衔缮发。立盼，立盼。 劄。 寄。

(端方档)

27 端方为同意缮发联衔奏折事致袁世凯电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急〕天津袁宫保鉴：洪。劄电悉。折稿酌易一段，详明周妥，佩甚。即请定稿，掣衔缮发。 箇。 印。

(端方档)

28 袁世凯为参铸小币成色仍须十足事致张之洞等电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武昌张中堂、南京端制台鉴：洪。鄂、宁箇电均悉。正在遵将折稿缮发，顷接菊帅电称：此次新铸银币，首以取信于民为要义，若以九成之一钱、二钱抵补一两半两之亏耗，必多流弊，似非完美办法。总之，新圆不过定为国币之本位，民间一信用，自然畅销纸币，不必尽用银圆。此项目前耗亏不足计较，且有铜圆相辅而行。一钱、二钱者不宜多，或只铸百分之一以为辅助，然成色仍须用十足，方昭大信，且免私铸，尤省折扣兑换，希裁定入奏。

等语。兹事体大，研求讨论不厌精详，好在香相行将北上，拟俟面商妥协后，再行电商午帅并菊帅会奏。凯。漾。

(端方档)

29 张之洞为小元币制事致袁世凯等电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北京袁官保、南京端制台：洪。漾电悉。菊帅之论甚醒透，一钱、二钱小币亦宜足色，及止铸百分之一两节，最为老到。盖小元用足色，虽非外国通例，然中国习气较深，法律较疏，留一分之孔隙，即必生三四分之流弊。若准减成色，必致额外多铸图利，断非定章所能限也。总之，大利在纸币不在小圆。鄙人向来论理财以先赔钱为主义，特不敢明言，恐招当代会计家之呵骂。菊帅既亦如此说，请慰帅即照改定义，或即缮发，或俟鄙人到京面商，均无不可，统听慰帅裁酌。洞。沁。

(端方档)

30 端方为赞同小币全用足色事致张之洞电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武昌张中堂鉴：洪。沁电悉。一钱、二钱之币全用足色，实属颠扑不破办法，悉听公与慰帅主持缮发。勘。印。

(端方档)

31 电谕各省督抚改革币制以两以元为准

应各抒所见据实奏闻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天津制台、武昌制台、广东制台、福州制台、云南制台、兰州制台、成都制台、吉林制台、济南抚台、太原抚台、开封抚台、西安

抚台、迪化抚台、苏州抚台、杭州抚台、长沙抚台、贵阳抚台、广西抚台、南昌抚台、安庆抚台、盛京抚台，吉林、黑龙江巡抚请由盛京巡抚改译东密转递。

奉旨：现当整饬庶政，币制关系重要。近来内外臣工，有谓宜铸一两暨五钱重十足银圆以为主币，一钱暨五分重九成银圆以为辅币者。其说盖以各国货币自有制度，不相沿袭。中国用银向以两计，一切田赋厘金官俸军饷以及洋税赔款，无不准两核算，官民沿用，久成习惯，如以七钱二分九成银定为币制，收发出入必须折合，弊窦滋多，势难信用。与墨圆轻重相等，更易浸灌，数年之内，必致墨圆充满全国，致成莫大漏卮。且中国商务除通商口岸外，南北各省仍是用两者多，用圆者少，至于农工商业，军民生计，国用出纳，大率皆以两计数，更不待言，未可以少宜多，致启纷扰。迨两币铸有成数，并造行纸币，厚储银本，随时以银市金，铸存金币，自可渐跻实金本位。而主七钱二分之说者，意在不用两钱分正名目，只须以枚计算，期与他国货币相通，为金本位之预备，不宜执守旧日成见。而银钱流转，以商家贸易、民生日用为大宗，国家税项特其一端，若概用一两币制，揆之通国生计程度未能尽合，且货币通弊口，则私销亦须预防。二说相岐，莫衷一是。惟中国与各国议立商约，必须画一币制。如存两，则不能以七钱二分银圆为国币，如用圆，则官民习惯之两势难遽废，且数年之内，国币所铸无多，则生银断不能遽废，岂能不以两计？如两、圆同为主币，又非画一之制。此事重大，不厌详考，著各督抚体察该省官商军民市乡情形，暨银两银圆约计行用孰居多数，何者宜存，何者宜废，各抒所见，限一月内据实电奏，以凭核定。钦此。枢。二十六日。

（端方档）

32 电谕各省督抚速将币制及成色事并案议复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

天津制台、武昌制台、广东制台、福州制台、云南制台、兰州制台、成都制台、济南抚台、太原抚台、开封抚台、西安抚台、迪化抚台、苏州抚台、杭州抚台、长沙抚台、贵阳抚台、广西抚台、南昌抚台、安庆抚台、盛京制台抚台、吉林抚台、齐齐哈尔抚台：

奉旨：前经降旨，飭议币制。近日诸臣条议，有谓若铸十成一两、五钱两种之银圆，其杂质工耗亏赔甚巨，宜照减成铸造，以免亏折。又有谓既以一两、五钱两种银圆为主币，必须十成足色，商民出纳方能简易无弊，于交涉款项亦免折算受亏。尽可搭铸九成之一钱、五分两种小圆，以其所余补主币工耗之亏，不患不敷弥补。果能主币流通，中外信用，自可畅行纸币，以资周转。统计有盈无绌，且国家财政计画要在便商便民，贵在收永久之效，不宜图目前有形之利。等语。二说孰是，著即遵照前旨速即并案议复。钦此。枢。冬。

33 宪政编查馆条议币制改革文

光绪三十三年

币制条议

币制进化之理，由铜本位跻于金本位，必历银本位之一阶级。今拟定用银本位制，实于国力民情斟酌周至。惟银币单位有一两与七钱二分之别，二者折衷未易遽定。今试推究利弊，分别陈之。

如以一两为单位，其利有三：币制独立，不随他人为轻重，利一；国权独伸，不使异币相混淆，利二；公私出入向以两计，人识定名，市无变价，利三。然主七钱二分者则有说焉，两为权名，圆

乃币制，欲避模仿墨银之名，转致混合权量之制，且与银块无所区别，则利不胜弊矣。银块交易必以两计，日本小币亦计钱分，而币制单位必名为圆。英金称磅，而与权衡之磅迥殊，盖币必计枚，使脱习用生银之俗，物理同等相亮，乃能相拒。中国初铸龙圆，原为抵制墨银，今龙圆渐行，又改一两，国制所颁与人情所便，必致各自流通，且两币相争，又蹈泰西经济家言恶货驱逐良货之患，币制既难确立，墨银愈易推行，则利又不胜弊矣。国库出入固多计两，民间贸易仍是用钱居多，钱粮厘税各省平色不同，但以铜钱折算，以十五进位，既不如七钱二分价近千钱以十进位之简便，且用库平较之关平税则仍须折算之烦，并权衡亦不能画一，则利又不胜弊矣。如用七钱二分，无论钱粮关税经一定折合之后，悉可化除两名，而向来平色绕算之弊，转可一扫而空。

尤有大者，日本金井博士有言，货币单位比于民生程度过高，民将不识不知，流于侈奢。以泰西之富，而法郎、马克均较七钱二分为低。中国东南各省近虽通用银圆，全赖小角为之调剂，各造币厂近皆多铸小角，少铸大圆，民情可见。然较西北通用制钱已为侈靡。铜圆通行又较用制钱时生活为贵，物情又可见。即向用银两交易之货，并无库平足色，新币若行令照原平折减，则市情必扰，令照新币伸算，则物价已腾，而铸造携带之不便，犹其后耳！此有碍于民生者一也。

新币通行必敷全国民生之用。历年铸造大小龙圆，何止亿千万数，各省尚难普及，若改一两，则主币助币毫无凭藉，工本无著，画一无期，既难实践商约，所有大小旧币，欲用为补助，而子母不能相权，欲比于生银而改铸，更多亏耗。且外国银圆之未入口者，纵能禁之不来，已入口者，不能废之不用。日本前铸贸易银，专以排斥墨银，迨后改定币制，废贸易银，而新币一圆量值仍与相准，亦因民情习惯，顺如流水，去如拔山。此有碍于本制者二也。

至于十成足色之说，国币重量对于生金银块及外国之交易，自以内含纯银核算。如与内国市情物价相权，则自有币值与块值之不同，铸币不能无搀和一二成之杂质，即用币不能无抛高一二成之比价，官民信用，惟在铸造收发之一律。各国币制皆然。其助币较主币成色虽减，而兑换相均，以行使有限制，故信用无窒碍也。现铸龙圆内含纯银不过六钱四分强，而有六钱八九分之用，盖币值自在，并非强迫。国家造币不必取赢，亦不能任耗，中国向用宝银，并无十成足色。部库收款虽有补色，而发款从无补色之事，若必改用库平足色，则收旧铸新之耗已不知纪极，财政困难，何从弥补？即各造币厂亦须另铸经费，方能开铸。此有碍于国计者三也。

有为补救之说者谓：一两币重难行，可多铸五钱，而一两以纸币代之，仿日本现制只用五十钱而一圆代以纸币之法，轻便易齐，又与民生程度不甚相违，似于前第一弊略可补救。然于新旧冲突之间，公私盈亏之数，仍苦无善法弥缝，而内外私毁之弊，尤难净绝。且以两、钱计算，终较圆、角为高，物价增昂，恐仍不免。货币关系甚大，且用银本位后，恐金货流出愈多，将来改金本位尤难措手，此亦不可不深长虑者。日本改革币制设调查局，会议至三十余次，成书二巨册，始行决议。应再如何详议审定之处，伏候钧裁。

（宫中杂档）

34 李积稭议币制改革办法文

光绪三十四年

钦州直隶州知州李积稭议：

我国圜法之坏，不自今日始矣。往者读财政处、户部会奏整顿圜法一折，及财政处条奏酌拟铸造银币分两成色并行用章程，其大略均以划一币制，定准分量成色，使全国一律流通。其用意不可谓不善。但卑职所不解者，财政处、户部会奏之折，既谓查

中国铸造银圆始于广东，意在抵制洋圆，兼以补制钱之不足，惟以所铸银圆规模绝异，成色分量又不免各有参差，以致民间显分畛域，此省所铸往往不能行于彼省，仍不如墨西哥银圆之南北通行。是铸造银圆明明足以抵制洋圆，为大部所知者也。特所嫌者，其形式既省与省异，而分量成色又复参差不齐，以此信用不能发达，遂不能如墨西哥银圆之一律通行。其得失比例显而易见，乃财政处奏酌拟铸造银币章程十条，则以铸造库平一两之银币定本位，岂不大相矛盾？

不知通商以来，南北各省习用外洋银圆者为本多数，若一旦改造一两重之银币，不仅不能抵制外洋银圆之输入，且以创敌因势，必为欧银所役使，而于货币前途流弊滋大。其不可行者一也。

查我国自粤东创铸银圆，江、鄂、直、闽各省相继竞起，至今已历十余年，所铸之圆，散布流通，不下万万。且东西各国银圆之输入，尚不可数计。若如财政处所议，将外国银圆以及以前各省所铸之龙纹，均由官局一律收回更铸，吾恐国家未必有此巨款，纵有此款，当此国权未张之时，禁绝洋银一层，亦恐力难做到。其不可行者二也。

今各国纸币皆准以银圆，即粤、鄂现行纸币，亦分为一圆、五圆、十圆三种，交易之际咸称利便，且足与外洋纸币互相颀硕（颀），行用既久，未尝不可以挽回外溢之利权。若改用新式银币，则以一两、五钱、二钱、一钱核算，于中外纸币兑换实形不便。其不可行者三也。

论货币性质，用纯金纯银，则性多柔软，必略掺铜币使得坚硬，而免磨损。故各国币制皆于百分之中和铜数分，其数尚未划一。若将来货币同盟日益关切，则必有各国通为一律之时。今财政处奏定章程内称：每圆用化净纯银九钱六分，配合净铜一钱，定为库平足式银一两；其次用库平纯银四钱五分，配合净铜

五分，定为库平足色银五钱；又次用库平纯银一钱七分，配合净铜三分，定为库平足色银二钱；最少用库平纯银八分五厘，配合净铜一分五厘，定为库平足色银一钱。是以成色论既不能如外国银圆之高，以信用论自不能如外国银圆之有价。其不可行者四也。

夫国家欲整顿圜法，而关于货币之职务尚未能完全，是整顿之与不整顿相去几何？且政府此次整顿之目的，为内部计，固冀其裕国便民，为外部计，尤冀其与万国圜法划一，而后商约易于订定，商务易于维持，此其最要者也。查财政处、户部会奏，明谓与各国新订商约已有立定一律国币之条，若任各省自为风气，恐于划一币制之意去之愈远，是以制定国币为与商约极有密切之关系者也。乃财政处奏拟铸造银币章程一折，则有谓从前各省所铸银圆成色分量均仿墨西哥，系属一时权宜，未可垂为定制。详考各国国币，如英之先令，俄之卢布，德之马克，法之佛郎，以及美、日之金圆，皆各行其国之所宜，彼此未尝沿袭。中国丁漕租税征收多用库平，民间银两往来亦均以两钱分厘核算。窃以为欲定国币之制，似可即照库平一两，精其铸造，足其成色。尤要在户部京饷首先收受。部库既收，各省藩库即无不收。部库藩库既收，则州县征收钱粮及一切公款自无不收之理。是据此则只知国币不相沿袭而已，不知有万国圜法划一之议者也，只知丁漕租税但求合于公家而已，不知中外互市商民仍有补贴圜水之亏者也。

昔美人精琦氏尝谓，欲应中国所请而求最善之策，当会同中国办理各事，务出万全。大要在改新圜法，而使银价交易，必以有定之金价为依据。善哉言乎！盖中国现时程度既不能以金币为本位，而所借各债及昔年赔款，则又俱以金磅计算，外人预料还时金价必腾，故争以债借之。借时价低，还时价涨，非但明出

利息，又须暗吃磅亏。故精奇氏谓，观察现象，莫如虚悬一金本位额，而市上仍用银合金价计算。其说为各国之有识之学者默认，惜吾政府不能采用。于是近数月来，又有铸行金币之说。夫世界各国既皆用金，则不用金之国其受害自不待言。但以中国经济之现象，尚不足语于金本位，与其东施效颦，令经济上生非常之困难，曷若虚悬一金本位额，以俟诸异日。而惟于现时之所急者，兢兢致意，则有数事：一曰统查全国货币流通额应需若干，以酌铸造出纳之数；二曰收回纹银一律改铸银圆及双单银角，以期抵制外洋银圆；三曰提高成色，定准分量，务求全国一律；四曰丁漕租税，一切公款，皆改收银圆，如昔准纹银一两者合折收银圆若干，将原有倾销火耗等费概行豁免；五曰虚悬一金本位额，而市上仍用银合金价计算；六曰推广官银行，发行纸币，其形式略仿欧制，以期补塞漏卮；七曰配铸铜圆制钱，以为银圆之辅，俾得找换流通。夫如是，则磅价既均，市面自平，按之通商裕国便民，在在皆为适协，即外来货币亦足以互相抵制，而不致权操于人，我甘其弊矣。

所拟是否有当，伏乞采择施行。

(度支部档)

35 李本铭议币制文

光绪三十四年

潮州府海阳县知县李本铭议：

窃维五洲通商以来，情势日异，世界皆趋于大同。时会相乘，自无长此不变之局。如币制一事，环球各国皆用金本位，中国特用银本位，以情势论之，自不能不变而用金。查用银之国改用金币者始于德，继于日。两国皆以战胜之余，得赔款巨金，遂以改用。我国现无如此巨款，惟有虚定金本位，而以银代之。上年在

廷诸大臣业经定议具奏矣。惟持用一两为一圆与用七钱二分为一圆犹未折衷一是。其持七钱二分为一圆者，谓自墨银流入中国已历数十年，由通商口岸以至内地无不通用，近年各省铸造龙圆亦莫不以七钱二分为准，人情以习惯成自然，顺民所习，则事轻而易举，且七钱二分价近千钱，子母相权，进位亦较为直捷，似以仍旧贯为便。其持一两为一圆者，则谓国体宜求独立，不可弃主权以从人，况公私出入之数亦无不以两合钱，若悉改为圆，则卷尾抹零转滋纷扰，即各国交际之间，洋款则以银两折还，关税亦以库平申算，洋商贸易概合银盘，磅价盈亏亦依银市，且湖北、新疆等省业经铸造一两银币，行之数年，并无窒碍，似宜一律推行为便。

窃维货币之行，不徒为国家制用之端，实乃修信之道，无论持一两为一圆，持七钱二分为一圆，要皆以成色重量划一不二为主。其成色不必高于洋币，惟审定之后必须通国一律，不得稍有低昂。其重量既于表面铸明，亦不得稍有轻减。如此，则与洋币相较，不至退让，自无贴水补平之事。尤必通飭各行省，凡有完粮纳税各公项，一概征收中国大小银币，不用洋圆，各省所铸一律通用，不分畛域，不许抑勒补水，使商民信用，永远推行，一洗从前颠倒紊乱之弊，庶足以利国而便民。将来国库充盈，然后实行金本位，以与环球各国共趋于大同富强之基，此其一端乎。

（度支部档）

36 崔炳炎议币制事宜文

光緒三十四年

潮阳县知县崔炳文议：

中国自古虽三品并行，而鑿法实维铜铸。泰西则多铸金钱，与银铜相权。英吉利始铸金磅，每磅值银钱名先令者二十一，值

铜钱名便士者十二，实利用金本位，亦曰单本位。金本位者，以金为通行币，过二十先令例用金，不准用银，斯密亚丹原富所谓法价是也。自泰西自由贸易，与各国货币交换，互相流通，金钱遂握环球货币轻重之柄。各国申明重可驭轻，轻不可驭重，以故美、法、俄、德、意、奥、日本无不踵而行之，除中国、越南外，殆无专用银者。中国向无银圆，嘉庆间，美洲墨西哥银钱盛行海疆，厥后吕宋、日本踵至，以九成之银圆易十成之银块，暗中既已受亏。自海国不靖，赔洋款，借外债，皆以现银易彼金磅，彼族操其涨落，抬价居奇，折亏每不可数计。近因受洋债金磅折亏甚巨，纷然以铸金抵制为言。铸金诚至当矣，但今日中国有数难焉：

一、中国素少藏金，又金矿利未大开；二、既无金，必广收之外洋，金必大贵；三、勉铸若干金币，不足供数日之用，欲续铸则不能，仍用银则不可；四、洋商设法收取，数日即可售卖。此铸之难也。

一、钱肆之阻格；二、钱肆高价值；三、奸商屯积居奇；四、西人不肯信用。此行之难也。

故论中国近日资格与其储备，均未便轻于学步，以滋扰乱。中国向来以铜为本位，近宜进为银本位，且用银币亦非无利。惟银贱，故出口货以价贱而易售；惟金贵，故进口货以价贵而滞销。果改良工商实业，足与洋货敌，虽银圆未始无利，若今各省铸币模范重量不归划一，故各省难于流通。夫银块与银币势不并行，欲多铸银圆，势必不能统于一局，分则重量与糝和或不能一致，固已是有监督之道焉。法以每省每次所铸银圆，标明时日，任其一藏之彙解京局，使化学师化分，验其偷减与否，有则罪之，执行坚定，则不一之弊可除。又查中国之币，患钱肆足以转移官府，官府不能转移钱肆。转移非可强迫，在信而已。币制既划一，无论何省银圆，官款一律收用，则钱肆自难操其涨落，市廛交易庶

免挑剔。若官府先有差别，又何怪市廛准此行之？英洋信用，或未必加于龙圆也。粤东银毫换大圆固须贴水银纸或否，是仍在转移之而已。至一两一圆之议论，重量既不便利，与外来洋圆又致参差，洋圆不能禁其不输入，则一两之银圆恐未如洋圆之利用也。世益趋于轻便，故大洋不如银毫，银毫又不如银纸。闻近来日本政府尽取旧日所铸之大圆改铸银毫，或亦持此议乎。

（度支部档）

37 董崇舒议币制事宜文

光绪三十四年

琼州府文昌县知县董崇舒议：

以上各条，谨按文昌地方情形，参以省港形势及全国大局，详细言之。

查东西洋币制各有不同。用金为本位者，我国力有不及。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内阁各部院虽有会议行用金币之奏，然系虚定金本位，识者早决其不行，可无论矣。中国现在情形，惟以银为本位，以铜为辅助品，切莫慕用金之虚名，铸成大错。而辅助品之有贴水补平，已成习惯，银毫成色低减，不得不贴水，而平头短少，此则币厂作法自弊也。为今之计，亟宜补足平头，革去补平之弊，庶于颠倒紊乱之中，犹可挽回一二。至此省银币不能流通于他省，其原因已于第六条答复，无烦赘述。彼东西洋学者论制定本位，货币本质重量与表面价值必须相符，即我国所谓本重则私销、本轻则私铸之说，又论补助货币实价表面虽有差异，不可过甚，即我中国弥补鼓铸工本之说，非东西洋学者独得之秘也。至谓补助货币价本低廉，奸人无厚利可图，不致生私铸之弊，所以不妨差异，此言殊非确论。手摇机器转掬即成私铸，成色更低，每毫得钱数十，何云亦无厚利？从前大钱改铸砂薄，个钱微利，

严禁尚且无功，何况银毫？是惟有遵奉新章，严施禁令而已。至龙洋换英洋，毫子换大圆，皆须贴水。币制紊乱，由于内外价值不齐，略论业已著明，何妨改照英洋成色鼓铸，世不闻有私销英洋者。特中国币厂开销过巨，于是减轻大洋成色，自失其信用耳。

现在度支部整顿圜法，制定本位，有持一两而为一圆之议，有仍七钱二分为一圆之议，持论不决，广搜见闻，吁度支部早知一两为一圆之必不可行。特以此言发自项城，继之以东三省总督而重违其议，故不能决耳。不然上海商学公会上度支部论铸银币一书，载在丁未商务官报第三十册，议论精深，条理透切，何不采择而行？从前部议谓各督抚议复主用两者十一省，主用七钱二分者九省，取三占从二之义，欲定以两为圆。不思从前闭关之时，此九省犹是用两者也，今则非银圆不行矣。再过数年，恐用圆省分较多于用两之省，又将奚若？即就目前而论，用圆省分已不能复旧改而用两，而用两省分为银圆流入且无止期，行见银圆普遍全国，则以七钱二分为一圆之说，竟可决然无疑。今若不早体时势以立言，故为好高之论，而谓中国用五，外国用六，聚讼纷如，治丝益棼，其流弊可胜道哉！

（度支部档）

38 李光畴议币制事宜文

光绪三十四年

会同县知县李光畴议：

尝论货币之于世，犹水之在地乎。平洋之际，经旬大雨，水未见略涨，数月不雨，水未见其略消，所以然者，因其平而通也。惟其能通，故能以彼之有余，补此之不足，其分补之速率，与电光同度，故无有见其涨消也。而山泽之地则不然，数日之雨，溪水暴涨，数日不雨，其水顿涸，所以然者，因其险而阻也。惟其多

阻，故有余不足，均堪为患。货币亦犹是也。水陆交通之国，货币之价罕有涨落，即或涨落，亦必通国一致。故银之视金，铜之视银，其相去之价，通国常有一定之例。国家制币，因其定而为之，则准以若干枚之铜圆易一银，又准以若干枚之银圆易一金，其相去之率，常合乎金银铜相去之原价，民间用之，通国一律，何有所谓补贴者乎？而中国现未能也。乾嘉之间，中国铜币充物内地者已二百年，迨者外洋之银流入中国，渐运制钱而去，故通商口岸银圆多而制钱少；内地诸省铁轨未通，自铸铜币限于一隅，故银圆少而铜圆多。英儒斯密氏曰：钱币亦天地间一货物也，多则供溢于求，欲其价之不贱可得乎？少则供不足以应求，欲其价之不贵可得乎？夫口岸以铜之贵易银之贱，内地以铜之贱易银之贵，价之相去远甚。今欲定其银铜之币，准以铜圆若干易银圆一枚，而又令通国一律，其事可得而行乎？此本位货币之所以未可遽定也。

至于以银易银，其有补水贴平者，固由于水陆未通、供求各异者半，由于成色高低、质有贵贱者半。然亦有成色本高，而有时为人所抑，而高者忽低，成色本低，有时为人所抬，而低者忽高。其高低非由原质不可以持久，然足以使人贵贱其物。譬诸水之于物，轻者浮，重者沉，半轻重者半浮沉，此其理也。然有物以附之，则重者可浮，有物以累之，则轻者亦沉，此其势也。外国银圆成色非必尽高，然有时用力抬之，则其价亦能骤起。往者琼郡米贵，市面法银之价遽高，细查其故，由米商赴海防购米。海防法界也，非法银不用，近处法银搜罗一空，其价之忽涨，何关成色之高低乎？中国龙圆其价素低，然迨者北京用北洋龙圆，其价之高与站人洋等，以京津铁路运价非此不用也。此非价由人抬之明征乎？夫抬之可高，即抑之可低。近日各省龙圆之制，大小不一，成色不一。小圆之字业已磨灭，尚未收回重铸，此已不足

令民间信用，而完粮纳税，又不限以必用龙圆，此无异抑之使低也。譬诸可浮之木已失所附，而又为物所累，其欲不沉可得乎？此龙圆与他圆互易，所以不能不贴水补平也。要而言之，铁轨未通，本位货币未可遽定银铜相易之价，即定之亦不能通行，其必待数年之后，铁路大通而后可。若夫龙圆之未通行者，以少所附而多所累也。察其附者何在，竭力以图之，又察其累者何在，竭力以去之，庶乎其可也。

至于制币之式，或持一两，或仍七钱二分，均能持之有理。然窃观中国近日大势，似不如以七钱二分之为便。盖中国龙圆重本七钱二分，行之已久，洋圆之重率亦同，商店贸易，华洋互市，实用财之大宗，无不以七钱二分核算。今忽改易其制，譬诸闭门造车，出而不与人合辙，其恶能推而行之乎？谨议。

(度支部档)

39 周汝敦议币制事宜文

光绪三十四年

广州府番禺县知县周汝敦议：

按粤省市面习惯每圆重七钱二分，行用已久，与外国圆毫重量亦同一律，故觉利便。虽商行交易仍以两钱分厘计算，皆将银圆银毫照平，重量无大出入。倘改用一两银币，与旧币权重固诺，在泥古者亦多赞成。且于赋课租税旧制既得省折算之力，且免平码轻重之争，惟于鄙屋穷民，为害良非浅鲜。盖迩来各省市面畅用圆毫，一食一用皆以毫计，改用一两银币，则平日只须七分二厘者，必加用至一钱矣。方今财尽民穷之会，小民日用无故顿增二八数之开除，穷黎何堪有此耗削？愚昧之见，莫若改用五钱为成圆之本位，以五分为一毫，以一钱为双毫，以二分五厘为半毫，惟成色则须较洋毫稍高，方能使商民乐从改用。照此，则民生

一面既用重量减轻，得蒙享节省之利益，而征收赋税只须用二合一，按数照收，亦可免库吏于平码上意为轻重刻剥商民之币（弊），似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但行用之初，必须仍与七二龙毫并行不悖，俟日久习惯，再行全用银币，否则恐民间久惯用银毫，本省既不制造，则洋毫价值更居奇也。

至龙洋兑换英洋须贴银水一层，良由银色实有高低，兼因通商以来，洋货日行，与洋商交易须用英洋所致。倘能土货日就精良，土货之行销外洋者，我国商贾同心合德，必须用本国银圆交易，而本国银圆成色重量亦必认真，无有低欠，方可抵制，否则恐无善法。

至此省银圆不能行诸他省，或云由于各省商贾交易较少，民智未尽开通，是亦不为无因，而实因各省铸局自存私见，不乐他省之圆毫行销，且成色重量亦各省互异，无一相同，遂致强分畛域。将来改铸银圆，模范统由部定，务使各省一律，并于表面不再标明某省所铸字样，使其无从区分，或可一律通用也。

是否有当，伏候钧察。

（度支部档）

40 覃寿埜议币制事宜文

光绪三十四年

新宁县知县覃寿埜议：

救弊必在于合筹全局，合筹全局必在于比较人民国势之程度。中国今日币制之坏，是有数原因：一由于发行纸币之无制限也，一由于铜圆私铸者之多也。然是二者尚曰非银货本身之弊也。试以银货本位言之。银货本位之弊，一在于无一定之度量衡也。库平与市平不同，各省与各属之市平又不同，因之而补平之弊生。此其一也。一在于银货本质也。用银圆而准兼用银两，

是即银质之弊所由生。银圆之额面未有小毫大圆相当之定价，是小毫大圆参差之所由生。约而言之，贴水之弊即生于是。此又其一也。一在于中国行政之机关不一，而省界之心太深。奚以言之？中国国立银行尚在幼稚时代，伴乎银行之规条又毫无明文，以故阻诘商贾，以意轻重于其间，此又彼省之银圆不能通用于此省之弊之所由生也。抑又闻之，人民之程度与国势互为增进者也。墨银不仅行用于中国，亦常行用于欧洲，在彼则不苦其侵入，而在我则大受其影响者，彼人民生活之知识高，生活之程度高，以金为本位，而我以银为本位故也。

今欲救正圜法，必除以上数者之弊，是固不待言。然尤有重焉者，即一两为一圆，与七钱二分为一圆之二说也。以一两为一圆者，是从用银两处而着眼者也。以七钱二分为一圆者，是从世界而着眼者也。然以蒙意论之，今诚废用银两，专用银圆，以银圆规定折算之方法，则必兼收数利。一民间之蓄藏朱提者，必尽出现于市面，而银圆可以多铸，是一利也。银圆以七钱二分计算，奸商狡贾无所用其欺，是二利也。七钱二分较之墨银虽小参差，尚无过重过轻之弊，而可以抵制之，是三利也。由是观之，则铸一两为一圆者，不如铸七钱二分为一圆之为得也。

谫陋管见，未敢云当，聊以土块附泰山，蹄涔注河海耳。谨此议上。

(度支部档)

*

*

*

说明：第252页第21件，发文时间应为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

清末京师医局档案史料拾零

编者按：光绪二十八年五月，慈禧太后采纳刑科给事中吴鸿甲的建议，谕令张百熙、陆润庠等创办京师医局，“以疗贫民疾病”。现将有关京师医局的部分档案史料公布于后，以供参考。

1 吴鸿甲奏请安置流丐并设医局折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九日

刑科给事中臣吴鸿甲跪奏，为流丐染疫，致多道瑾，亟宜设法安插护养，以消殄疠而迓天和，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以穷民无告，至乞人为难堪，而视民如伤，尤王政之先务。臣经行道路，屡见贫无室家、染病倒毙者，日梗于途。其他鹄面鸠形，身如槁木，食狗彘之余，尚不能日求一饱。加以天气亢热，沟渠臭秽，日暴尤烈，途人偶有感触，尚多郁为疫疠。曾谓听夕于斯、眠食于斯者，犹能幸逃此数，固理势之所必无。又况兵燹之后，失业愈众，粮食昂贵，糊口尤难。彼躯干稍健者，非向肆硬索钱文，即于街市挖包翦物，久则党羽益多，固窃成盗，贻患不测，端由斯类。窃维安插护养之道，各宜区别。其强固能任事者，当令五城司坊造册书名，分段列号，遣令扫除积秽，削填街渠，不准向人婪索。其羸弱多疾病者，分别男女，设厂调养，又时而医药之，愈则责其自谋身计，死则为之备棺瘞殓。庶使沿途一律肃清，强者不致滋生事端，弱者不致委于沟壑。国家赈恤贫穷，至各暖厂、粥厂岁糜巨万，独于夏暑之天，未有以养残废枯朽之人。

可否吁恳天恩，飭下顺天府五城设法保全，俾老幼垂毙之流丐，毋任转辗道途，庶免时疫之厄，而延一线之生。

抑臣更有请者：设立医局，为及时之善政。近来疫气南北甚行，洋人恒设医院及验疫所，以防沾染。查庚子以前，琉璃厂医局日疗一二百人之病，颂声载道。即去年城外保安寺及关中会馆两局，亦日疗数十百人，今年皆未举行。闻吏部尚书臣张百熙有心兴办，苦于经费难筹。然此仅每月数百金之费，诚心为善者，似不难集腋成裘。左都御史臣陆润庠家世知医，存心利济，可否并飭劝捐兴办，以成善举。似不必费公家之款，亦可有成。但必求明发谕旨，乃能鼓舞群情，系中外之观听，显在抱之痼瘵。臣以为养民之政，莫切于此。

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处录副奏折)

2 攀桂奏请拨款配药发交医局以医时疫片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

再，奴才阅十九日邸钞，恭读皇太后懿旨，派令张百熙等设立医局，以疗贫民疾病，仰见皇太后圣恩沦洽，普及闾阎，曷胜钦佩之至。然奴才现有纯阳正气丹药方，可疗天行时疫。奴才向年施舍，屡试屡效，惟虞财力棉薄，不能遍及。可否仍请懿旨，赐下款项，照方配合药料，分布各医局，以便施放。

谨附片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处录副奏折)

3 张百熙等奏吴懋鼎捐助医局巨款请赏还卿衔折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二日

臣张百熙、臣陆润庠跪奏，为职员愿捐医局巨款，吁恳恩施，

仰祈圣鉴事。

本年六月间，臣等将办理医局情形具奏，并拟续筹的款，再议扩充，仰蒙圣鉴在案。

伏思医局之设，以延请医士为最难，而设立养病所之议，亦关系紧要。今拟购买古今中外各种书籍，招徕习医学生，在局肄业，以冀三五年后，成效可观。且拟在总局之后，盖造养病院一所。惟劝捐筹款，实费踌躇。正拟广为设法，适有花翎二品衔直隶候补道吴懋鼎，闻知京师有此善举，且将推广慈恩，宏施博济，自愿捐资实银二万两，充助京师医局经费。臣等借此一款，可免零星凑集，实为医局之幸。窃念朝廷有善必赏，凡各直省捐输巨款者，无不立沛恩施，况兹医局系奉懿旨设立，活人甚多，该员仰体慈仁，力襄善举，其心尤堪嘉尚。查该员吴懋鼎，前经北洋大臣·前大学士荣禄委派，创设天津机器织绒厂，嗣令管理京师农工商总局事务。光绪二十四年七月，曾蒙特旨赏给三品卿衔。八月间，农工商局裁撤，奉旨：吴懋鼎著撤销三品卿衔。钦此。上年复经北洋大臣袁世凯奏派仍在天津办理机器织绒厂，著有成效。今臣等为筹画经费起见，因其慷慨乐捐，为数甚巨，合无仰恳恩施，俯念医局筹款之艰，特予赏还三品卿衔，以资鼓励之处，出自逾格天恩。

臣等未敢擅拟，谨具奏请旨，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施行。谨奏。

（军机处录副奏折）

4 孙家鼐等奏请医学实业馆与施医局合办缘由折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三十日

臣孙家鼐、张百熙、荣庆跪奏，为医学实业馆拟请建造堂舍，与施医总局合办，以资实验而裨扩充，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百熙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五日奏办医学实业馆，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

自是年五月开办，至今将及两载，臣等督同该馆提调及中西教习认真教课，学生数十人尚能潜心向学，循序渐进，惟医学系实业专门之学，讲授之余，必须临证治病，以资实验。古之医者，望、闻、问、切四诊兼重。中学如是，西学亦具此意。该馆学生肄业两年，须加一二年实验之功，方能毕业。欲资实业，必兼施医。该馆开办之初，因无房舍，暂租地安门内太平街民房，地方偏僻，屋宇无多，不便兼办施医，自宜择地建馆，以资扩充。臣百熙与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陆润庠前奉懿旨办理京师施医局，其总局设在前门外孙公园，地既适中，规模闳敞。该局东偏尚有余地一区，可建造医学馆。议建房屋三层，中层洋式楼房一座，以作讲堂斋舍，前后平房两座，以作治病办事等所，估工计值并器具等需费银二万两。臣等窃思医学馆与施医局体用相济，理宜合办。谨与陆润庠公同商议，于学务处经费项下支银一万两，施医局经费项下支银一万两，通融办理，将医学馆与施医总局合并一处，相辅而成。俾医学教习可兼襄诊治，学生得兼资实验，且可添招学生数十人，以广造就。将来学生毕业后，即可派充该局义务医员，则一馆一局互相联络，裨益良多。此次建屋经费，所以兼用施医局之款者，正此意也。

抑臣等更有请者：陆润庠家学渊源，邃于医理，此次医学馆既与施医局合办，则该馆教课章程，臣等即可会同陆润庠随同督察，俾医学日臻完善。至该馆常经费，仍由学务处开支。

臣等为振兴实业起见，谨将拟请建造医学馆堂舍与施医局合办缘由，恭折具陈。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处录副奏折）

5 张百熙等奏请领医局恩赏银两折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臣张百熙、臣陆润庠跪奏，为请领医局恩赏银两，并将办理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遵奉懿旨，办理医局，于今三年，每逢冬季、春季疾病较少，夏秋之间，则每日就诊者，统计五局约在一千二百号以外。该医士等尽心诊治，尚无贻误，足以上慰慈廑。兹届一年期满，所有恩赏银一万两，吁恳飭下内务府，如数颁给臣等祇领，以延善举。

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处录副奏折)

6 张百熙等奏请领医局恩赏银两折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

臣张百熙、臣陆润庠跪奏，为请领恩赏医局银两，并将现在办理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遵奉懿旨，开办京师医局，四年以来，寒暑无间。今岁夏令，虽无疫疠，而常川就诊者，总局每日约有五百余人，分局四处每日亦均在二百人以外，仰赖慈仁，活人无算。臣等督飭在局人员，事归实际，款不虚糜，而统计一年用项，约须三万二千余两，预备所入，尚足敷用。兹届一年期满，所有恩赏银一万两，吁恳飭下内务府，如数颁给臣等祇领，以延善举。

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军机处录副奏折)

7 张百熙等奏请奖叙医局人员片(附清单)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

再,医局提调、医士等员不给薪水,前经奏定二年酌保一次。三十年八月,曾将在局得力人员奏请奖叙在案。兹又二年期满,谨援案照寻常劳绩酌保九员,以资鼓励。

理合开单呈览,伏乞恩准施行。谨奏。

附 清单

谨将医局副提调及医士期满二年以上者,按照寻常劳绩,酌拟保奖衔名,开具清单,恭呈御览:

副提调·六品衔候选县丞吴善淞,请俟得缺后以知县归候补班补用;

医士·双单月候选主事潘其相,请仍以本班不论双单月尽先前选用;

医士·内阁候补中书金葆楨,请仍以中书不论双单月选用;

医士·县丞衔赵夔彦,请以县丞双月遇缺即选;

医士·候选县丞孙长兴,请俟得缺后以知县归候补班补用;

医士·候选县丞朱焕文,请俟得缺后以知县归候补班补用;

医士·盐大使衔朱宝珊,请以盐大使双月遇缺即选;

医士·盐大使衔附贡生胡锁东,请以盐大使双月遇缺即选;

医士·县丞衔陈其佐,请以县丞双月遇缺即选。

(军机处录副奏折)

8 赵尔巽奏解交京师医局经费片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四日

再,查京师医局经费,川省奏定每年在于司库土税一成公费

项下动拨银一千二百两、道库豫筹经费项下动拨银一千二百两，历系分季筹解。兹值委解本年三批京饷之便，将光绪三十四年秋冬二季应解经费银一千二百两，发交委员·试用通判贺良成承领，搭解赴京，交医局核收应用。据署布政使和尔赓额、盐茶道黄承暄会详前来。奴才复核无异。

除分咨外，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度支部知道。

(宫中朱批奏折)

9 赵尔巽奏解交京师医局经费片

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再，查京师医局经费，川省奏定每年由司道库共筹银二千四百两，按季分解在案。兹据布政使王人文、盐茶道黄承暄详明将宣统元年春夏二季应解经费银一千二百两，发交管解京饷委员·候补知县阮叔和承领解京，交医局核收应用。等情。会详请奏前来。奴才复核无异。

除分咨查照外，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该衙门知道。

(宫中朱批奏折)

10 赵尔巽奏解交京师医局经费片

宣统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再，查京师医局经费，川省奏定每年由司道库共筹银二千四百两，按季分解在案。兹据布政使王人文、署盐茶道尹良详明将宣统二年春夏二季应解经费银一千二百两，发交管解京饷委员·调川补用同知李宗振承领解京，交医局核收应用。等情。详请奏咨前来。臣复核无异。

除分咨查照外,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该部知道。

(宫中朱批奏折)

清代历史档案名称简释(续三)

单 士 魁

51 遵依卷

清初招抚江西地方，县官奉到上级颁发蠲减钱粮则例及告示等，遵照办理之申报文件，名曰遵依卷。具体程式和内容，例如：“吉安府泰和县今于遵依为招抚事：奉蒙颁发顺治乙酉年钱粮则例，俱自二年六月初一以后为始，三饷全蠲，正供兑一征二。奉宪示及清册一本到县。遵依出示及刊刻则例，遍发六乡周知，照则完纳钱粮，遵依是实。”此为内阁藏档之一。

52 上谕簿

清内阁大库档案之一。记载康熙十年至十八年间，历次颁发内阁各部院及各地方官之谕、敕。其中关系清三藩问题者不少，有若干为康熙《实录》所未载，《平定三逆方略》虽有载著，但文字亦间有出入。其他多为当时国家庶政。光绪会典事例云：“凡记载纶音，分为三册……特降谕旨，别为一册，曰上谕簿”。即为此物。

53 纶音

内阁稽察房将京内外官员奏折奉旨事件，按时日先后逐项记载，起道光二十年七月迄九月。内容有官员补用，降罚休致，修缮工程，科举考试，禁烟、传教，以及关系鸦片战争问题等。由于

记载以皇帝谕旨为主，取“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之义，名曰纶音。

54 电寄档

军机处档案之一。自光绪十年始，各处陈述公务，间有不用奏折，而用电报上达者，称为电奏。军机处奉旨用电报发往各处之上谕，称为电寄。电奏、电寄的行文用语，均较简赅，不用旧日公文套语。如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一日，军机处电寄福州将军景星电文：“初九电已进呈。奉旨：景星著赏假二十日，毋庸派署。钦此。”即是其例。

55 电信档

军机处档案之一。基本内容为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期间，军机处将闽广地区封疆大吏、各省官员、南北洋大臣、出使各国大臣等关于战争方面各种情况发来之电报，以及军机处发往各处之电报，抄录成册备查，名曰电信档 或名电报档。此为清代中央和地方关于军国政要，公文往返，使用电报，在军机处藏档中之较早者。

56 天津档

军机处档案之一。记载乾隆五十三年春弘历巡阅天津河工期间，有关修葺行宫、蠲免经过地方钱粮、盐商缓征课银，以及各省士子迎銮进献诗文等内容，但关于河工问题者篇幅不多。档中著录，或为上谕，或为军机处奏片，皆关系上列各项事件。立卷取名为天津档。未附乾隆五十五年夏弘历再次去天津时军机处奏片二件，皆为河工问题。

57 木兰档

军机处档案之一。起咸丰十年八月初八日，讫同年九月初

十日,记载奕訢由北京圆明园起行“驻蹕”承德避暑山庄(或名热河行宫)期间,京内外官员进呈之奏折、夹片、清单等,均依时日先后,一一摘由,并将各件之朱批谕旨,一并登记入册,名曰木兰档。其中内容,重要者为有关太平军、捻军、英法联军诸问题,其他则为寻常事项。

按木兰为满语,《清文总汇》卷九注:“哨鹿时打的围”。又“口北围场名,亦因围而名地也”。木兰,后改围场县,属热河,为康熙以来诸帝行围之所,是为秋猕。咸丰十年秋,奕訢以英法联军侵略威胁,奔赴热河,行在军机处在此记载之文卷,遂亦以木兰名之。

58 军务档

军机处档案之一。时间为光绪二十六年五月至七月。内容为八国联军侵占津沽,进逼京城期间,清廷调兵遣将,筹运器械,计划战守事宜,所发之上谕,钞录存查,以其事关军务,立卷取名为军务档。是岁以干支纪年为庚子,故又名庚子军务档。

59 军机档

清代晚期京内外官员之奏折奉有朱批,其事系部院应办者,由军机处交内阁中书领出钞传关系衙门,未奉朱批之折即以原折发钞,事后仍将领出之件缴回。内阁将领来之件,如某官奏折事项简由,朱批字样,以及随折夹片、清单等,皆依时日先后,按件登记备查。以其所记为军机处交钞事件,立卷取名为军机档。

60 商约电档

商约电档,起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迄二十八年六月。基本内容为中国方面与英方交涉通商税务问题,并涉及一些矿章和

教务事项。当时清廷官员参预其事者，有盛宣怀、吕海寰、张之洞、刘坤一等。这些有关官员将交涉经过情形及各自意见，分别致电外务部、户部、军机处，兼及其他。此其抄件，以备查考，存于军机处者。

61 札付

清廷派往地方武职大员任官之文书。其具体程式和内容，如康熙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钦命安远靖寇大将军·多罗贝勒察尼颁给吴三桂军弁周学之札付：“为奖励归诚事：照得周学系伪何将军标下千总，不甘从叛，同伪游击刘鹏等，向化来归，深为可嘉。今特从优给尔守备札付，尔其勉力图报，俟著有劳绩，更当议叙。须至札付者。右札付给守备周学。准此。”此为清廷与吴三桂交兵之军前文书，在清修纂平定三逆方略时征集入馆，后移贮内阁大库。

又札付为清代下行文书之一。光绪会典卷三十注：提督行府、厅、州、县，巡抚行副将、参将、游击、都司，用札付。

62 牌文

清代下行文书之一。其具体程式和内容，如康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钦命扬威将军内大臣阿等，为公务事：今奉抚远大将军调取正红旗护军统领艾除前往西安府，仰经过州县驻防营将知悉。如遇艾除到彼，即拨兵十名护送，前途亦拨兵十名挨程护送西安。毋得迟违，未便。右牌仰经过县防营将。准此。”此为清廷与吴三桂交兵军前文书，在清修平定三逆方略时，征集入馆，后移贮内阁大库。

又光绪会典卷三十注：各部院行五城司坊官、大兴，宛平二县用牌文。步军统领衙门行府、厅、州、县，顺天府尹行直隶布政

使司以下，均用牌文。

按清代下行文书中用仰字，由来已久。天禄识余卷八：“今官府文移，以上临下，皆用仰字。按北齐书孝昭纪：诏定三恪礼仪体式，亦仰议之。用仰字始此。”

63 塘报

地方军情文书，由塘兵哨探所得之情况而上报者，名曰塘报。其具体程式和内容，如康熙十四年三月十四日，驻防长武县都司杜文辉之塘报：“为塘报贼情事：本月十四日巳时，据本营塘兵郭世龙等同许参将塘兵王朝在等报称，逆贼约有四五千，从政平过河已至长武地方。……卑职欲往前征剿，奈兵卒寡少，城池紧要，不敢擅离城池，随即拨发塘兵侦探外，理合塘报。须至塘报者。”

此为清廷与吴三桂交兵军前文书，在修辑平定三逆方略时，征集入馆，后移贮内阁大库。

按清代旧在甘肃、新疆地区设有军塘，每塘并设军塘夫，以达出入文报，兵部车驾清吏司掌之。（说见光绪会典）军塘递传文件，亦曰塘报。

64 信票

地方衙门为递解事项所用之文书。如：“井陘县正堂·加三级·纪录五次永，为递解事：准平定州递解候补通判佟，到县。准此。合行转递。为此仰役加意小心，递解至获鹿县交割明白，守候印信回照。毋违。须票。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初六日。”

此为印版文书，其中留有空白，临时填写事由，并在年月处钤盖印信。

65 路引

清代晚期官员因公外出由陆军部发给之凭证，令沿途关口官弁查验放行。其具体程式和内容，如：“陆军部为给发路引事，职方司案呈，据分省补用知府寿廷呈称，于本年七月初七日，经四川总督赵□奏调四川差委。现定于八月初六日，由京起程，由该佐领吉升出具图结，请引前来。据此，应给予路引一张，到日送部查销。为此引仰沿途官弁遵奉施行。须至引者。右引仰沿途守口官弁。准此。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

此为印板文书，其中留有空白，临时填写事由，并在年月处钤盖印信。

66 上传档

内务府档案之一。其内容所记，以乾隆三十二年为例，有钞自内阁奉上谕，京内外官员奏疏和奉旨，以及官员和太监传奉谕旨事件等，皆按月日先后，依次汇钞入册，统名上传档。虽为内务府案卷，不尽属于内务府事项，还涉及当时国家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问题。

67 奏销档

内务府将其日常经办事宜，进呈皇帝之奏折及奉旨，都登录入册。其内容有银两支出，用过物品，各处祭祀，宫殿和府邸修缮，审拟人犯等。所谓奏销，不专指钱物之支用，凡经内务府办过各项事件，皆按年月日次序登册备查，统名奏销档。

68 星源吉庆

宗人府每年缮进当朝皇帝位下之子女及亲王之子女名次、

封号、生卒年月，存者朱书，歿者墨书，如玉牒例。皇帝子女和亲王子女，分别注写为宫中某后妃某氏，或府邸某福晋某氏所出；皇子历任职务，现在年岁，福晋某氏；皇女下嫁某人，亲王女与某人成婚等，一一缮写入册，按年进呈，名曰星源吉庆。此例始于嘉庆。光绪会典事例：“嘉庆二十二年，令宗人府按照每年所进十六房清字横格式样，添写皇帝位下以及十六房汉字横格各一分进呈，名曰星源吉庆。道光十九年将星源吉庆内十六房支派撤下，嗣后修时毋庸叙入”。此后星源吉庆只缮皇帝位下本支之亲族。此例沿行迄于清末。

69 懿嫔遇喜大阿哥

宫中档案之一。记载慈禧太后为懿嫔时怀孕经过情形，诸如护理生活起居，筹备应用什物，以及分娩后(产子，即为后来同治帝)懿嫔晋封为懿妃，婴儿出生三天沐浴，所谓“洗三之喜”，十二天“小满月之喜”，三十天“满月之喜”，百天“百禄之喜”，周岁“抓周之喜”。如此等等，类如民间故事。在这些喜日中，帝、后、妃、嫔及府邸公主、各王福晋等赏给物品，也都分别一一记录在卷，统名懿妃遇喜大阿哥。其记录是出自官监之手。

70 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

此簿记载同治帝感染天花经过和治疗情形，起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迄十二月初五日病歿。在此三十余日过程中，每日某时经太医院官某人诊治，症状详情，处方用药，进药时间，均由官监一一钞录存查。它是清代帝王较有系统之病历，而为宫中医药档案之一部分。